

國學基本叢書
司馬溫公文集





書叢本基學國

集文公溫馬司

撰光馬司

行發館書印務商

原序

有宋之代。號稱多才。而朱晦翁獨謂溫公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晦翁此言。其深得溫公也哉。夫當熙寧之世。新法病民。海內騷擾。忠言讜論。沮抑不行。端人正士。擯棄下位。聚斂之臣日進。而民之倒縣者幾二十年矣。方是時。溫公退居於洛。若將終身。而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至有遮道號呼。願公勿去朝廷。此豈易符人望者與。公起而爲政。毅然身任天下。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爲民害者。漸次務去之。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天下驩欣鼓舞。有若更生。而元祐之治以成。識者謂公有旋乾轉坤之力。豈不信哉。顧嘗論之。人臣當屢進屢退之際。不無懷疑顧忌之思。公歷事四世。或在朝。或外出。而勤勤款款。於章奏之間。切切惻惻。於卿大夫往來之際。祇此憂國憂民。不避艱險。未嘗以中外少異。席可卷石。可轉。金可鑠。玉可磨。而公之精誠不可奪。夫是以卒能悟主。救弊補偏。以次第而成功也。余讀其遺集。而竊有感矣。夫人生天地間。須有此濟世救時反敗爲成大手段。庶幾不與草木同腐。以公之嘉謨嘉猷。昔有成效。君天下者得之。可以鑒治亂。而降景運。爲人臣者得之。可以歷常變。而勵匪躬。士庶人得之。亦可以寡其過。而保其身。公之被當年者。只一時。而公之垂萬世者。且更無窮也。因爲重梓其集。約爲若干卷。以公於世。仰其人。景其功。慨然而興。是所望於尙友之士也夫。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仲夏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傳

司馬光字君實。池次子也。七歲時。羣兒戲於庭。一兒跌甕水中。衆驚走。光持石擊甕破之。兒得活。京洛閒。畫以爲圖。中進士甲科。判禮部。故事。日當食。京師不見。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人主獨不知。其爲患益甚。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上疏曰。臣向者進說。乞選宗室爲繼嗣。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此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道哉。帝大感動。命送中書。光見宰相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矣。韓琦等拱手曰。謹奉教。英宗遂立爲皇子。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擾。光見韓琦言其非。琦曰。君見慶歷閒。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故民不信。雖光亦未敢信也。琦曰。吾在此。君何憂。光曰。君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閒事耳。琦嘿然。不數年。皆如光慮。神宗卽位。擢翰林學士。上疏論修身治國之要。曰。仁曰明曰勇曰審官曰信賞曰必罰。且曰。臣獲罪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還。詔邊臣招納。光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尙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不

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自此始矣。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王安石曰。國用之所以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甚於加賦。此蓋桑宏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夫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尙能蠶食下戶。至於饑寒流離。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自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世患。臣恐今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以爲病。光曰。臣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當時朝廷不許。有司尙能病民。況許之乎。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而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

而漕錢棄其所有。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曰。光言至論也。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劇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而欲寘之左右。與論國事。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求退。帝拜光爲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陛下誠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帝曰。樞密兵事。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於事無不可言者。帝曰。王安石素與卿善。卿何自疑。光曰。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後復毀之。一人之身。前後是非。誠可笑也。光竟出知永興軍。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絕口不論事。光常患歷代史繁多。人主不能遍覽。爲資治通鑑以獻。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入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沖。太皇太后臨政。起爲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變可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甲。保馬。市易諸法。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也。他日有以父子義閒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元祐元年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事未決。光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之害。乞直降敕罷之。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糴。

法拜尙書左僕射。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光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賓客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是年卒。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臨其喪。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溫國公。諡曰文正。紹聖初，御史周秩論光誣謗先帝，盡廢成法。章惇、蔡卞請發塚斲棺，帝不許。令奪贈諡，仆碑。蔡京擅政，撰姦黨碑，以光爲首。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愚人不知立碑之意，但司馬相公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廷。

司馬溫公文集目錄

卷之一

表

爲龐相公謝明堂禮成轉官表

爲文相公謝賜神道碑文表

爲文相公求退第二表

爲龐相公讓官表

爲龐相公再讓宰相表

爲龐相公謝官表

爲文相公許州謝上表

進交趾獻奇獸賦表

進瞻彼南山詩表

進古文孝經指解表

進通志表

謝賜資治通鑑序表

知永興軍謝上表

遺表

謝提舉崇福宮表

進資治通鑑表

謝宣諭表

謝門下侍郎表

上皇帝謝賜生日禮物表

上太皇太后謝賜生日禮物表

上皇帝辭免正議大夫表

上太皇太后辭免正議大夫表

上皇帝謝轉正議大夫表

上太皇太后謝轉正議大夫表

謝起居減拜表

奏彈王安石表

謝賜銀絹表

卷之二

章奏

爲孫太博乞免廣南轉運判官狀

論張堯佐除宣徽使狀

論夏竦諡狀

論夏竦諡第二狀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一狀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三狀

論屈野河西修堡第二狀

論麥允言給鹵簿狀

乞虢州第一狀

乞虢州第二狀

乞虢州第三狀

辭修起居注第一狀

辭修起居注第二狀

辭修起居注第三狀

辭修起居注第四狀

辭修起居注第五狀

日食遇陰雲不見乞不稱賀狀

陳三德上殿劄子

言御臣上殿劄子

論赦及疏決狀

薦鄭揚庭劄子

薦劉廳劄子

卷之三

章奏

論舉選狀

論移張叔詹知蔡州不當狀

進五規狀

保業 惜時 遠謀 重微 務實

論勸農上殿劄子

論燕飲狀

論兩府遷官狀

論夜開宮門狀

乞建儲上殿劄子

乞建儲上殿第二劄子

論臣僚上殿屏人劄子

論制策等第狀

論蘇安靜狀

論公主宅內臣狀

論以公使酒食遺人刑名狀

論諸科試官狀

論上元令婦人相撲狀

論正家上殿劄子

乞優老上殿劄子

言張田第二狀

論李瑋知衛州狀

辭知制誥狀

辭知制誥第二狀

辭知制誥第三狀

辭知制誥第四狀

辭知制誥第五狀

辭知制誥第六狀

辭知制誥第七狀

辭知制誥第八狀

辭知制誥第九狀

除待制舉官自代狀

上殿謝官劄子

章奏

論寺額劄子

言王逵劄子

言王逵第二劄子

論赦劄子

言陳烈劄子

上皇帝疏

言山陵擇地劄子

乞令皇子伴讀官提舉皇子左右人劄子

上兩宮疏

論進賀表恩澤劄子

乞簡省細務不必盡關聖覽上殿劄子

乞裁決機務上殿劄子

言醫官劄子

言醫官第二劄子

乞撤去福寧殿前尼女劄子

言遣奠劄子

論虞祭劄子

論虞祭第二劄子

乞放宮人劄子

上皇太后疏

上皇帝疏

乞開講筵劄子

言程戡劄子

言後宮等級劄子

乞延訪羣臣上殿劄子

乞延訪羣臣第二劄子

乞延訪羣臣第三劄子

言奉養上殿劄子

言奉養上殿第二劄子

言奉養上殿第三劄子

言奉養上殿第四劄子

貢院定奪科場不用詩賦狀

乞車駕早出祈雨劄子

乞今後有犯惡逆不令長官自劾劄子

乞延訪羣臣第四劄子

言永昭陵建寺劄子

卷之五

章奏

言兩府遷官劄子

乞罷修感慈塔劄子

言爲治所先上殿劄子

上皇太后疏

陳治要上殿劄子

言任守忠第二劄子

言任守忠第三劄子

貢院乞逐路取人狀

乞講尙書劄子

言除盜劄子

言備邊劄子

言蓄積劄子

言舉官上殿劄子

乞罷陝西義勇第二上殿劄子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三劄子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四劄子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五上殿劄子

乞降黜第一狀

乞降黜第五狀

言西邊上殿劄子

章奏

上皇帝疏

乞令朝臣轉對劄子

言濮王典禮劄子

留呂誨等劄子

乞與傅堯俞等同責降上殿劄子

乞責降第二劄子

乞責降第三劄子

乞責降第四劄子

初除中丞上殿劄子

乞御殿劄子

乞訪四方雨水劄子

乞簡省舉御史條約上殿劄子

言王廣淵劄子

言高居簡第四劄子

言高居簡第五上殿劄子

言賑贍流民劄子

言施行封事上殿劄子

言王中正劄子

言王中正第二劄子

言王中正第三劄子

議貢舉狀

論風俗劄子

上體要疏

卷之七

章奏

再乞資蔭人試經義劄子

辭樞密副使第三劄子

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

請自擇臺諫劄子

奏爲乞不將米折青苗錢狀

應詔言朝政闕失狀

薦范祖禹狀

再乞西京留臺狀

乞開言路劄子

進修心治國之要劄子

乞去新法之病民傷國者疏

乞開言路狀

請更張新法劄子

乞改求諫詔書劄子

辭門下侍郎第二劄子

與呂公著同舉程頤劄子

卷之八

章奏

進孝經指解劄子

辭轉官劄子

辭轉官第二劄子

辭轉官第三劄子

辭轉官第四劄子

辭轉官第五劄子

辭放正謝劄子

辭放正謝第二劄子

隨乞宮觀表辭位劄子

辭位第二劄子

乞令校定資治通鑑所寫稽古錄劄子

論賑濟劄子

辭接續支俸劄子

舉張舜民等充館閣劄子

辭三日一至都堂劄子

辭入對小殿劄子

乞進呈文字劄子

乞進呈文字第二劄子

乞進呈文字第三劄子

乞官劉恕一子劄子

乞以十科舉士劄子

起請科場劄子

乞罷保甲招置長名弓手劄子

乞先行經明行修科劄子

所舉孫準有罪自劾劄子

所舉孫準有罪自劾第二劄子

後殿常起居乞拜劄子

辭大禮使劄子

論監司守資格任舉主劄子

薦王大臨劄子

乞官陳洙一子劄子

進呈上官均奏乞尙書省事類分輕重某事關尙書某事關二丞某事關僕射白劄子
卷之九

書啓

謝檢討啓

謝校勘啓

又謝龐參政啓

上宋侍讀書

與薛子立秀才書

上龐樞密論貝州事宜書

回狀元第二第三先輩書

答謝公儀書

與范景仁書

與李子儀書

答聞喜馬寺丞中庸書

與東阿張主簿書

與范景仁書

答范景仁書

答陳祕校充書

與夏祕丞倚書

答劉太博忱書

上始平龐相公述不受知制誥書

答劉賢良蒙書

卷之十

書啓

答周同年源書

答孔司戶文仲書

與王介甫書

與王介甫第二書

與王介甫第三書

上許州吳給事書

司馬溫公文集 目錄

答胙城郭大丞書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書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第二書

答河陽李夷白祕校書

答齊州司法張祕校正彥書

答張砥先生書

答陳監簿師仲書

答李大卿孝基書

與吳丞相充書

答蔣中舍深之書

與王樂道書

答新知磁州陳大夫游古書

答武功石令飛卿書

與呂晦叔簡

與呂晦叔第二簡

答彭寂朝議書

答程伯淳書

三省咨目

卷之十一

序 祭文

百官表總序

顏太初雜文序

呂獻可章奏集序

并州學規後序

張其字大成序

諸兄子字序

序 賻禮

送同年郎景微歸會稽榮觀序

送李揆之序

送李子儀序

司馬溫公文集

目錄

送孟翱宰宜君序

送丁浦江序

送胡完夫序

送通山令郝戴序

送李公明序

諸廟祈雪文

祭黃石公文

諸廟祈雨文

諸廟謝雨文

卷之十二

賦 詩 頌 贊

稷下賦

贈邵興宗

送崔尉之官巢縣

奉同范景仁宋次道大常致齋韓廷評維見過關人不時內韓去乃知爲詩謝之

送守哲歸廬山

晉康陳生庸家世以孝悌聞有異木連理生其庭郡欲旌表其門不果王禹玉爲之求詩於朝之

士大夫以紀之

初見白髮慨然感懷

夜坐

八月十七日夜省直紀事呈同舍

獨樂園詠

讀書堂 釣魚庵 採藥圃

和聶之美二貧詩

和之美雞澤官舍詩

西齋 題廳壁 縣樓 柳 向城路

超然臺詩寄子瞻學士

今古路行

示道人

酬張三十秀才見贈

司馬溫公文集 目錄

逍遙呈欽之堯夫

戲呈堯夫

復用三公燕集韻酬子酸堯夫

和堯夫見寄

送人爲閩宰

送蘇屯田知單州

和趙子輿龍州吏隱堂

和潞公眞率會詩

送致仕朱郎中令孫

亨杞下第作詩示之

夷齊

效趙學士體成口號獻開府太師

顏樂亭頌

河間獻王贊

論 議 記 傳 跋

功名論

十哲論

四豪論

管仲論

荀息論

廉頗論

致知在格物論

葬論

李僕射諡文恭議

錢中令諡宣靖議

佇瞻堂記

獨樂園記

范景仁傳

園人傳

司馬溫公文集 目錄

書孫之翰墓誌後

卷之十四

史刻 迂書

孔子

蕭何營未央宮

迂書序

釋迂

辨庸

士則

無怪

事親

事神

寬猛

學要

文害

求用

負恩

羨厭

無爲贊

諱有

斥莊

兼容

指過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表

爲龐相公謝明堂禮成轉官表

叨榮過厚。揣分非宜。制命益嚴。懇辭不獲。中謝伏念。臣顛愚無術。孤陋寡徒。起家衡茅。致位機近。此皆出於天幸。斷自宸知。非才技過絕於人。豈明援陰爲之地。是以每循涯知止。以寵爲憂。獲一官若負譴訶。進一位若懷疾苦。非敢厭薄高爵。希慕榮名。誠以居三府之崇。贊萬機之大。久留不去。妨廢實多。況祿厚者衆之所趨。勢尤者人之所疾。不獨力綿任重。失職是虞。亦將智淺迹單。處躬可畏。方自謀於遜避。以深遠於譏嫌。豈謂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濬發清衷。述修盛禮。合禘天地之祀。嚴配祖宗之靈。茂典既成。鴻私旁洽。謂臣屬當扈從。與在駿奔。時其執事之勞。均以受釐之慶。遷地官之亞列。增帝傅之寵名。悉非庸虛所能堪稱。是用力陳危款。冀寢殊恩。葵藿之心。徒自傾而無隱。雨露之澤。非已降而可收。雖祇徇於詔文。實內慙於靈府。敢不益堅苦節。愈厲樸忠。當官而行。蹈水火而無避。惟力是視。竭筋骨以爲期。

爲文相公謝賜神道碑文表

命發宸庭。文成禁署。澤及存歿。榮動邇遐。中謝竊以金石之傳。久而彌茂。風樹之感。貴而自悲。諒知爲子

之心。咸有顯親之願。伏念先臣策名休運。接武辨朝。陳力當官。服勤沒齒。臣荷析薪之業。紹作室之功。雖資性甚愚。曾無肖似。而義方未墮。少追譴尤。伏遇尊號皇帝陛下。過聽菲才。遽加大任。寘彼官師之首。列於承弼之司。非藉世榮。曷膺國寵。頃以歲時。得卜宅兆。圖新將論。譔於豐碑。用表章於大隧。豈意睿明。曲照優渥。沓臻。紆彼神翰。揭諸螭首。仍詔代言之職。直書傳信之辭。著琬琰以無忘。與松楸而並列。聲光不朽。永蒙庇於昆孫。精爽有知。潛拜嘉於幽壤。荷恩益腆。撫己知輕。且身體髮膚。皆仰資於顧復。而股肱心膂。敢有愛於生成。未識津涯。徒知涕泗。

爲文相公求退第二表

臣省躬甚明。揣分已熟。非敢外飾。以邀上知。天恩留連。未見識察。物意專愨。期於感通。中謝伏念。臣本以諸生。親逢盛世。行能無出於萃類。學術不際於幾微。所期解韋布之衣。霑斗石之祿。竭簿領之效。免耕稼之勤。安敢企踵帝庭。許身王佐。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嘉其木訥。亮以孤忠。課以近小之功。麤能稱旨。役以煩縟之事。不至敗官。乃謂棊楫之才。可勝棟楹之任。錡釜之器。足兼鼎鼐之容。遠自西州。驟叨重任。躋密地。則不踰中宿。參大政。則曾未基年。遽越等夷。直登佐弼。靜言遭際。熟察基緣。寧左右先爲之容。豈朋援陰爲之地。莫非容鑒。特振寒蹤。雖以草木之微。猶知雨露之澤。況於有識。豈敢忘恩。豈欲違去旒屨之前。遠離闕庭之外。棄萬鍾之秩。辭四輔之崇。願以義不可留情有所迫。大易存覆餗之戒。詩人著在梁之譏。任重難勝。位高多懼。雖人主舍貸。未賜於譴訶。有司因循。不加於繩治。臣敢不捫心自愧。顧影知非。乘疵

吝之未形。保名迹而先退。必使愆尤增積。謗譟流聞。致陛下失終始之仁。愚臣受遠邇之責。非止謀身之過。抑亦負國之深。是用寢食震驚。夙宵悸慄。視金章於芒刺。等黃閣於焦原。苟未去身。何能慊志。伏望燭臨危款。矜恤苦言。聽避位於上司。得保躬於散地。博求雋傑。光輔休明。則臣俯就下陳。若獲九遷之喜。出居外職。無殊三接之榮。干冒冕旒。不勝惓惓之至。

爲龐相公讓官表

思出非常。位遷不次。內循空薄。交集震驚。中謝臣識昧疏通。學非殫洽。依憑時會。叨假國靈。洵更要劇之權。遂躋通顯之地。陪侍帷幄。參與機衡。雖盡股肱之勞。不遺餘力。訖無毫髮之效。克厭衆心。居常自思。敢忘內訟。方且俟清閒之燕。竭惓款之私。力辭宥密之聯。退祈宥散之秩。庶追官責。少息人言。豈期志願少從。寵光愈峻。遽以朽疏之質。猥當佑弼之司。承命以還。措躬無所。竊以緝熙帝術。寅亮國成。翼戴萬機。統和三極。得人則羣生蒙福。失職則百度乖方。詎可妄居。豈容虛授。臣雖欲冒榮不顧。懷祿苟安。儻衆庶責望之深。誠朝廷倚毗之失。是用夙宵愧慙。寤寐兢憂。不知列鼎之榮。恍若臨淵之懼。伏望尊號皇帝陛下。俯從危款。曲照孤蹤。矜其驅策之勤。爲日已久。察其避讓之固。於心不欺。俾祇服於舊官。特寢除於新命。旁求雋德。式副輿情。

爲龐相公再讓宰相表

需奏仰陳。冀安於涯分。綸言俯及。未照於悃誠。躋地載驚。履冰逾畏。中謝臣聞量能授職者。人主之通術。

陳力就列者。臣下之令圖。義或此違。治何由立。臣是以退居深念。申旦伏思。竊惟佑弼之崇。實繫安平之本。總領衆職。鎮撫四方。下遂萬物之宜。上序三光之統。凡將圖任。豈易輕言。至若黃霸循良。朱博銳敏。始爲郡守。皆號能臣。暨陟宰司。遂墮盛譽。或受嗤於鷓雀。或召咎於鼓妖。豈前智而後愚。蓋任盈而量溢。況臣空薄。詎敢擬倫。必欲使用不違。才舉無敗。事則莫若委之藩服。俾敷寬大之條。寘以邊方。得奉綏懷之略。庶幾展效。不敢憚勤。儻以服役有年。居官無過。不欲捐之草莽。尙將留彼闕定。則願且守故棲。未遷他職。私自寧於密地。得時望於清光。忝幸已深。感慨何極。豈敢使巖廊曠位。九鼎失和。竊貪一日之榮。不虞四海之責。伏望尊號皇帝陛下。曲垂矜恤。靡賜忽遺。察底裏之無欺。全始終而可保。特收渙命。俯徇愚衷。少安據蒞之憂。尙免在梁之刺。內惟懇迫。期獲允俞。

爲龐相公謝官表

荷恩逾分。瀝懇敷言。成命莫回。愧顏無寄。中謝伏念。臣賦能甚薄。探道未深。習詩禮以爲儒。師法令而補吏。適際亨嘉之會。誤膺濬哲之知。亟陟顯塗。洊膺煩使。監邊則盡護羣師。侍幄則協贊萬微。密邇清光。託謨基命。固已任逾器表。榮溢望涯。居無終食之閒。少忘素餐之責。何意天恩橫被。宸眷曲成。猥掄樗散之才。專委棟隆之任。靡由階漸。遽爾直登。冠冊府之華資。總史臣之善志。翻經演法。進律加田。甫聞出綽之言。殆失措躬之地。力陳丹悃。仰黷遂旒。雖堅不奪之誠。難變已行之令。威顏甚邇。私願莫從。俯僂若驚。徜徉自失。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用人道廣。愛物義深。不求純備之功。姑委燮調之職。爰從隗始。俾奉蕭

規敢不祓飾厥心。耀明其志。識慮所及。不敢顧私。筋力可任。期於盡瘁。少助緝熙之化。仰酬覆燾之仁。

爲文相公許州謝上表

避辭公鼎。雖弛負擔。違離天關。倍深眷戀。中謝伏念。臣材非出類。識不先幾。逢辰休嘉。致位通顯。謹司斥候。頃守於邊隅。虔布教條。游更於方鎮。訖無聲迹。可聳傳聞。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明燭幽微。仁霑疏逖。遽選掄於遐服。俾陪貳於中樞。曾不浹旬。遂參大政。未能周歲。爰陟上司。念遭際之非常。求比倫之蓋寡。雖濱隕越。豈謝生成。是用杜僥倖之門。窒奇袤之徑。激揚廉讓。抑止浮華。苟有利於公家。固不爲於私計。然而力非其任。智實有涯。羣心萬殊。理難稱愜。衆目環視。動成詆詞。紛如鋒矢之衝。浩若波濤之沸。從之則懼傷國體。違之則立致身殃。進退靡遑。起居無所。屢以清閒之侍。力陳退避之誠。蓋揣分之甚詳。恐敗官而爲辱。貴全終始。不蹈顛危。陛下察其愚衷。必非緣飾。愍其孤迹。易致怨憎。俾述職於近藩。得逸譏於尸祿。仍進天官之秩。復升殿幄之華。禮數甚優。恩輝愈洽。脫呂梁之險。亟就安瀾。去焦原之危。更遵夷路。非曲叨於庇佑。豈自信於保全。惟許昌之輿圖。乃昆吾之故壤。土毛豐衍。民齒夥繁。敢不志在拊循。勤加訓導。奉承寬大之詔。期臻富庶之風。少副憂勤。茲爲報效。

進交趾獻奇獸賦表

嘉祐三年九月初三日

臣光言。今月二十五日。有詔詣崇政殿。觀交州所獻異獸。曰麒麟者。臣愚不學。不足以識異物。竊以麟瑞

獸也。曠世而不可覲。其於經有名而無形。傳記有形而去聖久遠。衆說紛揉。自非聖人莫能識其真。況承學之臣。固不能決其是非也。臣光中謝竊以王者道盛德至。格於神明。則有仁獸不召而自至。不羈而自馴。此其所以爲瑞也。今是獸也。生於遐荒。拘之檻檣。載之方舟。輿曳萬里。致於闕庭。形質詭異。不應經傳。眞僞之間。未易究測。儻其眞也。則非自然而來。設其僞也。徒爲遠夷所笑。殆非所以發揚聖朝之光輝。補益治平之實效也。旅獒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臣竊以爲延見使者。賚之金帛。賜以詔書。嘉答其意。歸其麒麟。使復故壤。然後登俊傑之才。修政治之實。使家給人足。禮興樂行。四海賓服。天瑞自至。以遵旅獒之意。不亦盛乎。臣不勝憤悱。謹述交趾獻奇獸賦一篇。奉表投進以聞。

進瞻彼南山詩表

臣光言。臣聞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乾下坤上。謂之泰。豈非陽不下陰。則無以行其施。君不交臣。則無以得其心。是以詩人歌頌其君之德。多稱飲食飫燕之豐。鐘鼓筦磬之樂。車服旌旗之盛。幣帛錫予之多。蓋以君臣兄弟朋友之際。舍此無以相交也。雖然。人君不以誠心加之。則此四者雖美無益也。故鹿鳴曰。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彤弓曰。我有嘉賓。中心貺之。此言君臣之恩。不由外來也。中謝伏見尊號皇帝陛下。以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七日。再幸天章閣。悉召宰輔侍從之臣。徧觀瑞物。卽先帝御書御集。又幸寶文閣。親爲飛白書。并御墨紙筆。以賜羣臣。又賦詩命羣臣屬和。又幸羣玉殿。置酒作樂。比暮而罷。其酒

醪。般。蔽。羅。花。金。器。多。出。禁。中。於。二。十。七。日。仍。面。諭。羣。臣。以。前。日。之。燕。辦。於。造。次。未。盡。朕。心。故。欲。重。與。卿。等。爲。樂。今。天。下。方。無。事。毋。惜。盡。醉。以。稱。朕。意。是。日。凡。爲。燕。之。具。又。加。厚。於。前。其。所。以。芻。蕘。存。撫。羣。臣。莫。非。出。於。陛。下。之。志。者。是。以。羣。臣。膏。沐。寵。光。被。服。德。音。熏。蒸。條。鬯。浹。於。肌。膚。淪。於。骨。髓。固。不。待。飲。食。而。先。醉。飽。矣。退。而。詠。歌。聖。德。流。布。四。方。聞。者。無。不。咨。嗟。歎。息。以。爲。陛。下。之。於。羣。臣。可。爲。無。負。而。羣。臣。實。負。陛。下。多。矣。苟。有。可。以。死。於。其。職。補。益。萬。分。莫。敢。愛。也。中謝竊以羣臣前後受陛下爵位廩祿饗燕賜予固已多矣未有如。今。日。之。歡。欣。感。激。深。厚。切。至。上。下。如。一。者。其。故。何。哉。此。非。外。物。豐。衍。所。能。致。也。正。由。陛。下。加。之。誠。心。而。已。矣。陛。下。方。將。推。廣。此。心。以。被。天。下。至。於。朝。廷。之。政。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無。不。盡。誠。以。求。之。臣。見。四。海。之。內。如。殿。堂。之。上。無。不。沈。酣。於。茂。恩。饜。飫。於。盛。德。矣。不。勝。鼓。舞。抃。蹈。之。至。謹。成。瞻。彼。南。山。詩。七。章。隨。表。上。進。文。采。鄙。野。不。自。揣。度。羞。汙。盛。時。伏。惟。陛。下。察。其。狂。簡。而。裁。其。罪。罰。焉。

進古文孝經指解表

嘉祐元年作

臣光言。臣聞聖人之德。莫加於孝。猶江河之有源。草木之有本。源遠則流大。本固則葉繁。是以由古及今。臣畜四海。未有孝不先隆。而能宣昭功化者也。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純孝之性發於自然動靜云爲必咨訓典起居出入不忘先烈以爲滁州者太祖皇帝所以禽滅姦桀肇開王迹并州者太宗皇帝所以芟夷僭亂混壹九圍澶州者真宗皇帝所以攘卻貪殘億寧華夏皆大勳懿業威靈所存遂命有司分建

原廟圖續聖容。躬題扁榜。嚴奉之禮。備盡恭勤。羽衛供帳。率從豐衍。茲有以見陛下尊顯祖宗之意。無不至矣。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夫以陛下天授之資。愛敬之志。而又念夫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以私非其人。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不可以賞非其功。法令者祖宗之法令。不可以罰非其罪。慎之重之。益自儆戒。如是則爲無不成。求無不給。榮名之彰。炳如日月。基緒之固。巍如泰山。黎民乂安。四海懷服。草木禽魚。靡不茂豫。此誠孝德之極致也。臣愚幸得補文館之缺。以經史爲職。竊視祕閣所藏古文孝經。先秦舊書。傳註遺逸。孤學堙微。不絕如線。是敢不自揆量。妄以所聞。爲之指解。雖才識褊淺。無能發明。庶幾因聖人之言。得少關省覽。則糞土之臣。榮願足矣。其古文孝經指解一卷。謹隨表奉進以聞。

進通志表

臣光言。臣聞治亂之原。古今同體。載在方冊。不可不思。中謝。臣少好史學。病其煩冗。常欲刪取其要。爲編年一書。力薄道悠。久而未就。今茲伏遇皇帝陛下。丕承基緒。留意藝文。開延儒臣。講求古訓。臣有先所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盡秦二世三年。史記之外。參以他書。於七國興亡之迹。大略可見。文理迂疏。無足觀采。不敢自匿。謹繕寫隨表上進。

謝賜資治通鑑序表

臣光言。伏蒙聖恩。令臣讀所修資治通鑑。仍面賜御制御書序一篇者。臣性識駑鈍。學問空淺。偶自幼齡。

麤涉羣史。常欲芟去蕪雜。發揮精雋。窮探治亂之迹。上助聖明之鑑。功大力薄。任重道悠。徒懷寸心。行將白首。伏遇先皇帝。若稽古道。博采微言。俾撫舊聞。遂伸微志。尙方紙墨。分於奏御之餘。內閣圖書。從其假借之便。未遑汗簡。已泣遺弓。陛下祗服駿命。丕承前烈。臣以屬橐有緒。不可不成。受詔所爲。不敢不上。銓次無法。抵牾實多。仰汗覽觀。伏須罪戾。豈謂皇帝陛下。赦其狂簡。賞其專勤。思所以旌異於他書。焜耀於羣下。特發殊恩。不用常例。屬當勸講之始。俾參經史之末。迨此清閒。命之進讀。而又序其本原。冠於篇帙。發言爲典。肆筆成書。炳蔚互變。如虎豹之明。灑疆無涯。逾商周之盛。況復褒貶是非。古人有所未至。造端立意。愚臣不能自言。陛下一賜指陳。渙然冰釋。至於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臣實何人。克堪此語。若乃嘉文宣以作則。援正觀而爲師。茲實生民之福。豈伊微臣之幸。中謝竊以周之南董。漢之遷固。皆推高一時。播美千載。未有親屈帝文。特紆宸翰。曲蒙獎飾。大振輝光。如臣樸櫟小才。固非先賢之比。便蕃茂澤。獨專後世之榮。退自揣循。殆無容措。遂使螢爚未照。依日月以永存。草木常名。附天地而不朽。臣不任懇款之至。

知永興軍謝上表

荷恩至重。任責尤深。循撫吏民。敷宣詔命。中謝臣識慮闕淺。規爲闕疏。惟知愚忠。屢貢狂直。奉事三世。操守一心。間以齒髮寢衰。疾疹交集。曾靡論思之效。久汙侍從之班。旣無補於本朝。祈自安於散地。不圖睿澤更委名都。雖要重之權。自知不稱。而煩劇之地。難以固辭。受命以還。措躬無所。竭來就道。甫爾到官。惟

此咸秦。昔爲畿甸。山川秀美。土地膏腴。論其平時。誠爲樂土。在於今日。適直凶年。經夏亢陽。苗青乾而不秀。涉秋淫雨。穗腐黑而無收。廩食一空。家乏蓋藏之粟。樞負相屬。道有流離之人。老弱懷溝壑之憂。姦猾蓄萑苻之志。正宜安靜。不可動搖。譬諸烹魚。勿煩擾則免於糜爛。如彼種木。任生植則自然蕃滋。謹當策勵疲鷲。彫磨朽鈍。智力所及。勤瘁無辭。雖復失位危身。終不病民負國。庶幾小補。用答大恩。臣無任戴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遺表

元豐五年秋。吾苦語澀。疑爲中風之候。恐朝夕疾作。猝然不救。乃豫作遺表。自書之。常置臥內。俟且死。以授范堯夫。范夢得。使上之。八年三月五日。宮車晏駕。此表無用。留以示子孫。欲使知吾事君區區之心耳。

臣世受國恩。常思補報。但以性識愚戇。不合聖心。是以比年以來。屏居杜口。不敢復言。今衰疾日侵。將填溝壑。敢以平生忠懇。一達天聰。庶幾陛下知臣無求於朝廷。而未嘗忘國家也。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天縱睿哲。燭物精敏。踐祚以來。銳志求治。圖任奇傑。恢張洪業。得王安石委而信之。不復疑貳。聽其言。從其計。人有沮毀之者。責而逐之。雖周成王之信周公。齊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倚樂毅。蜀先主之託諸葛亮。殆無以及。斯乃不世出之英主。曠千載而難逢者也。不幸所委不得其人。安石旣愚且悞。不知擇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謀。以啓迪聰明。佐佑丕烈。乃足己自是。謂古今之人。皆莫己如。有人與之同則喜。與之異則怒。喜則數年之間。援引登青雲。怒則黜逐擯斥。終身沈草萊。凡人之情。誰不喜富貴而畏刑禍。於是忠直遠屏。姦諛競進。爲之腹心羽翼。以干祿徼利。遂使中外權要之任。非其黨與。不得處也。深疾諫者。過

於仇讎。嚴禁誹謗。甚於盜賊。然後逞其胸臆。變亂舊章。興害除利。捨是取非。其尤病民傷國者。略舉四條。其一曰青苗錢。分命使者。誘以重賞。強散息錢。朘民求利。取新償舊。負債歲多。官守空簿。實無所獲。貨重物輕。公私兩困。其二曰免役錢。縱富強。應役之人。使家居自逸。征貧弱不役之戶。使流離轉死。凡農家所有。不過穀帛與力。自古賦役。無出三者。今皆不取。專責以錢。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外求。豐歲穀賤。已自傷農。又迫於期限。不得平價。盡糶所收。未能充數。家之餼糧。不暇更留。若值凶年。則又無穀可糶。人人賣田。無主可售。遂致殺牛賣肉。伐桑鬻薪。來年生計。安敢復議。用此雇浮浪之人。以供百役。使緩則爲姦。急則逃竄。處事若此。豈非倒置。其三曰保甲。自唐募長征之兵。賦農民穀帛。以給其衣糧。農固已困矣。今穀帛稅如故。又使捨耕桑。事戰陳。一身二任。民何以堪。又罷巡檢兵士。及尉司弓手。皆易以保甲。半月一代。彼畎畝之民。尙未能操弓挾矢。已復代去。用此擒盜。不亦難乎。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爲生。是驅民爲盜也。使比屋習戰。勸以官賞。是教民爲盜也。又撤去捕盜之人。是縱民爲盜也。謀國如此。果爲利乎。四曰市易。遣吏坐列販賣。與細民爭利。下至菜果油麪。鬪僧所得。皆權而奪之。使道路怨嗟。遠近羞笑。商旅不行。酒稅虧損。奪彼與此。得少失多。又稱貸於民。恣其所取。使無賴子弟。得醉飽之資。在家父兄。受督責之苦。傾貲破產。十有五六。凡此四者。皆逆人情。違物理。天下非之。莫之肯從。安石乃以峻法驅之。彼十惡盜賊。累更赦令。猶得寬除。獨違新法者。不以赦降。去官原免。是其所犯。重於十惡盜賊也。安石苟欲遂其很心。無顧治體。此其厲階。至今爲梗也。又有姦詐之臣。如种諤。薛向。王韶。李憲。王中正之徒。行險徼倖。懷叢

也。詐罔上。輕動干戈。妄擾邊境。夫兵者國之大事。廢興存亡。於是乎在。而諤等苟營一身之官賞。不顧百姓

之死亡。國家之利病。輕慮淺謀。發於造次。深入自潰。僅同兒戲。使兵夫數十萬。暴骸於曠野。資仗巨億。棄捐於異域。昔王恢爲馬邑之謀。單于覺之。遁去。時漢軍無所失。亡。但無功耳。武帝猶以爲不誅。恢無以謝天下。今潰敗失亡。狼藉如此。而建議行師之人。晏然曾無愧畏。或更蒙寵任。竊見國家至仁。重惜人命。諸州論囚。有法應流。而誤入死者。舉州府吏。皆坐停廢。奈何使數十萬人。無罪就死。反無所坐乎。此所以使狂躁貪冒之人。競爲嘗試之說。而無所懲艾者也。若舉事屢如此。其於國家。豈可不憂乎。臣聞堂上不坻龔。則郊草不瞻曠。芸是以古聖王之治天下。必先內而後外。安近以服遠。故書曰。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

苗格。詩云。王猷允塞。徐方旣來。下至齊桓晉文。亦先富教其民。然後用之。陛下何不視今日朝廷之政治。何如。羣臣之智能何如。百姓之富樂何如。士卒之精銳何如。乃遽從事於遠方也。臣所惜者。以陛下之聖明。不師虞舜周宣之德。反慕秦皇漢武之所爲。借使能踰蔥嶺。絕大漠。塵皋蘭。焚龍庭。又何足貴哉。自古人主喜於用兵。疲弊百姓。致內盜蠱起。或外寇覬覦者。多矣。申屠剛曰。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必若待四方糜沸。如秦漢隋唐之季。然後悔之。固已晚矣。夫諫爭之臣。人主之耳目也。安可一日無之。書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設有人閉目塞耳。跣而疾趨。前遇險阻。安有不顛躓者哉。臣竊見十年以來。天下以言爲諱。大臣偷安於祿位。小臣苟免於罪戾。閭閻之民。憔悴困窮。無所控告。宗廟社稷。危於

桑卯可爲寒心。人無賢愚貴賤。莫不知之。而訖無一人敢發口言者。陛下深居九重。徒日聞諛臣之言。以爲天下家給人足。太平之功。十已八九成矣。臣是以不勝憤懣。爲陛下忍死言之。庶幾陛下覽其垂盡之辭。察其願忠之志。廓然發日月之明。毅然奮乾剛之斷。悔既往之失。收將來之福。登進忠直。黜遠佞邪。審黃髮之可任。寤諛音編巧便之言也。言之難信。罷苗役。廢保甲。以寬農民。除市易。絕稱貸。以惠工商。斥退聚斂之臣。褻顯循良之吏。禁約邊將。不使貪功而危國。制抑近習。不使握兵而兆亂。除苛察之法。以降易簡之政。變刻薄之俗。以復敦樸之化。使衆庶安農桑。士卒保首領。宗社永安。傳祚無窮。則臣沒勝於存。死榮於生。瞑目九泉。無所復恨矣。臣不勝瞻天戀聖之至。

謝提舉崇福宮表

臣光言。伏奉敕命。宜令再任提舉西京崇福宮者。囊奏上陳。始虞報罷。黷聰垂聽。亟沐頒恩。祇荷寬優。伏增兢悸。伏念臣非適用。學不知方。被遇三朝。忝塵二禁。紆天光之顧問。侍經席之從容。亦嘗委總憲司。訖無報稱。擢陪樞府。不敢叨居。剖竹雍都。蔑聞於治效。分臺洛邑。幸養於沈疴。仍再領於祠庭。遂十更於歲籥。頃自受命先帝。俾刊舊聞。逮陛下之繼圖。發德音而繼至。而臣攜橐在外。奏篇未經。蓋簡冊之浩繁。致歲時之淹久。雖官守無事。慙四體之不勤。而史學紬書。實寸陰之是惜。懼先溝壑。以負恩私。久去班行。顧其他而無補。坐糜祿廩。嘗自訟而靡遑。尙或無厭。復求自便。輒披私懇。輕冒宸嚴。豈謂皇帝陛下。大德包

荒至明燭遠。罔責再三之瀆。曲垂開可之私。蓋特出於異恩。故不拘於盡法。乾坤至大。雖萬物皆遂其生。雨露新霑。或一夫獨被其澤。惟顛愚之無狀。容僥倖以滋多。臣敢不深戒宴安。祇勤夙夜。畢精撰述。圖報生成。

進資治通鑑表

臣光言。先奉敕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疏。凡百事爲。皆出天下。獨於前史。麤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人主。日有萬幾。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麤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踴躍奉承。惟懼不稱。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祕閣書籍。賜以御書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爲承受。舛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進御。先帝違棄羣臣。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錫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甚厚。隕身喪元。未足報塞。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遺。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不任治劇。乞就冗官。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旣無他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抉摘幽隱。校計毫釐。上

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迄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抵牾。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無所逃。中謝重念臣違離闕庭。十有五年。雖身處於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之左右。願以驚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嶽。臣今筋骸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爲。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陛下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燕。時賜省覽。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羣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

謝宣諭表

元豐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元豐八年三月。奔國喪。太皇太后遣入內供奉官梁惟簡宣諭。邦家不幸。大行升遐。嗣君沖幼。同攝國政。公歷事彙朝。忠亮顯著。毋惜奏章。贊予不逮。

臣光言。今月二十二日。入內供奉官梁惟簡傳太皇太后陛下宣諭。以臣歷事彙朝。令毋惜奏章者。中謝臣文學政事。一無所長。蒙仁宗皇帝擢實侍臣。英宗皇帝引爲學士。大行皇帝初登宸極。召入翰林。繼處憲臺。又承乏。俾貳樞府。臣荷彙聖大恩。無以爲報。惟竭慙愚。時進狂瞽。祇知推誠。不識忌諱。每荷矜容。未嘗譴黜。屬者大行皇帝遭疾彌留。深惟萬幾之重。請陛下權同處分。上天降禍。奄及大故。陛下建立聖

嗣綏寧中外。民物咸若。神祇協從。此皆陛下之淵謀。羣生之厚幸。臣以進懷先帝盛德。奔赴闕庭。止欲一望梓宮。少展臣子之衷誠。卽退歸洛邑。復就冗官。不意陛下過有聽采。特降中使。曲加獎飾。待以耆舊。許之盡言。臣聞商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陛下實有聖德。知所先務。聽政之初。首開言路。臣本何人。齒髮衰朽。精力昏耗。有何才識。克堪茲任。但冀天下之士。由此識陛下之心。嘉言響應。正論輻輳。民間疾苦。何患不聞。國家紀綱。何患不治。斯乃宗廟社稷之靈。四海羣生之福。豈伊微臣。獨爲慶幸。

謝門下侍郎表

臣光言。近上表辭免新除門下侍郎恩命。伏奉批答。不允者。母慈臨御。嗣聖亮陰。登進弼臣。眷求舊物。才非稱任。辭不獲從。中謝伏念。臣出自諸生。幸承素業。守泥古之樸學。乏經世之遠猷。逮事仁皇。備員諫署。容逆鱗之愚直。無補袞之嘉謀。會英宗之纂承。進河圖之近密。最膺異禮。深亮孤忠。及先皇卽政之初。被內相代之命。委司天憲。擢貳樞鈞。終獲遂於懇辭。蓋曲成於志守。而臣涓埃罔效。精力蚤衰。出守無能。分臺得請。留連祠館。荏苒歲華。不圖仙駕之升。永絕清光之望。伏遇皇帝陛下。丕承洪緒。寅御中區。訪落之謀。亟先於羣辟。賜還之詔。屢出於中宸。起於林壑之中。處於廟堂之上。矧今始初政事。綏靖邦家。四方翹首。以向風。萬姓傾心。而聽上。斯乃君臣儆懼之日。宗社安危之機。必得非常之才。以濟維新之治。臣避命弗獲。居寵爲憂。謹當承元首之明。竭股肱之力。庶圖薄效。仰答鴻私。臣無任戴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上皇帝謝賜生日禮物表

臣光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米麪羊酒者。使車傳命。宸檢頒恩。乃眷微生。特推異數。中謝
伏念臣本由孤進。歷事先朝。屬睿哲之統臨。承贊襄之乏使。無嘉謀之云補。有素食之深譏。適當生育之
辰。倍切劬勞之感。桑茵列鼎。思負米以難追。立身揚名。在顯親而何有。敢煩君賜。下逮家庭。雖邦禮之有
常。在臣愚而曷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寵優近列。仁育羣生。隆饋廩之多儀。廣雲天之麗澤。先事後得。顧
慙錫與之榮。移孝爲忠。誓竭糜捐之節。

上太皇太后謝賜生日禮物表

臣光言。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米麪羊酒者。至仁垂眷。多物分頒。拜賜惟優。汗顏有覲。中謝
伏念臣器能淺陋。學術迂疏。仰膺簡注之隆。進備弼諧之職。適及始生之旦。復叨厚下之恩。及養無因。感
劬勞於茲日。致禮有秩。蒙慶澤以自天。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坤厚兼容。母慈廣被。重近司之責任。推
異數以勸官。特加饋廩之儀。以示寵光之渥。所生無忝。敢忘夙夜。勤來事可爲。益圖忠義之報。

上皇帝辭免正議大夫表

臣光言。伏奉制命。特授臣正議大夫者。中天霈澤。近輔書勞。亦及罔功。豈宜虛受。中謝伏念臣素無他技。
惟繫孤忠。誤蒙衆聖之知。寢服近僚之列。頃因人乏。進貳宰司。先帝審訓羣臣。靡預誓言之末。陛下嗣膺
大寶。曾無翊戴之勤。豈弗畏於名言。詎敢當於懋寵。矧乃方任人而立政。惟卽命以記功。將深戒於官師。

宜先從於近始。伏望皇帝陛下。慎司名器。申勸臣鄰。收出綽之過恩。亮循牆之愚懇。爵惟馭貴。免上累於至公。賞必及勞。蓋率由於舊典。

上太皇太后辭免正議大夫表

人惟圖舊。賞貴及勞。義所當辭。情難冒處。中謝。伏念臣蚤緣末學。被遇桑朝。乏稽古之令猷。無致君之遠業。入陪經幄。久親日月之光。出領祠宮。實荷雲天之庇。會慈宸之御極。登嗣聖以承祧。徒殷乏使之求。進預同寅之列。屬寵褒於近弼。特序進於文階。顧無橫草之勤。均被出綸之渥。輿情共駭。內慙音中。靡遑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洪造聽卑。至明燭隱。慎守馭臣之柄。無輕出器之名。昭示大公。輟已行之成命。少安愚分。息被己之深譏。

上皇帝謝轉正議大夫表

臣光言。伏奉告命。授臣正議大夫。上表辭免。奉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離明繼照。兌澤旁流。祇受已還。震惶無措。中謝。臣聞以資詔爵。則民興忠誼。賦音時功爲賞。則下絕覬覦。故德盛者其位隆。力勤者其報厚。勸沮斯在。授受靡虛。伏念臣學不適時。才非經世。謬塵近列。最後諸臣。辱體貌之兼隆。竭股肱而無補。屬舉懋官之典。咸疇衛上之方。績用蔑聞。褻章誤及。雖微誠之備列。終成命之莫回。居寵無名。在顏有覲。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馭臣惟禮。厚下以仁。優其進等之恩。責以致身之節。乾坤至大。均覆載以不遺。日月無私。

委照臨而盡及永圖報塞。惟誓糜捐。

上太皇太后謝轉正議大夫表

明綸誤及。渙汗難收。弗獲懇辭。終慙冒處。中謝伏念臣自陪機政。無補聖猷。雖夙夜以自強。惟事功之匪立。每流年之是惜。加衰疾之所嬰。敢以瘵官。復當懋賞。是以歷陳故實。備述悃誠。洵奉詔音。兩紆使節。對天威之咫尺。煩睿訓之丁寧。循走無從。強顏祇受。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至仁勤施。大德兼容。推均一於鳩鳩。昭忠厚於行葦。體乾坤之覆育。品物不遺。並日月以照臨。光明下濟。誓殫精力。仰答鴻恩。

謝起居減拜表

臣光言。伏准閣門告報。今月十四日。內降以臣與呂公著。近各推恩轉官。所有將來正謝。特令兩拜起居。餘免舞蹈。仍於執政官班次後。別作一班。及自今後。凡遇前殿。應於大起居。特令別作一班。止兩拜起居。恩出非常。禮加異數。優假太過。慙負愈深。中謝臣猥以瑣才。預聞機政。去春以後。疾疹屢生。入冬以來。飲食漸少。迨茲歲序之首。頓覺筋力之衰。拜起絕艱。朝請殆廢。內惟恩紀之重。天地所不能踰。退思績效之微。絲毫未嘗有立。欲避位則爲罪益大。欲就列則強力不前。朝夕爲衆目所觀。啓處無措躬之地。敢謂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仁霑枯朽。明燭幽微。特虧著定之儀。曲遂形骸之便。臣詢諸故老。或謂有舊章。然彼皆位躋宰輔之崇。德著耆明之美。豈臣么麼。所敢比方。欲辭則實所不支。欲受則自知非分。踧踖心慙。戰兢汗流。惟仰賴於寵靈。冀有瘳於藥物。病庶遄已。禮得如初。期於竭忠。不敢愛死。

奏彈王安石表

熙寧三年。御史中丞光等。奏次全臺上疏。參知政事王安石。不合妄生姦詐。熒惑聖聰。及公亮等各務依違。未曾辨正。乞明其罪。不蒙施行。竊以易喻履霜。示爲君制臣之術。書戒作福。明凶國害家之常。易書之義。其知幾乎。君子見幾。不俟終日。是以自古君無過失。而臣不姦欺。蓋知其幾。而遏其端也。伏遇陛下卽位以來。日愼一日。聞過則喜。從諫如流。四方翹企。以望太平。萬俗謳謠。而陶美化。其以用安石爲相。斯見陛下焦中心而求治。急先務以濟時者也。而安石備政府。必當輔國以伊周之道。致時爲堯舜之民。發政施仁。俾合輿意。而安石首倡邪術。欲生亂階。違法易常。輕革朝典。學非言僞。王制所誅。非曰良臣。是爲民賊。而又牽合衰世。文飾姦言。徒有嗇夫之辨談。詎寒爭臣之正論。加以朋黨鱗集。親舊星攢。或備近畿。或居重任。窺伺神器。專制福威。人心動搖。天下驚駭。苟陛下不遏其端。則安石爲禍不小。夫書易之戒。正急於斯。且陛下以安石有師保之尊。故舊之恩。俾爲相臣。使預政事。昔漢尊桓榮。徒聞設几。燕貴鄒衍。惟見築宮。豈有俾居顯重。而妄使改爲。若不正其罪惡。亦難以順乎衆意。臣職居御史。身爲諫官。非不能希意苟合。以求寵榮。蓋以立君朝者。當勵己以去邪。食君祿者。必輕身而爲國。臣之與安石。猶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是以屢犯天顏。輒陳狂瞽。心旣爲國。寧復愛身。苟今日蒙鈇鉞之誅。勝異日死賊臣之手。伏願陛下。獨奮乾剛。專行夬決。一遵祖憲。無用邪謀。誅逐亂臣。延納正士。上以順皇太后之意。下以慰億兆人之心。則臣等退就誅戮。亦所甘心。

謝賜銀絹表

臣光言。伏蒙聖慈。以臣編修百官年表成書。特降詔獎諭。仍賜臣銀一百兩。絹一百匹者。奏篇甫上。褒詔爰頒。荷寵若驚。省躬無措。中謝伏念。臣淺才末學。庸識卑辭。久塵侍從之班。曾乏猷爲之補。頃膺睿旨。俾纂舊章。恭惟祖宗。勗業垂統之難。邦國立政。任官之要。必表年而紀月。可鑒古以驗今。略舉宏綱。庶存成式。淹留棄歲。銓次終篇。仰稽乙夜之觀。方虞曠職之咎。豈期溫詔。發自淵衷。錫外府之兼金。加丘園之賁帛。載惟虛受。彌切覲顏。此蓋皇帝陛下。順考百王。丕承列聖。剛健而篤學。緝熙於光明。眷執簡之微勤。形贊書之重獎。寵踰華袞。旣稽首以拜嘉。賜厚百朋。實無功而冒賞。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二

章奏

爲孫太博乞免廣南轉運判官狀

臣昨自滑州簽判。就除本州通判。未及半歲。今又蒙恩授前件差遣。於臣忝冒。實踰涯分。供命陳力。豈宜復辭。曷若止臣一身。崎嶇困苦。雖更遠役。靡不甘心。敢以微誠。輕煩聖聽。念臣二親垂白。思戀鄉里。兩任滑州。去家差近。迎侍朝夕。往來如意。甘脆供須。頗爲私便。一日離側。倚門致念。況復貪榮。遠從吏道。其在人子。何心自安。轉運判官。國家近置。推擇委任。務在得人。以臣愚疏。恐難堪稱。伏惟聖慈。詳求幹敏。授以此職。令臣且充滑州通判。終滿一任。庶得官政無廢。侍養不缺。君親之際。恩義兩全。棄骨殫身。曷云補報。

論張堯佐除宣徽使狀

皇祐二年
十二月上

臣聞明主勞心力以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士猶畏懦而不敢進。又況震之以威。壓之以重。而望忠臣之至。直言之入。難矣。臣之不忠。言之不直。而天下安。萬事治者。未之有也。臣竊見臺諫官屢以張堯佐事上言。而陛下執之益堅。拒之益固。前日臺諫官等。守閣請對。陛下卻而不內。中外之人。莫不駭愕。以爲異事。昔漢元帝欲用馮昭儀兄野王爲御史大夫。旣而疑曰。吾恐後世謂吾私於後宮。遂不用。今堯佐有野王之

嫌而無其才。陛下不次用之。數年閒自散郎至宣徽使。雖彼實有可稱。天下之人安可家至戶曉。使謂陛下不私後宮哉。抑又聞之。人有種瓜而甚愛之者。盛夏日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而菸敗。其愛之非不勤也。然灌之不以其時。適所以敗之也。今陛下貴用堯佐。遠過其分。天下已側目扼腕而疾之。又復摧折忠諫以重其罪。是正日中而灌瓜也。臣竊爲堯佐寒心。而陛下獨不爲之深思遠慮哉。非獨如是而已。前者臺諫官不得對之日。陰霧冥冥。跬步相失。寒冰著木。終日不解。臣謹按洪範五行傳。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又按京房書。謂之蒙氣。此皆陰氣太盛。壅蔽陽明。上下否塞。疑惑不決之象。天意昭然。有如教語。行道之人皆知其異。陛下性資純孝。嚴恭天命。容納直言。深明得失。此非臣之諛。乃天下所共知也。獨奈何以堯佐之故。忽天戒而不顧。棄人言而不從。輕祖宗之爵祿。違古今之明鑒。書之簡策。使天下之人有以議聖德之萬一。或累於光融高大之美。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寢不能安。食不能飽。深爲陛下重惜者也。臣聞臣之事君。猶子事父也。豈有父獲大謗於外。而子不以告。且不諫哉。惟陛下亟召諫臣。使竭其所聞。采納其言。而慰安其意。以厭上天之心。解外廷之惑。闢忠讜之路。塞寵倖之門。則天下歡然。歌誦盛德。豈有窮哉。昔漢明帝作德陽殿。鍾離意諫。卽時罷之。後乃復作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尙書在此。殿不成矣。然則明帝非不欲爲殿也。所以屈意罷之者。欲全諫臣之節。而開直言之端也。今臺諫官前後言堯佐者數矣。陛下曾不留神省察。少爲未減。以慰其心。夫人主所欲爲。人臣豈能強變之哉。願自今以往。事復有大於堯佐者。在列之臣。噤默拱手視之而已矣。此非朝廷之福也。不然。羣臣猶朽木。陛下猶

雷霆安可以力校哉。惟陛下察之而已矣。

論夏竦諡狀

皇祐四年
七月上

臣等伏觀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以舊在東宮。特賜諡文正。臣聞大戴禮曰。諡者行之迹也。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所以勸善沮惡。不可私也。臣等叨預禮官。諡有得失。職所當言。不敢隱默。謹按令文諸諡。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皆錄行狀申省。考功勘校。下太常禮院擬諡。訖申省議定。奏聞。所以重名實。示至公也。陛下聖德涵容。如天如地。哀愍舊臣。恩厚無已。知竦平生。不協羣望。不欲委之有司。概以公議。且將揜覆其短。推見所長。故定諡於中。而後宣示於外。臣等謂猶宜擇中流之諡。使與行實羸相應者。取以賜之。亦非羣臣所敢議也。今乃諡以文正。二者諡之至美。無以復加。雖以周公之材。不敢兼取。況如竦者。豈易克當。所謂名與實爽。諡與行違。傳之永久。何以爲法。伏以陛下睿智聰明。燭見微遠。如竦所爲。豈不素聞。迺欲以恩澤之私。強加美諡。雖朝士大夫。畏竦子孫。方居美仕。不敢顯言。四方之人。耳目炳然。豈可揜蔽。必曰夏竦之爲如是。而諡文正。非以諡爲公器也。蓋出於天子之恩耳。此以譏訐國家之失。豈云細哉。臣等所以夙夜區區。不敢避誅戮之辜。怨讎之禍。狂僭妄言。正爲此耳。伏乞陛下留神幸察。改賜一諡。庶協中外之論。以爲萬世之法。臣等無任懇款惶懼之至。

論夏竦諡第二狀

奉聖旨改
諡文莊

臣等近以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賜諡文正。輒有奏陳乞賜改更。至今未奉諭旨。臣等竊以凡爲人臣。受祿不必多。居位不必高。苟當官不言。則刑戮之人也。是以夙夜惶懼。不敢默默。伏惟陛下。不以鄙賤而忽其言。臣等竊述諡法本意。所謂道德博聞曰文者。非聞見雜博之謂也。蓋以所學所行。不離於道德也。靖共其位曰正者。非柔懦苟媮之謂也。蓋以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也。今竦奢侈無度。聚斂無厭。內則不能制義於閨門。外則不能立效於邊鄙。言不副行。貌不應心。語其道德。則貪淫矣。語其正直。則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聞。非臣等所敢誣加也。陛下乃以文正諡之。臣等慙愚。不達大體。不知復以何諡待天下之正人良士哉。且陛下所以念竦如此之厚者。以竦嘗爲東宮之臣故也。曩者東宮之臣。死而得諡者。非一陛下未嘗親有所定。至於竦獨不然。豈非知竦所爲不合衆心邪。陛下必以竦爲正直無疑。則何不委之有司。付以公議。然則陛下揜覆其短。適所以彰之也。陛下念竦不已。則莫若厚撫其家。至於諡者。先王所以勸善沮惡。非供恩澤之具也。議者將以諡爲虛名。何害借人。臣等請試言其害。凡國家所以馭臣下者。不過禍福榮辱而已。若爲善者生享其福。死受其榮。爲不善者生遇其禍。死蒙其辱。天下雖欲不治。安何可得已。若有不令之臣。生則盜其祿位。死則盜其榮名。善者不知所勸。惡者不知所懼。臧否顛倒。不可復振。此其爲害。可勝道哉。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孔安國傳曰。言當戒懼萬事之微。夫事之方微。治之易絕。及其旣著。誰得治之。況天下之人。皆知竦爲大邪。陛下雖諡之以正。此不足以揜竦之惡。而適足以傷國家之至公耳。且諡法所以信於後人者。爲其善善惡惡無私也。今以一臣之故而敗之。使忠良

僑傑之士蒙美諡者。後世皆疑之。則諡法將安用哉。臣等所以冒犯天威。區區不已。與人父子爲怨者。誠惜國家勸沮大法。不可因循虧廢也。伏惟陛下憐察。少加採擇。特依前奏所陳。改賜竦諡。天下幸甚。臣等不勝惶恐待命之至。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一狀

至和三年六月十九日上。是歲仁宗遼豫不臨朝者。彙月。國嗣未建。天下寒心。中外之臣。勇悍不屈。素以忠直自負。如唐介等。皆莫言。惟范景仁時爲諫官。首建此議。光聞而繼之。

第一狀留中第二狀

第三狀降付中書

竊以人臣之進言者。捨其急而議其緩。則言益繁而用益寡矣。人君之聽納者。忽其大而謹其細。則心益勞而功益淺矣。故明主不惡逆耳之言。以察治亂之原。忠臣不避滅身之禍。以論安危之本。是以上下交泰。而事業光美也。臣竊見陛下自首春以來。聖體小有不康。天下之人。側足而立。累氣而息。恟恟憂懼。若蹈冰炭。閒者雖已痊平。而民間猶有妄爲訛言。以相驚動者。雖有司以嚴刑束之。彼口不得言。中心惶惶。何所不慮邪。陛下胡不試思其所以然者何哉。豈非儲貳者。天下之根本。根本未定。則衆心不安也。賈誼有言。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固爲之安。當誼之時。漢孝文帝春秋鼎盛。有孝景以爲之太子。中外乂安。公私富溢。誼猶有是言。使誼處於今日。當云何哉。陛下好學多聞。博覽經史。試以前古之事質之。治亂安危之機。何嘗不由繼嗣哉。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分先定則安。不先定則危。此明白之理。皎如日月。得失之機。閒不容髮。於朝廷至大至急之務。孰先於此。而陛下宴然不以爲憂。羣臣愛身

莫以爲言。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忘其身之疏賤。而不顧鼎鑊之罪者也。伏惟陛下哀而察之。今夫細民之家。有百金之寶。猶擇親戚可信任者使謹守之。況天下之大乎。三代之王。以至二漢。所以能享天之祿。若是其久者。豈非皆親任九族以爲藩輔乎。使親者猶不可信。則疏者庸足恃乎。臣竊惟陛下天性純孝。振古無倫。事無大小。關於祖宗者。未嘗不勤身苦體。小心翼翼。以奉承之。況所受祖宗光明盛大之基業。豈可不爲之深思遠慮。措之於安平堅固之地。以保萬世無疆之休哉。臣聞天子之孝。非若衆庶止於養親而已。蓋將慎守前人之業。而傳於無窮。然後爲孝也。故經稱天子之孝曰。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諸侯之孝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卿大夫之孝曰。守其宗廟。士之孝曰。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庶人之孝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皆聖人之言。非臣之狂瞽也。今陛下所以奉事祖宗。其道至矣。若獨於此未留容意。早定大議。則躅時純孝巍巍之德。皆無益矣。此天下所共爲陛下重惜。非特愚臣而已。臣聞禮大。宗無子。則同宗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故爲人後者。事其所後。禮皆如父。所以尊尊而親親也。伏惟祖宗受天明命。功德在人。本支百世。子孫千億。而陛下未有皇嗣。人心憂危。伏望陛下深念祖宗之艱難。基業之閔美。神器之大寶。蒼生之重望。勿聽苟且之言。勿從因循之計。斷自聖志。昭然勿疑。謹擇宗室之中。聰明剛正。孝友仁慈者。使攝居儲貳之位。以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儻聖意未欲然者。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以鎮安天下之心。如此則天神地祇。宗廟社稷。實共賴陛下聖明之德。況羣臣兆民。其誰不歡呼鼓舞乎。昔魯漆室之女。憂魯君老。太子幼。彼匹婦也。猶知憂國家之難。蓋以魯國有難。

則身必與焉故也。況臣食陛下之祿，立陛下之朝，又得承乏典冊之府，比於漆室之女，斯亦重矣。誠不忍坐視國家至大至急之憂，而隱默不言。臣誠知言責不在臣，言之適足自禍，然而必言者，萬一冀陛下采而聽之，則臣於國家譬如螻蟻，而爲陛下建萬世無窮之基，救四海生民之命，臣榮多矣。願陛下勿以臣人微位賤，謂之狂狷而忽之。試以臣言自爲聖意，延問大臣，忠於社稷者，儻以爲非，臣請伏妄言之誅。儻以爲是，願陛下決志而速行之。焚臣此奏，勿以示外，足以明臣非敢微冀毫釐之倖也。虞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陛下當此之時，變危爲安，變亂爲治，易如反掌。若失時不斷，使天下之人有以議陛下之純孝者，則臣雖欲畢命捐軀以報陛下，亦無及已。臣不勝區區憤懣之誠，干冒冕旒，伏地待罪。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三狀

臣先於六月十九日八月一日兩曾上言，乞擇宗室賢者進而用之。蓋以上則輔衛聖躬，下則鎮安百姓。迄今未聞聖明少垂采聽。臣誠愚昧不達國家高遠之意。若臣所言非邪，當明治其罪，以示天下。若其是邪，亦謂聖心不宜棄忽，豈可直以臣之愚賤不察其言。若投羽毛於滄海之中，杳然莫知其所之，豈疏遠所望哉。臣不勝憤懣，敢復剖析肝膽。陳布以聞。雖抵罪萬死，亦無怨悔。臣聞書曰：遠乃猷。詩云：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凡國家之弊，在於樂因循而多忌諱，不於治安之時，豫爲長遠之謀。此患難所從而生也。竊觀漢室以至有唐，簡策所載，帝王卽位，則立太子。此乃古今不易之道也。其或謙讓未暇，則有司請之，所以尊宗廟，重社稷，皆國家莫大之慶。未聞人主以爲諱惡也。及唐中葉以來，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羣臣莫

敢發言。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亂相尋。不可復振。殊不知本強則茂。基壯則安。此乃國家所當深鑒。而不足以爲法也。今天下之人。上自公卿。下至庶人。苟有知識。忠於國家者。其心皆知當今之務。無此爲大。無此爲急。然而各畏忤旨之誅。莫敢進言。臣獨不愛犬馬之軀。爲陛下言之。陛下豈可不少留聖思。而聽察之邪。臣嘗歷觀春秋以來。迨至國初。積一千六百餘年。其閒天下混一。內外無患。兵寢不用者。不過四百餘年而已。至如聖朝。芟夷僭亂。一統四海。內平外順。上安下和。使在朝在野之人。自祖及孫。耳目相傳。不識戰鬪。蓋自上世以來。治平之人。未有若今之盛者也。臣竊見國家於州縣倉庫斗糧尺帛。未嘗不嚴固。肩鎗擇人而守之。況如是融明閔茂之業。豈可不謹擇親戚可信任者。使助陛下守之乎。此則賢愚之人。所共爲陛下重惜者也。陛下當此之時。頗指如意。不早決至策。以固萬世不拔之基。獨不念太祖太宗。跋履山川。經營天下。眞宗宵衣旰食。以致太平之艱難乎。此臣所以夙夜皇皇。起則思之。臥則夢之。感歎涕泗。不能自已。不避煩瀆之誅。再三進言者也。或者謂臣身賤居外。而言朝廷之事。侵官也。臣愚以爲治古諫諍無官。自公卿大夫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矇瞍芻蕘。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置官而守之。非其官者。皆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則國家雖有迫切之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莫得聞也。此其爲害。豈不深乎。況臣食陛下之祿。於今三世矣。先臣某以廉直恬退。特爲陛下所知。擢自孤微。升之侍從。此恩之重。子子孫孫。何時敢忘。而又陛下勳以水災。親下明詔。延訪中外。勤求得失。臣獨何人。身逢盛際。捨此大節。隱而不言。其餘瑣碎。豈足道哉。抑又聞之。元后作民父母。陛下臣父也。安有

爲人之子見危而不告其父乎。伏望陛下察臣區區之心。不爲私其一身。不惜少頃之間。取臣前後所奏。略賜省覽。其中萬一苟有可施行者。乞以陛下之意。斷而行之。宣告中外。使遠近渙然。無復憂疑。則自然神靈悅於上。而災異伏。衆庶喜於下。而奸宄消。至於草木昆蟲。靡不蒙被其福。其爲功業。豈不盛哉。夫時者難得而易失。惟陛下早留神詳察。

論屈野河西修堡第二狀

臣先曾奏陳爲麟州修堡事。乞獨治臣罪。至今未奉朝旨。今竊知龐籍移知青州。夏倚等各有責降。臣伏自惟念。若朝廷不以修堡爲非。龐籍等必不受責。若以爲非。則龐籍先已指揮麟州罷修此堡。因臣至彼。見敵騎退散。方議再修。武戡夏倚等。雖建此策。因臣至彼。傳道其言。方得達於龐籍。由是言之。修堡之事。皆臣所致。若治其罪。臣當爲首。今龐籍等先受其責。而臣未蒙譴罰。臣實內慙。無以自處。況臣在并州日。受經略司牒。管句本司要重公事。龐籍凡處置邊事。未嘗不詢及於臣。採用其說。臣亦夙夜竭盡愚慮。知無不言。庶幾協心裨補國家。有萬一之益。今乃以智識淺短。思慮不精。上爲朝廷之憂。下爲龐籍之累。若復苟求自脫。不卽大誅。是臣以葺爾之軀。虧國家至平之法。罪釁愈重。不容於死。伏望聖慈。察臣前後所陳本末事理。嚴賜誅譴。以正刑書。臣不勝幸甚。

論麥允言給鹵簿狀

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衛人使之繁纓以朝。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夫爵位

尊卑之謂名。車服等威之謂器。二者人主所以保育其臣。而安治其國家。不可忽也。今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過絕於人。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爲累不亦大乎。陛下雖欲寵秩乎其人。而適足增其罪累也。何則。三公之官。鼎足承君。上應三台。鹵簿者所以褒賞元功。皆非近習之臣所當得者。陛下念允言服勤左右。生已極其富貴。死又以三事之禮爲之送終。鼓吹簫鏡。烜赫道路。是則揚其僭侈之罪。使天下側目扼腕而疾之。非所以爲榮也。惟陛下御仲叔于奚之傳。垂意孔子之言。則知名器之重。不可加非其人。況唐制羣臣於國立大功者。婚葬則給鹵簿。餘不在給限。伏望陛下追寢前命。其麥允言更不給鹵簿。毋使天下之人竊敢指目。以爲朝廷過舉。不勝幸甚。

乞虢州第一狀

嘉祐三年上

右臣不避斧鉞。傾瀝危懇。臣本貫陝州夏縣。丘壘宗族。俱在彼中。自先臣亡歿。及臣服闋以來。十有餘年。守官未嘗得近鄉里。止曾一次請假。焚黃得展省墳墓。中心念此。朝夕不忘。近日方欲上煩朝廷。陳乞家便一官。又爲自判吏部南曹。未及一年。及陝州側近州郡。俱未有闕。所以未敢陳請。今竊知已降敕命。授臣開封府推官。於臣之分。誠爲榮幸。然臣有此私懇。須至披陳。加以稟賦愚闇。不閑吏事。臨繁處劇。實非所長。必慮不職。以煩司寇。伏望聖慈。特賜矜察。除知虢州。或慶成軍一次。情願守待遠闕。庶得近便灑掃先塋。或上件處所無闕。乞且歸館供職。候有闕日。特賜差除。

乞虢州第二狀

右臣先蒙恩授臣開封府推官。臣爲久不曾到鄉里。及自知才性疲鶩。不任劇職。會奏乞知虢州。或慶成軍一次。奉聖旨不許辭免。就職以來。已踰半歲。體素多病。牽強不前。竊知虢州。卽今有闕。臣欲乞依前來所奏。差知虢州一次。或已除人。卽乞候主判登聞鼓院。尙書省閒慢司局有闕日。差除一處。庶幾守官不至曠敗。

乞虢州第三狀

右臣伏自去歲聖恩除開封府推官以來。臣以久不到陝州鄉里。及資性鶩下。不任劇職。兩曾乞差知虢州。或主判登聞鼓院。及尙書省閒慢司局。不蒙聽許。臣以開封府重難之處。不敢更有陳請。今竊知已降敕命。除臣判三司度支局院。竊緣臣稟賦愚鈍。素無才幹。省府職任。俱爲繁劇。去此就彼。皆非所宜。若貪榮冒居。必致曠敗。內省僥忝。誠不自安。欲乞依前來所奏。差知虢州。或主判登聞鼓院。及尙書省閒慢司局。若俱無闕。則乞知絳州。乾州。或在京閒慢差遣一次。干冒宸嚴。臣無任懇切戰汗屏營之至。

辭修起居注第一狀

右臣伏奉敕差臣同修起居注。臣性識庸昧。學術空淺。循塗垂進。猶懼不稱。況記注之職。士林高選。若以敘進。則先達尙多。若以才升。則最出衆下。豈敢不自揣度。貪冒榮寵。內猶愧怍。人將謂何。承命震恐。殆無容措。伏望聖慈。俯賜矜察。更擇時彥。以副羣望。所有敕臣不敢祇受。

辭修起居注第二狀

右臣伏准中書劄子。不許辭免。便令受敕者。臣聞人主度才。然後授任。人臣量能。然後就職。是以上無曠官。下無竊位。臣雖愚戇。竊識此義。今修注之官。日侍黼屨。瞻望清光。仕進之塗。無此爲美。臣非惡居顯榮。樂在疏賤。願以鷲下之質。不相當稱。苟強顏爲之。不惟取四方觀笑。爲士友所責。亦恐用非其人。貽朝廷羞。臣愚所慮。正在於此。是以傾輸悃悞。昧死自陳。今制旨益嚴。未賜開可。臣夙夜震懼。不知所圖。豈辭語拙訥。不能著白。將誠信未昭。無以感發。俛仰惶惑。若懷冰炭。是用再有披露。仰達天聰。不敢避煩黷之誅。庶幾逃忝冒之罪。所有差同修起居注敕。臣不敢祇受。乞依前奏。更賜擇人。臣無任激切俟命之至。

辭修起居注第三狀

右臣伏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前降指揮。不許辭免。便令受敕者。臣區區之誠。屢塵天聽。言理鄙拙。未蒙采納。退自悼懼。置躬無所。臣雖愚陋。豈不知非常之恩。不可輕得。詔命之嚴。不可屢違。所以冒犯雷霆。祈請不已者。誠以人臣之義。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自釋褐從仕。佩服斯言。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仕進本末。皆可覆按。鄉者承上庠之乏。充文館之員。補奉常之屬。給太史之役。未嘗敢以片言避免。煩渙朝廷。蓋以解摘章句。校讎文字。考尋儀典。編次簡牘。苟策勵疲鷲。庶幾可以逃於罪戾。是以聞命之始。即時就職。至於修起居注。自祖宗以來。皆慎擇館閣之士。必得文采閎富。可以潤色詔命者。然後爲之。臣自幼及長。雖蠢能誦習經傳。涉獵史籍。至於屬文。實非所長。雖欲力自切劘。求及等輩。性有常分。不可強勉。儻不

自惟忖。貪冒榮寵。異時驅策有所不稱。使四方之人。環目譏笑。以爲盛明之朝。容有竊位之人。其爲聖化之累。豈云細哉。如是則雖伏質橫分。不足以補塞無狀。此臣所以夙夜惶悸。欲止不能者也。且臣前後所陳。剖心析膽。莫非懇到。而朝廷棄置其言。曾不之省。是不以情實待臣也。意者使臣言出於誠。陛下矜而聽之。足以盡下情。從物欲。使臣言出於僞。陛下亦因而許之。足以沮奸回。警媮薄。臣竊爲朝廷計之。二者皆未爲失也。今臣所陳請。已及再三。而陛下拒之愈堅。督之愈急。使拳拳之志。無以自明。豈上下坦然。推心相信之道哉。臣不勝憤懣。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更賜擇人。所有同修起居注敕。臣不敢祇受。

辭修起居注第四狀

右臣伏蒙聖恩。差臣同修起居注。已三次奏陳。不敢受敕。更乞擇人。今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使受敕。更不得辭免。詔旨丁寧。至於三四。而臣假蹇自遂。是謂不恭。若正典刑。罪死無赦。然臣知而不敢避者。誠以罪莫大於此者故也。臣聞虞書曰。無曠庶官。然則官無鉅細。皆分理天職。王者猶不敢私非其人。況人臣而敢叨居其位乎。如是則雖無國罰。必有天刑。臣雖頑愚。竊知自愛。雖日遷九官。所不顧也。臣曷辭開封府推官。及判三司度支句院。朝廷一有指揮。不令辭免。臣卽時就職。豈以材力爲足堪其任哉。竊自惟度。以爲朝命已行。必不可移。雖章奏煩多。終無所益。是以黽勉從事。不敢復言。及覩王安石前者差修起居注。力自陳懇。章七八上。然後朝廷許之。臣乃追自悔恨。曷者非朝廷不許。由臣請之不堅故也。臣今所以煩瀆聖聽。不能自己。雖加重誅。所不敢逃。況王安石文辭閎富。當世少倫。四方士大夫

素所推服。授以此職。猶懇惻固讓。終不肯爲。如臣空疏。何足稱道。比於安石。相去遠甚。乃敢不自愧恥。以當非常之命乎。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則臣聞命之日。受而不辭。今臣內自省循。一無可取。乃與之同被選擢。比肩並進。豈不玷朝廷之舉。爲士大夫所羞哉。此臣所以彷徨。尤不敢受者也。伏望聖慈。察臣誠心。且令循守舊職。更賜推擇。當今俊異之人。可與安石爲比者。使同修起居注。如此則賢不肖各當其分。能不能各適其宜。下情獲安。衆望爲允。所有同修起居注敕。臣不敢祇受。

辭修起居注第五狀

右臣先奉敕差同修起居注。臣四會上奏。乞更擇人。今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更不得辭讓。使令受敕供職者。臣嘗領如草芥。不足以待斧鉞。軀命如螻蟻。不足以脂鼎鑊。今屢違明詔。當伏重誅。然臣區區之情。亦冀朝廷少賜寬察。臣自知材能不足塞職。歸情上聞。煩瀆聖聽。至於四五。劓肝瀝膽。盈卷溢幅。臣之情亦極矣。臣之辭亦殫矣。雖欲重複稱引。無以復加。而朝廷以臣賤微。終不之聽。臣晝夜憂悸。無以自存。俯仰三思。進退維谷。夫詔命至尊。微臣至卑。修注至榮。罪誅至辱。今臣以卑違尊。去榮就辱。原其本志。豈有他哉。正欲朝廷任官。皆得其人。愚臣處身。不失其分而已。若聖恩矜而許之。則豈惟愚臣之幸。亦可以少有補於國家。若章奏煩多。而詔旨不移。豈惟使臣獲頑愚不虔之罪。不容於蒞醢。抑亦恐四方之人。謂朝廷乏於賢材。如臣之比。尙足固留也。不勝迫切之情。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更賜擇人。所有同修起居注敕。臣不敢祇受。

日食遇陰雲不見乞不稱賀狀

嘉祐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是歲果大雨不見日食不復稱賀自後踵以爲常

右臣准太常禮院公文。司天監奏今年六月朔。太陽交食。臣伏觀近世以來。每有日食之變。歷官皆先具月日時刻。及所食分數奏聞。至日或爲陰雲所蔽。或所食不滿分數。公卿百官皆奉表稱賀。以爲大慶。臣愚以爲日之所照。周徧中外。雲之所蔽。至爲近狹。今若太陽實虧。而有浮雲翳塞。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遇天戒至深。不可不察。臣開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爲沈湎於酒。禍在內也。二年二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爲百姓屈竭。禍在外也。臣愚以爲永之所言。似未協天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尙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寢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隱明著。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由是言之。人主尤宜側身戒懼。憂念社稷。而羣臣乃始相率稱賀。豈得不謂之上下相蒙。誣罔天譴哉。又所食不滿分數者。歷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爲賀也。伏望陛下明敕有司。若六月一日。果有日食之異。或四方見。京師不見。或所食不滿分數。皆不得奉表稱賀。以重皇天之怒。則天下幸甚。臣職在禮部。掌羣臣慶賀章表。不敢不言。

陳三德上殿劄子

得旨留中三劄並初除諫官上

臣伏蒙聖恩。不以臣無似。擢臣爲諫官。臣自幼學先王之道。意欲有益於當時。是以雖在外方。爲他官。猶願竭其愚心。陳國家之所急。況今立陛下之左右。以言事爲職。陛下仁聖聰明。求諫不倦。羣臣雖有狂狷。

愚妄。觸犯忌諱。陛下皆含容寬貸。未嘗加罪。誠微臣千載難逢之際。苟不以此時傾輸胸腹之所有。以副陛下延納之意。則不可以自比於人。死有餘罪矣。臣竊惟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彊。闕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臣不勝區區。觸死忘生。竊見陛下。天性慈惠。慎微接下。子育元元。汎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踐祚以來。垂四十年。夙夜孜孜。以求至治。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羣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之一。亦有所未盡歟。臣聞春秋傳曰。賞慶刑威。曰君。臣幸得以修起居注日侍黼屨之側。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羣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考察得失。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出於不意。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夫善惡是非。相與混殺。若待之如一。無所別白。或知其善而不能賞。知其惡而不能罰。則爲善者日懈。爲惡者日勸。善者懈。惡者勸。雖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呂周召之臣。以之求治。猶鑿冰而取火。適楚而北行也。伏惟陛下少垂聖思。以天授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剛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此臣愚淺所見。不敢不陳。取進止。

言御臣上殿劄子

得旨遂
中書

臣聞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祇祇、威威、顯民。言用其可用、祇其可祇、刑其可刑也。臣竊見國家所以御羣臣之道，參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爲其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羣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迺使之徧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羣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銜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爲善者未必賞，爲惡者未必誅。此陛下所以南面孜孜，夙夜求治，歷載甚久而太平未效者也。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不問其始所以進，及資序所當爲，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略者爲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

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凡臣所言。皆陛下耳所厭聞。心所素知。然致治之要。無以易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願陛下力行何如耳。敢昧死陳謦言。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論赦及疏決狀

嘉祐六年八月十五日

右臣竊以赦者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虞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謂過誤有害則赦之。特惡自終則殺之。非不擇罪之有無并赦之也。漢大司馬吳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蜀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明君賢臣。未嘗以數赦爲美也。國家承順天心。子愛百姓。發號出令。必先至仁。然數赦之弊。猶未能去。又古之赦者。其出無常。嚴謹周密。不可前知。奸民猶抵冒以待之。況今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赦。每歲盛夏。皆有疏決。猾吏貪縱。大爲奸利。悍民暴橫。侵侮善良。百千之中。敗無一二。幸而發露。率皆亡匿。不過周歲。必遇赦降。則晏然自出。復爲平人。往往指望謂之熱救。使愿慙之民。憤邑惴恐。凶狡之羣。志滿氣揚。豈爲民父母勸善沮惡之意哉。且疏決之名。本以盛暑之際。恐囹圄之中。有滯積冤結。有司不爲申理。使無所告愬。故天子臨軒。親加慮問。平其枉直。無辜則赦。有罪則誅。使久

繫之人一朝而決。故能消釋沴氣。迎致太和。非謂不問是非。一切縱之也。又祖宗之時。每歲不過一次疏決。死罪以下。皆遞降一等。近年以來。或至再三。自徒以下。一切赦之。今歲五月以前。疏決之令。已再行矣。此所以使百職墮慢。奸邪恣睢者也。今縱未能盡革前弊。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中書。今後每歲疏決。不過一次。或早或晚。使外人不可預期。其徒罪仍依舊降從杖。或遇親祀南郊之歲。更不疏決。永爲定制。庶幾爲患之人。不敢指以自寬。有所戒懼。

薦鄭揚庭劄子

臣竊見近世以來。搢紳之士。專尙辭華。不務經術。先聖微言。幾成廢墜。臣謂苟有盡心。修明六藝。皆宜甄獎。以勵來者。伏見并州孟縣主簿鄭揚庭。自少及長。研精易道。譯著所得。成易測六卷。不泥陰陽。不涉怪妄。專用人事。指明六爻。求之等倫。誠難多得。臣不敢隱蔽。輒取進呈。伏望聖慈。略垂省覽。苟有可取。量加旌異。貴使學者有所勸慕。取進止。

薦劉應劄子

臣伏見西鄙用兵以來。草萊之士。談兵機。獻邊策者。不可勝紀。其間夸誕迂闊。不切事情。鄙陋膚淺。無可觀采者甚衆。蓋緣邊鄙之事。非土著之人。耳目習熟。則不能眞明利病。非學古之士。歷觀成敗。則不能堅定是非。竊見并州鄉貢進士劉應。撰成邊議十卷。援據古今。指陳得失。用意甚勤。論理頗多。不敢隱蔽。謹具進呈。伏乞少賜省覽。如有可取。欲乞朝廷略加甄獎。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三

章奏

論舉選狀

嘉祐六年八月

二十一日上

右臣竊以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其次經術。其次政事。其次藝能。近世以來。專尚文辭。夫文辭者。迺藝能之一端耳。未足以盡天下之士也。國家雖設賢良方正等科。其實皆取文辭而已。近以祿享赦節文。應天下士人。有素敦節行。兼通學術。久爲鄉里所推者。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同加技訪。每路各三兩人。仍與本處長吏。連署結罪。保舉聞奏。所舉之人。朝廷命本州敦遣。至則館於太學。待遇甚厚。考試之際。不糊名。謄錄。旣而署等補官。皆過所望。此誠合先王取士之道。臣謂國家將除積久之弊。立太平之基。天下士大夫。皆靡然嚮風矣。行之未幾。忽聞朝廷一切罷之。無不悵然失望。臣誠慙愚。不識所謂。若以所舉之人。多非實有材行。則當治舉保之罪。別加搜訪。豈可以一二人謬濫。廢天下之舉賢。是猶因溺而廢天下之舟。因噎而廢天下之食也。且人之毀譽。或出愛憎。雖復聖賢。不能自免。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恐國家亦未可以此遙斷否臧。遽行黜陟也。就使其人平昔所行。誠有虧缺。古之人。或舉於魚鹽。或舉於盜賊。豈可不容其改行自新。而終身棄之乎。且人之行能。迭有短長。若不棄瑕錄用。而以一節廢之。則失人多矣。臣愚以爲天子撫有四海。海內之士。不可一身察之也。必資舉者。然後能盡天下之才。旣用舉

者之言授之爵祿。苟不嚴爲禁約。以防其私。則請託欺罔。無不至矣。竊以孝者。士之尊行。廉者。吏之首務。故漢世舉士。皆用孝廉。行之最久。得人爲多。臣欲乞應天下知州府軍監任內聽舉孝廉一人。大藩聽舉二人。轉運使提點刑獄任內聽舉三人。並須到任及一年以上。方得奏舉。夫鄉舉里選。雖爲古法。今之爲吏者。不得久於其任。士之素行。或不能盡知。若本部無人可舉。卽聽舉別部之人。素所知者。以充其數。其在京兩制以上。聽歲舉一人。其舉狀逐時送下貢院。置籍收掌。每遇科場詔下。卽委貢院選擇。其日以前舉主最多者。取三十人。申奏。降指揮。下本貫。敦遣赴闕。若舉主數司者。卽以發狀先後爲次。

謂若俱有三人舉主。則取第三

狀日月在前者。

仍於進士奏名額內。減三十人。候到闕日。或陛下臨軒親試。或委中書門下試經義策一道。時務

策一道。但以義理優長爲上。不取文辭華美。若所對經義乖戾聖意。及時務全不通曉。方行黜落。其及第授官。並與進士第一甲同。在明經之上。仍與告身前列坐。舉主姓名。其所舉之人。若犯私罪。情理重。及正人已贓。未及第者。舉主減三等。已及第者。減一等。坐之。並不以赦原。其公罪。及私罪。情理輕者。舉主不坐。其未舉以前。若曾犯罪。除公案見在。證驗明白外。舉主亦不坐。卽因勢要屬請。未舉。及爲人屬請。並受屬請而舉之者。並科違制之罪。受贓者。並以枉法論。卽敦遣不至者。更不就除官。若拿經敦遣不至。卽乞朝廷臨時裁度。特加聘召。不爲定制。又國家置明經一科。少有應者。及諸科所試大義。有司不以定去留。蓋由始者立格太高。致舉人合格者少。臣欲乞今後明經所試墨義。止問正文。不問注疏。其所試大義。不以

明經諸科。但能具注疏本意。講解稍詳者爲通。雖不失本意。而講解疏略者爲麤。餘並爲不通。若能先具注疏本意。次引諸家雜說。更以己意裁定。援據該贍。義理高遠。雖文辭質直。皆爲優等。與折二通。若不能記注疏本意。但以己見穿鑿。不合正道。雖文辭辨給。亦降爲不通。其明經以六通。諸科以四通以上爲合格。若合格人少。卽並取麤多者。合格人多。卽減去通少者。委試官臨時相度。令合元額。又舊制明經。以周易尙書爲小經。今欲乞以周易尙書毛詩爲一科。三禮爲一科。春秋三傳爲一科。皆習孝經論語爲帖經。又說書一科。議者多以爲不當廢。欲乞與明經並置。但每次科場。止取十人。奏名在諸科額內。試中受官。並與諸科同。若自以本科及第或出身者。更不得就試說書。如此則求賢之路廣。請託之源絕。浮僞之風息。得人之頌興矣。

論移張叔詹知蔡州不當狀

上乞改知衛州叔詹
遂乞致仕朝廷許之

右臣竊見前知壽州張叔詹。因本路監司奏以本州水災。叔詹非才。乞別差人。尋移知蔡州。伏緣壽蔡之民。皆陛下赤子。叔詹若爲政無狀。於民有害。移彼置此。有何所殊。況蔡州封部闊遠。戶口繁庶。士饒山林。素多盜賊。地望之重。過於壽州。牧守之任。尤須擇人。豈有因不才被斥。更得善處。若叔詹實有才能。惠及於民。則當治本路監司。罔上誣賢之罪。使叔詹仍居舊任。不復移易。今臧否不分。進退無據。衆口籍籍。皆云未允。臣前上言爲治之要在於擇人賞罰。此亦擇人不精。賞罰不當之一事也。況叔詹資性庸下。老而

益昏。本無片長。授任過分。其爲忝冒。人盡知之。使之從政。所至爲害。伏乞朝廷。直命致仕。或授以冗散之職。勿使親民。庶幾黜幽明白。無損政體。

進五規狀

嘉祐六年閏八月初七日上

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濩路。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徒足以煩渥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歷彛旬。迺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慎。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頽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爲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饑。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黷陋狂瞽。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陛下。以萬幾之餘。游豫之間。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

五規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難。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

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爲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爲二。力相參者。則爲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羣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彊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爲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有驕惰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沈酣宴安。虛不及遠。善惡雜揉。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彊。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難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並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爲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爲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僞。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於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構難。羣寇乘釁作亂。中原散爲六七。聚爲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於酒色。養其疽囊。以爲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肅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爲君臣。實爲讎敵。陵夷衰微。至於五代。三綱頽絕。五常殄滅。懷璽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於是。太祖皇帝受命於上帝。起而拯之。躬擐甲冑。櫛風沐雨。東征西伐。埽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

不遑安。以爲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勳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爲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閒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爲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於承祖宗光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慎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承。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問。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爲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彊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旣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欷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雖亙千萬年。無頽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

祖宗之成法。苟不墮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墮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失今不爲。已迺頓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而易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稗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車。水則資舟。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綌。彼偷安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饑寒者。雖與之俱爲編戶。貧富必不侔矣。況爲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修敕其政治也。夫桑土者。鷓鴣所以固其室也。賢雋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旣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竊見國家每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饑饉。餓殍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收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王舉萬壽之觴於上。羣公百官歌太平。

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爲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日已往。外寇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爲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幸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閒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饑饉荐臻。則將帥可任者爲誰。牧守可倚者爲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夫盜賊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遠謀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爲害至慘也。而無切身之急。爲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爲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爲天下之勢。方病大瘡。又苦蹠齧。又類辟且病痲。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足。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爲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爲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

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主。皆消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爲林鐘。於歷爲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爲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魯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爲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他官不足以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眞宗皇帝。欲與章穆皇后。及後宮游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耗散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也。眞宗深以爲然。遂止。繇是觀之。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爲功。及在血脈。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爲之訟其功。以爲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弁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徼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

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歎。則可以修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遙。而光烈顯大。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此言爲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屢赦有罪。巡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修廣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名器紊亂。而彫績文物。修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羣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混殺。而鉤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冤結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擿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沈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抉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廢弛。而檢勘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棄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其。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未在。譬猶膠板爲舟。搏土爲楫。敗布爲

帆朽索爲維。畫以丹青。衣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保安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覬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別白是非。使萬事得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讜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采之飾。歌頌之聲。炫耀愚俗之耳目哉。

論勸農上殿劄子

嘉祐六年
上得旨依

臣聞食者生民之大本。爲政之首務也。饑饉之世。珠玉金銀。等於糞土。惟穀之爲寶。不可一日無也。今國家每下詔書。必以勸農爲先。然而農夫日寡。游手日繁。豈非爲利害所驅邪。今農夫苦身勞力。惡衣糲食。以殖百穀。賦斂萃焉。徭役出焉。歲豐則賤糶。以應公上之須。給債家之求。歲凶能流離異鄉。轉死溝壑。如是而欲使夫商賈末作之人。坐漁厚利。鮮衣美食者。轉而緣南晦。斯亦難矣。然則勸農者言也。害農者政也。天下生之者益少。食之者益多。欲穀之無涸得乎哉。爲今之術。勸農莫於重穀。重穀莫如平糶。使諸路轉運使。及州軍長吏。遇豐歲。能廣謀糶入。官滿之日。倉庫之實。比於始至。增羨多者。賞之。其無水旱之災。益兵之費。而蓄積耗減者。黜之。又令民能力田積穀者。不以爲家貲數。如是則穀重而農勸。雖有饑饉。常無流亡盜賊之患矣。今歲河北河東沿邊穀糶至賤。此亦國家所宜留意者也。取進止。

論燕飲狀

嘉祐六年與
王樂道同上

臣等竊見今歲以來。災異屢臻。日食地震。江淮騰溢。風雨害稼。民多菜色。此正陛下側身克己。膏禮蕃樂之時。而道路之言。皆云陛下近日宮中燕飲。微爲過差。賞賚之費。動以萬計。耗散府庫。調斂細民。況酒之爲物。傷性敗德。禹湯所禁。周公所戒。殆非所以承天憂民。輔養聖躬之道也。陛下恭儉之德。彰信兆民。議者皆以爲後宮奢縱。務相誇尚。左右近臣。利於賞賚。陛下重違其請。屈意從之。夫天以剛健爲德。君以正固爲事。奈何徇後宮左右之欲。上忽天戒。下忘民病。中不爲宗廟社稷。深自重惜。臣等愚惑。竊爲陛下不取也。伏望陛下。當此之際。悉罷燕飲。安神養氣。後宮妃嬪。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賞賚有節。及厚味腊毒之物。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以傷太和。迺可以解皇天譴告之威。慰元元困窮之望。保壽命無疆之休。天下羣生。不勝幸甚。臣等區區。納忠忘死。惟陛下裁察。

論兩府遷官狀

臣伏見朝廷因進用宰臣韓琦等。凡兩府之臣。盡遷一官。臣愚不明大體。未識所謂。竊恐從此相承。遂爲故事。凡公卿者。百吏之表率。今國家方以百吏繁冗。思革其弊。而公卿無故。一切遷官。將何以使三百赤芻受爵不讓者有所愧心哉。況慶歷中。陛下以數月不雨。執政之臣。皆降一官。以答天戒。今歲日食地震。河及江淮。汎溢橫流。烈風淫雨。賊傷五稼。四方之民。墊溺流餓。不可勝紀。比於慶歷。災害尤衆。而兩府大

臣無問新舊。皆被褻遷。殆非所以仰承天心。下慰衆庶之意也。竊計大臣當此之際。亦必不敢受無名之賞。伏望陛下。因其辭讓。內惟樞密使副使。不可以給諫及郎中爲之者。依舊制外。其餘皆不遷官。以養大臣廉讓之節。無使之負謗於海內。則其爲德澤愈厚矣。

論夜開宮門狀

有旨割送皇城司。

臣竊聞今月二十五日。十三公主薨。其日宮中送殯出城。留宮門及城門至夜深方閉。物情骸異。以爲非宜。雖陛下慈愛至深。然門闕之禁。不可不嚴。若以式律言之。夜開宮殿門及城門者。皆須有墨敕魚符。其受敕人具錄所開之門。并出入人帳。送中書門下。自監門衛大將軍以下。俱詣閣覆奏。御注聽。卽請合符。門鑰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開之門。內外並立隊。燃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符雖合不勘而開。若勘符不合。而爲開。及不承敕。而擅開閉。若得出入者。剩將人出入。其刑名輕者徒流。重者處絞。今以乳兒出殯之故。內自禁掖。外達郊野。諸門洞開。一如晝日。車馬往來。絡繹不絕。出入之人。無復譏訶。有如萬分之一。姦險不逞之人。雜處其間。豈可不爲之寒心哉。伏望陛下。深鑒安危。防微杜漸。自今宮殿門城門。並須依時開閉。非有急切大事。勿復夜開。必不得已。須至夜開者。卽乞陛下親降手敕。加以御寶。受敕之人。仍寫出入人帳。委宿衛當上之官衆。共驗敕文真的。然後覆奏。候再見御批。方請門鑰。與監門官親自監開。依帳點閱人數。放令出入。卽時下鑰。進納門鑰。其宿衛監門官司。若不見手敕及御批。而輒敢開者。依不承

敕而擅開閉律文施行。雖有手敕御批。不參驗及不親自監開點閱人數者。依符雖合不勘而開律文施行。庶可以養萬乘之威尊。消姦宄於未萌也。

乞建儲上殿劄子

嘉祐六年閏八月二十六日上

臣先於至和三年。通判并州事日。曾三上言。乞陛下蚤定繼嗣。以遏亂源。當是之時。臣疏遠在外。猶不敢隱忠愛死。數陳社稷至計。況今日侍陛下左右。官以諫諍爲名。竊惟國家至大至急之務。無先於此。若捨而不言。專以冗細之事。煩瀆聖聽。厭塞職業。是臣懷姦以事陛下。罪不容於菹醢。伏望陛下取臣赫時所進三狀。少加省察。或有可取。乞斷自聖志。早賜施行。如此則天地神祇。宗廟社稷。羣臣百姓。並受其福。惟在陛下一言而已。取進止。

乞建儲上殿第二劄子

尋有詔以濮王子宗寶知宗正寺

臣近於前月二十六日。上殿敷奏。乞檢會臣在并州所奏三狀。早定繼嗣事。陛下聖意昭然。卽垂聽納。凡所宣諭。皆非愚臣所能及。此乃天地神祇。保佑皇家。實萬世無疆之休也。臣謂陛下朝夕當發德音。宣告大臣。施行其事。今將近一月。未有所聞。豈陛下以茲事體大。慎選宗室。未得其人。將左右之人。有所閒阻。熒惑聖聽。臣皆不得而知也。臣聞爲人後者。爲之子也。著於禮律。皆有明文。漢孝成帝卽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以未有繼嗣。立弟子定陶王欣爲太子。今陛下卽位之年。及春秋。皆已過之。豈可不爲宗廟社稷。

深思遠慮哉。況今亦未使之正東宮之名。但願陛下自擇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爲子。官爵居處。稍異於衆。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屬。以係遠近之心。俟他日皇子生。復使之退歸藩邸。有何所傷。此誠天下安危之本。願陛下決意而速行之。取進止。

論臣寮上殿屏人劄子

嘉祐六年九月二十
八日奉聖旨依行

臣等竊聞自先帝以來。應兩府臺諫官等上殿奏事。左右侍臣。悉皆屏退。蓋以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重慎樞機。不得不爾。竊見近日臣寮上殿奏事。左右侍臣不遵舊制。或有進至殿角板障門以裏。與御坐相去不過數步。陛下德音及羣臣敷奏之語。皆可聽聞。其間有機密大事。若致漏洩。大爲不便。欲乞一依舊制。今後應遇兩府臺諫官等上殿奏事。其左右侍臣。並於殿角板障門外踏道下祇候。仍乞委都知押班於兩邊板障門外檢校。如敢竊有覘聽者。並具姓名開奏。勘罪施行。取進止。

論制策等第狀

既上而執政以所試進呈欲黜之上曰其言切直不可棄也乃降一等收之即蘇轍也

臣近蒙差赴崇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試卷內。固毡兩號。所對策辭理。俱高絕出倫輩。然毡所對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者。一兩事與所出差舛。臣遂與范鎮同議。以固爲第三等。毡爲第四等。詳定官已定從覆考。竊知初考官以爲不當。朝廷更爲之差。官重定。復從初考。以毡爲不入等。臣竊以國家置此六科。本欲取材識高遠之士。固不以文辭華麗。記誦雜博爲賢。毡所試文辭。臣不敢復言。但見其指陳朝廷得失。無

所顧慮於四人之中。最爲切直。今若以此不蒙甄收。則臣恐天下之人。皆以爲朝廷虛設直言極諫之科。而毡以直言被黜。從此四方以言爲諱。其於聖王寬明之德。虧損不細。臣區區所憂。正在於此。非爲臣已考爲高等。苟欲遂非取勝而已也。伏望陛下察臣愚心。特收毡人等。使天下之人。皆曰。毡所對事。日雖有漏落。陛下特以其切直收之。豈不美哉。

論蘇安靜狀

嘉祐六年十月初二日上。

臣伏見朝廷近除帶御器械蘇安靜充內侍省押班。臣竊聞國家舊制。兩省押班。須年五十以上。方得爲之。安靜年未五十。特蒙擢用。臣恐自今已後。內臣求進者。援以爲例。迺有年齒極少。遂居衆首。國之舊章。因此墮壞。竊爲朝廷重之。伏望陛下追寢安靜新命。以存典法。

論公主宅內臣狀

臣近聞有聖旨。令召前管句堯國公主宅內臣二人。復還本宅。臣與楊畋龔鼎臣同有論列。以爲非宜。未蒙允納。臣聞父之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公主生於深宮。年齒幼穉。不更傅姆之嚴。未知失得之理。臣謂陛下宜導之以德。約之以禮。擇淑慎長年之人。使侍左右。朝夕教諭。納諸善道。其有恃恩任意。非法邀求。當少加裁抑。不可盡從。然後慈愛之道於斯盡矣。此二人嚮在主第。罪惡山積。當伏重誅。陛下寬赦。斥之外方。中外之人。議論方息。今僅數月。復令召還。道路籍籍。口語可畏。殆非所以成公主肅雍之美。彰陛

下義方之訓也。臣實憤悵。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察臣愚忠。追止前命。無使四方指目。以爲過舉。虧損盛德。非細故也。

論以公使酒食遣人刑名狀

嘉祐七年正月十九日上

臣聞聖主之教。尚忠厚而貴愷悌。故詩有鹿鳴。伐木。旣醉。行葦。美宴好之相樂。刺乾餼之失德。禮有幣帛。饗餼。行於邦國。贊獻飲酒。施於鄉黨。是以風俗純和。協氣流通。漢景帝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其更議。著令丞相廷尉議曰。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飲食。計償費勿論。卓茂爲密令。民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也。鄰里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閒邪。民曰。然則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一門之內。小者可刑。大者可殺也。近歲以來。中外有司。喜以微文刺舉。苛細至於宴飲相從。酒食相饋。皆集累成過。抵以峻法。鄰聞知鎮戎軍曹修。受鄰州所送公用酒。已而自首。法官處以賊罪。陝西都轉運使彭思永。奏據密院劄子賈漸起。請除舊例。送酒食外。不得買置金帛。作土風贈遺。并省司參詳。今後以公使錢買置珍異等物。及見錢送與人者。並從違制定斷。其收受人坐贓論。其有公使錢人受還答之物。入己。準盜論。今曹修因陳首。雖免書罰。尚負贓名。使人疑惑。乞明立條約。朝廷命有司參議。至今未決。臣竊詳舊條之意。明許以酒食相遺。其有公使錢人受還答之物。正謂珍異見錢。

今曹修所受止於樽酒。隨而自首。已爲刻薄。法官又以賊罪加之。剖析一條以爲二事。不察人情。不顧大體。若朝廷因之。遂爲著令。臣恐忠厚之俗益衰。媮薄之風遂長。百司庶尹。無所措其手足。虧損聖朝堂堂之化。非紆故也。臣今所言。非爲曹修除雪賊名。欲望朝廷申明舊條。應以公使錢及財物贈遣人及受者。各坐賊論。其監臨之官。受所監臨。或因使於使所。及經過處。受取者。並準律文處分。卽贈遣人而受其還答入己者。準盜論。並須賊滿五疋以上。方得科罪。其不滿五疋。及以飲食之物相饋餉者。皆勿論。如此則人情有以相接。貪吏不能爲姦。百司有所循守矣。

論諸科試官狀

臣伏見朝廷取勘諸處發解考試諸科官。以所解之人到省。十有九不中者。臣竊惟國家本設諸科。以求通經之士。有司專以上文下注爲問。已爲弊法。竊聞去歲貢院出義題。官更於弊法之中。曲爲奇巧。或離合句讀。故相迷誤。或取卷末經注字數。以爲問目。雖有善記誦之人。亦不能對。其於設科本意。不亦遠乎。是則罪在貢院出義題官。不在諸處發解官也。今舉人被黜。已非其理。又并發解之官。亦坐停替。臣恐自此爲吏者。益務奇巧。從學者。益棄本原。殆非所以省刑罰。隆經術也。伏望朝廷更取本處發解上件諸科試卷。委官覆考。其通經合格者。特與免罪。不合格者。乃依法坐之。仍敕貢院將來科場選擇通經術曉大體之人。充諸科出義官。依條出義。毋得更如今來詭僻苛細。至時如有十有九不中之人。然後取勘本處發解考試官。依前後條貫施行。如此則彼皆無辭於罰。論者亦不以爲冤矣。

論上元令婦人相撲狀

嘉祐七年正月二十八日上

臣竊聞今月十八日。聖駕御宣德門。召諸色藝人。各進技藝。賜與銀絹。內有婦人相撲者。亦被賞賚。臣愚竊以宣德門者。國家之象魏。所以垂憲度。布號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萬民之衆。后妃侍旁。命婦縱觀。而使婦人羸戲於前。殆非所以隆禮法。示四方也。陛下聖德溫恭。動遵儀典。而所司巧佞。妄獻奇技。以汙瀆聰明。竊恐取譏四遠。愚臣區區。實所重惜。若舊例所有。伏望陛下。因此斥去。仍詔有司。嚴加禁約。今後婦人不得於街市。以此聚衆爲戲。若今次上元。始預百戲之列。卽乞取勘管句。臣寮因何致在籍中。或有臣寮援引奏聞。因此宣召者。並重行譴責。庶使巧佞之臣。有所戒懼。不爲導上爲非禮也。

論正家上殿劄子

嘉祐七年二月初四日上

臣先曾上言爲前管句。兗國公主宅內臣等。過惡至大。乞不召還。近聞傳宣入內。內侍省令押上件內臣。梁懷吉赴公主宅。依舊尙當。外議誼譁。無不駭異。臣聞太宗皇帝時。姚坦爲兗王宮翊善。王有過失。坦輒盡言諫正。王及左右皆患之。左右教王詐疾。踰月未朝。太宗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起居狀。乳母曰。王本無疾。但以翊善姚坦。檢束太嚴。王舉動不得自繇。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朕選端士爲王僚屬。固欲導王爲善。今旣不能納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求自便。其可得乎。且王年少。不知出此。皆汝輩教之耳。命梓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勉之。太宗非不愛其子也。誠以愛之。則莫若納之於善。若縱

其所欲。不忍譴訶。適所以害之也。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皇帝之子。真宗皇帝之妹。陛下之姑。於天下可謂貴矣。然獻穆公主仁孝謙恭。有如寒族。奉李氏宗親。備盡婦道。愛重其夫。無妒忌之行。至今天下稱婦德者。以獻穆公主爲首。獻穆公主豈不自知其身之貴哉。誠以貴而不驕。然後能保其福祿。全其令名。故也。臣謂陛下教子以義。宜以太宗皇帝爲法。公主事夫以禮。宜以獻穆公主爲法。則風化流於四方。聲譽施於後世。今陛下曲徇公主之意。不復裁以禮法。使之無所畏懼。陷入於惡。觸情任性。以邀君父。憎賤其夫。不執婦道。將何以刑四方之風。垂來世之則。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此言家道尙嚴。不可專用恩治也。伏望陛下。斥逐梁懷吉等。復歸前來貶竄之處。其公主左右之人。欲使陛下召還梁懷吉等者。皆教導公主爲不善之人也。悉宜治其罪而逐之。別擇柔和謹愿者以補其缺。仍戒敕公主。以法者天下之公器。若屢違詔命。不遵規矩。雖天子之子。亦不可得而私。庶幾有所戒懼。率循善道。可以永保福祿。不失善名。不然衆人所云。甚可畏也。取進止。

乞優老上殿劄子

臣聞古之聖王。遵禮黃髮。屬任以政者。蓋以其更歷天下之事。練習爲治之體故也。昔鬻熊年九十。見文王。文王曰。老矣。鬻熊曰。君若使臣捕虎逐麋。則臣已老矣。使臣坐而策國事。臣年尙少也。近歲以來。大臣高年者。皆不敢自安其位。言事者。又欲以擊搏大臣爲名。從而攻之。此豈爲臣盡忠至公之道哉。凡言事者。當爲國家進賢退不肖。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爲。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也。臣竊見樞密副使張昇。

屢以老疾辭位。臣平生與昇迹不相接。無絲毫恩分。然竊聞其爲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臣不敢上遊聖主之疑。不畏世俗之謗。隱忠不言。以利其身。伏望陛下深念宥密之地。不可任非其人。先以聖意揣度。若未能得賢於昇者。則使昇且居其位。於事亦未有曠廢也。若昇必不可留。則願陛下慎選德望材器。爲衆所服。知治體曉兵略者以代之。不可以不擇其人之可否。使循資彙敘而爲之也。取進止。

言張田第二狀

嘉祐七年二月二十
日上。尋改差知湖州。

臣近曾上言。張田不可充荆湖南路提點刑獄。未蒙朝廷施行。臣竊以吏者民之紀綱。提點刑獄。吏之師帥。苟不得其人。則一方咸受其弊。又凡今之朝士。自常調進用者。皆自此官爲始。國家尤宜慎擇其人。田資性險薄。色厲內荏。毀譽出其愛憎。威福發於喜怒。陵其可陵。佞其可佞。真小人之雄傑。而時俗以爲賢才。夫不善之人。天下皆知其不善。斯不足疾也。惟衆人謂之賢。而實不肖者。君子疾之。昔漢文帝欲以嗇夫爲上林令。張釋之以爲嗇夫利口捷給。恐天下隨風而靡。唐太宗見進士等第。怪其無張昌齡王公謹名。王師旦曰。二人有文無行。恐變陛下風雅。今提點刑獄。其爲輕重。非特上林令與入等進士之比也。臣願陛下必選忠厚方正。實有治行者爲之。其飾僞行險。躁於進取。如田比者。皆不可用也。臣今所言。非專爲湖南之吏民。亦爲國家重惜風俗。伏惟陛下察其愚忠。其荆湖南路提點刑獄。乞別賜擇人。

論李瑋知衛州狀

嘉祐七年二月二十八
日上。公主降封沂國。

臣竊聞駙馬都尉李瑋出知衛州。竟國公主入居禁中。瑋所生母楊氏歸瑋兄璋之宅。其公主宅祇應人等。悉令散遣。外議籍籍。無不怪愕。伏以陛下始者追念章懿太后。選瑋使之尙主。次以申固姻戚。富貴其家。今以公主之故。使李氏母子離析。家事流落。大小憂讐。殆不聊生。豈始所以結婚之意哉。近者章懿太后忌日。陛下閱匱中之故物。思平生之居處。獨能無雨露之感。悽愴之心乎。臣愚以爲陛下宜且留李瑋在京師。其公主宅祇應人等。除作過者遠加竄逐出外。其餘並令如舊。儲備音治。備也。什物。皆按堵不移。以俟歲月之閒。徐以義理曉諭公主。庶幾回意易慮。率德遵禮。復歸本宅。則中外之情。無不釋然。不然。公主必無復歸李氏之志者。則今日致此衆議紛紜。煩瀆聖聽。皆緣公主縱恣。曾臆無所畏懼。數違君父之命。陵蔑夫家。豈可使李瑋獨蒙斥逐出外。而公主爵邑請受。全無貶損。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之道也。

辭知制誥狀

嘉祐七年三月十四日上

臣近蒙中書召試制誥。竊聞聖恩已除臣本官知制誥。續又令兼侍講。數日之閒。寵命相繼。在人爲榮。於臣甚懼。竊以二職。文士之高選。儒林之極致。古之英雋。尙或難兼。況於微臣。愚陋無比。一身二任。力所不堪。豈敢冒居。以取顛覆。聞之震恐。督憤失據。臣自少及長。章句之學。麤嘗從師。至於文辭。實爲鄙野。勦者辭免。修起居注。非謂不能記錄言動。正恐循次而進。典掌誥命。取嗤四方。爲國大辱。是以披心自歸。至於四五。誠慙不著。不蒙開允。雖黽勉就職。而夙夜惶懼。未嘗少安。近者被召之日。再欲具此奏陳。又以比來

朝廷擢用數人。雖辭避懇至。未嘗得請。而或者不諒其心。以爲采名。恐復虛發。如前所爲。是以躊躇彷徨。不免赴試。除命旣降。強顏忍恥。亦欲就職。以俟疵咎。布彰自當退黜。今者竊聞天章閣侍講呂公著與臣同時被召。公著辭讓不至。朝廷已除公著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臣迺始自悔恨。輒以愚心妄意朝廷。當伏重誅。臣雖無知。若使廉讓有恥者。棄置不收。貪冒苟得者。進受華顯。不惟虧聖朝風化。亦使微臣受四海之責。將不得單斃其死。所有除知制誥敕告。臣未敢祇受。乞更擇文學兼茂。與職業相稱之人。以代臣庶幾克叶遠近之望。寬愚臣之罪。其侍講恩命。臣更不敢辭。

辭知制誥第二狀

臣今月十四日。曾有奏陳。以知制誥之職。非臣所堪。乞更擇人。未蒙允許。臣夙夜惶恐。不知所措。臣與呂公著同時召試。公著固辭得請。而臣獨就職。是公著廉讓。而臣無愧恥也。臣雖甚愚。誠不忍以身居下流。蒙受衆惡。爲世汙澤。雖獲美官。將何榮之有。且公著沈厚淵懿。士林推服。文學行能。非臣之比。名位寵祿。臣安敢先之。昔施氏卜宰。皇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皇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少室周爲趙簡子之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簡子許之。臣今自知不材。請釋美官。以授能者。雖不足比迹大賢。庶幾得全。皇句須少室周之後。其榮多矣。伏蒙朝廷。察其區區。特賜矜許。其除知制誥敕告。臣不敢祇受。乞授公著。或別擇人。不勝大幸。

辭知制誥第三狀

臣今月十四日十七日兩會上奏。辭免知制誥。乞更擇人。未蒙開許。臣聞明主商德而序位。忠臣量能而受職。是以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要。莫尚於斯。臣自知文字惡陋。又不敏速。若除拜稍多。詔令填委。必閣筆拱手。不能供給。縱復牽合。鄙拙尤甚。暴之四遠。爲人指笑。又貽聖朝愧恥。謂之乏賢。故爲公家之謀。則莫若用其所長。營一身之私。則莫若避其所短。夕寐晨興。慮之已熟。始敢披陳。干浼天聽。披肝瀝膽。莫非懇到。自修注以來。前後非一。而昭昭之誠。無繇上達。屢觸報聞。不蒙省察。或者謂臣修起居注。自應知制誥。與呂公著不同。公著當辭。臣則當受。凡自修注知制誥者。非有祖宗法令。著於方冊。特近歲相承之例耳。祖宗之時。但取庶官之中。有辭藻者。卽知制誥。不必皆以修注爲之。其修注或改他官。不必皆知制誥也。夫以資塗用人。不問能否。比例從事。不顧是非。此最國家之弊法。所宜革正者也。又謂臣就試已畢。不當復辭。臣就試之日。以爲公著辭未必免。臣試未必中。是以不辭。今公著獲免。而臣忝恩命。則今日辭之。亦未爲晚也。且過而能改。猶愈於迷而不復。見賢思齊。猶愈於受爵不讓。況臣修注之初。已嘗辭免。至於四五。而朝廷不充。伏望聖慈。特賜哀察。使臣服勤他役。惟力是視。其知制誥敕告。臣不敢祇受。乞更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四狀

臣昨三次上奏。辭免知制誥。乞更擇人。奉聖旨。合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使受誥敕。臣竊者承乏諫官。首曾上言。以爲致治之道。任官最急。人之材性。各有所宜。雖以稷契皋夔之賢。皆守一官。終身不易。況今羣

臣固非其比。當度材而授任。量能而試職。奏牘具存。事可案驗。今臣自知文辭鄙野。不足以充知制誥之職。若止以修起居注資塗相值。循例序進。恬而有之。曾不愧畏。是臣但能譏評他人。曠官竊位。而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此迺欺罔天聽。靜言庸違。當伏其兜之誅。以清唐虞之治。臣雖甚愚。決不敢爲。伏望聖慈。察臣前後所奏。特賜允從。其知制誥。乞別賜擇人。所有敕告。不敢祇受。

辭知制誥第五狀

臣先曾四次上奏。乞免知制誥。別賜擇人。奉聖旨。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令便受告敕。臣幼嘗涉學。竊知臧否。豈敢以譎詐之心。上欺君父。顧人之材分。各有所宜。若貪榮冒居。使職業廢墜。則探囊_{音區}。發也。篋。迺。竊盜之微者。皆不足誅也。臣雖小人。實不敢爲。是以勲者不辭於召試之初。而辭於呂公著免試之後。誠欲果於得請。不爲虛發故也。今若因循苟且。復往就職。則臣進退之迹。自可猜惑。況於世人。誰不譏笑。如是則臣出入禁闥。何心自安。陪接摺紳。何施面目。顧視僮僕。何以爲容。是以違犯天威。不敢避死。決求自免。而詔命愈堅。終未置捨。臣誠愚懵。不識所謂。意者朝廷以臣所言。皆爲矯僞。不足聽察邪。若使臣言出於矯僞。當正典刑。以警姦回。若出於至誠。當從其所請。使上無曠官。下無竊位。奈何前後奏章上者。直加屏棄。不復省察。區區之志。何以自明。若以近例修起居注者。必知制誥。不可改易。則臣竊觀先朝以來。修起居注。不因罪累譴黜。及親嫌相避。而去爲他官者。劉隴知衛

一本作衛

州。潘慎修遷考功郎中。許袞判吏部

南曹劉曄改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丘雍充淮南都大制置發運使。徐夔充兩浙轉運使。蔡齊改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鄭向充兩浙轉運使。一本有副字使高餗罷守本官。陳誥充三司戶部副使。葉清

臣充兩浙轉運

一本有副字

使趙槩充天章閣待制。楊察充江南轉運使。蔡襄知福州。以是觀之。雖近例亦不

盡知制誥也。臣今惻款迫切。無以復加。伏望聖慈。特賜哀察。若使臣得遂其志。是去罪辱而就顯榮。雖日遷十官。未足方其幸也。所有知制誥敕告。臣必不敢祇受。乞別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六狀

臣先曾五次上奏。乞免知制誥。別賜擇人。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使受告敕者。臣聞晉王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及遷尙書令。其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旣云堪。何爲復讓。臣竊重述。知爲人。臣陳力就列之體。心常慕之。臣自勝冠以來。投牒應舉。入朝求仕。豈偃蹇山林。不求聞達之人邪。顧力有所不任。則不敢盜國家祿位。恐職事廢闕。陷於刑辟耳。故自度材分。可以策勵。雖高位不敢辭。不可強勉。雖小官不敢受。曷者蒙聖恩除館職。諫官侍講。皆不敢以一言飾讓。蓋以館職掌比較文字。諫官掌規正得失。侍講掌講解經術。皆不專以文辭爲職故也。今臣自修起居注以來。前後辭免。章十餘上。止爲文辭鄙惡。不堪典誥命而已。終未蒙朝廷賜察。是以奏牘煩多。喋喋不已。頗爲時人所怪。其愛臣者。以爲讓榮利。惡臣者。以爲飾虛詐。要之二者

皆未得臣之心。夫有諸中而辭諸外。然後謂之讓。若臣者無諸中而不敢爲者也。安得謂之讓哉。譬如使羸夫負百鈞之重。而予之千金。羸夫必辭。非不欲金也。力不任故也。夫飾者內欲之而外不取。將以有求也。今臣不就美官。屢違詔命。上怒下怪。將抵罪誅。尙何求哉。且苟能其官。而固讓不止。則是朝廷百官皆無人可爲。非天下之通法也。臣故謂如王述能則爲之。不能則止。爲得其宜。臣雖才非古人。願附王述之志。若始者可受。則不若勿辭。亦旣辭之。則不可復受。伏望聖慈。特加矜察。其知制誥敕告。臣必不敢祇受。乞如前奏。別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七狀

臣先曾六次上奏。辭免知制誥。乞更擇人。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使受敕告者。臣天性樸騷。無他技能。惟守信誠。是爲操履。平居與等輩語言。猶不敢欺罔。況以奏牘。聞於朝廷。苟有毫髮不實。不惟陛下睿聖。憲章嚴明。天地鬼神。亦所不容。臣之愚意。但以知制誥之職。當取天下文章高妙。逾衆絕倫者。以充其選。如臣野陋。實不堪稱。竭懇自歸。前後非一。而聖恩確然。終未開察。臣竊自傷悼。幸生盛明之世。而昭昭之心。無以自列。若黽勉包羞。奉承詔旨。則天下之人。皆謂臣已試而復辭。已辭而復就。蓋習知朝命。重於改移。因欲飾讓。以盜虛名。如此則臣生負大罪。死負餘愧。雖遇極榮顯。不若啜菽飲水。長爲布衣也。臣今若得請於朝。則不肖之迹。庶幾猶有以自明。如其不然。則矯僞之名。至於身沒骨朽。不可湔洗。臣夙夜念此。寢則不安。食則失味。進退遑遑。身無所措。是敢不避煩瀆。冒犯天威。伏望聖慈。哀其窮迫。特寢

恩命。使得服役他官。以報萬一。死不敢辭。若朝廷以臣頑蔽不恭。乞治臣之罪。削黜流放。靡不甘心。所有知制誥敕告。臣必不敢祇受。乞如前奏。別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八狀

臣先曾七次上奏。乞免知制誥。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使受告敕者。臣竊聞去歲權御史中丞王疇上言。近年以來。中外臣僚。或因較量差遣。或因論辯身計。或因進以干譽。或因罪而覲免。肆爲妄談。輒形奏章。皆心語兩違。情實交戾。外示輕官爵之意。以欺於衆。內實計分銖之利。而爭於上。遺義忘恥。至於要君用詐。而安爲小人之下。陛下聖度慈仁。包荒蓋慝。悉置不問。彼小人者。亦豈識恩德之隆哉。欲望朝廷。應今後臣下有要君作僞。如前所陳者。並出宸斷。便賜聽許。如此則罔上邀利者。知所畏。而士之行。已有恥。事君以誠者。少加勸矣。奉聖旨。命後臣僚所陳。如有似此情涉詐慢者。令中書樞密院取旨施行。凡疇所言。實近歲之大弊。臣亦疾之。如疇之志。今臣自差修起居注以來。前後辭免十有三次。若朝廷以臣爲誠。則何惜曲回大恩。從臣所欲。使臣不肖之迹。稍有以自明。若以臣爲詐。則罔上邀利。章奏煩多。無臣爲甚。臣願以身就譴謫。以彰前令之必行。庶爲陛下清此頽俗。亦臣報國之一效也。所有知制誥敕告。臣必不敢祇受。乞別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九狀

尋蒙恩改天章閣待制

臣先曾八次奏陳。乞免知制誥。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更不許辭讓。便受告敕者。臣以愚懇。煩瀆天聽。前後非一。聖明確然。終不聽許。臣誠慙昧。不識所謂。豈此職非臣不可爲邪。將從臣之請。則墮紊綱紀。敗壞風俗邪。何請之之勤。而拒之之堅也。若以爲非臣不可爲。則方今詞臣滿朝。英俊比肩。舉而用之。無不稱職。若以爲墮紊綱紀。敗壞風俗。則臣之微志。正欲朝廷無曠官。羣下無竊位。而已於綱紀風俗。亦無所虧損。不然者。臣之所爲。果諄理傷道。朝廷令之不從。論之不入。至於四五。至於八九。侮慢威命。無此爲甚。則當投之四荒。以禦魍魎。豈有但己者也。臣不勝迫切之誠。伏望聖慈。察臣前後所奏。或賜允從。或加譴責。其知制誥敕告。臣必不敢祇受。

除侍制舉官自代狀

伏見三司度支判官尚書刑部郎中充集賢校理馮浩。修己以謹。與人以誠。端良無邪。恬淡不競。居常處衆。敦大有容。臨義據正。堅強不奪。久在文館。屢更任使。比材量德。臣實不如。今舉自代。

上殿謝官劄子

嘉祐七年五月十一日上。

臣光伏蒙聖恩。除天章閣待制兼侍講。仍知諫院。臣竊以爲方今國家之得失。生民之利病。大要不過擇人。賞罰豐財。練兵數事而已。行道之人。靡有知識者。皆知之。患在朝廷不盡聞。雖聞不力行耳。朝廷不盡聞。此諫官之罪。聞而不力行。則非臣等之所及也。凡此數事。臣前忝諫官。已嘗略爲陛下言之。今陛下寘

臣於侍從之列。留臣以諫爭之職。恩施愈隆。責望愈重。臣有生安敢愛。有言安敢隱。伏願陛下擇其事之要重者。特留聖心。則天下幸甚。不然。臣雖朝夕侍前。徒汙名位。而費廩祿於公家之用。果何益也。取進止。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四

章奏

論寺額劄子

嘉祐七年十月四日上

臣伏觀近降赦節文。應天下係帳存留寺院舍。自來未有名額者。特賜名。其在四京管內者。雖不係帳。今日已前。蓋到舍屋及百間以上者。亦賜名額。竊以釋老之教。無益治世。而聚匿游惰。耗蠹良民。以明識所共知。不待臣一二言也。是以國家明著法令。有創造寺觀一間以上者。聽人陳告。科違制之罪。仍即時毀撤。蓋以流俗。翫愚。崇尚釋老。積弊已深。不可猝除。故爲之禁限。不使繁滋而已。今若有人公違法令。擅造寺觀及百間已上。則其罪已大。幸遇赦恩。免其罪罰可矣。其棟宇瓦木。猶當毀撤。沒入縣官。今既不毀。而又明行恩命。錫之寵名。是勸之也。臣聞爲人上者。洗濯其心。壹以待民。是以令行禁止。而莫敢不從。今立法以禁之於前。而發赦以勸之於後。則凡國家之號令。將使民何信而從乎。臣恐自今以往。姦猾之人。將不顧法令。依憑釋老之教。以欺誘愚民。聚斂其財。以廣營寺觀。務及百間以上。以須後赦。冀幸今日之恩。不可復禁矣。今方元元貧困。衣食不贍。仁君在上。豈可復倡釋老之教。以害其財用乎。事有微而患深。令有近而害遠者。此之謂也。伏望陛下。追改前命。應天下寺院舍。不係帳者。不以舍屋多少。並依前後敕條處分。其昨來赦文內。四京寺觀院舍。雖不係帳。亦賜名額一節。乞更不施行。庶使號令爲民所信。而

游惰不能爲茲也。取進止。

言王達劄子

嘉祐七年十月十九日上。

臣竊聞監兗州景靈宮王達。近降敕差知萊州。達暴戾凶狡。陵上虐下。所至爲害。朝野具知。今年齒已衰。猶有仕籍。若復授以一州。使爲長吏。必恣行不法。殘害民物。監司畏之。莫敢詰問。使一境之人。何所控告。伏望朝廷檢會達年紀。及察達平生事迹。勒令致仕。或只與監當差遣。永不得令親民。取進止。

言王達第二劄子

尋改除達西京留臺。

臣先曾上言。新差知萊州王達。暴戾凶狡。殘害民物。乞檢會達年紀。及平生事迹。勒令致仕。或只與監當差遣。至今未聞朝廷追改前命。臣竊以善爲政者。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故害民之吏。患在不知。知而不除。使戕賊良善。不愛一州。而愛一酷吏。豈爲民父母之意哉。伏望朝廷檢會臣前來所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赦劄子

嘉祐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上。

臣伏見國家每下赦書。輒云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誠欲恩澤下究。而號令必信也。比見臣僚多以私意偏見。奏赦前事。乞不原赦。或更特行編配。重於不經赦之人。朝廷皆從其請。若其人情理巨蠹。必

不可赦者。則國家當於約束。赦及赦文內。明白言之。若所坐不至甚重。而特不赦。是恩澤有所不均。而同罪之人。有幸有不幸也。且今劫盜殺人不死。及雜犯死罪。猶赦之。而微罪不赦。是則罪之輕重。不繫於人主不刊之法令。而決於人臣一時之私意也。況使經赦之人。仍就編配。得罪重於不經赦者。尤無謂也。夫赦者。誠非致治之道。然朝廷若能永無赦令。使有罪者必刑。斯人知恐懼。莫敢犯矣。今既數下赦令。而使大罪得免。小罪被刑。經赦者其罰重。不經赦者其罰輕。臧否糾紛。使百姓何所取信哉。臣愚欲望陛下。自今犯罪之人。情理巨蠹。必不可赦者。乞於豫降約束。赦內明白言之。其餘並從赦文處分。其有指赦作過情狀顯然。不因臣僚奏請。陛下聖意。特不原免者。止宜依法施行。亦不可使重於赦前之罪。應昨赦前犯罪。不至編配。而赦後特行編配者。並乞放令逐便。庶使恩澤均一。號令明信。取進止。

言陳烈劄子

嘉祐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上

臣等伏見。朝廷緣以福州處士陳烈。好學篤行。動遵禮法。樂道養志。名聞京師。故舉之闕閭之中。以爲學官。烈辭讓未至。今聞福建路提刑王陶奏。據福州勘到。烈爲妻林氏疾病瘦醜。遣歸其家。十年不視。陶因言烈貪汙險詐。行無纖完。乞盡追奪前後所受恩命。臣等素不識烈。不知其人果爲如何。惟見國家常患士人不修名檢。故舉烈等以獎勵風俗。若烈平生操守。出於誠實。雖有底滯迂闊之行。不能合於中道。猶爲守節之士。亦當保而全之。豈可毀壞挫辱。疾之如讎。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古人所以禮

九九市駿骨。蓋以此也。若其內懷姦惡。虧敗名教。外飾詐僞。沽釣聲利。則朝廷擯者。以爲有道之士。不次用之。今乃醜行布於四方。其爲愧恥。亦不細矣。其始者薦舉之人。安可置其罪而不問。臣等欲望陛下委鄰路監司。再行體量。本人平生事迹。善惡虛實。或選差公正官吏。通儒術。識大體者。覆勘前件公事。若情理不至深重。止於夫妻不相安諧。則使之離絕而已。湔洗其過。庶幾復伸眉於後。又使四方節行之士。不憂橫辱。得以安恬於閭里。若實有醜惡之迹。敗亂名教。則當嚴賜刑誅。并治舉者之罪。以明至公。取進止。

上皇帝疏

嘉祐八年四月

二十七日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愚竊惟大行皇帝。春秋未甚高。以宗廟社稷之重。昭然遠覽。確然獨斷。知陛下仁孝聰明。可守大業。擢於宗族之中。建爲嗣子。授以天下。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固非微臣所能稱述。今不幸奄棄萬國。陛下哀慕泣血。以夜繼晝。過於禮制。以至成疾。中外聞者。無不感泣。知大行皇帝能爲天下得人。治平之期。企踵可待。羣臣百姓。不勝大幸。今者聖體痊平。初臨大政。四海之人。拭目而親。傾耳而聽。舉措云爲。不可不慎。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召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夫爲政之要。在於用人。賞善罰惡而已。三者之得。則遠近翕然。嚮風從化。可以不振而成。無爲而治。三者之失。則流聞四方。莫不解體。綱紀不立。萬事墮頽。治亂之原。安危之機。盡在於是。臣願陛下難之慎之。精心審慮。如射之有的。必萬全取中。然後可發也。陛下思念先朝。欲報之德。奉事皇

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此誠仁厚之至。過人遠甚。臣願陛下。雖天性得之。復加聖心。夙夜匪懈。慎終如始。以結億兆之心。刑四方之化。則福祿流於子孫。令問垂於無窮矣。古者人君嗣位。必踰年然後改元。臣願陛下。一循典禮。勿有變更於中年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自漢氏以來。始從權制。以日易月。臣願陛下。雖仰遵遺詔。俯徇羣情。二十七日而釋服。至於宮禁之中。音樂游燕吉慶之事。皆俟三年然後復常。以盡慎終追遠之義焉。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爲其父母齊衰不杖期。爲所後者之親。皆如子。而爲己之親。皆降一等。蓋以特重於大宗。則宜降其小宗。所以專志於所奉。而不敢顧私親也。漢宣帝自以爲昭帝後。終不敢加尊號於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於布衣。親冒矢石。以得天下。自以爲元帝後。亦不敢加尊號於鉅鹿都尉南頓君。此皆徇大義。明至公。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至於哀安桓靈。或自旁親入繼大統。皆追尊其祖父。此不足爲孝。而適足犯義侵禮。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臣願陛下。深以爲鑑。杜絕此議。勿復聽也。凡此數者。伏計陛下聰明。皆素知之。然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懼不幸有諂諛之臣。不識大體。妄有關說。自求容媚。陛下萬一誤加聽從。聖言一出。布聞於外。則足以傷陛下之義。虧海內之望。臣雖欲捐軀爭之。亦無及已。是以不敢不先事而言。庶幾聖德純粹完美。不有秋毫之缺。使一夫竊議於草萊者。臣之志也。輕冒宸嚴。不勝悃款惶悸之至。伏冀留神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言山陵擇地劄子

臣竊聞大行皇帝欲以十二月

一本作下月

二十七日大葬。而朝廷遣使案行山陵。至今未知定處。或云欲於

永安縣界之外。廣求吉地。臣愚以爲過矣。夫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至於喪葬。爲害尤甚。是以士庶之家。或求葬地。擇歲月。至有棄世不葬者。臣嘗深疾此風。欲乞國家禁絕其書。而未暇也。今山陵大事。當守先王之典禮。至於葬書。出於世俗委巷之言。司天陰陽官。皆市井愚夫。何足問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於北方北首。未嘗問歲月。相山岡。然考其子孫之吉凶。豈有異於今哉。春秋書己丑葬。恭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然則雖云卜日。亦當臨事制宜也。周禮家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明不擇地形也。雖而周有天下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蓋王者受命於天。期運有常。國之興衰。在德之美惡。固不繫葬地時日之吉凶也。且葬者藏也。本以安祖考之形體。得土厚水深。高敞堅實之地。則可矣。子孫豈可因以求福哉。又勳者國家以謹於時日之故。堅用八日大斂。自爾以來。聖躬有疾。至今尙未平復。陰陽無驗。亦已明矣。況國家自宣祖以來。葬於永安。百有餘年。官司儲侍。素皆有備。今改卜他所。不惟縣邑官司。更須剋置。亦恐大行皇帝神靈眷戀祖宗。未肯卽安於新陵也。凡科率之物。日遠則民力寬。而事易辦。期日近則費愈多。而事不集。塹石之類。體重難移。若山陵之處。不使豫先知之。則有司何以供辦。百姓何以輸納。至時暴加迫趣。則一錢之物。必直十錢。疲羸之民。將不勝其弊矣。伏望朝廷特賜指揮。案行山陵使等。只於永安縣界舊陵。

側近。選擇善地。旬日之內。早定奪聞奏。仍令有司豫先計度山陵的實合用之物。降下本處。寬設期限。使之備辦。不得大約虛數。及妄立近限。必使號令明信。則事無不濟。而民力不困矣。取進止。

乞令皇子伴讀官提舉皇子左右人劄子

臣伏見陛下差直史館王陶充皇子伴讀。祕閣校理孫思恭充本位說書。此誠國家之首務。聖哲之遠圖。然臣聞三代令主。置師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與之燕居。至於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之士。逐去邪人。毋得在側。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然後道明而德盛。心愉而體安。福被兆民。功流萬世。此教之所以爲益也。今陶等雖爲皇子官屬。若不日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未嘗與之論經術之精微。辨人情之邪正。究義理之是非。考行己之得失。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出入起居。朝夕相近。誘之以非禮。導之以不義。納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僞。雖皇子資性聰明。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詔諛易入。詐僞易惑。如此則雖有碩儒。端士爲之師傅。終無益也。臣聞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又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亦不可得也。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屬。博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在皇子位。與皇子居處燕游。講論道義。聳善抑惡。輔成懿德。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亦皆選小心端慤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後得入。仍專委任讀官提舉覺察。若有佞邪讒巧之人。誘導皇子爲非禮之事者。委任讀官糾舉施行。卽時斥逐。不令在側。若

皇子自有過失。再三規誨不從者。亦聽以聞。如此則必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疏。誠天下之幸也。大理評事趙彥若。孝友溫良。謹潔正直。博聞強記。難進易退。國子監直講李實。好學有文。修身慎行。祕閣校理孟恂。清純愷悌。始終如一。此臣之所知也。伏望陛下擇此三人。及廣求其比。以備皇子官屬。臣推心盡忠。不敢形迹。僭越妄言。伏俟譴謫。取進止。

上兩宮疏

嘉祐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上

臣聞天地交謂之泰。天地不交謂之否。天地者上下之象也。施諸人事。君仁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兄愛而弟恭。皆泰也。君不仁。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兄不愛。弟不恭。皆否也。泰則上下之情通。內外之志和。國以之治。家以之安。否則上下之情塞。內外之志乖。國以之亂。家以之危。治亂安危之分。不在於他。在於審察否泰之端而已矣。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自古聖王治天下之道。未有不自孝慈始者也。恭惟先帝屬籍之親。凡數百人。獨以天下之業。傳於聖明。皇太后承顧命之際。鎮撫中外。決定大策。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何可勝言。皇帝至性烝烝。哀以執喪。恭以致養。夙夜憂勞。以成疾疹。其於慈孝之美。可謂至矣。然臣猶竊有所懼。不可不過慮於萬一。先事而進言者。臣聞金隄千里。潰於蟻壤。白璧之瑕。易離難合。況社稷之重。非特金隄也。骨肉之親。非特白璧也。在於守之至謹。執之至固。完美無間。然後福祿無疆也。夫姦邪之人。專闕主意。苟有罅隙。則因而乘之。於是離間人君臣。交搆人父子。使之上下相

疾。內外相疑。已然後得奮其詐謀。以盜其大權。私其重利。自古以來。喪國敗家。未有不繇此者也。今雖叡聖在上。朝廷清明。中外之臣。咸懷忠良。然禍福之原。其來甚微。舉措聽納。不可不慎。臣愚竊惟今日之事。皇帝非皇太后無以君天下。皇太后非皇帝無以安天下。兩宮相恃。猶頭目之與心腹也。皇帝聖體平寧之時。奉事皇太后。承順顏色。宜無不如禮。若藥石未效。而定省溫清。有不能周備者。亦皇太后所宜容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著明。而他人不能閒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也。蓋言骨肉至親。止當以恩意相厚。不當較錙銖之是非也。臣愚伏望皇帝常思孔子之言。皇太后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姦人欲有關說。涉於離閒者。當立行誅戮。以明示天下。使咸知讒佞之徒。不能欺惑聖明也。方今天地鬼神。羣臣百姓。鳥獸草木。皆恃兩宮以爲安。若兩宮歡忻於上。則天地鬼神得以歆其禮祀。鳥獸草木得以遂其生息。況羣臣百姓。孰不保首領以樂太平之化哉。臣狂瞽妄言。不識忌諱。惟知徇國。不爲身謀。不勝區區迫切之誠。臣先昧死再拜上疏。

論進賀表恩澤劄子

嘉祐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上

臣竊見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軍等。各遣親屬。進奉賀登極表。至京師。朝廷不問官職高下。親屬遠近。一例推恩。乃至班行幕職。權知州軍。或所遣之人。不係親屬者。亦除齋郎及差使殿侍。此蓋國初承五代姑息藩鎮之弊。故有此例。後來人主嗣位之初。大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然以理推之。國家爵祿。本待

賢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無故受官。誠爲大濫。況近日官吏繁冗。十倍於國初之時。朝廷深知其弊。所以數年前別定條制。減省諸色奏蔭之數。若進表之人。皆得一官。則併又增數百人仕之人。曷來減省奏蔭。悉爲虛設。今縱不能盡罷此等恩澤。其進表人若係五服內親者。或乞等第授一官。其五服外親。及不係親屬者。並量賜金帛。罷去。庶幾少救濫官之失。取進止。

乞簡省細務不必盡關聖覽上殿劄子

臣聞皋陶贊於舜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蓋言人君明則百官得其人。百官得其人則衆事無不美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蓋言人君細碎無大略。則羣臣不盡力。羣臣不盡力。則萬事皆廢壞也。此二者。治亂之至要也。荀子曰。明主好要。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故爲人君者。自有職事。固不當詳察細務也。然則人君之職。謂何。臣愚以爲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賞二也。審罪而行罰三也。材有長短。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賞有厚薄。罪有大小。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當用心。其餘皆不足言也。臣伏見國家舊制。百司細事。如三司鞭一胥史。開封府補一廂鎮之類。往往皆須奏聞崇政殿。所引公事。有軍人武藝。國馬芻秣之類。皆一一躬親閱視。此蓋國初艱難權時之制。施於今日。頗傷煩碎。陛下龍興撫運。聖政維新。臣愚以爲宜令中書樞密院。檢詳中外百司自來公事。須申奏取旨。及後殿所引公事。其閒不繫大體。非人君所宜身親者。悉從簡省。委之有司。陛下養性安身。以專念人君之三職。足以法天地之易簡。致虞舜之無爲。誠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裁決機務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臣聞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陛下以明德令望。龍飛受命。四海之內。延頸傾耳。渴聞聖政。自踐祚以來。於今五月。而陛下深執謙遜。端拱淵默。羣臣奏事。一無可否。中外之情。深爲鬱邑。邇者猶謂聖體未安。今御殿聽政。已遵舊式。出入起居。皆復常度。而獨於萬幾。未加裁決。臣竊惑之。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臣愚伏望陛下。凡兩府及羣臣奏事。稍留神省察。詢訪利害。議論是非。可則行之。否則卻之。使四方翕然。瞻仰聖德。億兆羣臣。不勝幸甚。取進止。

言醫官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一日上

臣伏見舊醫官朱安道等四人。昨以侍先帝醫藥無狀。降授諸州散官。尋以陛下聖體不安。大臣憂恐。權留安道等診候御脈。今已百有餘日。陛下聖體終未平復。安道等方術無驗。較然可知。而其人皆得罪於先帝。臣謂陛下不宜赦其罪戾。留在京師。並乞發遣。令赴貶所。僧志緣本不曉醫。但以妖妄惑人於江浙。別本
作淮。之閒。稱是診人六脈。能知災福。今亦出入禁庭。叨忝章服。察其療疾。實無所益。伏乞奪去紫衣。放歸

本州。凡用醫之道。在謹擇其人而專任之。然後良工得盡其術。而功效可見。今聞診御脈者。常以十數。工拙相雜。是非混殺。發言進藥。更相倚伏。前跋後窳。左瞻右顧。雖有愈扁之術。將安所施。於是彊者自專。弱

者附會雷同比周。共爲誣罔。不顧聖體。但爲身謀。俱云脈氣平和。臟腑無疾。然而旁側衆人竊觀形證。豈得爲安寧復舊。如醫官所言哉。日月愈深。根柢益固。四海憂畏。焦心墜膽。臣愚伏望陛下。思一身之安危。繫羣生之禍福。深自重惜。不可因循。博訪京邑四方通醫術者。精擇一人。使之專診御脈。聽用其言。服食其藥。若旬月之間。全無應效。則斥去不用。別更擇人。如此必遇良醫。瘥復有日。臣不勝區區伏望聖慈。少加采察。天下幸甚。取進止。

言醫官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以醫官朱安道等。診候御脈。日久方術無驗。乞行降黜。別擇良醫。使專其事。考其功效。以行賞罰。自後寂然不聞朝廷施行。臣以爲聖體已安。不復敢言。今觀陛下不親虞祭。乃知疾疹殊未瘥平。臣子之心。何以自安。臣竊聞朱安道等。每奏皇太后及語大臣。皆云陛下六脈平和。體中無疾。今乃疾狀如此。安道等不惟方術無效。論其而謾之罪。亦宜誅殛矣。且安道等侍先帝疾。至於今日。而猶免於貶竄。宜其無所懲戒。不肯盡心也。臣不知朝廷何意。再三惜此數人。不爲國家正賞罰之法。快天下之志也。夫以四海之廣。捨此數人之外。豈無良醫。患在上之人不求。求而不得。得而不使。使而不專。故也。臣聞臯者朝廷選醫官數人。皆委近臣。試以難經素問。考其通羅。取合格者。以爲侍醫。亦有不試而使。與安道等雜處共事者。夫良醫。繇性識敏達。以平生所治之人。考其得失。探其精粹。得之於心。未必皆讀古書也。亦猶誦詩書者。豈盡能治民。讀孫吳者。豈盡能行兵。今以難經素問試之。是徒得記誦之人。未嘗得醫人也。安道

等久在醫局。專利忌刻。交結貴近。更相黨庇。使外方新進醫人。與之共處。豈敢展其智臆。施其方術哉。是以一概混同。而久不見功也。今若精擇一人。使之專診御脈。旬月之間。考其應驗。有功則加以重賞。無功則俟以嚴刑。則術精者得盡其力。術疏者不敢濫進矣。臣又聞病人能自知其病者。未甚病也。憎良藥而不服者。病在內拒之也。今竊聞陛下不安如此。而常自謂無疾。則病已深矣。醫有良藥。而陛下不服。則已爲病所拒矣。若陛下不早覺悟。而更求名醫。強進良藥。縱陛下不自惜。奈宗廟社稷何。此臣所以痛心疾首。前有鼎鑊。而不敢避者也。伏望陛下。察臣兩次所奏。罷黜醫人有罪無功者。召募四方名醫。委大臣精選一人。使之專診御脈。聽用其言。服食其藥。以旬月之期。察其能否。如前所云。以保養聖神。爲天下生民之福。取進止。

乞撤去福寧殿前尼女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尋得旨。

臣竊見大行皇帝梓宮在福寧殿。自啓葺音攢。聚也。謂聚木蓋觀而窺也。以來。每日妝飾尼女。置於殿前。傅以粉黛。衣之綺

繡。狀如俳優。又類戲劇。臣不知其說果何謂也。羣臣見者。無不駭異。或歎其失禮。或默有譏誚。黷嫚神威。莫甚於此。殆非所以裨助喪容。觀示萬方。伏望聖慈。速令撤去。孔子曰。葬之以禮。此孝之大也。臣願陛下因此特降聖旨。下有司。應將來靈駕進發。以至喪事。凡儀仗送終之物。有鄙俚無稽。不合禮典如此類者。悉宜撤去。無使四方之人。有所觀笑。取進止。

言遣奠劄子

臣聞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又曰：喪事不敢不勉，故天子卽位之初，天下所以瞻仰而歸心者，惟在執喪盡禮而已矣。恭惟仁宗皇帝舉天下而授之陛下，明睿獨斷，人莫能閒，父母能生陛下，不能使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至於萬世子孫，永饗天祿，皆仁宗皇帝之厚德，不可忘也。今靈駕發引，遠就山陵，天長地久，永無還期，痛毒惻怛，無甚於此。伏望陛下，至日若聖體稍安，行禮之際，威儻容止，動加矜慎，擗踊哭泣，過於哀毀，以竭孝思之至，報罔極之恩，結四海之心，聳萬民之望，盛德本基，盡在於是，不可以不嚴畏也。此雖聖明所自知，然臣區區尙欲以塵露之微，助山海之大，庶幾萬一或有所益焉，取進止。

論虞祭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三日

臣聞禮既葬而虞，虞安也，柩既藏矣，孝子不忍一日離其親，恐精神彷徨，無所依歸，故祭以安之也。然則虞者，孝子之事，人主當親其禮，非臣下所得攝也。臣竊見今月三日虞祭，百官皆入就位而哭，而陛下不親其禮，使宗正卿攝事，臣竊惑之。伏以永昭陵距京師猶五頓，木主還未至之時，不可一日不虞，故使羣臣攝事，今木主已達京師，近在內殿，而有司不根禮意，尙如途中，使羣臣行事，於親疏之序，有所不稱，於哀恭之情，有所未盡，臣恐聞見之人，不知有司之失，而歸責於陛下，今未至卒哭，尙有三虞，欲望自來日

以後。陛下親行其禮。取進止。

論虞祭第二劄子

臣昨日上言虞祭者。孝子之事。非臣下所得攝。乞陛下親行其禮。陛下不以臣言爲輕。以爲得禮。已降聖旨。依臣所奏。今日禮儀既具。百官在庭。而陛下不出。復使宗正卿攝事。在列之臣。無不愕然自失。且昨日有司不爲陛下設親祭之禮。猶可謂之有司之失。犯今日之事。則咎將誰歸。此皆緣臣恣愚。以彰陛下之過。臣之罪重。惟陛下裁之。臣聞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伏望陛下。來日雖聖體小有不康。亦當勉強親行其禮。以解中外之惑。取進止。

乞放宮人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上。

臣伏見前代帝王升遐之後。後宮下陳者。皆放之出宮。還其親戚。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遠嫌疑也。竊惟先帝恭儉寡欲。清約執禮。後宮侍左右。承寵渥者。至少。而饗國日久。歲增月積。掖庭之間。冗食頗衆。陛下以哀恤之初。未忍散遣。今山陵祔廟。大禮俱畢。臣愚謂宜舉前代故事。應先帝後宮。非御幸有子。及位號稍貴。並職掌文書之人。其餘皆給與妝奩。放遣出外。各令歸其親戚。或使任便。適人書之史冊。亦聖朝一美事也。取進止。

上皇太后疏

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

臣聞聖人之德。使四海之外。編戶之民。皆輻輳而歸之。如孝子之奉父母。其故何哉。推仁愛惻怛之誠。以加之也。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四海至遠也。編戶至微也。誠之至也。猶可以爲之父母。況閭門之內。血氣之親乎。昔漢明德馬皇后無子。明帝使養賈貴人之子。烜以爲太子。且謂之曰。人不必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及明帝崩。太子卽位。是爲章帝。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前史載之。以爲美談。恭惟仁宗皇帝。憂繼嗣之不立。念宗廟之至重。以皇帝仁孝聰明。選擇於宗室之中。使承大統。不幸踐祚數日。遽嬰疾疹。雖殿下撫視之慈。無所不至。然醫工不精。藥石未效。竊聞邇日疾勢稍增。舉措言語。不能自擇。左右之人。一一上聞。致殿下以此之故。不能堪忍。兩宮之間。微相責望。羣心憂駭。不寒而慄。方今仁宗皇帝。新棄四海。皇帝久疾未平。天下之勢。危於桑卵。惟恃兩宮和睦。以自安。如天覆而地載也。豈可效常人之家。爭語言細故。使有絲毫之隙。以爲宗廟社稷之憂哉。臣是用日夜焦心。隕涕惻足。奈息寧前死而盡言。不敢幸生而塞默也。伏以皇帝內則仁宗同堂兄之子。外則殿下之外甥壻。自童幼之歲。殿下鞠育於宮中。天下至親。何以過此。又仁宗立以爲皇子。殿下豈可不以仁宗之故。特加愛念。包容其過失耶。況皇帝在藩邸之時。以至踐祚之初。孝謹溫仁。動繇禮法。此殿下所親見而明知也。苟非疾疹亂其本性。安得有此過失哉。夫心者神明之主也。若其有疾。則精爽迷亂。冥然無知。言語動作。不自省記。不識親疏。不擇貴賤。此乃有疾者之常。不足怪也。殿下聰明睿智。天下之理。無所不通。豈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邪。今殿下雖日夕憂勞。徒自困苦。終何所益。以

臣愚見莫若精擇醫工一二人以治皇帝之疾。旬月之間。察其進退。有效則加之以重賞。無效則威之以嚴刑。未愈之間。但宜深戒左右。謹於侍衛。其舉措語言。有不合常度者。皆不得以聞。庶幾不增殿下之憂。憤。殿下惟寬釋聖慮。和神養氣。以安靖國家。綱紀海內。俟天地垂祐。聖躬痊復。然後舉治平之業。以授之。不亦美乎。古之慈母。有不孝之子。猶能以至誠惻隱。撫存愛養。使之內愧。知非。革心爲善。況皇帝至孝之性。稟之於天。一日疾愈。清明復初。其所以報答盛德。豈云細哉。臣之愚慮。苦言盡此而已。乞殿下更賜裁擇。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上皇帝疏

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

臣先於四月二十七日。及六月二十二日。皆曾上疏。以陛下受仁宗皇帝之天下。欲報之德。當奉事皇太后。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勿使姦邪之人。有所離間。致兩宮有隙。以上貽宗廟之憂。下爲羣生之禍。叩心瀝膽。極其懇惻。未審臣言得達聖聽。或萬幾之繁。未嘗奏御也。此乃成敗之端。安危之本。不可不察。臣聞漢章帝。乃賈貴人之子。明帝使明德馬皇后母養之。后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閒。馬氏三舅。皆爲卿校。列侯。賈貴人終不加尊號。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此前世美事。今日所當法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然則父母之恩。不獨以其生已也。拊畜長育。居其大半焉。陛下自齠齔之年。爲皇太后所鞠育。

恩亦至矣。又況今日爲仁宗皇帝之嗣，承四海之大業乎。臣謂陛下宜夙興夜寐，昏定晨省，親奉甘旨，承順顏色，無異於事濮王與夫人之時也。近者道路之言，頗異於是，紛紛籍籍，深可駭愕。臣竊惟陛下孝恭之性，著於平昔，豈容一旦遽背變更。蓋彘者聖體未安之時，舉動語言，或有差失，不能自省，而外人訛傳，妄爲增飾，必無事實。雖然，此等議論，豈可使天下聞之也。周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古人有言曰：禦寒莫如重裘，弭謗莫如自修。陛下疾疹未平，固無如之何。若旣愈之後，臣愚伏望陛下親詣皇太后閣，克己自責，以謝前失。溫恭朝夕，侍養左右，先意承志，動無違禮，使大孝之美，純粹光顯，過於未登大位之時。如此，則上下咸悅，宗社永安。今日道路妄傳之言，何能爲損也。古之至孝者，雖有不慈之母，猶能使之感悟驩悅，回心易慮。況皇太后聖善之德，著聞四方，自陛下有疾以來，日夜涕泣，禱於神祇，憂勞困瘁，以冀陛下之安寧，如耕者之望收，涉者之求濟，陛下豈不思有以慰安之也。臣不勝區區干冒以聞，乞留神采擇。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乞開講筵劄子

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

七日上有旨使開講

臣伏觀講筵所告報，依乾興年故事，講論語、讀史記，續奉聖旨，直俟來春。臣聞傳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日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然則學者帝王之首務，不可忽也。況今陛下初臨大寶，所宜朝夕延訪羣臣，講求先王之至道，覽觀前世之成敗，以輔益聖德，緝熙大化，不可但循近例。

以寒暑爲辭。如此使下情何以上通。四方何以觀望。殆非所以廣聰明。宣令名也。伏乞依前降聖旨。擇日開講筵。取進止。

言程戡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上

臣伏觀制書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程戡。加安武軍節度使。令再任。臣聞官以待賢才。賞以勸有功。官非其人。則職事廢缺。賞不當功。則羣臣解體。程戡素無才術。少壯之時。歷職中外。猶無名迹。爲人所稱。況今老病昏懦尤甚。在鄜延苟且偷安。以度日月。爲吏兵所慢。邊陲所輕。臣謂朝廷當因其歲滿。授以冗秩。別擇能臣。以代其任。今乃寵以節鉞。使居舊任。外庭聞者。無不駭愕。臣竊以兩府之外。官尊祿厚。無若節度使者。羣臣非有大功。豈可輕授。臣不知程戡在鄜延。曾有何功。遽授此官。萬一邊臣有能立大功者。朝廷當復以何官處之。況陛下踐祚之初。四方之人。拭目傾耳。觀聽朝廷之賞刑。以占聖政。而戡首蒙濫賞。臣竊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追還前命。別選賢才。使守鄜延。庶合中外之望。取進止。

言後宮等級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二日上

臣聞王化之興。始於閨門。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前世皆擇良家子。以充後宮。位號等級。各有員數。祖宗之時。猶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宮掖者。其始入宮。皆須年十二三以下。醫工診視。防禁甚嚴。近歲以來。頗墮舊制。內中下陳之人。競置私身。等級寢多。無復限極。監勒牙人。使之顧買。前後相繼。無時暫絕。致有軍營

井市下哩婦女雜處其閒不可辨識此等置之宮掖豈得爲便臣嘗念此不勝憤惋今陛下卽位之初百度惟新嬪嬙之官皆闕而未備臣謂宜當此之時定立制度依約古禮使後宮之人共爲幾等等有幾人若未足之時且虛其員數既足之後不可更增凡初入宮皆須幼年未適人者若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性行和謹者方得入宮傳之子孫爲萬世法此誠治亂之本禍福之原不可以爲細事而忽之取進止

乞延訪羣臣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臣聞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周易乾下坤上謂之泰者蓋言人君降心以接臣人臣竭忠以事君然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若人君驕亢以自尊人臣怠慢以自疏則上下之情不通而否道成焉是以孔子語舜之德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其斯以爲舜乎竊見祖宗之時閒居無事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捨皆得其宜太平之業繇此而致恭惟陛下潛德藩邸踰三十年一旦龍飛奄有四海雖聖質英睿得於天縱然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僞未甚盡知臣謂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其餘羣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聖慈稍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取進止

乞延訪羣臣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至今未聞施行。蓋陛下謙謹。以皇太后同聽庶政。未奉慈旨。不敢擅召羣臣。與之議論。今皇太后盡以四海之事歸於陛下。出入起居。頤指如意。臣是敢重申前說。乞少加采擇。凡人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天子奄有四海。一日萬幾。民之憂樂。事之本末。雖有聰明睿智之性。若不問之於人。何從知之。是以太祖太宗。雖起於側微。猶日孜孜訪問羣下。至於小臣卒伍。亦無所間絕。故能紀綱四方。勗業垂統。陛下生爲帝王子孫。未嘗歷試於外。天下之事。豈能細知。況先朝置直學士待制等職。以爲侍從之臣。若使之不得朝夕在左右。備顧問。將安用之。所有每夜於崇文院輪宿。自是舊制。近年以來。因循墮廢。舉而行之。有何所難。伏望聖慈。檢會臣前來所奏劄子內事節。特賜施行。取進止。

乞延訪羣臣第三劄子

臣前者兩次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亦曾面奉德音云。欲自以聖意宣諭。政府施行此事。自後至今。未聞施行。臣不避煩瀆天聽。再三進言者。蓋以爲國之要在於審察人材。周知下情而已。審察人材之謂明。周知下情之謂聰。明則百官稱其職。聰則萬幾當其理。百官稱其職。萬幾當其理。治之極也。賢不肖混殺之謂昏。下情

不上通之謂蔽。昏則百職墮曠。蔽則萬幾乖戾。百職墮曠。萬幾乖戾。亂之至也。治極則安。亂至則危。故聰明昏蔽者。治亂之大本也。今陛下卽政之初。厲精求治。而不以此事爲先。欲以興隆祖業。垂裕後昆。是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故臣不得不勤勤懇懇。爲陛下再三言之。書稱堯之德曰。稽於衆。舍己從人。稱舜之德曰。賓於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能咸熙庶績。格於上下。至今言聖人者。無不以二帝爲首。何哉。聰明故也。秦二世納趙高之謀。恐譴舉不當。見短於大臣。而深拱禁中。漢靈帝惑趙忠之言。謂人君登高。則百姓散離。而不敢登臺榭。北齊後主志度偷懦。不喜見朝士。非私昵未嘗交語。隋煬帝沈湎淫佚。常在後宮。盜賊滿天下。恐人言之。是以上下怨叛。至於殺身滅國。而終不自知。後世言無道者。無不以四君爲首。何哉。昏蔽故也。太祖太宗。起於側微。天下艱難。民間情僞。無不備知。然南面之日。延訪羣臣。惟恐不及。晝日不足。繼之以夜。下至役夫田婦。無不詢察。以盡其情。用能剏業垂統。力致太平。陛下以帝王子孫。生長富貴。朝士大夫。素未相接。耕織勞苦。不經耳目。當茲親政之始。雖孜孜下問。朝夕不倦。以察人情。猶恐不盡。況深居九重。非視朝之時。不見羣臣。羣臣非官位職事。有例上殿。無繇進見。顯印淵默。以嚴重自居。將使幽遠之民。銜冤失職者。何繇上聞。疏賤之臣。懷材蘊德者。何繇自達哉。國家安危之所分。將於此乎。在臣是以不勝憤懣。區區盡忠。重爲陛下陳之。伏望陛下察爲國之要。觀唐虞之所以興。秦漢齊隋之所以亡。繼祖宗之志。以守太平之業。檢會臣前來所奏兩劄子內事節。早賜施行。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言奉養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
十二月上

臣竊聞近日陛下聖體甚安。奉事皇太后昏定晨省。未嘗廢闕。非獨羣臣百姓之福。乃宗廟社稷之福也。陛下既爲仁宗皇帝之後。皇太后卽陛下之母。今濮王既歿。陛下平生孝養未盡之心。不施之於皇太后。將何所用哉。臣聞君子受人一飯之恩。猶不忍負之。必思報答。況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豈可斯須忘之。先帝立陛下爲嗣。皇太后有居中之助。一也。及先帝晏駕之夜。皇太后決定大策。迎立聖明。二也。陛下踐祚數日而得疾。不省人事。中外衆心。惶惑失措。皇太后爲陛下攝理萬幾。鎮安中外。以俟痊愈。三也。有此一德者。則陛下子子孫孫。報之不盡。況兼三德而有之。陛下所以奉養之禮。若有絲毫不備。四海之人。其謂陛下爲如何。天地鬼神。其謂陛下爲如何。此不可以不留聖心也。今陛下已能奉養如禮。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戒之慎之。始終無倦。外盡其恭。內盡其愛。使孝德日新。令聞四達。以叶天下之望。保萬世之祿而已。若萬一有無識小人。以細末之事。離間陛下母子。不顧國家傾覆之憂。而欲自營一身之利者。願陛下付之有司。明正其罪。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聖明仁孝。不負大恩。而讒佞不能間也。取進止。

言奉養上殿第二劄子

臣竊曾上言。乞陛下加意奉養。躬親萬幾。言辭拙訥。未蒙采納。臣竊惟當今切務。無大於此。是敢不避斧

鉞重有敷陳。至於奉親之禮。報德之義。爲君之職。訪善之道。臣曷來文字敘述已詳。不敢復煩聖聽。獨以目前利害言之。陛下試詳擇焉。竊以皇太后母也。陛下子也。皇太后母儀天下。已三十年。陛下新自藩邸入承大統。若萬一兩宮有隙。陛下以爲誰逆誰順。誰得誰失。又仁宗皇帝恩德在民。藏於骨髓。陛下受其大業。而無以報之。則何以慰天下之望。若陛下上失皇太后之愛。下失百姓之望。則雖有大寶之位。將何以自安。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之柄也。故民畏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陛下卽位。將近朞年。而朝廷政事。除拜賞罰。一切委之大臣。未嘗詢訪事之本末。察其是非。有所與奪。臣恐上下之人。習以爲常。威福之柄。寢有所移。則雖有四海之業。將何以自固。位則不安。業則不固。於陛下果何所利乎。陛下必以爲事皇太后之禮。止如是。亦不失矣。親萬幾之務。止如是。亦無闕矣。臣竊以爲不可。臣聞陛下昔在藩邸。事漢王。承順顏色。備盡孝道。凡宮中之事。漢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當一如漢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況漢王之親。以恩。皇太后之親。以義。其奉養之謹。非時有所加。則無以取信也。宮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聽斷之勤。非時有所加。則無以致治也。儻奉養極其謹。聽斷極其勤。則陛下仁孝之名。流於萬世。英睿之德。達於四表。宗廟永安。子孫蒙福。於陛下有何所害。而久不肯爲哉。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取捨之易。有如反掌。陛下今日回意易慮。猶未爲晚。若固守所見。終無變更。臣恐日月寢久。罅隙愈深。不可復合。威權已去。不可復收。後雖悔之。亦無及已。臣受國家彞世大恩。不敢愛死。爲陛下極陳社稷之計。肝膽所蓄。盡此而已。伏望陛下少留意察之。取進止。

言奉養上殿第三劄子

臣近以私懇求鄉便一州。伏蒙聖恩。令宰臣宣諭。以臣曩所言事略皆施行。令臣且在諫院供職。未得求出。臣以驚下之質。生於盛明之世。得備諫官。爲幸已大。況陛下謙恭接下。容受直言。此乃愚臣千載一遇。畢命報國之秋。豈願離去左右。自棄於疏遠之地。誠以父母墳墓。久不展省。人子之心。遑遑不安。所以有此陳乞。今忽奉聖旨。宣諭如此。臣惶恐慙據。無地自容。夙夜循省。進退維谷。臣竊惟邇時所言。欲陛下以事濮王之禮事皇太后。又欲陛下延訪羣臣。躬親政事。今陛下雖奉事皇太后。加於往日。猶未及事濮王之時。承顏順意。曲盡歡心也。雖省覽庶政。猶未嘗訪問羣臣。講治亂之切務也。陛下若以二者爲止當如此。則兩宮之意。無繇和洽。萬幾之務。無繇治辦。禍亂之原。尙在。太平之基。尙遠。臣雖日侍丹辰。有何所益。陛下若奉養之禮。日增月益。訪求治道。勤勞不倦。使慈母歡忻於上。百姓安樂於下。則臣雖在遠方。亦猶在陛下之側也。臣聞爲人子者。事其親而親不悅。不敢怨也。退而自責曰。我之愛不至歟。愛至矣。而猶不悅。則曰。我之禮不恭歟。禮恭矣。而猶不悅。則曰。我之誠不盡歟。誠既盡矣。則大孝之名。達於四海。通於神明。神明且猶助之。而況人乎。臣又聞爲人君者。視天下有一事不治。以爲己過。有一民失所。以爲己憂。天下已安已治矣。猶復思將來之患。而豫防之。天下未嘗無事也。在人君思與不思而已矣。思之則治安。不思則亂危。陛下儻能以此二者自勉。則臣安敢廢君家之急。而徇私家之務乎。取進止。

言奉養上殿第四劄子

臣伏見陛下羈者卽位之初。奉事皇太后虔恭款至。皇太后撫愛陛下。恩渥周備。數日之間。慈孝之譽。達於中外。播於遠近。聞者無不相慶。自聖體不安。旬月之間。道路之人。漸有異議。皆云因任守忠等。本不樂陛下爲嗣。故於皇太后之處。則言陛下與中宮之短。於陛下與中宮之處。則言皇太后之失。遂使兩宮之心。互相猜貳。閒隙一開。猝難復合。今陛下奮發英斷。屏黜讒邪。守忠等皆降逐出外。中外之人。不勝忭悅。然臣愚竊恐皇太后尙未能盡知姦人之情。與陛下所以斥去之意。伏望陛下與中宮親詣皇太后閣。頓首陳謝。具述從來爲守忠等所誤。致屢有違忤皇太后之意。今守忠等旣去。願與皇太后母子之恩。一如舊日。然後朝夕與中宮侍養左右。膳羞藥餌。躬親進獻。承順顏色。皆如臣庶之家。母子婦姑之禮。若左右之人。尙有敢相離開者。願陛下立行誅竄。勿復有疑。如此則讒慝黜遠。內外雍睦。善氣興行。災沴消亡。宗廟永安。令聞長世。若失此之際。兩宮之歡不能復舊。則恐長無可復之期。豈惟當今天下之人。以陛下爲非。將傳於史策。取譏萬世矣。此皆聖明所自知。而臣復區區進言者。欲陛下深更留意。取進止。

貢院定奪科場不用詩賦狀

治平元年四月十四日上

准中書送下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呂公著劄子。臣聞以言取人。固未足以盡人之才。今之科場。格之以辭賦。又不足以觀言。國家承平日久。文物至盛。學者莫不欲宗經嚮道。至於浮華博習。有不得已而爲之者。先帝察取士之弊。嘗集近臣之論。形於詔文。則日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以求其行。先策論。則辨理者

得盡其說。簡程式。則闕博者頗見其才。雖丁寧申論。而有司不能奉行。竊聞昨來南省考校。始專用論策。升黜議者。頗以爲當。臣猶恐四方疏遠。未知所尙。有司各持所見。則人無適從。欲乞今來科場。更不用詩賦。如未欲遽罷。卽乞令第一場試論。第二場試策。第三場試詩賦。每遇廷試。亦以論壓詩賦。爲先後升降之法。庶成先帝之志。永底人文之盛。臣謬司學政。盡進輿言。如允所奏。卽乞預行告示。令本院定奪。聞奏者。當院看詳。近世取人。專用詩賦。其爲弊法。有識共知。今來呂公著欲乞科場。更不用詩賦。委得允當。然進士只試論策。又似太簡。欲乞今後省試。除論策外。更試周易。尙書。毛詩。周禮。儀禮。春秋。論語。大義。共十道。爲一場。其策只問時務。所有進士帖經。墨義。一場。從來不曾考校。顯是虛設。乞更不試。御前除試論外。更試時務策一道。如此。則舉人皆習經術。不尙浮華。若是依舊不罷詩賦之時。卽先試後試。事歸一體。別無損益。今若罷去詩賦。仍乞依呂公著起請預行告示。使天下學者。早得聞知。

乞車駕早出祈雨劄子

治平元年四月十七日上

臣伏見權御史中丞王疇等建言。乞陛下循眞宗故事。幸諸寺觀祈雨。朝廷雖從其所請。而講議選日。已踰旬浹。至今車駕未出。衆論狐疑。皆云事恐中輟。臣恐竊以陛下踐祚。已踰朞年。京城百姓。未聞屬車之音。重以曠者。聖體不安。遠方之人。妄造事端。訛言未息。若聞車駕一出。則遠近釋然。莫不悅喜。況今春少雨。麥田枯旱。禾種未入。倉廩虛竭。閭里饑愁。陛下爲民父母。當與之同其憂勞。祈禱羣神。豈可晏然視之。

不以疚懷。況詔命已降。流聞四方。若復遷延。久而不出。則道路之人。愈增猜惑。不若曷時。初無此議也。且王者以四海爲家。故稱乘輿。或稱行在。今車駕暫出。近在京城之內。亦何必拘瞽史之言。選揀時日。而忘萬民朝夕之急。殆非成湯桑林。周宣雲漢之意也。臣愚伏望陛下。斷自聖志。於一兩日之間。車駕早出。爲民祈雨。以副中外喁喁之望。取進止。

乞今後有犯惡逆不令長官自劾劄子

治平元年四月二十四日上

臣竊以國家承百王之弊。俗化陵夷。不肖愚民。犯誼侵禮。無所不至。此朝廷所宜留意不可忽也。昔賈誼歎秦俗之薄惡。以爲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諍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以今閭巷之民。旦夕所爲。如彼數者。皆何足言。近聞開封府屢有子殺父母者。相繼事發。以京邑之中。猶有如此悖逆之民。況於遠方教化之所不及哉。臣竊見刑部格敕。百姓間有犯惡逆以上者。州縣長官。量事貶降。隱而不言。委錄事參軍糾察聞奏。刑統參詳。條部內有犯惡逆以上罪者。今後刺史以上。附表自劾。以敦風教。責與不責。並聽敕裁。朝廷近年務行寬政。吏有故出人罪者。率皆不問。或小有失人。則終身廢棄。以此民有謀殺及毆詈尊長者。州縣之吏。專務掩蔽。縱釋。惟恐上聞。往往止從杖罪。斷遣少。肯處以正法。蓋避自劾之恥。務爲身謀。遂使頑民益無顧憚。名敦風教。其實壞之。王者之政。當善善惡惡。若寬此悖逆之民。以爲仁政。臣實愚淺。未之前聞。況教化之失。風俗之弊。任其責者。豈特州縣長吏而已。

若長吏隱而不言。乃使錄事參軍糾察聞奏。斯亦難矣。臣愚伏望朝廷今後除去上件貶降長吏及附表白劾二條。更不施行。在京則委糾察刑獄。畿內則委府界提點。在外則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州縣官吏。如有敢將惡逆不孝不睦等罪。寬縱隱蔽。不依正法勘鞫斷遣者。並晝時糾舉聞奏。隨其輕重。各以故出人罪論。若上件諸司不糾舉者。委臺諫官察訪聞奏。取進止。

乞延訪羣臣第四劄子

治平元年八月初七日上

臣屢曾上言。乞詔侍從之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亦曾面奉德音云。候秋涼當頻有宣召。今已秋涼。尙未聞有曾被召之人。臣始者上言之時。竊見陛下欣然開納。將謂卽時施行。自後遷延日久。聖意漸以爲難。臣竊意外之臣。必有欺惑天聽。沮難此事。欲陛下常居禁中。不與羣下相接。以壅蔽聰明。專固權寵者。此豈忠臣之所爲。而陛下之福耶。臣願陛下深察此情。斷自聖志。使之更直。陛下每日聽政餘暇。宮中無事之時。特賜召對。與之從容講論。古今治體。民間情僞。使各竭其胷臆所有。而陛下更加采擇。是者取之。非者捨之。忠者進之。邪者黜之。如此則下情盡達。聖德日新矣。若以資善堂體例稍生。則學士待制於崇文院輪宿。自有舊條。只乞陛下傳宣崇文院今後直宿者。並須從早。在彼祇候宣召。其有事故請假者。須與以次官互換直宿。此事極不難行。而所益甚大。惟陛下留意。取進止。

言永昭陵建寺劄子

治平六年三月
二十七日

臣竊聞近有中旨於永昭陵側別建一寺。未知信否。果如此。竊恐不可。何則。宣祖、太祖、太宗三陵。共有一寺。若獨於真宗、仁宗各置一寺。則是尊奉之禮。踰於祖宗。豈特於體理不順。爲朝廷闕失。亦是違先帝之孝心也。議者或謂三陵共在一處。永定、永昭相去稍遠。以此須別建一寺。凡臣僚之家。無人守墳。乃於墳側置寺。啗以微利。使之守護種植而已。至於國家守衛山陵。有司備具。置寺之處。何較近遠。若云資薦求福。則死生之際。人不能知。釋氏所言。虛實難驗。使亡者冥然無知。則資薦之事。有何所益。果然有知。如釋氏所言。則仁宗皇帝寬慈恭儉。好生惡殺。恩洽四海。澤被萬物。豈待別置一寺。更度數僧。然後得生天堂樂處也。且仁宗皇帝晚年。詔天下無名額寺屋。及百閒者。並特與名額。計剏添寺額千有餘處。據此功德。宜享壽考無疆之福。而數月之間。宮車晏駕。以此驗之。佛不能爲人之福。豈不顯然。此皆皇太后與陛下所親見也。今自國喪之後。支給賞賜。供奉山陵。帑藏空虛。賦役煩多。百姓罷弊。京西去秋不稔。春復少雨。正是朝廷宵衣旰食存恤之時。乃復興此無名之役。不急之費。誠非中外所望也。若萬一有益於先帝。羣臣豈敢愛惜。今逆禮傷孝。蠹財勞人。但使僧徒及監修之人。因此爲名。妄求恩澤。以廣徼倖之路。臣竊爲朝廷不取也。伏望陛下與皇太后深思當今切務。汲汲於富國安民。息此無益之事。以副天下之望。其永昭陵寺。只乞依前來指揮。更不別置。取進止。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五

章奏

言兩府遷官劄子

治平元年閏三月四日上

臣伏觀去歲陛下卽位之初。兩府臣僚已各遷官。今茲甫及其年。一例又加恩命。雖陛下褒優大臣。務從豐厚。而朝野竊議。以爲近來國家官爵易得。恩賞太頻。柱石之臣。當戮力同心。共救此弊。今若連年之內。寵數便蕃。恬然有之。自以爲宜。則何以率正他人。抑寒僥倖。因此恐大失天下之望。然則陛下愛之。適所以傷之也。臣竊料大臣亦不敢自安。必當辭避。願陛下因而聽之。以成其美。取進止。

乞罷修感慈塔劄子

治平元年五月十五日上

臣伏聞感慈塔已有聖旨折修五層。竊以開封府界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四川等路。自去冬少雪。今春少雨。麥田已無所收。昨得五月十三日雨。方種秋田。自後又經一月無雨。萌芽始生。隨復焦槁。農民嗷嗷。大率無食。棄去鄉里。流離道路。顧妻賣子。以接餼糧。縣官倉廩。素無蓄積。贍給軍衆。猶恐不足。固無贏餘。可以賑貸。陛下當此之際。所宜側身刻意。降服損膳。以救其患。而更修此佛塔。以費國財。臣竊以爲失緩急先後之務矣。且此塔傾敝。爲日已久。借使更經數年不修。於僧徒有何大害。若百姓饑窮。朝不及夕。

而國家不能收恤。則老弱轉死溝壑。壯者聚爲盜賊。當是之時。雖有千塔。將安用之。夫府庫之財。皆生民膏血。苟非事不得已。安可輕費。今有司既諂諛。苟且曾不爲陛下愛惜。陛下又不以介意。一皆聽之。使四海蒼生。將何所依仰。臣愚欲望陛下親發德音。宣諭有司。以今歲旱災。且罷修此塔。及其餘不急之費。有似此類者。皆仰有司條奏以聞。一切寢罷。候他年豐稔。帑藏有餘。然後徐議其事於聖政之初。亦足以彰愛民之意。爲盛美之一事也。取進止。

言爲治所先上殿劄子

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上

臣伏觀皇太后手書。已罷聽政。陛下欽承慈旨。獨斷萬幾。臣聞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又曰。正其始。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之千里。陛下雖踐祚。其年於國家大政。猶多所謙抑。雖時有處分。皆常試小事。非天下所可望於陛下者也。雖時外閒議者。皆曰。陛下聖體未安。倦於聽覽。及知聖體已安。又曰。陛下上畏皇太后之嚴。欲盡人子之禮。避專命之嫌。稍韞聰明。未敢施設。今皇太后舉國家大柄。盡付之陛下。則議者無復可言。惟拭目傾耳。以瞻望聖政而已矣。陛下當此之際。治身治國。舉措云爲。不可不慎。昔楊朱見衢塗而泣。謂其可以左可以右。所差甚微。所失甚大也。人主卽政之初。亦榮辱安危之衢塗也。故臣願陛下留聖心焉。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德之本也。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未有根絕而葉茂。源涸而流長者也。仁宗皇帝以四海大業。授之陛下。其

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爲比。今登遐之後。骨肉至親。獨有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所當日夜盡心竭力。供奉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勲者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之人。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敢不備。既委去政柄。臣竊慮有無識小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給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此不可不留意。朝夕省察者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宮之間。刺探動靜。拾掇語言。外如效忠。內實求媚。以相構閒者。臣願陛下逆拒其辭。執付有司。加之顯戮。誅一人則羣邪自退。納一言則百讒俱進。此乃禍亂之機。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國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爲陛下在外朝之時。刑賞黜陟之政。當自以聖心決之。至於禁庭之內。取捨賜予。事無大小。不若皆稟於皇太后而後行。陛下與中宮勿有所專。如此則內外之體正。尊卑之序明。慈母歡忻於上。臣民頌詠於下矣。不然皇太后歸政之後。若侍衛之人。稍有怠惰。求須之物。小失供擬。加以讒邪妄興。離閒萬一有絲毫闕失。流聞於外。或皇太后憂思不樂。內生疾病。則陛下何以勝此名於天下哉。雖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身莫先於孝也。洪範於好惡偏黨之際。六反言之。重之至也。周任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陛下奮發宮邸。入纂皇極。爰自潛躍。至於天飛。舊恩宿怨。豈能盡無。然今日卽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凡人君之要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祿者天下之爵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心。蓋天下之公議也。今以四海之廣。百官之衆。有賢有愚。有善有惡。

比肩接迹。雜選並進。臣願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閒。苟有才德高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讎。勿棄也。有器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勵行立功。爲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奸犯禁。爲衆所疾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曠官。爲善者勸。爲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社稷永安。不然陛下若專居深宮。自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臣。取適目前。不爲遠慮。賢愚不分。善惡共貫。不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諫。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墮紊。羣生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此二先者。榮辱之大本。安危之至要。臣願陛下審思而力行之。詩云。亶亶文王。令聞不已。陛下誠能行此二者。則盛德美譽。滂沛洋溢。近者傳誦。遠者褒歎。不過旬月之閒。徧於天下。達於四方。後日之政。如順風吹毛。乘高決水。可以不勞而成功矣。取進止。

上皇太后疏

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上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太后殿下。去歲仁宗皇帝捐棄萬方。皇帝嗣統之初。憂哀成疾。殿下念社稷之重。同聽庶政。以安羣情。今聖體復初。四方無事。殿下推而不居。自取安逸。動靜之節。無不合宜。率土臣民。孰不稱頌。臣不自量度。欲成殿下之全美。猶以瑩燭之微明。仰裨日月之盛光。伏惟殿下稍寬其罪。而終聽其辭。臣竊以治家之道。貴賤雖殊。人情一也。嘗觀天下士民之家。其長幼羣居。長者或

恩意不備。衣食不豐。幼者或容貌不恭。語言不遜。若幼者孝恭而不怨。長者慈惠而不責。則上下雍睦。家道以興。若幼者以爲怨。長者以爲責。則上下乖離。家道以衰。其始相失也甚微。而終爲禍也甚大。又加以讒人間之。於是乎有父子相疑。兄弟相疾。亂虐並興。無所不至者矣。凡閨門之內。子婦有以孝恭之心至者。則尊親當歡然以慈愛之心接之。若其有過。則當以忠厚之心教之。教之備矣。而猶不聽。則雖責之可也。罪之可也。及其既改。則又當復以歡心接之。不可以一忤顏色。而終身惡之。遂不可解謝也。故骨肉之間。有威怒而無憎疾。有詰責而無猜忌。此自古聖人所以御其親之道也。臣竊惟皇帝皇后於殿下。兼內外之親。幼蒙保育。今日爲萬民父母。享天下富貴。孰云非殿下之力。臣謂殿下固宜撫存愛念。情同所生。周旋保護。以終大惠。不可偶以纖介之失。遂蓄久長之怒。棄生成之厚恩。取疏絕之深怨。愚智所同知也。皇帝去歲得疾之時。禮貌言辭。誠有可疑。得罪於殿下者。臣固已嘗言於殿下。云不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也。凡醉而有過。醒猶可赦。況有疾之人。不自省知。本非意之所欲爲。豈可追數以爲罪咎邪。皇后自童孺之歲。朝暮遊戲於殿下之懷。分甘哺果。拊循煦嫗。有恩無威。今既正位中宮。得復奉膳羞盥帨。以事殿下。其意恃昔日之愛。不自疏外。猶以童孺之心。望於殿下。故或有所求。須不時滿意。則愠懟怨望。不能盡如家人婦姑之禮。殿下雖怒之責之。固其宜也。誰曰不可。但事過之後。殿下若遂棄之不復收恤。憎疾如仇讎。則臣以爲過矣。臣在闕門之外。無由知禁廷之事。竊聞道路之言。未詳虛實。皆言近日皇帝與皇后奉事殿下。恭勤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坐。如待疏客。

語言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間。已復遣去。如此母子之恩。如何得達。婦姑之禮。如何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懼。不敢自親者。蓋以此也。臣竊惟殿下母儀天下。踰三十年。柔明之譽。洽於中外。皇帝龍潛藩邸。進德修業。仁聖之望。光於遠邇。先帝以至公大義。選賢建嗣。海內之人。皆謂繼統之日。慈孝之風。必自家刑國。誠不意閭巷之民。忽有今茲異論。推其本原。蓋由皇帝遇疾之際。宮省之內。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語言。互相開搆。一則欲詐效小忠。以結殿下之知。僥求祿利。二則自知過失素多。畏嗣君之嚴。有所不容。三則欲竊弄權柄。惡長君聰明。使己不得自恣。是以日夜闕覘。掇拾絲毫之失。無不納於殿下之耳。殿下雖至聰哲。不能無疑。雖至仁慈。不能無怒。皇帝以剛健之性。屈於衆口。無以自伸。能不憤懣。遂使兩宮之間。介然相失。久而不解。流聞於外。致朝野之士。有敢竊議其是非者。深可惜也。今天誘其衷。殿下濬發慈旨。卓然遠覽。舉天下之政。歸之皇帝。此乃宗廟之靈。生民之福。然臣竊料讒邪之人。心如沸湯。愈不自安。力謀離間。彼皆自營一身之私。非爲國家與殿下之計也。臣願殿下深察其情。勿復聽納。斥遠其人。勿置左右。召諭皇帝。以嚮來紛紛。皆此屬所爲。自今以後。母子之間。當坦然無疑。皇帝必泣涕拜伏。感激摧謝。然後兩宮之歡。一皆如舊。凡皇帝皇后進見之際。殿下宜賜以溫顏。留之從容。來往無時。勿加限絕。或置酒語笑。與之欣欣相待。一如家人之禮。如此則殿下坐享孝養。何樂如之。心平氣和。眉壽無疆。國家又安。內外無患。名譽光美。垂於無窮。與其信任讒慝。猜防百端。終日戚戚。憂憤生疾。國家不寧。禍亂橫生。譏謗之言。流於後世。二者得失相去遠矣。且殿下既能以祖宗之業。付皇帝。又能以大政授之。而獨於恩禮之際。終不

能豁然回心息怒。其故何哉。方今宮闈之中。殿下骨肉至親。止於皇帝、皇后、長公主、及皇子、公主數人而已。其餘皆行路之人。於殿下何有。若親者尙不可結以恩信。猜而遠之。則疏者獨肯受殿下顧遇。盡其死力。終始無二乎。夫貴莫貴於爲天子之母。富莫富於受四海之養。今殿下有此富貴。而不能自樂。親其所可疏。疏其所可親。使受恩之子婦。彷徨而不自安。蹶蹶而不敢進。雖內懷反哺之心。而無以施展。臣竊爲殿下惜之。臣父子皆蒙先帝大恩。擢於常調之中。置之侍從之列。心非木石。豈能暫忘。今先帝晏駕之後。臣惟不避死亡。以進忠直之言。庶幾殿下母子和悅。國家安寧。是臣所以爲報效也。不勝區區激切之誠。展布以聞。惟留神幸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陳治要上殿劄子

治平元年七月十八日上

臣聞舜與皋陶。賡歌相戒。以明良爲美。以叢脞爲非。蓋以王者奄有四海。君臨億兆。若事無巨細。皆以身親之。則所得至寡。所失至多矣。古語有之曰。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非不欲兼之。勢不可也。是以明王總其大體。執其樞要。精選賢能。任以百職。有功者賞。有罪者誅。故處躬不勞。而收功甚大。用此道也。臣伏見陛下自親政以來。厲精求治。孳孳不倦。未明求衣。日昃不食。雖大禹之勤勞。文王之懿恭。無以過此。然而政有本末。事有細大。舉其綱則百目張。挈其領則衆毛理。臣願陛下先其本。後其末。急其大。緩其細。擇人而任之。此政之本也。賞善而罰惡。此事之大也。陛下當先察羣臣之邪正。與其

材能之所堪。然後思天下有某事不治者。當使某人治之。其公忠勤恪。功效顯著者。勸之以厚賞。奸回惰慢。無功敗事者。威之以嚴刑。如是則萬事無不舉。兆民無不安。陛下可以高拱無爲。而名配堯舜矣。至於簿書之煩碎。文法之微密。錢穀之出納。體例之有無。此乃羣臣百吏之所守。非陛下所當留意也。陛下若捨彼而取此。則臣恐徒有大禹之勤勞。而不獲其功。文王之懿恭。而不見其治也。臣以獻替爲職。遇陛下勤政之初。虛心求諫。此乃千載一時。誠不敢以細末之事。煩汗聰明。伏望陛下深思此道。乃自古及今。致治之大本。勿以爲迂闊陳熟之言而忽之。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言任守忠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任守忠奸邪事迹。乞正典刑。未聞施行。臣案守忠懷奸罔上。諂佞貪婪。竊弄權柄。固非一日。專爲讒慝。交構兩宮。狡詐反覆。陛下所知。若非先帝聖明。皇太后仁慈。則社稷可憂。天位不安。今又盜取庫物。曲求容媚。教中宮爲不順。陷陛下爲不義。此而不誅。典刑安用。據守忠罪惡。臣久合奏陳。但以陛下踐祚之初。天威未振。欲望陛下親發英斷。戮此大奸。使內外之臣。莫不震肅。今聖恩容貸。已及歲餘。外議皆言守忠以諂佞之故。受陛下寵遇。過於先帝之時。臣備位諫官。不敢寒默。守忠職在宮禁。久專威福。若不早除。恐別生事。伏望陛下如臣前奏。速以守忠付所司。窮治所犯。肆之市朝。以副天下之望。取進止。

言任守忠第三劄子

次日守忠除保信軍節度副使新州安置。

臣近者兩次上言任守忠奸邪事迹。乞正典刑。至今未聞施行。臣迫於忠懇。不能自己。竊見守忠早以小臣獲事先帝。幸蒙獎拔。榮祿俱極。日侍左右。不能以忠言正道。補益萬分。專以談諧諂諛。苟求悅媚。其罪一也。總領近侍。委之差遣。而陵忽同列。與奪自恣。附己則愛悅。逆意則憎疾。援引親黨。排抑孤寒。任情徇私。略無顧避。其罪二也。從來所受俸祿賞賜。亦爲不少。而資性貪婪。老而益甚。盜竊官物。受納貨賂。金帛珍玩。溢於私家。第宅產業。甲於京師。聚斂之心。曾無紀極。其罪三也。交結朋援。專權據勢。縱逞胸臆。妄行威福。所愛者雖有大罪。掩蓋不言。所惡者小有瑕疵。糾摘成事。使宮禁之內。側足屏息。畏憚守忠。無以爲比。其罪四也。濮王之薨。守忠監護葬事。賣弄國恩。輕蔑皇族。乘其有喪。勾奪財物。所得甚多。終不滿意。遂誣長子宗懿。以爲不孝。使被譴謫。感憤成疾。以至沒身。不能自雪。其罪五也。先帝以春秋寢高。未有繼嗣。深思宗廟生民之重。屬意聖明。固非一日。而守忠陰蓄奸心。沮壞大策。深忌國家立長立賢。自欲於倉猝之際。居中建議。擇幼弱昏懦之君。以邀大利。如有唐之季。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賴先帝聰明卓然。遠覽所志不疑。不然則太平之業。幾墜於地。其罪六也。及陛下旣爲皇子。守忠內懷憂懼。日於先帝之前。離間百端。隔絕內外。進對甚希。使先帝爲陛下之父。不得施爲父之恩。陛下爲先帝之子。不得展爲子之親。其罪七也。及先帝晏駕。陛下繼統。不幸遇疾。皇太后權同聽政。守忠乘此之際。大逞奸謀。闕伺語言。撰造事迹。往來革面。進退異辭。使皇太后以文母之慈。不免投杼之疑。陛下以曾閔之孝。至有負恩之謗。交構兩宮。遂成深隙。計其陰謀。無所不至。賴皇太后聰明確然。執義不可傾移。不然禍變之興。豈可具道。其罪八也。

及聖體既安。皇太后恭還大政。守忠不勸導陛下以勤修子道。承顏順意。報答盛德。恢廣令譽。而相時隨勢。斗通。異炎涼。欲詐輸新忠。以巧遮舊惡。用昔時讒陛下之計。爲今日讒皇太后之辭。雖陛下未必聽受。

而使皇太后聞之。不能不以介意。終日涕泣。悒快成疾。守忠但欲左右反覆。自爲身謀。並不顧天下之人。議陛下之善惡。其罪九也。皇后正位尙新。天下聳觀令德。守忠輒爲皇后畫策。並不稟問皇太后。矯傳教旨。開祖宗寶藏。擅取金珠數萬兩。以獻皇后。旣取悅一時。又坐享厚賜。逆婦姑之禮。開驕侈之源。使皇后受其惡名。而已身收其重利。爲臣奸邪。孰甚於此。其罪十也。守忠有大罪十。皆陛下所親見。衆人所共知。其餘欺慢爲奸。恣橫不法。事類繁多。不可勝言。誠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伏望陛下盡發守忠之罪。明示四方。斬於都市。以懲奸慝。取進止。

貢院乞逐路取人狀

治平元年上

準中書批送下知封州柳材奏。欲乞今後南省考試進士。將開封國學。鑪廳舉人試卷。袞同糊名。其諸道州府舉人試卷。各以逐路糊名。委封彌官於試卷上題。以在京逐路字。用印送考試官。其南省所考合格進士。乞於在京逐路以分數裁定取人。所貴國家科第。均及中外。如允所請。伏乞下兩制詳定者。右謹具。如前當院。今將簿籍勘合。近歲三次科場內。嘉祐三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一十八人。及第者二十二。約五人中取一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百七十八人。及第者四十四人。約六人中

取一人。河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二人。及第者五人。約三十人中取一人。京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七人。及第者五人。梓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及第者二人。並約三十一人中取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九十七人。及第者三人。約三十二人中取一人。荆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九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八人。利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六人。夔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八人。及第者各只一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四人。全無人及第。嘉祐五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八人。及第者二十八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百六十六人。及第者六十九人。並約四人中取一人。京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人。及第者五人。約三十人中取一人。荆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九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八十四人。及第者二人。約四十二人中取一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一人。陝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二十三人。及第者各只一人。荆湖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四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夔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二人。並全無人及第。嘉祐七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一十八人。及第者三十人。約四人中取一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百七人。及第者六十六人。約五人中取一人。荆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六十八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陝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二十四人。及第者二人。約六十二人中取一人。河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四人。河東路

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五人。荆湖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三人。及第者各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七十七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利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八人。並全無人及第。以此比較在京及諸路舉人得失多少之數。顯然大段不均。蓋以朝廷每次科場。所差試官。率皆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尚。卽成風俗。在京舉人。追趨時好。易知體面。淵源漸染。文采自工。使僻遠孤陋之人。與之爲敵。混同彌封。考較長短。勢不侔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言雖微陋之處。必有賢才。不可誣也。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爲率。或以德行。或以材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外國。無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數路之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爲賦詩論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學京師者。不善爲賦詩論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學士。皆棄背鄉里。違去二親。老於京師。不復更歸。其間亦有身負過惡。或隱憂匿服。不敢於鄉里取解者。往往私買監牒。妄冒戶貫。於京師取解。自閒歲開科場以來。遠方舉人。憚於往還。只在京師寄應者。比舊尤多。國家雖重爲科禁。至於不用蔭贖。然冒犯之人。歲歲滋甚。所以然者。蓋由每次科場及第進士。大率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則人之常情。誰肯去此而就彼哉。夫設美官厚利。進取之塗。以誘人於前。而以苛法空文禁之於後。是猶決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勢必不行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國家設賢能之科。以俟四方之士。豈可使京師詐妄之人。獨得取之。今來柳材所啓請科場事件。若依而行之。委得中外均平。事理允當。可使孤遠者有望。進達僑寓者各思還本土矣。難者必曰。國家比設封彌。

膽錄以盡至公。其諸路舉人。所以及第少於在京者。自以文藝疏拙。長短相形。理宜黜退。今若於封彌試卷上題在京逐路字號。必慮試官挾私者。因此得以用情。是大不然。國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縣。其次方略勇果。以扞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濟萬事邪。然則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有益於公家之用者。蓋亦多矣。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仕邪。凡試官挾私者。不過徇其親知鄉黨。今雖題逐路字號。若試官欲徇其親知。則一路之人共聚一處。不知何者爲其親知。若欲徇其鄉黨。則一路之中。所取自有分數。豈敢偏於本路。剩取一人。以此言之。雖題逐路字號。試官亦無所容其私也。今欲乞依柳材啓請。今後南省考試云云。裁定取人。若朝廷尙以爲有所嫌疑。卽乞令封彌官將國子監開封府及十八路臨時各以一字爲偏傍立號。假若國子監盡用乾字。開封府盡用坤字。京東路盡用離字。京西路盡用坎字。爲偏傍。其餘路分並依此例。委知貢舉官於逐號之中。考校文理善惡。各隨其長短。每十人中取一人。奏名。其不滿十人者。六人以上亦取一人。五人以下更不取人。其親戚舉人別試者。緣人數至少。更不分別立號。只依舊條。衰同封彌。分數取人。其合該奏名者。更不入南省奏名數內。如允所奏。乞降指揮。下貢院遵守施行。

乞講尙書劄子

治平元年上

臣伏觀經筵所講說論語將畢。竊以尙書者。二帝三王嘉言要道。盡在其中。爲政之成規。稽古之先務也。陛下新承大統。留意萬幾。欲求楷模。莫盛於此。臣不勝區區。欲望陛下更以聖意裁酌。將來論語既畢。令講說尙書。取進止。

言除盜劄子

治平元年十月十日。

臣竊聞降敕下京東京西災傷州軍。如人戶委是家貧。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未知虛的。若果如此。深爲不便。臣聞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率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所以然者。蓋以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頃年嘗見州縣官吏。有不知治體。務爲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劫盜斛斗者。小加寬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劫奪。鄉村太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敕文。豫言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爲盜也。百姓乏食。官中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自相劫奪也。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盜賊。猶恐春冬之交。饑民嘯聚。不可禁禦。又況降敕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凡號令之出。不可不慎。毫釐之失。爲害實多。若纔知其失。隨即更張。猶勝於有害及民。迷而不復者也。伏望陛下速令收還此敕。嚴責京東京西轉運司及州縣。應災傷之處。多方擘畫。斛斗救濟饑民。若有一人敢劫奪人斛斗者。立加擒捕。依法施行。如此則衆知所畏。不敢輕

犯。所以保全愚民。減省刑獄之道也。取進止。

言備邊劄子

臣聞周書稱文王之德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蓋言諸侯傲狠不賓。則討誅之。從順柔服。則保全之。不避彊。不陵弱。此王者所以爲政於天下也。臣伏見去歲先帝登遐。趙諒祚遣使者來致祭。延州差指使高宜押伴入京。宜言語輕肆。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臨辭。自訴於朝。臣當時與呂誨上言。乞加宜罪。朝廷忽略此事。不以爲意。使其怨懟歸國。一國之人皆以爲恥。今歲以來。諒祚招誘亡命。點集兵馬。窺伺邊境。攻圍堡寨。驅脅熟戶八十餘族。殺掠弓箭手約數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乃更遣使臣。齎詔撫諭。彼順從則悔之。傲狠則畏之。無乃非文王所以令諸侯乎。若使臣至彼。諒祚稽首伏罪。禁止侵掠。猶或可赦。若復拒違王命。辭禮驕慢。侵掠不已。未知朝廷將何以待之。傷威毀重。孰甚於此。方今公私困竭。士卒驕惰。將帥乏人。而遠寇犯邊。事之可憂。孰大於此。而朝廷上下晏然。若無事者。其故何哉。豈朝廷自有其備。而疏外之。臣不得與知乎。臣竊惑之。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也。在於擇將帥而修軍政也。二者皆闕。何謂有備。臣不勝憤懣。伏望陛下博延羣臣。訪以禦邊之策。擇其善者而力行之。方今救邊之急。宜若捧漏甕。沃焦釜。猶恐不及。豈可外示閒暇。而養成大患也。取進止。

言蓄積劄子

臣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國家近歲以來。官中及民間。皆不務蓄積。官中倉廩。大率無三年之儲。鄉

村農民少有半年之食。是以小有水旱。則公私窮匱。無以相救。流移轉徙。盜賊並興。當是之時。朝廷非不以爲憂。及年穀稍豐。則上下之人皆忘之矣。此最當今之深弊也。先帝時。臣曾上言。乞將諸路轉運使及諸州軍長吏。官滿之日。倉庫之實。比於始至。增減多少。以爲黜陟。又令民能力田積穀者。皆不以爲家貲之數。欲爲國家力救此弊。自後不聞朝廷施行。今歲開封府界南京宿亳陳蔡曹濮濟軍等州。霖雨爲災。稼穡之田。悉爲洪流。百姓羸弱者流轉他方。饑死溝壑。強壯者起爲盜賊。吏不能禁。朝廷欲開倉賑貸。則軍儲尙猶不足。何以贍民。欲括取於蓄積之家。則貧者未能賑濟。富者亦將乏食。又使今後民間不敢蓄積。不幸復有凶年。則國家更於何處取之。此所以朝廷雖寒心銷志。亦坐而視之。無如之何者也。臣竊思之。蓋非今日有司之罪。乃曩時有司之罪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陛下儻不於今日特留聖心。速救此弊。豐凶之期。不可豫保。若向去復有水旱螟蝗之災。饑饉相仍。甚於今年。則國家之憂。何所不至乎。臣又聞平糴之法。必謹視年之上下。故大熟則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所以取有餘補不足也。今開封府及京東京西水災之處。放稅多及十分。是大饑之歲也。官吏往往更行收糴。所給官錢既少。百姓不肯自來。中糴則遣人編欄搜括。無以異於寇盜之鈔劫。是使有穀之家。愈更閉匿。不敢入市。穀價益貴。人不聊生。如此非獨天災。亦由吏治顛錯之所致也。臣愚欲望朝廷檢會臣前次及今來所奏事理。更加詳酌。擇其可者。少賜施行。指揮開封府界及京東京西災傷州軍。見今官中收糴者。一切止住。其有常平

廣惠倉斛斗之處。按籍置歷。出糶賑貸。先救農民。告諭蓄積之家。許行出利借貸與人。候豐熟之日。官中特爲理索。不令逋欠。其河北陝西河東及諸路應豐稔之處。委轉運司相度穀價賤者。廣謀收糶。價平即止。如本路闕少錢物。卽委三司於他處擘畫。那移應副。仍自今以後。乞朝廷每年謹察諸路豐凶之處。依此施行。臣竊料有司必言官無閒錢。可以趁時收糶。臣伏見國家每遇凶荒之歲。緣邊屯軍多處。常用數百錢糶米一斗。若用此於豐稔之歲。可糶一石。不知有司何故於凶荒之歲。則有錢供億。至豐稔之歲。則無錢也。此無他故。患在有司偷安目前。以俟遷移進用。不爲國家思久遠之計而已。故臣惟願陛下深留聖意。取進止。

言舉官上殿劄子

治平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

臣聞致治之本。在於得賢。天下至廣。羣臣至衆。人主不能徧知。必資薦舉。若薦舉不得其實。則邪巧並進。官職耗廢。是故設連坐之法。以懲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伏見近降詔書。令中外臣僚。於文資官內。不以職位高下。舉行實素著。官政尤異。可備陞擢任使之。又於諸司使以下。至三班使臣內。舉堪充將領及行陳任使之。此乃前世之令典。當今之切務。臣始聞之。不勝慶忭。旣而議者皆言數年之前。亦曾有此詔書。所舉甚衆。未聞朝廷曾有所陞擢。今茲蓋亦修故事。飾虛名而已。非有求賢之實也。若果如此。誠有何益。臣愚欲望陛下。盡將今來臣僚所舉之人。隨逐人資敍。各置一簿。編其姓名。留之禁中。其副本降付

中書樞密院。若遇文臣轉運副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知大藩府。及武臣總管鈐轄路分都監知州軍等。有闕。除用舊資。敍人外。應係陞陟入上件差遣者。並乞於今來舉官簿內次等資敍人中。陛下親加選擇。點定一人。其不係今來薦舉之人。不得差充上件差遣。若陞陟以後。他日職事敗闕。不知所舉。及犯贓私罪。其舉主並依法施行。雖見任兩府。亦乞不以恩例特放。凡係舉官不當降官及降差遣者。未滿三年。雖遇恩赦。不得牽復。如此。則羣臣莫敢不盡公擇人。天下賢才皆可得而官使矣。取進止。

乞罷陝西義勇第二上殿劄子

臣近曾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未審朝廷會與不會。別爲商量。臣前次上殿乞陛下留意備邊。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在於擇將帥而修軍政。今將帥不才者。未聞有所更改。軍政頽弊者。未聞有所振舉。而忽取腹內州軍之民。盡刺以爲兵。外人聞之。無不駭愕。今陝西沿邊正軍。動以萬數。朝廷若能擇有方略膽勇之人。以爲將帥。使之簡去疲弱。選取精銳。勤加教習。明行賞罰。則雖欲取銀夏而稅其地。擒趙諒祚而制其命。有何所難。況但止其鈔盜乎。今朝廷不孜孜以將帥軍政爲急。而無故籍耕桑之民。使之執兵。徒有驚擾。而實無所用。臣不知誰爲陛下畫此策也。昔康定慶曆之間。朝廷以元昊犯邊。官軍不利。已曾籍陝西之民。以爲鄉弓手。始者明出救勝。云但欲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充正軍。屯戍邊境。勝猶未收。而朝廷盡刺充保捷。指揮令於邊州屯戍。當是之時。臣丁憂在陝。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爲兵。自陝以西。閭閻之間。如人人有喪。戶戶被掠。號哭之聲。彌天互野。天地爲之慘。

悽日月爲之無色。往往逃避於外。官中熟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鬻賣田園。以充贖賞。斃刺面之後。人員教頭。利其家富。百端誅剝。衣糧不足以自贍。須至取於私家。或屯戍在邊。則更須千里供送。祖父財產。日銷月鑠。以至於盡。況其平生所習者。惟桑麻耒耜。至於甲冑弩槊。雖日加教閱。不免生疎。而又資性慳。加之畏懦。臨敵之際。得使卽思退走。不惟自喪其身。兼更拽動大陣。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加沙汰。給與公憑。放令逐使。而惰游已久。不復肯服稼穡之勞。兼田產已空。無所復歸。皆流落凍餒。不知所在。至今言之。猶長歎出涕。其爲失策。較然可知。足以爲後來之戒。而不足以爲法也。今朝廷雖云所籍之民。止刺手背。農隙之時。委州縣召集教閱。只在鄉里。不令戍邊。而民間懲往年之事。必大興訛言。更相驚擾。朝廷號令失信。前後已多。雖州縣之吏。徧至民家。面加曉諭。亦終不肯信。逃亡避匿。刑獄必繁。怨嗟之聲。周徧一方。足以動搖羣心。感傷和氣。若使分毫有益於國。亦無所顧。此有害無益。顯然明白。近在目前。設使教習得成。一旦諒祚大舉入寇。邊臣不能捍禦。而使之深入三輔。東過潼關。乃欲驅此烏合村民。以拒之。不亦難乎。此適足以取邊寇之笑而已。伏望陛下軫念生民。深察得失。其刺義勇事。早賜寢罷。取進止。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三劄子

臣竊日前方聞朝廷有指揮令陝西路揀鄉村百姓充義勇。臣卽時有奏劄子。言其非便。昨日又上殿具劄子。而有敷陳奉聖旨令送中書樞密院商量。臣到中書樞密院。方知此事擬議已久。敕下本路已近旬日。臣耳目疏淺。聞之後時。不能先事進言。是臣之罪。然臣聞之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說命曰。無恥過。

作非今雖救命已下。若追而上之。猶勝於遂行不顧。不可避反汗之嫌。而蹈迷復之凶也。百姓一經刺手。則終身羈縻。不得左右。人情畏憚。不言可知。康定年中。揀差鄉弓手時。原不刺手。後至慶歷年中。刺充保捷之時。富有之家。猶得多用錢財。願召壯健之人充替。今一切皆刺其手。則是十餘萬無罪之人。永充軍籍。不得復爲平民。其爲害民。尤甚於康定之時也。臣竊料卽今陝西之民。已狼狽驚擾。不聊生矣。若朝廷晏然坐而視之。曾不憫恤。使赤子嗷嗷。何所告訴。爲民父母者。固當如是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今籍一路之民以爲兵。可謂大事矣。而兩府之外。朝士大夫。無一人知者。一旦敕書既下。急如星火。嚴如雷霆。誰暇問其端倪。況敢言其非也。臣以備位諫官。旣聞之後。不可畏避死亡。不爲陛下力言之。若又棄忽其言。不爲改更。則是今後朝廷號令有過悞者。終不可復救也。如此則恐非國家之福。臣懇伏望聖慈。速降指揮。下陝西路。其義勇且未得揀刺。別聽候朝廷指揮。然後博延卿士大夫。更熟議其可否。果然有利於國。無害於民。徐復行之。何晚之有。取進止。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四劄子

臣近日已三次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未蒙朝廷採納。臣欲止而不言。則不忍坐視一路之民。橫受困苦。而自圖一身之安。又恐遷延日久。則無及於事。是以不敢避斧鉞之誅。繼上封奏。爲陛下極陳其害。臣比日以來。熟思此事。誠於民有世世之害。於國無分毫之利。何謂於民有世世之害。臣竊見河北陝西河東。自景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諸般色役。並是上等有物力戶人支當。其鄉村下等人戶。除二稅之外。

更無大段差徭。自非大饑之歲。則溫衣飽食。父子兄弟。熙熙相樂。自寶元慶歷之間。朝廷因趙元昊叛亂。北敵壓境。遂於三路鄉村人戶之中。不問貧富等第。但有三丁之家。卽揀一丁充鄉弓手。及強壯。其時四邊事宜尤急。尋將陝西一路鄉弓手盡刺面充保捷。指揮正軍。其河北河東事宜稍緩。遂只將鄉弓手及強壯刺手背充義勇。自此三路之人。始騷然愁苦矣。其河北河東之民。比於陝西。雖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後。則終身拘綴。或欲遠出幹事。糴賤販貴。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賣田產。欲浮游作客。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當差點之際。州縣之吏。寧無乞覓教閱之時。人員教頭。寧無斂掠。是於常時色役之外。添此一種科徭也。若果如議者之言。無害於民。則民皆樂從官中。何必更刺其手背以防逃竄乎。以此觀之。義勇爲害於兩路之民。已可知矣。況陝西於慶歷年中。民家已各喪一丁。刺充保捷。流落不歸。今又取其次丁。刺充義勇。不亦甚乎。朝廷近年分命朝臣徧往諸路。減省諸般色役。至於弓手壯丁。解子驛子之類。州縣所不可闕者。亦皆減放。謂之寬恤民力。今乃無故一旦刺一路之民。十有餘萬。以爲義勇。何朝廷愛之於前。而忍之於後。憫之於小。而忘之於大乎。且今日旣籍之後。則州縣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則義勇之身。旣羈縻以至老死。而子孫若有進丁。又不免刺爲義勇。是使陝西之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一爲兵也。臣故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太祖太宗之時。未有義勇。至於正軍。亦不及今日十分之一。然而太祖取荆湖。平西川。下廣南。克江南。太宗取兩浙。克河東。一統天下。若振槁拾遺。此豈義勇之力也哉。蓋由民政修治。軍令嚴肅。將

帥得人士卒精練故也。康定慶曆之間，趙元昊負秦朝厚恩，無故逆命，侮慢不恭，侵犯邊境，朝廷竭天下之力以奉邊鄙。劉平任福葛懷敏之師，相繼覆沒，士卒死者動以萬數。正軍不足，益以鄉兵，外府不足，繼以內帑。民力困極，財物殫盡，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甌脫之地，以討其罪，而不免含垢忍恥，假以寵名，誘以重賂，僅得無事。當是之時，三路新置鄉兵共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乎？以此觀之，義勇無用亦可知矣。賈誼有言曰：前車覆，後車戒。康定慶曆禦寇之策，國家當永以爲戒。今乃一一檢當時體例而行之，是後車又將覆也。有難臣者必曰：古之兵皆出民間，豈民兵可用於古而不可用於今乎？臣則對曰：三代之時，用井田之法，以出土卒車馬，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爲伍兩卒旅師軍，爲之長者皆卿大夫也。唐初府兵各有營府，不屬州縣，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令下之日，數萬之衆，可以立具，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綱紀素備故也。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員節級之名，皆其鄉黨族婣，平居相與拍肩把袂，飲博鬪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寧無事之時，州縣聚集教閱，則亦有行陣旗鼓，關弓彊弩，坐作叫噪，真如可以戰敵者。彼若聞外寇大入，邊兵已敗，邊城不守，賊騎殺掠蹂踐，卷地而來，則莫不迎望風聲，奔波迸散。其軍員節級將鳥伏鼠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爲縣官率士卒而待寇乎？以臣觀之，此正如兒戲而已。安有爲國家計，驚騷一路之民，使之破家失業，而爲兒戲之事乎？臣故曰：於國無分毫之利也。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伏望陛下不以臣愚賤而忽其言，少留聽察，其刺陝西義勇事，早賜寢罷，則一方幸甚，取進止。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五上殿劄子

臣近者已曾四次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別白利害。極其懇惻。終未蒙省察。方今陝西一路之民。小大遑遑。如在湯火之中。而朝廷晏然。略無拯救之意。臣職在箴諫。安可塞默。不敢廣有援引。以煩聖聽。請以目前顯驗言之。今建議以義勇爲使者。必曰。卽日河東河北。不用衣糧。而得勝兵數十萬。皆教閱精熟。可以戰敵。又兵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請言其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教閱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間者。名與古同而實異也。何以言之。河北河東州縣。旣承朝廷之意。各揀刺義勇。只求數多。據帳籍言之。誠有數十萬之衆矣。若萬一外寇在近。官中急欲點集之時。則一人不可見矣。豈非虛數乎。平常無事。州縣教閱之日。觀者但見其旗號鮮明。鉦鼓備具。行列有序。進退應節。卽歎美以爲真可戰敵。殊不知彼皆隊舞聚戲之類。若聞外寇之來。則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豈非外貌乎。古者兵出民間。民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旣賦斂農民之粟帛。以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爲兵。是一家獨任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豈非名與古同而實異乎。以臣愚見。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遣放。況陝西未刺之民乎。陛下欲知利害之實。何不試召建議者而問之曰。河北河東自置義勇以來。外寇凡幾次。深入至腹內。州軍用義勇拒戰。而外寇退敗。今旣有義勇之後。三路正軍皆可廢而不用乎。若果然外寇曾深入。因得義勇之力而敗退。今來刺義勇之後。正軍皆可廢罷。此乃萬世之長策也。願陛下行之勿疑。若自置義勇以來。未嘗經陣敵使用。今來雖有義勇。正軍亦未可廢罷。則何忍以十餘萬無罪之赤子。盡

刺以爲無用之兵乎。天生聖君以爲民也。民今如此。陛下豈可全不爲之動心乎。臣之所言。盡於此矣。陛下若以爲稍有可采。卽乞早降指揮。下陝西令罷刺義勇以救一方之民。若以爲敕命已行。不肯遽改。卽乞且免刺手背。候邊事寧息。依舊放散。則民雖有一時騷擾之勞。猶免終身羈縻之苦。若以臣所言皆孟浪迂闊。不可施行。則臣之智識愚闇。無以勉強變更。不可久汙諫諍之列。伏望聖慈特賜降黜。別擇賢才而代之。取進止。

乞降黜第一狀

治平元年十一月五日

臣近日桑曾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朝廷以言無可采。寢而不行。臣性識庸昧。不達大體。妄以狂瞽。煩瀆聖明。章奏相繼。至於五六。終不能少以愚誠感動天聽。尸祿曠官。孰甚於此。臣實無顏。尙居諫列。伏望聖慈察其無堪。早賜降黜。

乞降黜第二第三第四狀

闕

乞降黜第五狀

臣近曾四次進狀。以言事不當。乞賜降黜。未蒙朝廷施行。今伏見知制誥錢公輔。因繳納王疇除樞密副使。詞頭責授滁州團練副使。臣竊以公輔所坐。止於樞密副使恩命。臣歸來所言。乃是沮宰相大議。公輔密啓於詔令未出之前。臣露章爭執於詔令已行之後。公輔奏章只於一上。臣凡六次進劄子。五次進

狀。以此校量。公輔罪輕。微臣罪重。輕罪猶蒙嚴譴。重罪安可不行。伏望聖慈。詳臣前後所奏。比錢公輔。更於遠小處責降。所貴聖朝刑典行之均壹。

言西邊上殿劄子

臣竊見近年以來。趙諒祚雖外遣使人稱臣奉貢。而內蓄奸謀。窺伺邊境。陰以官爵金帛。招誘中國不逞之人。及熟戶荒部。聞其亡命叛去。及潛與交通者。已爲不少。而朝廷不能一一盡知也。其熟戶荒部。有違拒不從者。諒祚輒發兵馬。公行殺掠。弓箭手有住在緣邊者。諒祚皆迫逐使入內地。將帥之臣。但坐而視之。不能救援。遂使其餘熟戶。皆畏憚兇威。怨憤中國。人人各有離叛之心。及朝廷遣使齎詔責問。則諒祚拒而不納。縱有所答。皆侮慢欺謾之辭。朝廷亦隱忍含容。不復致詰。諒祚又數揚虛聲。以警動邊鄙。而將帥之臣。率多懦怯。別無才謀。以折衝禦侮。只知多聚兵馬。以自衛其身。一路有警。則三路皆聳。盡抽腹內州軍下番兵士。置在麾下。使之虛食糧草。數月之後。寂無影響。然後遣還。未及休息。忽聞有警。又復抽去。如此往還。疲於道路。訖無一事。曾有施爲。臣雖愚駑。不習邊事。竊以私意料之。諒祚所以依舊遣使稱臣奉貢者。一則利於每歲所賜金帛二十餘萬。二則利於入京與販貿易。三則欲使朝廷不爲之備也。其所以招誘不逞之人者。欲以采訪中國虛實之事。平居則用爲謀主。入寇則用爲鄉導也。其所以誘脅熟戶。迫逐弓箭手者。其意以爲東方客軍。皆不足畏。惟熟戶弓箭手。生長極邊。勇悍善鬪。若先事翦去。則邊人失其所恃。入寇之時。可以通行無礙也。其所以數揚虛聲。驚動邊鄙者。欲使中國之兵。疲於奔命。耗散儲

蓄公私貧困。旣而邊吏習以爲常。不復設備。然後乘虛入寇也。凡此諸事。若不早爲之慮。使奸謀得成。竊恐其爲國家之患。未可量也。臣謂朝廷宜宵衣旰食。以爲深憂。而但見其遣使奉貢。卽以爲臣節未虧。得其侮玩之語。以爲恭順。得其欺謾之語。以爲誠實。蓋朝廷非不知其本心。且欲幸其未發。止求目前之暫安。不顧異時之深患。臣日夜思之。不勝憤悒。何外寇爲謀之深。而中國慮事之淺也。臣愚伏望陛下於邊鄙之事。常留聖心。特降詔書。明諭中外。一應文武臣僚。有久歷邊任。或曾經戰陣。知軍中利害。及外寇情僞者。並許上書自言。陛下勿以其人官職之疏賤。及文辭之鄙惡。一一略加省覽。擇其理道稍長者。皆賜召對。從容訪問。以節日治兵禦寇之策。何得何失。如何處置。卽得其宜。若其言無可取者。則罷遣。有可取者。卽爲施行。仍記錄其姓名。置於左右。然後選其中勇略殊衆者。擢爲將帥。若能稱職有功。則勸之以爵賞。昏懦敗事。則威之以刑誅。加以選練士卒。留精去冗。申明階級之法。抑揚驕惰之氣。誠能如此。行之不懈。數年之後。俟將帥得人。士卒用命。然後陛下之所欲爲。雖北取燕薊。西收銀夏。恢復漢唐之疆土。亦不足爲難。況但守今日之封略。制外寇之侵侮。豈不沛然有餘裕哉。取進止。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六

章奏

上皇帝疏

治平二年八月十一日上

臣聞書曰。面稽天若。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言王者爲天之子。不敢不朝夕小心。祇畏其命。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是以洪範九疇。以五行爲本。言王者當祇順五行之性。內謹五事以治身。外修八政以治國。正五紀以承天序。折衷於皇極之道。登用三德之人。又參合以龜策之謀。察風雨寒燠之來。以省得失。知休咎。道迎五福。避遠六極。此萬世不易之道也。臣不勝狂愚。忘生觸死。伏見陛下卽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沈於深淵。浮苴棲於本末。老弱流離。捐瘞道路。妻兒之價。賤於犬豕。許穎之間。親戚相食。積尸成丘。旣而歷冬無雪。煖氣如春。草木早榮。繼以黑風。今夏癘疫大作。彌漫數千里。病者比屋。喪車交路。至秋幸而豐熟。百姓欣然。庶獲蘇息。未及收穫。而暴雨大至。一晝之間。川澤皆溢。溝渠逆流。原隰丘陵。悉爲洪波。一苗半穗。蕩無子遺。都城之內。道路乘桴。城闕摧圯。官府倉廩。軍壘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耆耄之人。皆言耳目所記。未嘗睹聞。此乃曠古之極異。非常之大災。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臣性愚學淺。不足以窺測天意。竊以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然則災異之來不在於他。苟人心和悅。則天道無不順矣。詩曰。瘳瘳文王。令聞不已。又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古之聖王。未有不先其令名而能行其政於天下者也。臣伏見陛下踐祚之初。上自宰輔。次及朝臣。下逮閭閻細民。士伍廝養。無不翕然同辭。稱頌聖德。如出一口。皆云。方今皇族奉朝謁者。八百餘人。陛下仁孝聰明。爲之首冠。知人疾苦。識其情僞。節儉愛物。剛果能斷。既美先帝知人之明。又慶己身逢時之幸。涕泣共談。悲喜相半。臣愚以爲昔漢惠帝無子。而得文帝。仁儉讓恭。百姓富饒。幾致刑措。昭帝無子。而得宣帝。勤惠明斷。吏良民樂。號稱中興。然則國無嗣子。而旁親人繼。未必不爲天意福祐社稷。而光啓聖賢也。私心自幸。又甚於衆人。俄而聖躬有疾。上下之人。思殺身爲牲。粉骨爲藥。庶祈早瘳。以觀聖政。不意數月之後。道塗之議。稍異於前。頗有謗言。不專稱美。逮乎周歲之外。則頌者益寡。謗者益多。臣竊伏於闕門之外。日聞衆論。不勝悵悵。痛心疾首。晝而忘食。夕而忘寢。爲陛下深思其故。終不能明。意者陛下於舉動循守之間。萬一有所未思乎。敢以愚慮言之。蓋有三焉。惟陛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竊以皇太后仁明之德。爰自先朝。布聞四方。加之保育聖躬。在於襁褓。陛下入承大統。不可謂全非皇太后之力。當陛下初得疾之時。外間傳言。皇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爲陛下叩頭祈請。額爲之傷。如此豈可謂無慈愛之心於陛下哉。不幸爲讒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陛下爲人之子。安可較量曲直。遂生忿恨。而於愛恭之心。有所不備乎。傳曰。大德滅小怨。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自防禦使升爲天子。惟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閒宮。

希曾省見。臣請以小喻大。設有閭里之民。家有一妻數女。及有數畝之田。一金之產。老而無子。養同宗之子以爲後。其人旣沒。其子得田產而有之。遂疏母棄妹。使之愁憤怨歎。則鄰里鄉黨之人。謂其子爲何如人也。以匹夫而爲此行。猶見貶於鄉里。況以天子之尊。爲四海所瞻仰哉。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先帝天性寬仁。重違物意。晚年嬰疾。厭倦萬幾。遂以天下之事。悉委之兩府。兩府或見有所偏。或意有所私。取舍黜陟。未必皆當。又巧設倖門。進拔所愛。超資越級。欺罔衆人。抑壓孤寒。無所伸愬。及陛下卽位。皆謂必能奮發乾剛。昭明君德。收取威福。復還王室。進賢退愚。賞善罰惡。使海內廓然。立見太平。而陛下益事謙遜。深自晦匿。凡百奏請。不肯予奪。動循舊例。不顧事情。謹於細務。忽於大體。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大臣專權。甚於先朝。率易差除。非所顧忌。或非材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臣聞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是以堯稽於衆。舍己從人。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禹聞善言則拜。湯用人猶己。改過不吝。此四聖人者。豈其才智之不足哉。然猶孜孜汲汲。下詢愚賤之人者。蓋以四海之廣。萬幾之衆。非一人所能獨知。必資天下之耳目思慮。然後能曲盡其理也。陛下聖質雖美。亦當取法於堯舜禹湯。而卽政以來。或意有所見。執之不移。如堅守嚴城。禦敵外寇。使羣臣之言。皆無自而入。殆非所以納百川而成巨海也。孔子曰。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故明君之於聽納。無彼無我。無親無疏。無先無後。惟其是而已矣。若重我所有。而輕彼所陳。信其所親。而疑其所賤。主先入

之言而拒後來之議。則雖有是者。亦不可得而見矣。夫人心之所好者。視醜以爲美。所惡者。視善以爲惡。苟能以平心察之。則是非易見矣。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若必待合於聖意。則悅而從之。不合則怒而棄之。臣恐讒諂日進。方正日疏。殆非所以增社稷之福也。又國家置臺諫之官。爲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朝廷政事。皆大臣相與裁定。然後施行。而臺諫或以異議干之。陛下當自以聖意察其是非。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之所行爲非。而以他人所言爲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夫以君相之重。何啻泰山。賤臣之輕。何啻雞卵。乃欲相與較其勝負。臣固知其不敵矣。是以四方懷忠之士。願效區區者。皆望風不進。結舌沮氣。此天下所以又失望也。凡此三者。在列之臣。皆知其不可。而上畏嚴誅。下避怨怒。莫敢以此極言聞於陛下。使海內憤鬱之氣。積而不發。宜其無以感動天地之和矣。臣聞天意保佑王者。故爲之下災異以譴告之。若王者恐懼修省。則非徒免一時之害。又將有福祿隨之。商之太戊。武丁。周之成宣是也。若傲忽不顧。非徒爲害於一時。又將有危亡之禍。漢之成哀。桓靈是也。今災異之來。意者皇天亦將保佑陛下。以成商周之美乎。臣願陛下上稽天意。下順人心。於此三者。皆留聖念。奉事皇太后。愈加孝謹。務得歡心。諸長公主。時加存撫。無令失所。總擘大柄。勿以假人。選用英俊。循名責實。賞功罰罪。捨小取大。剋塞弊倖。一新大政。延納讜言。虛心從善。皆行之以至誠。非特爲空言而已。夫至誠可以動金石。而況人乎。不誠不足以感匹夫。而況天乎。詩云。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天雖至高。視聽甚邇。人之所爲。發於中心。則天

已知之。固不待見其容貌。形於聲音也。陛下果能盡誠於此。則聖德日新。令名四達。人心既悅。天道自和。百穀蕃昌。嘉瑞並至。萬邦率服。福流子孫矣。臣自知不才。無補朝廷。然不敢遂自寒默。復有所陳。惟陛下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乞令朝臣轉對劄子

臣竊見祖宗之時。棄會令朝臣轉對。或遇災異。更廣求直言。眞宗咸平景德之間。詢訪尤切。其詔書云。涉詆訐者。固可優容。乏詞藻者。許其直致。是時羣臣上書言事者。日不下百餘封。每戒敕閣門。令疾速進入。詔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令詳定以聞。所以然者。不惟考時政之得失。亦以觀羣臣之能否也。是故太宗時得寇準。眞宗時得張知白。皆因上書言事。驟加擢用。後爲宰相。俱著名績。景德元年六月內出朝士邊肅等二十四人姓名。令於崇政殿引對。在外者驛召赴闕。其後稍稍進用。多爲名臣。此皆近事易法者。陛下踐祚未久。羣臣能否。恐未徧知。欲乞依祖宗舊制。每遇內殿起居日。常令朝臣兩人轉對。其餘在京及外處臣僚。有欲上書言事者。所在官司。皆不得壅滯。彼必欣然承命。各竭所懷。然後陛下親加省覽。必有所得。若上書者稍多。陛下不能一一徧觀。卽乞擇近臣識慮明達。用心公正者二人。先次看詳。但求理道切當。不取文辭華美。分爲數等。各以貼黃節出事宜。置之於前。然後奏御。陛下更以聖意擇其善者。特令引對。面加詢訪。若實有可采。其所言之事。卽爲施行。仍於禁中籍記姓名。每遇有重難公事。試委之幹辦。俟果有功效。乃加進用。如此則天下之才。盡在目前。可以器使。雖堯舜之世。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亦

不是過也。不然若但循故事。止作虛名。所上之書。未必省覽。雖復省覽。亦無施設。則無益於事。不如不爲也。取進止。

言漢王典禮劄子

治平二年八月十七日上

臣聞聖人舉事。興衆同欲。故能下協人心。上順天意。洪範曰。三人占。從二人言。蓋國有大疑。則決之於衆。自上世而然矣。臣伏見。勳者詔羣臣議。漢安懿王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三十餘人。皆以爲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所以然者。蓋欲奉漢王以禮輔陛下以義也。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漢王爲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不顧先王之大典。蔑棄天下之公議。使宗室疏屬。皆已受封贈。而崇奉漢王之禮。至今猶未施行。此衆人所以怫鬱而未爲稱愜者也。或者恐陛下未能決知二議是非。臣請更爲陛下別白言之。政府言儀禮令文五服年月敕。皆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卽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臣按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臣按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考。以其與昭帝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爲中興。其實叛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爲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漢王爲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

政府若以二帝不加尊號於其父祖。引以爲法。則可矣。若謂皇考之名。亦可施於今日。則事理不侔矣。設使仁宗尙御天下。濮王亦萬福。當是之時。命陛下爲皇子。則不知謂濮王爲父爲伯。若先帝在。則稱伯。沒則稱父。臣計陛下必不爲此行也。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矣。今舉朝之臣。自非挾姦佞之心。欲附會政府。誤惑陛下者。皆知濮王稱皇考爲不可。則衆志所欲。亦可知矣。陛下何不試察羣臣之情。羣臣誰不知濮王於陛下爲天性至親。若希旨迎合。不顧禮義。過有尊崇。豈不於身有利而無患乎。所以區區執此議者。但不欲陛下失四海之心。受萬世之譏耳。以此觀之。羣臣之忠佞邪正。甚易見矣。臣願陛下上稽古典。下順衆志。以禮崇奉。濮安懿王如王珪等所議。此亦和天人之一事也。取進止。

留呂誨等劄子

治平三年三月八日上

臣聞人主患在不聞其過。人臣患在不能盡忠。是故忠直敢言之臣。國家之至寶也。夫以人主之尊。下臨羣臣。和顏色以求諫。重爵賞以勸之。羣臣猶畏懦而不敢進。又況憚之以威。懲之以刑。則嘉言何從而至哉。竊聞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因言濮王典禮事。盡被責降。中外聞之。無不駭愕。臣觀此三人。忠亮剛正。憂公忘家。求諸羣臣。罕見其比。今一旦以言事太切。盡從竄逐。臣竊爲朝廷惜之。臣聞人君所以安榮者。莫大於得人心。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違舉朝公議。尊崇濮王過於禮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爲仁宗後。志意不專。悵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羣輩逐之。臣恐累於聖

體所損不細。閭里之間。心非竊歎者多矣。況純仁大防。皆陛下簡拔於衆人之中。任以爲耳目之臣。蓋取其忠直。非取其阿諛也。純仁大防亦欲竭誠盡節。以報陛下之知。故敢不附政府。侃然正論。今更以此獲罪。則陛下於羣臣之中。尙誰親哉。若使忠直日退。阿諛日進。則陛下何以復知臣下之善惡。政事之得失。如此。殆非國家之福也。伏望聖慈。亟令誨等還臺供職。則天下翕然。皆歌陛下之聖明。雖禹之樂聞善言。湯之改過不吝。不是過矣。不則且爲之別改近地一官。亦可以少慰外人之心也。取進止。

乞與傅堯俞等同責降上殿劄子

治平三年三月十一日上

臣昨任諫官。日與其餘臺官等同共論列濮王典禮。不宜稱尊號。及皇考事。前後非一。臣等蒙恩。改龍圖閣直學士。臣屢曾辭免。乞以舊職知河中府等一處。朝廷不許。止免諫職。今同知諫院傅堯俞。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侍御史范純仁。趙鼎。趙瞻。監察御史襄行呂大防。並已責降。若所言濮王事合於典禮。則堯俞等不當竄逐。若所言非是。則臣不宜獨免。況同時臺諫官竄逐已盡。臣實無顏尙居故位。同罪異罰。有累公朝。伏乞與傅堯俞等一例責降。取進止。

乞責降第二劄子

治平三年三月十四日上

臣於今月十一日上殿。以先任諫官日論列濮王事不當。乞賜責降。陛下令納下劄子。不送中書。臣以負罪在身。不可苟免。若不得臣劄子。中書無以進呈行遣。遂於次日具錄劄子副本。繳申中書。臣又有此固

違聖旨之罪。乞付外施行。早賜責降。取進止。

乞責降第三劄子

臣於今月十一日上殿。乞於傅堯俞等一例責降。十三日又曾具陳固違聖旨之罪。至今未奉指揮。臣竊於陛下卽位之年四月二十七日。已曾上疏。豫戒追尊祖父之事。及政府請議濮王典禮。陛下令候過仁宗大祥。別取旨。臣與傅堯俞甫過大祥。卽詣政府白。以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之議。及詔兩制禮官。同共詳定之日。臣又獨爲衆人手撰奏章。若治其罪。臣當爲首。其呂誨等。並係後來論列。已蒙譴逐。況如臣者。豈宜容恕。縱陛下至仁。特加保庇。臣能不愧於心。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早賜責降。其薨所上疏。竊慮年月積久。禁中遺失。今別錄進呈。取進止。

乞責降第四劄子

次日中使劉溫直宣赴
灑英閣上面諭令供職。

臣自今月十一日以來。已曾三次奏。乞與傅堯俞等一例責降。未蒙開允。今又準中書劄子。以侍講錢象先奏。乞催臣依舊赴經筵供職。奉聖旨。令疾速朝參供職者。臣仰荷大恩。所宜奔走奉承詔旨。然臣退循義理。有所未安。是以不敢苟貪榮祿。須至重有敷陳。臣與傅堯俞等七人。同爲臺諫官。共論濮王典禮。凡堯俞等所坐。臣大約皆曾犯之。今堯俞等六人已蒙聖恩。盡得外補。獨臣一人尙留闕下。使天下之人。皆謂臣始則倡率衆人。共爲正論。終則顧惜祿位。苟免刑章。臣雖至愚。竊惜名節。受此指目。何以爲人。非徒

如是而已。又使譏謗上流。謂國家行法有所偏頗。臣是用晝則忘餐。夕則忘寢。入則愧朝廷之士。出則慙道路之人。藐然一身。措之無地。雖知違犯天威。負罪愈重。豈敢更復朝參供職。伏望聖慈。曲垂矜察。依臣前奏。早賜責降。取進止。

初除中丞上殿劄子

臣聞激其原則流清。固其本則末茂。臣蒙陛下聖恩。拔於衆臣之中。委以風憲。天下細小之事。皆未足爲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爲言。此誠太平之原本也。臣聞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修政治興教化。育萬物。養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治國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夫人之才性。各有所長。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人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龍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故人主誠能收採天下之英俊。隨其所長而用之。有功者勸之以重賞。有罪者威之以嚴刑。譬如乘輕車。駕駿馬。總其六轡。奮其鞭策。何往而不可至哉。昔仁宗皇帝之時。臣初爲諫官。得上殿。首曾敷奏此語。先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又以此語載之後序。今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虛心下

問之際。臣復以此語爲先者。誠以臣平生力學所得。至精至要。盡在於是。願陛下勿以爲迂闊。試加審察。若果無可取。則臣無所用於聖世矣。取進止。

乞御殿劄子

治平四年五月十五日

臣竊見今月十五日。陛下以服藥不受慰。羣臣無不憂疑。臣竊惟萬乘之主。起居動靜。繫天下安危。況今國家多事之際。尤宜深思遠慮。若來日聖體全未得安。臣不敢言。若稍痊愈。伏望陛下勉強御前殿。或後殿。暫見羣臣。若有奏事久不退者。雖諭以近新服藥。難爲久坐。使之且退。亦無所害。但使羣下略得瞻望清光。則中外之心自然安帖。取進止。

乞訪四方雨水劄子

治平四年五月十九日

臣竊見陛下近以久旱爲災。分命使者偏祈嶽瀆。靡神不舉。精誠感通。甘雨降集。誠中外之大慶。然暑月暴雨。多不廣遠。臣竊慮四方州縣。尙有未霑足之處。王者以天下爲家。無有遠邇。當視之如一。不可使側隱之心。止於目前而已。今者京城雖已得雨。伏望陛下不可遽以爲秋成可望。怠於憂民。凡內外臣僚。有新自四方來者。進對之際。皆乞訪以彼中雨水多少。苗稼如何。穀價貴賤。閭閻憂樂。互相參考。以驗虛實。旣可以開益陛下聰明。日新盛德。又使遠方百姓。皆知陛下燭見幽遠。無所遺忽。銜戴上恩。傾心歸附。又使州縣之吏。皆知陛下憫恤黎元。留心稼穡。不敢自恃僻遠。殘民害物。陛下一發德音。而收此三善。非獨

可以行之今日亦願陛下永久行之誠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簡省舉御史條約上殿劄子

治平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上

臣聞法制之設貴於簡要而失在煩苛官人之道以得賢爲本而資序爲末昔東漢之衰立三互之法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以是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嘗上疏極陳其弊然則詳其末而遺其非治世之政也伏見國家每選御史官須中行員外郎以下太常博士以上差遣須通判資序其餘條約甚多是以百僚之中可舉者至少舉而得中者尤稀近日以來爲弊益甚蓋以屢有覃恩官品多高而差遣未至幸而有資序相值者則又未必賢矣夫御史之職但當求忠亮方正之人區區資序何足比較臣愚欲望朝廷自今每舉御史其前行員外郎以上卽以本官兼侍御史三丞以下及知縣資序卽且充裏行不復更須逐次陳請庶幾取人路廣有可選擇取進止

言王廣淵劄子

治平四年六月三日上

臣聞明君之政莫大於去奸忠臣之志莫先於疾邪陛下不知臣無似使待罪憲府受任以來於今踰月而寂無所糾誠負大恩伏見直龍圖閣兼侍讀王廣淵以小人之質有傾巧之材苟求進身無所不至外依政府內結近習數年之間致位清顯國家本以龍閣寵賢彥邇英待儒雅皆非廣淵所宜濫處陛下卽位以來未聞放黜奸邪以警羣臣廣淵於朝列之中爲奸邪之尤者伏望陛下奮發乾剛首加斥逐奪去

職名除一遠地監當亦足以醒天下之耳目取進止。

言高居簡第四劄子

臣竊目前上殿言句當御樂院高居簡自先帝時竊弄權柄陛下復寵而信之大爲聖德之累乞治其罪陛下許臣送樞密院施行至今未聞有指揮不知居簡以何道結陛下能如此之深也居簡所能止於讒佞佞者不過巧言令色希意迎合快人主之欲以市其權使人主溺於荒宴而不自知也讒者不過離人君臣閒人骨肉惑人主之心以固其恩使人主陷於傾危而不自寤也有是二者又可近乎彘使陛下卽位歲久功業已成而有讒佞之臣始得幸天下有識者猶當寒心何則知其必爲禍亂之階也況今初承大統當銳精求治之時而遽留居簡於左右仍加寵信根蒂已牢則異日之憂可勝道哉此臣所以不避死亡而必當力爭者也或聞陛下欲待居簡自求引退然後遣去臣誠慙愚未曉所謂若國之大臣者年有德聞望素高一旦偶有小失未爲外人所知陛下務存終始使自引去以全其名則可矣其挾奸作慝者猶宜明正刑書況居簡閹闖小臣罪惡盈積所宜肆諸市朝宣示四方以戒儉人而尙足爲之隱乎且居簡奸邪播聞遠近陛下今日雖爲之隱天下耳目庸可蔽乎凡居簡所以能爲惡者以其自託宮禁譬如狐鼠依憑城社彼惟恐離去左右豈肯自陳求退乎伏望陛下盡出羣臣前後所言居簡事狀送居簡付所司明治其罪以彰至公之道取進止。

言高居簡第五上殿劄子

當日罷居簡御藥院除供備庫使

臣聞邪正不可同朝。猶冰炭不可同器。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御史中丞。臣四次上言。當御藥院高居簡工讒善佞。不宜寵信。置於左右。所言無取。不蒙省錄。臣實無顏。尙居風憲。若陛下以臣爲拙直。則居簡爲奸邪。若以居簡爲忠良。則臣爲讒慝。臣與居簡勢難兩留。況臣守官京師。十有一年。自先帝時。參贊陳乞外任。伏望聖慈。罷臣御史中丞。除一外任差遣。取進止。

言賑贍流民劄子

治平四年六月十七日上

臣竊見朝廷差官支撥糶米於永泰等門。遇有河北路流民逐熟經過。卽大人每人支與米一斗。小人支與米五升。仰子細告諭在京難以往泊。令速往近便豐熟州軍存活者。臣竊思之。如此處置。欲以爲恤民之名。掩人耳目。則可矣。其實恐有損無益。何以言之。蠲者或聞河北有人說傳京師散米者。民遂襁負南來。今若實差官散米。恐河北饑民聞之。未流移者因茲誘引皆來入京。京師之米有限。而河北流民無窮。旣而無米可給。則不免聚而餓死。如前年許穎二州是也。今禾苗旣傷於旱。蝗蝻日益滋生。秋田豐歉。殊未可知。一斗五升之米。止可延數日之命。豈能濟其饑饉之厄哉。凡民之情。見利則趨之。見害則避之。若京師可以住泊。雖驅之亦不肯去。若外州可以存活。雖留之亦不肯止。固非數人口舌所能告諭。故臣以爲有損無益也。臣聞民之本性。懷土重遷。豈樂去其鄉里。捨其親戚。棄其丘壟。流離道路。乞匄於人哉。但

以豐稔之歲。粒米狼戾。公家既不肯收糶。私家又不敢積蓄。所收之穀。隨手糜散。春指夏熟。夏望秋成。上下儉安。莫爲久計。是以稍遇水旱蝱螟。則糶糧已絕。公私索然。無以相救。仰食縣官。既不能周。假貸富室。又無所得。此乃失在於無事之時。不存於凶荒之年也。加之監司守宰。多不得人。視民之窮。曾無矜憫。增無名之賦。興不急之役。吏緣爲奸。蠹弊百出。民搏手計窮。無以爲生。則不免有四方之志矣。意謂他處必有饒樂之鄉。仁惠之政。可以安居。遂伐其桑棗。撤其廬舍。殺其耕牛。委其良田。桑世之業。一朝破之。相攜就道。若所詣之處。復無所依。使之進退失望。彼老弱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起爲盜賊。將安歸乎。是以聖王之政。使民安其土。樂其業。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爲此之要在於得人。以臣愚見。莫若謹擇公正之人。爲河北監司。使之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斛斗。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若斛斗數少。不能周徧者。且須救土著農民。各據版籍。先從下等。次第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豫約矣。若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矣。如此饑民。知有可生之路。自然不棄舊業。浮游外鄉。居者旣安。則行者思返。若縣縣皆然。豈得復有流民哉。臣前曾上言。王者以天下爲家。不可使惻隱之心止於目前而已。此特河北流民路過京師者耳。竊聞其他災傷之處。流民亦爲不少。若臣言可采。伏望聖慈。依此行之。取進止。

言施行封事上殿劄子

治平四年六月十七日上

臣伏以大舜舉賢。敷納以言。明試以功。漢武帝詳延特起之士。待以不次之位。終獲其用。威加秦越。真宗皇帝總覽羣臣章奏。用其言而顯其身。以成咸平景德之治。凡察言所以知人。知人所以立政。自古及今。其道一也。今陛下卽政之初。首開言路。令中外臣民皆得上封事。海內欣欣。咸畢精竭思。以承休德。若於此際。能采其嘉謀。舉其賢材而用之。則太平之基可指日而望也。若徒備外飾。廢其言而不用。棄其人而不取。則天下頽弊之事。當何時而振起乎。臣與張方平先受詔詳定中外所上封事。雖已盡心料簡。合於義理。可施行者。一一奏聞。更望陛下擇其精者。決自聖意。必令行之。其有識慮稍出於衆者。願陛下特賜召對。面加詢訪。考其虛實。果有可采。密籍姓名。遇有差遺。隨材授任。俟其實有顯效。然後可以不次拔擢。如此則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矣。取進止。

言王中正劄子

治平四年七月
二十七日

臣伏見陛下前者盡罷寄資內臣高居簡等。令補外官。中外欣然。無不稱頌聖德。尋聞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又以王中正句當御藥院。衆頗失望。臣竊惟祖宗之意。以御藥一職。最爲親密。過供奉官以上。輒令罷去者。迺以防微杜漸。貽謀萬世。憂深思遠。誠自古帝王之所不及。子孫所宜謹守。不可失墜者也。近歲以來。左右之臣。旣戀權勢。又貪祿位。遂求闡理資序。豫支俸給。名曰寄資。以欺誑外人。此豈祖宗之意邪。今陛下欲振舉紀綱。一新治道。必當革去久弊。一遵正法。夫法如隄防。常應完固。迺得無患。一有蟻壞。

泄之。則漸致潰敗。不可復救。近習之臣。朝夕在側。因緣祈恩。無有窮極。不以祖宗舊法制之。恐陛下他日亦將厭之也。況王中正素聞奸猾。頗好招權。今處之要職。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也。伏望陛下。一依前降指揮。盡罷寄資者。令補外官。以成聖德之美。別擇內供奉以下。樸直廉謹者。使句當御藥院。以存祖宗之法。取進止。

言王中正第二劄子

臣竊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臣愚竊以爲非宜。陛下內有兩府。兩制。臺諫。外有提轉。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誠能精擇其人。使之各舉其職。薦舉賢能。糾案奸慝。論政事得失。述民閒利病。皆令列於奏牘。明白啓陳。其有尸祿偷安。及挾私欺罔者。小則罪黜。大則誅竄。誰敢不盡公竭誠。以承休德。如此則天下之事。猶一堂之上。陛下何患於不知哉。今若深處九重之內。詢於近習之臣。采道聽塗說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不驗虛實。卽行賞罰。臣恐讒邪得以逞其愛憎。而陛下爲之受其譏謗也。近聞王中正差往陝西。句當公事。有知涇州劉渙等。曲加諂奉。郵延路鈴轄吳舜臣。違失其意。俄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衆人皆言中正所爲。審或如此。則是中正弄權。已有明驗。今陛下又置之肘腋。委以腹心。臣恐天下之人。將重足一迹。而畏之。輿金輦璧而奉之矣。外議又言山陵禮畢。韓琦必求引退。兩府當有遷補。臣竊慮兩制以上。萬一有無廉恥之人。或陰結此屬。以求進用。夫以堯之聰明。咨於四岳。衆言僉同。然後用人。猶失之於鯀。況可決於近習之口乎。凡公忠正直之士。必不肯借譽左右。以求自售。齊威

王所以賞卽墨大夫而烹阿大夫。正謂此也。昔漢唐之衰。宦官所以能壞亂綱紀。傾覆國家者。皆由人主與之謀議幃幄。進退羣臣故也。此乃治亂安危之本。不可不察。伏望聖慈詳思。臣言。凡欲知天下之事。當詢訪外廷之臣。其王中正不可令。句當御藥院。或奸佞之臣。豫設機謀。以經營兩府者。必不可用。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言王中正第三劄子

臣伏奉手詔節文。問王中正等事。得之於何人。可密奏來。臣以非才。誤受陛下聖知。擢爲御史中丞。惟懼曠職。孤忝大恩。每與賓客語言。無不詢訪時事。稍有毫髮裨益盛德。率皆奏陳。此事臣得之於賓客。前後非止一人。誠恐玷累公朝。所以有此論述。中正有無此事。惟陛下可以知之。臣在闕門之外。何由知其虛實。若其果有此事。陛下得以爲戒。若其無有。臣敢避妄言之辜。但外人有此議論。臣不敢不令陛下知之。萬一有益聖明。皆微臣之幸也。取進止。

議貢舉狀
熙寧二年
五月上

臣准御史臺牒。准敕節文。天下學校貢舉之法。宜令兩府兩省待制以上。御史臺三司三館。各限一月。具議狀聞奏者。臣聞詩云。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言欲立強於天下者。無如得人。得人而任之。以事。則四方斯順之矣。臣竊惟取士之弊。自古始以來。未有若近世之甚者也。何以言之。自三代以前。其取士無

不以德行爲本。而未嘗專貴文辭也。漢氏始置茂才孝廉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舉有經術德行者。策試以治道。然後官之。故其風俗敦尚名節。降及末世。雖政衰於上。而俗清於下。由取士之術。素加獎勵故也。魏晉以降。貴通才而賤守節。習尚浮華。舊俗益敗。然所舉秀孝。猶以經術取之。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一言一動之失。或終身爲累。士猶兢兢不敢自放。隋始置進士。唐益以明經等科。而秀孝遂絕。止有進士明經二科。皆自投牒求試。不復使人察舉矣。進士初但試策。及長安神龍之際。加試詩賦。於是進士專尚屬辭。不本經術。而明經止於誦書。不識義理。至於德行。則不復誰何。自是以來。儒雅之風。日益頹壞。爲士者狂躁險薄。無所不爲。積日既久。不勝其弊。於是又設謄錄封彌之法。蓋朝廷苦其難制。而有司急於自營也。夫欲搜羅海內之賢俊。而掩其姓名以考之。雖有顏閔之德。苟不能爲賦詩論策。則不免於遭擯棄。爲窮人。雖有跼蹐之行。苟善爲賦詩論策。則不害於取高第。爲美官。臣故曰。取士之弊。自古始以來。未有若近世之甚者。非虛言也。今幸遇陛下聖明。心知貢舉之極弊。慨然發憤。深詔羣臣。使得博議利病。更立新規。是千載一時也。議者或曰。古人鄉舉里選。今欲知士之德行。宜委知州知縣者。采察其實。保而薦之。臣獨以爲不然。古者分地建國。自卿大夫士。皆以其國人爲之。猶患處士之德行不可得而詳也。故又擇其鄉之賢者。使爲閭胥比長。自幼及長。朝夕察其所爲。然後士之德行美惡。莫得而隱也。今夫知州知縣。雜四海九州之人。遠者三歲而更。近者數月而更。或初到官。卽遇科場。遽責之知所部士人之德行。誠亦難矣。又應開封府舉者。常不減數千人。而開封府獄訟之繁。知府者自旦至暮。耳不暇聽。目不暇視。

又有餘裕。可使之察數千人之德行乎。議者又曰。宜去封彌謄錄。委有司考其文辭。參以行實而取之。臣獨以爲不然。夫士之德行。知州縣者尙不能知。而有司居京師。一旦集天下之士。獨以何術知之。其術不過以衆人之毀譽決之。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夫衆之毀譽。庸詎足以盡其實乎。必如是行之。臣見其愛憎互起。毀譽交作。請託公行。賄賂上流。謗讟並興。獄訟不息。將紛然淆亂。朝廷必厭苦之。而復用封彌謄錄矣。夫封彌謄錄。固爲此數者而設之也。譬猶築防以郟洺水也。今不絕其源。而徒去其防。則橫流之患。愈不可救矣。臣雖至愚。平生固嘗竭其思慮。欲以少救其弊。今敢陳二策。乞陛下俯加裁擇。臣聞上之所爲。下之所歸也。國家從來以賦詩論策取人。不問德行。故士之求仕進者。日夜孜孜。專以習賦詩論策爲事。惟恐不能勝人。父教其子。兄勉其弟。不是過也。今若更以德行取人。則士之力於德行。亦猶是也。誠風化清濁之原。歷代訛謬而不寤。必待聖朝然後正之者也。夫德行修之於身。藏之於心。雖家人有所不知。況於鄉黨。況於州縣。況於朝廷。將何從知之。故必待明哲公正之臣。知而舉之。然後四海之士。皆可得而官使也。然舉薦之法。旣行。則于求屬請誠。所不能無也。要在所舉非其人者。國家以嚴法繩之。勿加恩貸。則苟且徇私之人。皆知懼矣。且國家旣以德行取士。則彼貪猾輕躁之人。依附權要。枉道求進者。皆爲清議所貶。見棄於時。雖有舉者。必不多矣。臣愚欲乞今後應係舉人。令升朝官以上。歲舉一人。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歲舉二人。諫議大夫。或待制以上。歲舉三人。不以所部非所部。鄉里非鄉里。除自己親戚。及曾犯眞刑。或私罪情理重。曾經罰贖。及不孝不友。盜竊淫亂。明有迹狀者。不得舉外。其餘皆

得舉之。仍於舉狀內明言臣今保舉某州某科某人有學術節行。乞賜召試。若舉狀既上之後。卻有前後諸般違礙事發。其舉主並依律文。貢舉非其人。分故失從公私罪。定斷受贓。而舉者以枉法論。其舉狀逐時送下禮部。貢院置簿記錄。若應舉人而不舉者。歲終委貢院勘會姓名開奏。乞嚴加朝典。每遇三年一開貢舉。委貢院截自詔下之日。勘會選擇舉主最多者。從上取之。

舉主數同。則以舉狀到省月日先後爲次。其舉主曾有贓罪及見停開身。或在合舉人數外者。並

不倍於每次科場。南省奏名人數。具姓名開奏。乞下本貫發遣赴闕。其本貫更不考試。卽具申狀解送赴

貢院。仍出公憑給付逐人。令赴貢院照會。限十一月內取齊。十二月內引見。正月內委貢院考試。

其試官或朝廷臨時

差添進士試經義策三道。子史策三道。時務策三道。更不試驗詩及論。明經及九經等諸科。試本經及論語

孝經大義。共四十道。明經加試時務策三道。其帖經墨義一切皆不試。對策及大義。但取義理優長。不取

文辭華巧。惟所對經史乖僻。時務疏闊者。卽行黜落。其奏名人數。並依科場舊制。

若合格者卽不滿舊數亦聽。

至御試時。

進士明經各試時務策一道。九經等諸科。試本經大義十道。所有名字高下。並只以舉主多者爲上。舉主數同。則以舉狀到省月日先後爲次。其舉人所納家狀。及授官後吏部所給告身。並須開坐原初舉主人數姓名。若及第後犯私罪。情理重。及贓罪。其舉主並減一等坐之。未及第者減三等。皆不以去官及赦原

如此則羣臣不敢挾私妄舉。士人皆崇尚經術。重惜操履。風俗丕變矣。朝廷若不能行此保舉之法。其次莫若修學校之法以取之。臣伏見自慶歷以來。天下諸州雖立學校。大抵多取丁憂及停閒官員以爲師長。藉其供給以展私惠。聚在仕官員及非市豪民子弟十數人游戲其間。坐耗糧食。未嘗講習。修謹之士多恥而不入。閒有二千石自謂能興學者。不過盛修室屋。增置莊產。廣積糧儲。多聚生徒。以采虛名。師長之人自謂能立教者。不過謹其出入。節其游戲。教以鈔節經史。剽竊時刻。以夜繼晷。習賦詩論策。以取科名而已。此豈先王立學之意邪。於以修明聖道。長育人材。化民成俗。固已疏矣。臣欲乞自天下州學。只許置教授一人。委本州長吏於本處命官中。選擇無過犯。有節行。能講說。爲衆所服者。舉奏補充。若本州無人。則奏乞下銓司。選差委。銓司於見在銓選人內。揀選進士明經諸科出身人。歷任無贓私罪。能講說經書者。奏補充。逐州教授。仍令國子監試講說經書。應舉人初入學者。並爲外舍生。惟赴聽講及公試外。不得於學中宿食。其教授每日講書畢。取在學諸生姓名。書於籤上。雜置筥中。抽取三人。問以聽過書中疑義三條。使對衆解說。通者置簿記錄。麤者不問。不者有罰。每月中兩次公試。各試所習舉業。委教授考校。定優劣等第。具姓名出榜。示訖。亦置簿記錄。其有過犯者。小過則罰錢。中過則降等。謂自內舍高等。降爲中等。中等降爲初等。初等降爲外舍生。外舍生無等可降者。勒出學。大過則斥出學。亦置簿記錄。每遇春秋釋奠畢。委教授選擇外舍生到學。及半年以上。

自前次釋奠以來。說書多通。公試多在優等。

姓名近上
即爲優等

過犯情輕少。卽升入內舍。爲初等生。始聽於學中。

宿食。又選擇初等生。升爲中等生。中等生。升爲高等生。皆如外舍生之法。其有二人已上。比較難決者。卽特令說書及試所業以決之。皆須具狀申本州。委知州通判更加審覆。委得公當。然後給牒補之。如後來有過降等者。其牒卽行抽取毀抹。其教授選擇糾舉升降等第。若有不公。委知州通判覺察。取勘聞奏。乞行衝替。其開封舉人。舊無府學。並令寓教於國子監。其國子監舉人。須實是品官子弟。方得依條入學。其教試選升之法。並與外州同。以直講比教授。判監同判監比知州通判。凡國子監開封府及諸州軍內舍高等生額。並用本處解額之半。

解額有奇數者。入高等生額。假若解額三人。則以二人爲高等生額。

其中等倍。高等初等倍中等。若人數未足。則闕

之。不得溢額補人。若遇詔下開貢舉。委本處判監同判監知州通判。截自某日。勘會高等生補及半年以上者。具姓名結罪保明聞奏。

開封府舉人。只委判監同判監保明。

仍給與公憑。許令免解。直就省試。其高等生。占不盡解額。方

許本處其餘舉人取解。其中等初等生。於取解時。仍別立號。常比其餘舉人多取分數。所有高等生。至省試。亦別立號。每七人中取一人奏名。如此則舉人亦稍嚮經術。敦行義矣。夫經術深淺。非程試所能知。行義美惡。非朝夕所能察。今使之處於學校。經二三年。彙經選擇。升至高等。又占解額。妨衆人進取之路。若其行義少有過差。必不爲衆人所容矣。由此觀之。其高等生經術。則講說常通。文藝則屢入優等。過犯則

全然輕少。行義則爲衆所服。比之糊名謄錄。考其一日所試賦詩論策。偶有所長而取之者。相去遠矣。況近年舉人。或一無行能。橫遇恩澤。幸得免解者。不可勝數。今高等生行能如此。裁免一解。豈足惜哉。此學校之法也。若朝廷又不能如此。只於舊條之中。毛舉數事。微有更張。則於取士之道。並無所益。徒更煩苛。不若悉循舊貫之爲愈也。

論風俗劄子

熙寧二年
六月

臣聞國之致治。在於審官。官之得人。在於選士。士之嚮道。在於立教。教之歸正。在於擇術。是知選士者。治亂之樞機。風俗之根原也。竊見近歲公卿大夫。好爲高奇之論。喜誦老莊之言。流及科場。亦相習尙。新進後生。未知臧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至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且性者子貢之所不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之舉人。發口秉筆。先論性命。乃至流蕩忘返。遂入老莊。縱虛無之談。騁荒唐之辭。以此欺惑考官。獵取名第。祿利所在。衆心所趨。如水赴壑。不可禁遏。彼老莊棄仁義而絕禮學。非堯舜而薄周孔。死生不以爲憂。存亡不以爲患。乃匹夫獨行之私言。非國家教人之正術也。魏之何晏。晉之王衍。相與祖述其道。宅心事外。選舉者以此爲賢。仕宦者以此爲業。遂使紀綱大壞。禍患並興。生民塗炭。神州陸沈。今若於選士之際。用此爲術。

臣懼向去任官之士。皆何晏王衍之徒。則政事安得不墮。風俗安得不壞。正始永嘉之弊。將復見於今矣。伏望朝廷特下詔書。以此戒勵內外公卿大夫。仍指揮禮部貢院。豫先曉示進士。將來程試。若有僻經妄說。其言涉老莊者。雖復文辭高妙。亦行黜落。庶幾不至疑誤後學。敗亂風俗。取進止。

上體要疏

熙寧二年八月五日

准御史臺牒。伏奉四月二十日詔。敕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恥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歎。若以爲其責不在己。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爲當然。其亦有含章懷寶。待倡而發者也。今百度墮弛。風俗偷惰。薄惡災異。譴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惕。以弼制改法救弊除患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奏。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導之而弗言。爾爲不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明黜陟焉。臣以驚下之材。自仁宗皇帝時。蒙擢在侍從。服事三朝。恩隆德厚。隕身喪元。不足爲報。雖訪問所不及。猶將披肝瀝膽。以效其區區之忠。況聖意采納之勤。督責之嚴。諄諄如此。臣敢營私避怨。匿情愛己。不爲陛下別白。當今之切務。庶幾少補萬分之一邪。臣聞爲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爲。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謂爲政有體。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網之有綱。絲之有紀。故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又云。豈弟君子。四方之綱。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內。設方伯。州牧。

卒正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敘。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爲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衆務。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寡。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祇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祇其可祇。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察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爲多。所察之事不爲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閒省。閱天下奏事。羣臣章疏。逮至昏夜。又御鐙火。研味經史。博觀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之日昃不食。臣以爲不能及也。然自踐阼以來。孜孜求治。於今三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祖宗勩業垂統。爲後世法。內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州。知縣等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敘。此所謂綱紀者也。今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諂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墮頽者也。而陛下方用爲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朝廷之

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陛下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及錢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必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乃宰相事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爲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僞不能掩真安民勿擾使之自富處之有道用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爲奸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衆心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爲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爲無所用矣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爲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任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爲方略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常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芻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

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爲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不免臨時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奸險之人。則是非爲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爲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彙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考察。與目前之毀譽。精麤詳略。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彙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閒。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己出。則媚嫉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常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其當職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旣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謂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爲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卽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暫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爲奸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爲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案之。若案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刑。不才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旣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利。無所廢。是只使之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

爲未也。臣聞古之聖帝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剛斷。則誠體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爲之道。尙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爲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略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尙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爲不賢。則險詖私謁。無不爲已。今陛下奸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己者邪。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爲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爲欺罔。若奸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怨謗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邪。在陛下。曷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大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意也。若乃奸邪貪猥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之思也。以此觀之。而譽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己。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

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得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己邪。陛下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夫三人羣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羣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者固所以決是非行刑賞也。若人君復不肯決。當使從誰決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凡用一人。必或以爲賢。或以爲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怪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而取捨之。取是而捨非。則安榮。取非而捨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主重之。故博謀羣臣。下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此言周室之衰。人臣不知先王之大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今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有尙勝者。以巧文相攻。辨口相擠。至於再。至於三。

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異域。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遺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植。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重傷垂死。情無可愆。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爲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爲巧說。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敕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人有罪。在於四海之廣。萬幾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爲一事。爲二事。謀爲所因。不爲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爭。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邪。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奸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邪。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譏竊歎。而莫敢明言者。臣獨以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爲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七

章奏

再乞資蔭人試經義劄子

熙寧三年二月六日上

臣先曾起請應資蔭出身人初授差遣者更不試詩。只委審官院流內詮試孝經論語大義共三道。仍令主判臣僚更將所對義面加詢問。若義理精通者特保明聞奏。優與差遣。稍通者依常調。不通者且令修學。候一周年外再試。必須試中方得出官。若年四十以上聽依舊制。只寫家狀讀律。自後不蒙朝廷施行。臣今復差知審官院。竊見資蔭人初授差遣者。令試詩一首。實爲無益。不惟其閒有牆面者。假手於人。徒長姦僞。就使自作詩。得如曹劉沈宋。其於立身治民。有何所用。古者二帝三王。皆立太學之官。以教公卿大夫子弟。其故何哉。蓋以其人將嗣守官業。苟無德行道藝。則必害及於民故也。今若欲使公卿大夫子弟盡肄業於太學。則其父兄不常在京師。固難齊壹。若但使之習業於家。而考校於初授差遣之際。業不習者不得出官。則不煩勸督。而人人自勉於學矣。此乃事之易行者也。嚮若使之盡通詩書禮樂。則中材以下。或有所不及。今但使之習孝經論語。儻能盡期年之功。則無不精熟矣。此乃業之易習者也。然孝經論語。其文雖不多。而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就使學者不能踐履。亦知天下有周公孔子。仁義禮樂。其爲益也。豈可與一首律詩爲比哉。臣竊以爲茲事用力不勤。更張甚易。而爲益稍大。別無所損。伏望聖慈。

詳察。或有可取。乞檢臣前奏。特賜施行。取進止。

辭樞密副使第三劄子

熙寧三年二月十九日上

臣前者兩曾辭免樞密副使。未奉俞旨。竊慮區區之誠。未能上達。須至詳悉。復有奏陳。臣聞人之材性。各有能有不能。人主量材。然後授官。人臣審能。然後受事。是以官不曠而事無敗也。臣幸生承平之時。家世爲儒。臣自髫鬣。至於弱冠。杜門讀書。不交人事。仕宦以來。多在京師。少歷外任。故於錢穀刑獄繁劇之務。皆不能爲。況於軍旅。固所不習。獨於解經述史。及以愚直補過拾遺。不避怨怒。則庶幾萬一。或有可取。是以每於拜官之際。辭所不能。而不辭其所能。曩者除開封府推官。以繁劇曾辭。後除脩起居注。知制誥。翰林學士。以文采不工。曾辭。除龍圖閣直學士。以久在諫職。無效。曾辭。再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以言事未了。曾辭。除史館修撰。以方修資治通鑑。恐朝廷修國史。難以兩處供職。曾辭。自餘除國子監直講。館閣校勘。史館檢討。集賢校理。直祕閣。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權御史中丞。此皆朝廷清要之職。除書始下。臣卽時受命。未嘗輒辭。所以然者。自度鷲鈍。可以策厲。不至曠敗故也。天下之人。見臣屢辭恩命。或以爲不慕榮貴。或以爲飾詐邀名。是皆不知臣者也。臣自幼習賦詩論策。應舉就試。每三年一次。投狀乞磨勘。豈不慕榮貴者邪。臣若陰有言求。陽爲辭避。乃可謂之飾詐邀名。陛下察臣何嘗有此。豈飾詐邀名者邪。臣之愚心。正欲辭所不能。而方今二府之任。自非天下英傑之士。不可輕處。豈臣

愚淺下材所能堪稱。或遇國家大事。參陪末議。有毫釐之差。使陛下有盱食之憂。以累知人之哲。臣雖伏質橫分。不足塞責。加之素有目疾。不能遠視。近日以來。頗多健忘。居常供職。猶懼廢闕。況以衰病。當茲通重任。是用披肝瀝膽。昧冒上陳。違犯詔旨。至於再三。觸法抵罪。不自知覺。伏望聖慈。特賜矜察。依臣前奏。追還新恩。俾守舊職。不勝憂慙危切之誠。臨紙叩頭。俯伏俟命。取進止。

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

熙寧三年二月二十日上

臣蒙聖恩。除樞密副使。屢遣陳承禮等。趣臣就職。德澤汪洋。天降地厚。非臣隕身糜骨所能報稱。然臣竊惟陛下。所以用臣之意。蓋察臣狂直。庶幾有補於國家。臣所以事陛下之心。亦不過竭其愚衷。以裨聖德之萬一。若陛下徒以祿位榮臣。而不取其言。則是以天官私非其人。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則是盜竊朝廷名器。以私其一身。誠恐上累陛下之至公。下喪微臣之素守。此臣所以屢違詔命。不敢祇受者也。臣伏見陛下天縱英明。厲精求治。思得嘉謀。以新美天下。而建畫之臣。不能仰副聖意。思慮未熟。講議未精。徒見目前之小利。不顧永久之大害。憂政事之不治。不能輔陛下修祖宗之令典。乃更變亂先王之正刑。患財利之不足。不能勸陛下以恭儉節用。乃更遣聚斂之臣。誅剝齊民。設官則以冗增冗。立法則以苛益苛。使四海危駭。百姓騷然。猶且堅執而行之。不肯自以爲非也。臣先曾上疏。言不當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又言天下之事。當委之轉運使知州知縣。不當別遣使者擾亂其間。又嘗因經筵侍坐。言散

青苗錢不使。自後朝廷更遣使者四十餘人分行天下。以提舉句當常平廣惠倉相度差役農田水利爲名。其實專使之散青苗錢。臣竊自疑。智識淺短。不足以知天下變通之務。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書之臣。使行之更力。由是閉口不敢復言。今行之纔數月。中外鼎沸。皆以散青苗錢爲不便。然後臣乃敢發口復言。彼言青苗錢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勢作威。陵轢州縣。騷擾百姓。止論今日之害耳。臣所憂者。乃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貧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識差長。憂深思遠。寧勞筋骨。惡衣菲食。終不肯取債於人。故其家常有贏餘。而不至狼狽也。貧者皆窳偷生。不爲遠慮。一醉日富。無復贏餘。急則取債於人。積不能償。至於鬻妻賣子。凍餒填溝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雖苦樂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今縣官乃自出息錢。以春秋貸民。民之富者皆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提舉官欲以多散爲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戶等。抑配與之。富者與債仍多。貧者與債差少。多者至十五緡。少者不減千錢。州縣官吏。恐以逋欠爲負。必令貧富相兼。共爲保甲。仍以富者爲之魁首。貧者得錢。隨手皆盡。將來粟麥。小有不登。二稅且不能輸。況於息錢。因不能償。吏督之急。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則獨債數家所負。力竭不逮。則官必爲之倚闈。春債未畢。秋債復來。歷年寢深。債負益重。或值凶年。則流轉死亡。幸而豐稔。則州縣之吏。併催積年所負之債。是使百姓無有豐凶。長無蘇息之期也。貧者既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外。富者無幾何矣。富者既盡。若不幸國家有邊隅之警。興師動衆。凡粟帛軍須之費。將從誰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錢。凡幾

千萬緡。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災，州縣之吏果有仁心愛民者，安得不爲之請於朝廷？乞因郊赦而除之。朝廷自祖宗以來，以仁政養民，豈可視其流亡轉死而必責其所負？其勢不得不從請者之言也。然則官錢幾千萬緡，已放散而不返矣。官錢旣放散，而百姓又困竭，但使閭閻里長於收督之際，有乞取之資，此可以謂之善計乎？且常平倉者，乃三代聖王之遺法，非獨李愷耿壽昌能爲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此。比來所以墮廢者，由官吏不得人，非法之失也。今聞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爲青苗錢，又以其穀換轉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國家每遇凶年，供軍食自不能足用，固無羨餘以濟饑民，所賴者止有常平倉錢穀耳。今一旦盡作青苗錢散之，向去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糴？若有凶年，將以何穀贖贖乎？臣竊聞先帝嘗出內藏庫錢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糴本。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穀共約一千餘萬貫石，今無故盡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臣以謂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倉之害尤大也。今國家每有大費，三司所不能供者，陛下輒取內藏庫物以給之，彼內藏庫者，乃祖宗彙世之所蓄聚，以備軍旅非常之用也。使其物常如泉源流出於庫，無有窮竭之時，則可矣。若本皆斂之於民以實之，則有時而空矣。昔漢文帝欲作靈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何以臺爲？太宗時，堯王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觀之，翊善姚坦獨俛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坦惟見血山耳，不見假山。王驚問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笞撻，血流滿身，愁苦之聽，不可忍聞。此假山皆民租賦所爲，非血山而何？是

時上亦自爲假山。聞之。遽命毀之。今陛下令薛向於江淮爲貿易。以三百萬緡畀之。又散青苗錢數千萬緡。其餘五十萬三十萬者。固不足數爾。其爲露臺假山之費。不亦多乎。陛下聰明仁儉。固不減於漢文帝。及太宗。然而視棄財物如糞土者。蓋未知其所從來。皆出於生民之膏血耳。陛下若終信條例。司所言。推而行之。不肯變更。以循舊貫。十年之外。富室旣盡。常平已壞。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餓殍滿野。加以西北侵犯邊境。羽書猝至。戎車塞路。攻戰不已。轉餉不休。當是之時。民之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爲盜賊。將何之矣。秦之陳勝吳廣。漢之赤眉黃巾。唐之黃巢。皆窮民之所爲也。大勢旣去。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臣竊惟太祖太宗躬擐甲冑。櫛風沐雨。跋履山川。蒙犯矢石。以爲子孫成光明盛大之業。如此其美也。陛下試取臣所進歷年圖觀之。自周末以來。至於國初。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其閒亂離板蕩。則固多矣。至於中外無事。不見兵革。百有餘年。如國朝之盛者。豈易得乎。此臣所以尤爲陛下痛惜者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臣竊觀方今荒服親附。邊鄙不聳。五穀和熟。盜賊稀簡。是宜爲天下和樂無事之時。而中外恟恟。人不自安者。無他故也。正由朝廷有制置三司條例司。諸路有提舉句當。常平廣惠倉使者。爭獻謀畫。各矜智巧。更變祖宗法度。侵奪細民常產。掊斂財利。以希恩寵。非獨此青苗一事而已。至於欲計畝率錢。顧人充役。決汴水以種稻。及澆溉民田。及欲洩三十六陂水。募人耕佃。若此之類。不可悉數。道路之人。其所非笑。而條例司自以爲高奇之策。書以授常平使者。必欲行之。天下恐其興作之不已。皆如青苗爲害於民也。故小大遑遑。不敢自安。苟不能廢此局。則生民必無休息之期矣。陛

下誠能昭然覺悟。采納臣言。置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句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其官員並送收本錢與合入差遣。青苗錢已散者。令州縣候豐熟日催收本錢。更不取利。未散者毋得更散。其常平倉錢穀。依舊封椿。令提點刑獄司管句。則太平之業依然復故矣。茲事明如白黑。易如反掌。陛下何憚而不爲也。如此臣雖盡納官爵。但得爲太平之民。以終餘年。其幸多矣。苟言不足采。陛下雖引而寘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爲貪榮冒寵之人。未審陛下將何所用之。不勝慄慄狂愚之誠。惟聖明裁處。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請自擇臺諫劄子

熙寧三年四月十六日上

臣竊見近日臺諫上言制置三司條例司害民。及呂惠卿姦邪者。率被責降。或更加以惡名。如呂公著告辭云。乃誣方鎮。有除惡之謀。中外聞者。無不駭愕。竊惟朝廷之意。無他。止欲懲戒來者。使不敢復言耳。國家置臺諫官。以爲天子耳目。唯恐政事有闕失。百姓有疾苦。大臣專恣。左右姦邪。天子深居九重。不能得聞故也。今臺諫官稍有懷剛直之志。畏天下公議。憂念朝廷。哀憫百姓。忤犯大臣。刺譏左右者。陛下輒罪而逐之。更使大臣自擇所親。以代其任。萬一又爲公論。則又逐之。是必得庸懦阿諛。不知廉恥。附下罔上。背公死黨之人。然後止耳。若言路皆此等之人。則禁闔之外。陛下耳目之所不及者。雖有至大之事。迫切之禍。陛下何從知之。如此豈宗廟社稷之福也。晏子曰。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若以水

濟水誰能食之。今陛下使大臣自擇臺諫官。大臣又取同於己者存之。異於己者去之。然則陛下獨與大臣爲天下足矣。何必更置臺諫官也。且條例司之害民。呂惠卿之姦邪。天下之人誰不知之。獨陛下與王安石未之寤耳。豈可更爲之黜逐臺諫。以長其威福。成其氣勢。臣竊爲陛下寒心。今臺諫官已被逐者。臣不敢留。惟願陛下自擇公正剛直者布之言路。以明四目。達四聰。勿使爲羣下所欺蔽。則天下幸甚。臣受陛下過分之恩。不敢塞默。雖死怨讎之手。猶賢於竊祿偷生者也。取進止。

奏爲乞不將米折青苗錢狀

熙寧四年
正月上

準提舉陝西常平廣惠倉司牒

右謹具如前本司勘會朝廷元散青苗錢。指揮取利不得過二分。今來提舉常平廣惠倉司。乃依見今饑饉之歲。在市貴價。將本倉陳次斛斗。紐作見錢。支散與人。又豫定將來粟麥之價。粟每斗二十五文足。小麥每斗四十文足。本司看詳。向去夏秋五穀有豐有儉。其穀麥之價。固難預定。今將陳色白米每斗紐作見錢七十五文。若折計作小麥價錢。支俵每斗四十文。共折計得小麥一斗八升七合半。則是貧民於正二月間。請得陳色白米一石。卻將來納著新好小麥一石八斗七升五合。若折計作粟錢。支俵每斗二十五文足。計支。則一斗白米價錢七十五文足。共折得粟三斗。則是貧民闕乏之時。只請得陳色白米一石。卻將來共納著新粟三石。若只送納見錢。卽又須賤糶斛斗。以償官中本利。使貧下之民寒耕熱耘。竭盡

心力所收斛斗於正稅之外更以巧法取之至盡不問歲豐歲儉常受饑寒顯見所散青苗錢大爲民害竊惟朝廷從初散青苗錢之意本以兼并之家放債取利侵漁細民故設此法抑其豪奪官自借貸薄收其利今以一斗陳米散與饑民卻令納小麥一斗八升七合五勺或納粟三斗所取利約近一倍向去物價轉貴則取利轉多雖兼并之家乘此饑饉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之重國家爲民父母置此二倉名爲常平廣惠豈當如此今邊鄙用兵軍糧闕乏既無餘剩可以賑貸伏望朝廷憫此農民遭值凶饑困窮憔悴鄰於死亡直將上件常平廣惠倉斛斗依先降朝旨借貸與第四等以下人戶更不取利若不能如此須依作青苗錢俵散之時卽乞不以元糶價貴賤更不紐作見錢只據所散與人戶石斗至將來成熟令出息二分每散得一斗米者納一斗二升細色或依倉式例折作麤色如此細民猶不至窮困官中取利雖薄亦不減二分元數如允所請伏乞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應詔言朝政闕失狀

熙寧七年四月十八日上

臣準西京牒準三月三十日詔敕朕涉道日淺晦於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早曠爲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聞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久不效也應中外文武臣僚竝許實封直

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臣伏讀詔書。喜極以泣。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以四事求諫。聖人所爲。異世同符。凡詔書所言。皆卽日之深患。陛下旣已知之。羣臣夫復何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知其如是。復能斷志無疑。不爲左右所移。則安知今日之災沴。不如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雉雉。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更爲宗廟生民之福乎。然自詔下以來。臣不知中外之臣。亦有以當今之急務。生民之疾苦。力爲陛下別白言之者乎。蓋必有之矣。而臣未得聞也。臣竊不自揆。伏念父子受國厚恩。備位侍從。緣在朝廷。屢以狂瞽。塵浼聖聽。聞以衰疾。自求閒官。不敢復預國家之議。四年於茲矣。幸遇陛下。發不世之詔。問以朝政闕失。斯實千載一時。古人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況居位食祿者乎。是以不敢畏當塗。避衆怒。愛微軀。保妻子。心知時事之可憂。而寒默不言也。竊觀陛下英睿之性。希世少倫。卽位以來。銳精求治。恥爲繼體。守文之常主。高欲慕堯舜之隆。下不失漢唐之盛。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不從。所譽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聽其所爲。推心置腹。人莫能閒。雖齊桓公之任管仲。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及也。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陛下之欲。恥爲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周公自任。是宜百度交正。四民豐樂。頌聲旁洽。嘉瑞沓至。乃其效也。然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己。而惡人異己是也。陛下旣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皆宜與衆共之。捨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任己意。惡人攻難。

羣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之情誰肯棄福而取禍。去榮而就辱。於是天下之士。踈於富貴者。翕然附之。爭勸陛下益加委任。順從其言。嚴斷刑罰。以絕異議。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官。比年以來。中外執事權者。皆此屬矣。其懷忠直守廉恥者。皆擯斥廢棄。或罹罪譴。無所容立。至於臺諫之官。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陛下所當自擇。而亦使執政擇之。彼專用其所親愛之人。或小有違忤。卽加貶逐。以懲後來。必得佞諛之尤者。然後使爲之。如是則政事之愆謬。羣臣之姦詐。下民之疾苦。遠方之冤抑。陛下何從得聞見之乎。又奉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稟其意指。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繫其筆端。升黜由其唇吻。州縣之吏。承迎奉順之不贍。何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其入奏則云。州縣守宰。咸以爲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粲然可觀。以謂法之至善。詢謀僉同。豈知其在外之所爲哉。或者更增爲條目。務求新巧。互陳利病。各事改張。使畫一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定。吏民莫知所從。蓋由襲故則無功。出奇則有賞。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益國便民之志也。又令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驅。競爲苛刻。奉行新法。稍不盡力。則謂之非才不職。及沮壞新法。立行停替。或未熟新法。誤有違犯。皆不理赦。降去官。與犯賊者罪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惟奉行文書。赦免罪戾。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牘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昔堯稽於衆。舍己從人。舜戒羣臣。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所以爲帝王稱首者也。秦惡聞其過。殺直諫之士。禁偶語之人。及其

禍敗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已獨不知。此所以爲萬世戒者也。子產相鄭。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請毀之。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何今之執政異於古之執政乎。齊景公謂梁丘據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今朝廷之臣。對揚啓沃。亦有異於梁丘據者乎。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卻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贊己。闞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闞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旣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今執政主新法。羣下同聲賢之。有以異於衛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懣鬱結。視屋竊歎。而口不敢言。庶人饑寒憔悴。怨嗟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陛下所謂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也。苟忠讜退伏。阿諛滿側。而望百度之貞。四民之樂。頌聲之洽。嘉

瑞之臻。固亦難矣。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實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斂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外域。得少失多。五曰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爲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細。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爲也。凡此六者之爲害人。無貴賤愚智。莫不知之。乃至陛下左右前後之臣。日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合聖心。附會執政。盜富貴耳。一旦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亦異矣。臣今不敢復費簡札。敍利害。以煩聖聽。但願陛下勿詢阿諛之黨。勿徇權臣之意。斷志罷之。必有能爲陛下言其詳者矣。此六者之中。青苗免役錢爲害尤大。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不得私爲也。自未行新法之時。民間之錢固已少矣。富商大賈藏鏹者或有之。彼農民之富者。不過占田稍廣。積穀稍多。室屋修完。耕牛不假而已。未嘗有積錢巨萬於家者也。其貧者藍縷不蔽形。糟糠不充腹。秋指夏熟。夏望秋成。或爲人耕種。資米拾以爲生。亦有未嘗識錢者矣。是以古之用民。各因其所有而取之。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帛。及唐末兵興。始有稅錢者。故白居易譏之曰。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無也。今有司爲法則不然。無問市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至暮。惟錢是求。農民值豐歲。賤糶其所收之穀。以輸官。比常歲之價。或三分減二。於斗斛之數。或十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值凶年。無穀可糶。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

牛則家家賣牛。無田可售。不免伐桑棗。撤屋材。賣其薪。或殺牛賣其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何
以爲生乎。故自行新法以來。農民尤被其患。農者天下之本。農旣失業。餘民安所取食哉。今貨益重。物益
輕。年雖饑。穀不甚貴。而民倍困。爲國計者。豈可不少思其故哉。此皆斂錢之咎也。北盡塞表。東被海涯。南
踰江淮。西及邛蜀。自去歲秋冬。絕少雨雪。井泉溪澗。往往涸竭。二麥無收。民已絕望。孟夏過半。秋種未入。
中戶以下。大抵乏食。採木實草根。以延朝夕。若又如如是數月。將何如哉。當此之際。而州縣之吏。督迫青苗。
助役錢。不敢少緩。鞭笞繲紲。惟恐不迨。婦子遑遑。如在湯火之中。號泣呼天。無復生望。臣恐烏窮則喙。獸
窮則攫。民困窮已極。而無人救恤。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爲盜賊。將何之矣。若東南西北。所在嘯聚。
連羣結黨。日滋月蔓。彌漫山澤。蹈藉城邑。州縣不能禁。官軍不能討。當是時。方議除去新法。將奚益哉。綠
林赤眉。黃巾黑山之徒。自何而有。皆疲於賦斂。復值饑饉。窮困無聊之民耳。此乃宗廟社稷之憂。而廟堂
之上。方晏然自得。以爲太平之業。八九已成。此臣所爲痛心疾首。晝則忘食。夜則忘寢。不避死亡。欲默不
能者也。易復之初六日。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言過而能改。雖悔不大也。其上九日。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
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言迷而不復。凶且有災。於君道尤不利也。昔秦穆公敗於殽。作
秦誓曰。惟古之謀人。則日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蓋悔
棄老成之遠慮。用利口之深謀。以取覆敗。而思補其過也。故能終雪前恥。彊霸西戎。漢武帝征伐四方。中
國虛耗。盜賊羣起。又喪武師之軍。乃下哀痛之詔曰。迺者以縛馬書徧示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

文學者。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公車方士。大史太卜。皆以爲吉。今計謀卦兆。皆反謬。蓋始寢公卿方士之諂。諛對不以誠。致誤國事。有悔於心也。故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天下復安。自國家行新法以來。天下之人。心祈口禱。惟冀陛下之覺悟。而拯救其失。以蘇疲民。如望上天之膏澤。日復一日。以至於今。及今改之。猶可救也。過是則民力屈竭。一旦渙然離散。乃始勞心安集。豈不難哉。竊觀陛下詔書。寅畏天災。深自咎責。丁寧懇惻。以求至言。皆陛下已知前日之失。而欲有所改爲也。若徒著之空文。而於新法無所變。更是猶臨鼎。哀魚之爛。而益薪不已。將何補哉。陛下誠能垂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放遠阿諛。勿使壅蔽。自擇忠讜爲臺諫官。收還威福之柄。悉從己出。詔天下青苗錢。勿復散。其見在民間逋欠者。計從初官本分作數年催納。更不收利息。其免役錢。盡除放差役。並依舊法。罷市易務。其所積貨物。依元買價出賣。所欠官錢。亦除利催本。罷拓土開境之兵。先阜安中國。然後征伐四方。罷保甲教閱。使服田力穡。所興修水利。委州縣相度。凡利少害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歡呼。上下感悅。和氣薰蒸。雨必霑洽矣。彼阿諛之人。附會執政者。皆緣新法得以富貴。若陛下以爲非而捨之。彼如魚之失水。必力爭固執。而不肯移。願陛下勿問之也。臣竊聞陛下以旱暵之故。避殿撤膳。其焦勞至矣。而民終不預其澤。不若罷此六者。立有溥博之德。及於四海也。又聞京師近雖獲雨。而畿甸之外。旱氣如故。王者以四海爲家。無有遠近。皆陛下之赤子。願陛下雖狗羣臣之請。御正殿。復常膳。猶應兢兢業業。憂勞四方。不遽自寬。以爲無復災也。又諸州縣奏雨。往往止欲解陛下之焦勞。一寸則云三寸。三寸則云一尺。多不以其實。不可不察也。又聞青苗之法。

災傷及五分則倚閣其閒官吏不仁者。至有抑遏百姓。止放微也四分以下稅。此尤可罪者也。臣在宥散

依也

之地。若朝政小小得失。臣固不敢與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將爲朝廷深憂。而陛下曾不知之。又今年以來。臣衰疾寢增。恐萬一溘先朝露。齋懷忠不盡之情。長抱恨於黃泉。是以冒死一爲陛下言之。儻陛下猶棄忽而不之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矣。干冒宸扆。臣無任懇切惶懼之至。

薦范祖禹狀

元豐七年十二月上

臣伏以報國之忠。莫如薦士。負國之罪。莫如蔽賢。臣伏見奉議郎同編修資治通鑑范祖禹。智識明敏。而性行溫良。如不能言。好學能文。而謙晦不伐。如無所有。操守堅正。而圭角不露。如不勝衣。祖禹乃今正議大夫。致仕范鎮兄孫。自祖禹年未二十。爲舉人時。臣已識之。今年四十餘。行義完固。常如一日。祖禹所爲本末。無如臣最熟知。臣於熙寧三年。奏祖禹自前知資州龍水縣事。同修資治通鑑。至今首尾一十五年。由臣頑固。編集此書。久而不成。致祖禹淹回沈淪。不得早聞達於朝廷。而祖禹安恬靜默。如可以終身下位。曾無滯留之念。臣誠孤陋。所識至少。於士大夫亦罕遇其比。況如臣者。遠所不及。凡臣所言。莫非據實。不敢溢美。今所修書已畢。祖禹應歸吏部。別授差遣。臣竊爲朝廷惜此良寶。委棄榛莽。伏望皇帝陛下。特賜采拔。或使之供職祕省。視其述作。或使之入侍經筵。察其學行。自餘進用。繫自聖衷。如蒙朝廷擢用。後有不如所舉。臣甘與之同罪。

再乞西京留臺狀

元豐八年
二月上

臣先於元豐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受敕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候滿三十箇月不候替人發來赴闕。至今月此任當滿。伏念臣性雖至愚。麤嘗從學。平生所守不敢忘信。雖遇布衣未嘗妄語。況於朝廷。豈敢欺罔。臣今年六十有七。耳目手足雖未全衰。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舉錯云爲。動多差謬。使之臨繁處劇。實所不堪。非敢愛身。必恐敗事。但臣前後提舉崇福宮。已經四任。坐享俸給。全無所掌。今復有求。實自愧心。竊見西京留司御史臺及國子監。比於宮觀。麤有職業。伏望聖慈。俯加矜察。特於上件兩處差遣內除授一任。庶使竊祿庇身。以養殘年。則陛下愛物。曲盡終始之賜。微臣陳力。兩遂公私之便。

乞開言路劄子

元豐八年三
月二十日上

臣聞周易天地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夫道猶歧路。近差跬步。遠失千里。今皇帝陛下。新臨大寶。德性高明。太皇太后同斷萬幾。聖謨光大。初發號令。不可不慎。斯乃治亂之歧塗。安危之所分也。當以要切爲先。以瑣細爲後。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頽敝。士大夫以儉合苟容爲智。以危言正論爲狂。是故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已繁。猶賴上帝垂休。歲不大饑。祖宗

貽謀人無異志。不然則天下之勢可不爲之寒心乎。此皆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往往怨歸先帝。此臣所以日夜憤痛。焦心泣血。不顧死亡。思有開發於朝廷者也。臣愚以爲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諸路州軍於所在要鬧處。出榜曉示。在京則於鼓院檢院投下。委主判官。晝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彊有抑退。其百姓無產業人。慮有姦詐。則責保知在。奏取指揮。放令逐便。然後陛下於聽政之暇。略賜省覽。其義理精當者。卽施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捨其所短。其狂愚鄙陋。無可采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嘉言日進。羣情無隱。陛下雖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措施爲。惟陛下所欲。斯乃治安之源。太平之基也。陛下若以臣言爲可取。伏乞決自聖意。下學士院草詔書施行。羣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取進止。

進修心治國之要劄子

元豐八年四月十九日

臣伏聞本固則末茂。源濁則流渾。昔仁宗皇帝擢臣知諫院。臣初上殿。卽言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英宗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其後序言人君之道一。其德有三。其志亦猶所以事仁宗也。大行皇帝新卽位。擢臣爲御史中丞。臣初上殿。言人君修心治國之要。其志亦猶所以事英宗也。今上天降災。大行皇帝奄棄天下。皇帝陛下新承大統。太皇太后同聽萬幾。不知臣愚。猥蒙

訪落臣且愧且懼。無以塞責。謹復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爲獻。其志亦猶所以事大行皇帝也。所以然者。臣歷觀古今之行事。竭盡平生之思慮。質諸聖賢之格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舉在於是。不可移易。是以區區首爲棄朝言之。不知臣者。以臣爲進迂闊陳熟之語。知臣者。以臣爲識天下之本源也。夫治亂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仁明武。所出於內者也。用人賞功罰罪。所施於外者也。出於內者。雖有厚有薄。有多有寡。稟之自天然。好學則知所宜從。力行則光美日新矣。施於外者。施之當。則保其治。保其安。保其存。不當。則至於亂。至於危。至於亡。行之由己者也。所以能當在於至明。所以能明在於至公。是以明君善用人者。博訪遠舉。拔其殊尤。德行高人。謂之賢。智勇出衆。謂之能。賢不必能。能不必賢。各隨所長。授以位任。有功則賞。有罪則罰。其人果賢能。雖讎必用。其人苟庸愚。雖親必棄。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懲。賞不以喜。罰不以怒。賞不厚於所愛。罰不重於所憎。必與一國之人同其好惡。是以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如此安有不當者乎。臣故曰。所以能當在於至明。所以能明在於至公也。昔齊桓公置射鈞而使管仲相。漢高祖知人善任。使苟爲不才。雖見喜亦棄之。苟才矣。雖負販酒徒。亡將戍卒。亦用之。此所以能奮布衣。取天下也。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郎賤官也。猶惜之。況其貴者乎。故永平之治。至今稱之。宋高祖事蕭太后甚孝。太后欲以子道憐爲揚州刺史。太祖以其貪惡不許。故功業之高。冠於南朝。唐太宗殺建成元吉。而用其官屬魏鄭公王珪等。與房杜無異。卒得其效。宣宗事鄭太后甚謹。問見鄭光以政事不能對。罷其方鎮。故時人稱美。謂之小太宗。此用人之公明者也。韓昭侯惜

敝袴不以賜左右之無功者。漢高祖深怨雍齒而不忘其功。魏太祖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唐宣宗重惜服章。故當時得緋紫者。以爲榮。此賞功之公明者也。豎牛殺孟丙。仲任立叔孫。昭子數其罪而殺之。孔子善其不懷。丁公脫漢高祖於阬。高祖以爲不忠而斬之。武帝妹隆慮公主且死。屬其子昭平君。昭平君殺人。武帝流涕而誅之。唐明皇弄臣黃顰。掀捕盜官墜馬。明皇杖殺之。宣宗謂樂工汝惜羅程藝。我惜高祖太宗法。此罰罪之公明者也。臣略舉此數者。以爲明驗。其餘在陛下博覽載籍以考之。知臣所言不爲謬妄。臣以一夫之愚。不能周知天下之務。近曾上奏。乞下詔書開言路。伏望聖慈。早賜施行。今並治平四年五月三日上殿劄子。具錄進呈。乞陛下留神幸察。

乞去新法之病民傷國者疏

元豐八年四月
二十七日

月日具官臣司馬光謹昧死再拜上疏。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臣竊見先帝聰明睿智。勵精求治。思用賢輔。以致太平。委而任之。言行計從。人莫能閒。雖周成王之任周公。齊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任樂毅。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能及。斯不世出之英主。曠千載而難進者也。不幸所委之人。於人情物理。多不通曉。不足以仰副聖志。又足已自是。謂古今之人。皆莫已如。不知擇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謀。以啓迪清衷。佐佑鴻業。而多以己意輕改舊章。謂之新法。其人意所欲爲。人主不能奪。天下莫能移。與之同者。援引登青雲。與之異者。擯斥沈溝壑。專欲遂其很心。不顧國家大體。人之常情。誰不愛富貴而畏刑禍。於是

摺紳大夫。望風承流。競獻策畫。務爲奇巧。捨是取非。興害除利。名爲愛民。其實病民。名爲益國。其實傷國。作青苗。免役。市易。賒貸等法。以聚斂相尙。以苛刻相驅。生此厲階。迄今爲梗。又有邊鄙之臣。行險倣倖。大言面欺。輕動干戈。妄擾蠻夷。夫兵者國之大事。廢興存亡。於是乎在。而其人苟榮一身之官賞。不顧百姓之死亡。國家之利病。輕慮淺謀。發於造次。御軍無法。僅同兒戲。深入敵境。坐守孤城。糧運旣竭。狼狽奔潰。築塞極邊。功猶未畢。輕敵不備。闔城塗地。使兵夫數十萬。暴骸於曠野。資仗巨億。棄捐於異域。又有生事之臣。欲乘時干進。建議置保甲。戶馬保馬。以資武備。變茶鹽鐵冶等法。增家業侵街商稅等錢。以供軍須。遂使九土之民。失業窮困。如在湯火。此皆羣臣躁於進取。誤惑先帝。使利歸於身。怨歸於上。非先帝之本志也。臣荷先帝大恩。常思報效。曷在朝廷之時。屢言新法非便。觸忤權貴。冒犯衆怒。爭辯非一。先帝憐其孤忠。不以爲罪。仍蒙寵擢。眞之樞廷。臣以所言未行。力辭不受。臣非惡富貴而好貧賤。正欲感寤先帝。知臣爲國不爲身。庶幾采納狂瞽。使百姓獲安。基圖永固而已。旣又自乞冗官。退伏閭里。雖身處於外。區區之心。晨夕寤寐。何嘗不在先帝之左右。所以不敢自赴闕廷。如此之久者。亦猶辭樞廷之志也。熙寧七年。歷時不雨。先帝遇災而懼。深自刻責。誕布詔書。廣開言路。臣當是時。不勝踴躍。極有開陳。而建議之臣。知所立之法。不合衆心。天下之人。必盡指其非。恐先帝覺寤。而已受悞國之罪。伏欺罔之刑。乃勸先帝繼下詔書。言新法已行。必不可動。臣之所言。正爲新法。若新法不動。臣尙何言。自是閉口不敢復預朝廷論議。十有一年矣。然每觀生民之愁怨。憂社稷之陸危。於中夜之間。一念及此。未嘗不失聲拊心也。葵藿之志。

猶望先帝一賜召對。訪以外事。得吐心極言。退就斧鉞。死無所恨。不意上天降禍。先帝升遐。臣之寸誠。無由披露。鬱抑憤懣。自謂終天。自奔喪至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訪以得失。是臣積年之志。一朝獲伸。感激悲涕。不知所從。顧天下事務至多。臣思慮未熟。不敢輕有條對。但乞下詔。使吏民皆得實封。上言。庶幾民間疾苦。無不聞達。既而聞有旨罷修城役夫。撤調邏之卒。止御前造作。京城之人。已自歡躍。及臣歸西京之後。繼聞斥退近習之無狀者。戒飭有司奉法。失當過爲煩擾者。罷物貨專場。及民所養戶馬。又寬保馬年限。四方之人。無不鼓舞。聖德傳布。一日千里。頌歎之聲。如出一口。溢於四表。乃知太皇太后陛下。深居禁闕。皇帝陛下。雖富於春秋。天下之事。靡不周知。民間衆情。久在聖度。四海羣生。可謂幸甚。凡臣所欲言者。陛下略已行之。臣稽慢之罪。實負萬死。夫爲政在順民心。苟民之所欲者。與之所惡者。去之如決水於高原之上。以注川谷。無不行者。苟或不然。如逆阪走丸。雖竭力以進之。其復走而下。可必也。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無貴賤愚智。皆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遠近皆相賀也。然尙有病民傷國。有害無益者。如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宜先者。臣今別具狀奏聞。伏願決自聖志。早賜施行。議者必曰。孔子稱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彼謂無害於民。無損於國者。不必以己意遽改之耳。必若病民傷國。豈可坐視而不改哉。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蠱者。事有蠱弊而治之也。幹父之蠱。迹似相違。意則在於承繼其業。成父之美也。又曰。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裕者。饒益之名也。若

不忍違異。益父之過。往而不返。未爲得宜也。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卽改之。笞者始得全。武帝作鹽鐵。權酷均輸等法。天下困弊。盜賊羣起。昭帝用賢良文學之議。而罷之。後世稱明。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悉禁止罷遣之。時人望致太平。德宗晚年。有宮市五坊小兒。暴橫爲民患。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卽位皆罷之。中外大悅。是皆改父之政。而當者。人誰非之哉。況先帝之志。本欲求治。而羣下干進者。競以私意紛更。祖宗舊法。致天下籍籍如此。皆羣臣之罪。非先帝之過也。爲今之計。莫若擇新法之便民益國者存之。病民傷國者悉去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天子愛黎庶之心。吏之苛刻者必變。而爲忠厚。民之離怨者必變。而爲親譽。德業光榮。福祚無窮。豈不盛哉。夫天子之孝。在於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儻措置如此。歡心孰大焉。事親孰備焉。今幅員之內。所在嗷嗷。有倒垂之急。延頸傾耳。以俟改法。庶得蘇息。若朝廷不以爲意。日復一日。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早。公私匱竭。無以相救。失業之民。蠶起爲盜。安知無姦雄乘之而動。則國家有桑卵之危。中屠剛曰。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朝廷當此之際。解兆民倒垂之急。救國家桑卵之危。豈暇必俟三年。然後改之哉。況今軍國之事。太皇太后陛下權同行處分。是乃母改子之政。非子改父之道也。何憚而不爲哉。惟聖明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乞開言路狀

元豐八年
四月上

臣昨在京師。伏蒙太皇太后不以臣愚疏無取。遣使訪以得失。豈惟微臣有千載一遇之幸。中外聞之。踴躍相慶。以爲言路將開。下情得以上通。太平之期。指日可待也。當是時。臣未暇備論天下之事。先陳所急。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以近歲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爲智。以危言正論爲狂。致閭閻愁苦。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已繁。宜下詔書。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退。其義理精當者。行其言而顯其人。狂愚鄙陋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又於四月二十一日。復上言。皇帝陛下初卽政。於用人賞罰。尤不可不當。夫諫諍之臣。人主之耳目也。不可一日無之。說命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設有人閉目而塞耳。跣足而疾趨。前遇險阻。能無傷乎。賈山有言。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況震之以威。壓之以重乎。頃者王安石秉政。欲蔽先帝聰明。專威福。行私意。由是深疾諫者。過於仇讎。嚴禁諫諭。甚於賊盜。是以天下之人。以言爲諱。百姓愁苦無聊。靡所控告。致怨諷之語。上及先帝。臣嘗痛心泣血。思救其失。是故首乞下詔。開言路。以通下情。臣謂羣臣苟有肯進言者。陛下必加褒擢。以勸來者。此乃古人市駿骨。拊怒蛙之意也。召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皇帝陛下新卽位。太皇太后初垂簾。天下之人。莫不屬目傾耳。臣自到西京以來。朝夕伏聽朝廷維新之政。以爲必務明四目。達四聰。以發天下積年憤鬱之志。今開言路之詔。既不開頒。於四方。而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不可不並置三衙管軍臣僚。水部員外郎王諤。乞令依保馬元立條限。均

定逐年合買之數。又乞令太學增置春秋博士。使諸生肄業。朝廷以非其本職而言。各罰銅三十斤。臣忽聞之。悵然失圖。憤邑無色。臣非私於二人。直爲朝廷惜治體耳。夫阿意箝口。容身竊祿。此小臣之利也。威福在己。人不敢言。此大臣之利也。然民怨於下而不聞。國家隳危而不知。於陛下有何利哉。彼宋彭年王諤。臣素不識。不知其人爲賢爲不肖。但惜陛下臨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事獲罪。臣恐中外聞之。忠臣解體。直士挫氣。欲仕者斂冠藏之。欲諫者咋舌相戒。則上之聰明。猶有所不照。下之情僞。猶有所不達。太平之功。尙未可期也。宋彭年所言。雖不識事體。但當廢而不行。亦不宜加罪。至如孔子作春秋爲萬世法。王安石秉政。輒黜之。使不得與諸經並列於學宮。學者毋得習以爲業。王諤所言。未至不當。乃以越職爲罪。古者置諫鼓。設謗木。詢於芻蕘。未聞有位於朝。而以言事爲越職者也。若當職之人。旣不肯言。不當職之人。又不得言。則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其政治利病。天子深居九重。何由得聞之哉。昨日進奏院遞到告身。差臣知陳州。然則臣自今於一州之外。言及他事。亦爲越職。何敢言矣。今二臣之罰。旣不可追。伏望陛下如臣前奏。下詔不以有官無官當職不當職之人。皆得進言。擇其可取者。微加旌賞。使天下之人。知朝廷樂聞善言。不惡論事。無可取者。寢而勿問。庶幾願納忠之人。猶肯源源而來也。臣稟賦愚戇。文學政事。皆出天下。惟不識忌諱。不阿權貴。遇事妄言。無所顧避。以此荷知於桑朝。見稱於衆人。若亦不得言。則無所復用於聖世矣。上幸太皇太后陛下。下問之意。下負微臣平生願忠之心。內自傷悼。死不瞑目。臣久忝便安。今朝廷授以名藩。義不敢辭。見牒本州。索遠接公人起發。赴任次。到官之日。但勉竭疲駑。恪勤本職。

苟力所不逮。伏須罪戾而已。

請更張新法劄子

元豐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上

臣聞詩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故夏遵禹訓。商奉湯典。周守文武之法。漢循高祖之律。唐行太宗之制。子孫享有天祿。咸數百年。國家受天明命。太祖太宗撥亂反正。混壹區夏。規模宏遠。子孫承之。百有餘年。四海治安。風塵無警。自生民以來。罕有其比。其法可謂善矣。先帝以睿智之性。切於求治。而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遂致民多失職。閭里怨嗟。陛下深知其弊。卽政之初。變其一二。歡呼之聲。已洋溢於四表。則人情所苦。所願灼然可知。陛下何憚而不并其餘。悉更張哉。譬如有人。誤飲毒藥。致成大疾。苟知其毒。斯勿飲而已矣。豈可云姑少少減之。俟積以歲月。然後盡捨之哉。臣鄰曾上言。教閱保甲。公私費勞。而無所用之。斂免役錢。寬富而困貧。以養浮浪之人。使農民失業。窮愁無告。將官專制軍政。州縣無權。無以備倉猝。萬一饑饉盜賊羣起。國家可憂。此皆所害者大。所及者衆。先宜變更。借令皇帝陛下。獨覽權綱。猶當早發號令。以解生民之急。救國家之危。收萬國之歡心。復祖宗之令典。況太皇太后陛下。同斷國事。捨非而取是。去害而就利。於體甚順。何爲而不可哉。取進止。

乞改求諫詔書劄子

元豐八年上

臣先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乞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並許進實封狀。仍頒下諸路州軍於

要鬧處出勝曉示。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退。臣昨奉聖旨。令人見於今月二十三日。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閱。臣狂瞽妄言。曲荷采納。豈獨微臣之幸。抑亦天下之幸。此乃聖王之先務。太平之本源也。然臣伏讀詔書。其閒有愚心未安者。不敢不冒萬死極竭以聞。竊見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矣。中閒有云。若迺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則銜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審出於此。苟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臣聞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無所疑忌。忠臣竭誠以事其上。而無所畏避。故情無不通。言無不盡。今詔書求諫。而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爲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於羣臣有所褒貶。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搖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之愁苦可閔。則可以謂之銜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矣。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臣恐天下之士。益箝口結舌。非國家之福也。又止令御史臺出勝朝堂。自非趨朝之人。莫之得見。所詢者狹。伏望聖明於詔書中。刪去中間一節。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陛下務在求諫。無拒諫之心。各盡所懷。不憂黜罰。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指諸掌矣。取進止。

辭門下侍郎第二劄子

是日中使梁惟簡賜手詔云。賜卿手詔。深體予懷。更不多免。嗣君年德未高。昔當同處萬務。所賴方正之士。贊佐邦國。想宜知悉。再宣諭前日所奏。乞引對上殿。訖赴任。其日已降指揮。除卿門下

侍郎切要與卿商量軍國政事早來所奏備悉
卿意再降詔開言路俟卿供職施行遂止不上

臣伏蒙聖恩差御藥吳靖方宣召臣令受新除門下侍郎告身者。聖恩重復。惶愧愈深。臣性質愚魯。學術淺短。徒以素仗忠信。竊慕公直。偶爲時俗。被以虛名。誤蒙朝甄。獎承乏侍臣。熙寧初。王安石說導先帝。置三司條例司。始議新法。臣以爲財聚則民散。下怨則上危。力曾開陳。稱其不可。言語拙訥。不能感悟。尋蒙聖恩。除樞密副使。臣貪慕富貴。無異於人。顧以君無虛授。臣無虛受。先帝用臣。必以爲有益國家。苟言無足采。臣何敢叨居其位。是以竊上章奏。終辭不拜。旣而請補外郡。又乞散官。兩任留臺。四任崇福。臣區區之心。惟望先帝察其何故。辭貴就賤。一賜召對。訪以新法於民間。果爲利害。臣得輸肝瀝膽。極竭以聞。退就鼎鑊。死且不朽。飲食寤寐。不忘此志。幽明難欺。天實知之。不圖先帝奄棄天下。臣隕心泣血。謂積年所懷。生死莫伸。及來奔國喪。伏蒙太皇太后特降中使。宣諭令無惜奏章。臣不意愚誠復有所據發。千載一遇。不勝踴躍。遂首以開言路爲請。及其他新法之不便者。略舉數條。今蒙恩差知陳州。又詔令過闕。人覲到城之日。蒙降中使。以開言路詔書賜示。臣芻蕘之言。遽荷采納。且喜且懼。無地自容。然詳讀詔書。中間六事。有所未安。似名爲求諫。其實拒諫。恐士民見者。未達聖意。莫敢進言。方欲上殿論列。不意忽奉恩命。俾貳左省。臣以非才。未敢祇受。及以言路不通。新法爲患。皆當今切務。遂於今早。入一劄子。辭免恩命。并所準備上殿劄子二道。同於通進司投下。未審聖意。以臣前後所言。果爲如何。若稍有可采。乞特出神

斷力賜施行。則臣可以策勵疲鯨。少佐萬一。若皆無可采。則是臣狂愚無識。不知爲政。豈可以污高位。尸重任。使朝廷獲曠官之譏。微臣受竊位之責。他日有誤國事。罪不容誅。伏望聖慈。特寢新命。使得自安。其分取進止。

與呂公著同舉程頤劄子

元豐八年九月十五日

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聖慈。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取進止。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八

章奏

進孝經指解劄子

元豐八年十一月二日

臣竊惟自古五帝三王未有不由學以成其聖德者。所謂學者非誦章句習筆札作文辭也。在於正心修身齊家治國明明德於天下也。恭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緒。雖年在幼沖而執喪臨朝。率禮弗越。體貌尊嚴。舉止安重。顛顛印印。有老成之德。遐邇瞻仰。無不愛戴。此乃聖性自然。不聞亦式。實天祐皇家宗廟社稷生民之盛福也。然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儻復資學問以成之。則堯舜禹湯文武何遠之有。伏見近降聖旨。過冬至開講筵。臣竊以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始於事親。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誠爲學所宜先也。臣竊不自揆。嘗撰古文孝經指解。皇祐中獻於仁宗皇帝。竊慮歲久遺失。不存。今則繕寫爲一册。上進。伏乞聖明少賜省覽。取進止。

辭轉官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臣伏觀中書錄黃奉聖旨。神宗祔廟畢。執政官依故事轉遷。以臣爲正議大夫者。竊惟英宗皇帝親政之初。以宰臣韓琦等於嘉祐之末。有定策大功。保佑聖躬。濟於艱難。故各特遷一官。今陛下以神宗皇帝大

漸之際。宰臣蔡確等啓迪聖心。建立儲貳。傳授大寶。各特遷一官。固亦其宜。臣當是時。方閒居在西京。懇
几未命。非所預聞。豈得與確等同受褒賞。且國家名位。本以酬功報德。不可但以祔廟禮畢。檢舉故事。虛
有授受。況臣於登極之初。已蒙覃恩。改官。今曾未踰年。安敢再叨殊渥。縱臣貪冒。不知愧恥。天下之人。其
謂臣何。所有授正議大夫告身。臣不敢祇受。伏望聖慈。特賜寢罷。取進止。

辭轉官第二劄子

元豐八年
十二月上

臣於今月十一日。伏觀中書錄黃。蒙恩除正議大夫。臣於十二日具劄子奏。以蔡確等啓迪神宗皇帝。建
立儲貳。傳授大寶。宜遷一官。臣閒居西京。非所預聞。所有正議大夫告身。臣不敢祇受。自後未開降出。至
十四日。準閣門告報。令臣受上件告身。臣竊惟富弼輔佐三朝。名德老成。當嘉祐之初。亦是定策之臣。但
以不預顧命。懇辭甚至。如臣才德。比於富弼。無能爲役。當建儲顧命之際。臣爲庶僚在外。初不預聞。豈敢
止因祔廟。隨例遷官。凡爲政之要。惟在賞功罰罪。臣忝備執政。無功受賞。將何以裁抑他人。所有新命。伏
望聖慈。特賜寢罷。取進止。

辭轉官第三劄子

元豐八年
十二月上

臣伏奉詔書。以臣辭免恩命。所請宜不允者。昔英宗皇帝入承大統。宰臣韓琦等實有定策之功。又踐祚
之初。聖躬違豫。慈聖光獻皇太后。權同聽政。琦等盡忠竭力。亦不爲不至。及英宗皇帝專制萬幾。褒賞琦

等各遷一官。臣時爲諫官，猶曾上言以近歲官冗賞濫，兩府大臣陛下卽政之初，宜懲革斯弊。今自於期年之間，連併遷官，則難以禁他人之幸進者。恐宿衛將帥宗室外戚四方藩鎮內侍近臣皆有冀望。至時陛下亦不能裁抑，兩府亦不能執奏。當是時，英宗皇帝雖不收還恩命，而富弼亦有定策之功，自以不預顧命，力辭甚苦。況臣旣不預定策，又不預顧命，豈可來自冗散之地，遽與輔臣同賞。且臣昔日在人則言其不可受，今日在己則受而不辭。顧行復言，能不自愧。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伏望聖慈矜察，特賜寢罷，取進止。

辭轉官第四劄子

元豐八年
十二月上

臣昨蒙恩除臣正議大夫。臣三具劄子及簾前面陳至懇，終未賜開允。臣夙夜愧恐，不能自己。臣竊以爲政之要，惟在於賞功罰罪。賞不當功，則徼幸競進，罰不當罪，則善良憂恐。亂之基也。雖日神宗皇帝大漸之際，臣屏居閭閻，今乃與建儲受遺之臣一例遷官，賞不當功，何以過此。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執政，執政當爲陛下抑徼幸，惜官職，而身自冒賞，何以表率他人。臣非敢私飾小廉，其志欲爲國家慎重名器，伏望聖慈矜察，特賜寢罷新命，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取進止。

辭轉官第五劄子

元豐八年
十二月上

臣準閣門告示，以臣桑上章辭免新命，已降批答不許。所有告身，可告示早令祇受者。臣竊惟無功受賞，

士之所難。究觀英宗皇帝神宗皇帝卽政之初。褒賞大臣。皆以定策受遺之功。非因禱廟禮畢。臣旣非定策。又不受遺。實難虛受。至於政事日新。皆陛下聖明衆賢協力。在臣一人。何能裨益。而無名冒賞。惟恐有玷清朝。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伏乞早賜寢罷。取進止。

辭放正謝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聞降聖旨。在閣門。宰臣執政官。近遷轉已正謝訖。內有司馬光見患在假。特放正謝。仍免赴景靈宮福寧殿恭謝。臣聞命震駭。無地自處。豈有朝廷特遷一官。臥家受之。並不入謝。君降異常之澤。臣無一拜之勤。自古以來。未嘗有此。臣雖頑暗。必不敢當。伏望聖慈。早賜收還。今來指揮。候臣疾患稍痊。只依前來指揮。減拜入謝。及赴景靈宮福寧殿恭謝。庶使賤臣羸能自安。取進止。

辭放正謝第二劄子

臣昨夜准御批指揮。今早再有奏稟。蒙復降御批。依二十八日指揮。臣承命驚恐。措躬無地。伏念臣忝爲人臣。陛下賜之一顧。賜之卮酒。賜之瓜果。臣亦當稽首拜謝。況進一高位。加之寵名。榮動搢紳。澤流苗裔。豈可卽安私室。專養沈痾。不造王庭。坐受圭組。不獨爲海內之所共責。有司之所直繩。天威遠顏。不出咫尺。隕越弊躄。爲聖朝羞。臣雖至愚。羸知自愛。何敢受此。自納於不測之誅。伏望聖慈矜憫。候臣所患稍痊。安日止依十四日十七日所降指揮。減拜入謝。及於景靈宮福寧殿神御前恭謝。庶使差可自安。其二十

八日指揮臣以死自守。必不敢奉詔取進止。

隨乞宮觀表辭位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以病羸。拜起及上下馬不得。請朝假將治。已及月餘。旬日以來。疾大勢雖退。飲食亦稍進。然氣體疲乏。足腫生瘡。步履甚難。策杖而行。不出堂室。況於拜起。固所未易。臣自料度筋力完復。可以朝趨。近則數月。遠則半年。或過此期。未可前定。豈有執政之臣。身據高位。坐受厚俸。既不趨朝。又不供職。宴安偃仰。養病於家。何待人言。獨不內愧。臣是用夙宵惶愧。無地自處。今不免有表上瀆聖聰。乞除宮觀差遣一任。以養衰殘。竊慮陛下怪其忽有此奏。故別具劄子。披瀝肝膽。伏望聖慈。早賜開允。取進止。

辭位第二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蒙聖慈。以臣乞宮觀差遣。特命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陳衍。賜臣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伏念臣自結髮從學。講先王之道。聞君子之風。竊不自揆。常妄有尊主庇民之志。不意天幸。蒙陛下誤采虛名。擢於閭閻之間。寘之廟堂之上。禮遇過優。委任至重。臣非木石。豈不知荷戴天恩。銘心鏤骨。願竭駑蹇。少報萬分。眷戀天庭。豈肯輕去。不謂一旦嬰此沈痾。彙月不愈。害於飲食。不能造朝。今雖疾勢漸平。飲食亦進。而肌骨羸瘠。氣力疲乏。腫足。骭瘍。餘毒方熾。旬月之間。必未能趨伏闕庭。瞻望天光。端居私家。尸位竊祿。縱陛下寬仁。微臣不知廉恥。中外有識之士。及天下衆庶。其謂臣何。伏望聖慈。矜察。依臣前奏。除宮觀差

遣一任。使得自安其分。取進止。

乞令校定資治通鑑所寫稽古錄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聞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是故人主不可以不觀史。善者可以爲法。不善者可以爲戒。自生民以來。帝王之盛者。無如堯舜。書稱其德。皆曰稽古。然則治天下者。安可以不師古哉。伏見皇帝陛下。初開經筵。先講論語。讀祖宗寶訓。論語記孔子之言行。寶訓述祖宗之聖謀。誠爲從學之要。然國家未有天下以前。帝王之事。臣愚以爲亦不可不知也。願以年祀悠遠。載籍浩博。非一日二日。所能徧閱。而週知所宜提其綱目。撮其精英。然後可以見治亂存亡之大略也。臣先於英宗皇帝時。嘗采獵經史。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盡周世宗顯德六年。略舉每年大事。編次爲圖。年爲一行。六十行爲一重。五重爲一卷。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共成五卷。謂之歷年圖。上之以省煩文。便觀覽。臣又於神宗皇帝時。受詔修國朝百官公卿表。臣依司馬遷法。自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各記大事於上方。書成上之。有詔附於國史。臣今更討論經史。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略序大要。以補二書之闕。合爲二十卷。名曰稽古錄。欲繕寫奏御。而私家少得筆吏。恐日近不能了畢。竊見先有聖旨。令祕書省正字范祖禹等。就本省校定。臣所編修資治通鑑。見有筆吏及紙札等物。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許臣并上件稽古錄。送祖禹等。令就本局繕寫校對。訖先次上進。候將來讀祖宗寶訓了日。若別未有書可讀。欲乞且取臣此書進讀。仍令侍讀官

隨文解釋。則前王軌轍。皆可概見。庶幾足以資稽古之萬一。輔聖性之聰明。取進止。

論賑濟劄子

元祐元
年上

臣竊惟鄉村人戶。播殖百穀。種藝桑麻。乃天下衣食之原。比於餘民。尤宜存恤。凡人情戀土。各願安居。苟非無以自存。豈願流移他境。國家若於未流移之前。早行賑濟。使糧食相接。不至失業。則比屋安堵。官中所費少。而民間實受賜。若於既流移之後。方散米煮粥。以有限之儲蓄。待無窮之流民。徒更聚而餓死。官中所費多。而民實無所濟。伏觀近降朝旨。令戶部指揮府界諸路提點刑獄司。體量州縣人戶。如委是闕。然所以能使民不流移者。全在本縣令佐得人。欲乞更令提點刑獄司。指揮逐縣令佐。專切體量鄉村人戶。有闕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候回報。即將本縣義倉及常平倉米穀。直行賑貸。仍據鄉村五等人戶。逐戶計口出給歷頭。大人日給二升。小兒日給一升。令各從民便。或五日。或十日。或半月一次。齋歷頭詣縣請領。縣司亦置簿照會。若本縣米穀數少。則先從下戶出給歷頭。有餘則并給上戶。其不願請領者亦聽。候將來夏秋成熟。糧食相接日。卽據簿歷上所貸過糧。令隨稅送納。一斗只納一斗。更無利息。其令佐若別有良法。簡易便民。勝於此法者。亦聽從便。要在民不乏食。不至流移而已。仍令提點刑獄司常切體量逐縣令佐。有能用心存恤。闕食人戶。雖係災傷。并不流移者。保明聞奏。優與酬獎。其全不用心。

賑貸。致戶口多流移者。取勘聞奏。乞行停替。庶使官吏有所勸沮。百姓實霑聖澤。取進止。

辭接續支俸劄子

元祐元年
三月上

臣以假滿百日。自四月以後。不敢勘請俸給。聞近有聖旨。特再給臣寬假將治。其俸給等接續支給。臣自正月二十一日。以病在朝。假久而不愈。亦曾陳乞宮觀。以養衰殘。聖恩不許。更除左僕射。臣惶恐失圖。不敢復言。自爾日望痊平。入覲丹辰。面陳至誠。庶得極竭疲驚。且供舊職。以補報萬分。而臆腑雖寧。瘡瘍未愈。肌體羸瘠。足力全無。步履甚難。拜起不得。以此無由朝參。計在假不管本職公事。已及一百一十餘日。入覲之期。未能自定。竊以百日停俸。著在舊章。況臣當表率百僚。豈敢廢格不行。臣聞孔子曰。先事後得。詩云。不素餐兮。今雖聖澤優厚。曲加矜恤。而使臣違先事之義。重素餐之罪。四海指目。何以自安。伏望聖慈。許臣依條。百日外住支請受。候參假日依舊。庶使臣得安心養疾。保全微軀。取進止。

舉張舜民等充館閣劄子

元祐元年
年上

臣今月二十四日。准尚書省劄子。准二十二日詔書節文。執政大臣宜各舉文學政事行誼之臣。可以充館閣之選者三人。臣竊見奉議郎張舜民。材氣秀異。讀書能文。剛直敢言。竭忠憂國。通直郎孫準。學問優博。文辭宏贍。行義無缺。久淹下僚。河南府左軍巡判官劉安世。才而自晦。愿而有立。力學修己。恬於進取。其人并堪充館閣之選。如後不如所舉。臣甘當同罪。取進止。

五月三日。尚書省劄子。光所患已安。惟足瘡有妨拜跪。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省治事。

辭三日一至都堂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覩中書省錄黃。今月二日奉聖旨。以臣所患已安。惟足瘡有妨拜跪。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尚書省治事者。臣聞命震恐。無地自處。竊念臣臟腑畢安。飲食如故。但兩足無力。瘡口未合。步履艱難。拜起不得。以此未果朝參。至於數日。一至政事堂。乃唐世以來宿德元老。高年有疾。朝廷尊禮。特降此命。豈伊微臣所敢偷擬。況臣自正月二十一日請朝假。至今百三十餘日。豈有未見君父。輒赴省供職。況臣於病中。除左僕射。雖彛具劄子辭免。未蒙開允。仍蒙就家賜以告身。亦未敢祇受。方俟入覲天顏。面陳至懇。豈可遽治尚書省事。伏望聖慈。俟臣步履有力。拜起得成。參假了日。與諸執政一例供職。庶於微軀。差得自安。所有今月二日指揮。乞賜寢罷。取進止。

內降付中書省。許肩輿至內東門。扶掖入對小殿。

辭入對小殿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今月二日。聞有聖旨。令臣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尚書省治事。臣以恩禮太優。不敢輒當。尋具劄子辭免。今月四日。又覩中書省錄黃。奉聖旨。依前

降指揮不許辭免。仍令閣門告示。許肩輿至內東門外。令男扶掖。至小殿引對。特免起居。令引見前一日。聞奏如此。則禮數愈重。尤不敢當。臣竊惟富弼三世輔臣。德高望重。神宗皇帝想見其人。故特制此禮。乃自古所無。顧臣光何如人。敢與爲比。況親屈乘輿。特御小殿。以臣勤君。其罪至大。縱陛下優惜。而天威咫尺。恐隕越隨之。似此異數。臣決不敢受。只候垂簾日。於延和殿引見。并乞上殿。然事有不得已者。雖知僭越。不得不承順聖恩。臣卽日上下馬未得。及足上有瘡。深惡馬汗。欲乞如今聖旨。許權乘轎子出入。及入內。至常時下馬處下轎子。又臣兩足無力。若無人扶掖。委實全拜起不得。欲乞今來入見。及將來每遇入對。并權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候痊安日。皆復舊規。如此則曲成之仁。已踰於天地。非臣隕身喪元。所能報塞。所有其餘恩禮。並乞寢罷。取進止。

乞進呈文字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奉聖旨。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又許肩輿至內東門外。令男康扶掖。至小殿引對。臣以恩禮太重。不敢輒當。只乞於延和殿引見。以兩足無力。若無人扶掖。委實全拜起不得。乞今來入見。及將來每遇入對。并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奉聖旨。令乘轎子至崇政殿門外。於延和殿垂簾日。引對。餘并依前降指揮。臣今月十八日。合至都堂。遇其日垂簾。臣欲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竊慮閣門以前來聖旨。有免赴起居字。及只云三日一至都堂。後來聖旨。無將來每遇

入對。并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字不聽。臣及男康入殿。伏望聖慈。傳宣閣門。十八日許臣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仍自今後每遇入對。并乞准此。取進止。中使徐湜封還。傳宣聖旨。且令入都堂尙書省門下省治事。所有入殿起居。且願養筋力。直候秋涼引對。所有元上劄子。今卻令封還。并賜食二合。

乞進呈文字第二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今月十六日。曾具劄子。奏乞於十八日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尋蒙聖恩。差入內東頭供奉官徐湜封還。仍傳宣。且令入門下尙書省治事。所有入殿起居。且願養筋力。直候秋涼引對。此乃聖恩憐臣疲羸。恐不堪勞苦。欲且就安逸。雖父母之愛其子。恐不能如此之備。臣隕身喪元。無以爲報。然臣旣參假治事。若不以時入對。面盡愚忠。少裨萬一。則與未參假時無異。所以區區陳請。不能自己。臣今欲再乞於二十六日。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臣至時自度。若筋力委實不能支吾。卽乞如今來聖旨。且只入門下尙書省治事。候筋力稍完。再有陳請。若且可以支吾。卽乞每遇垂簾日。許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進呈文字。仍乞傳宣閣門。自今後每遇臣入對。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取進止。

乞進呈文字第三劄子

臣自前月十二日參假以來。兩曾具劄子。奏乞隨執政官於延和殿進呈文字。皆蒙聖恩遣中使封回。令候秋涼。陛下矜愛微臣。誠至深至厚。然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在輔佐天子。謨明萬幾。朝夕在前。啓沃獻替。臣自閏二月二日降麻除左僕射。屬在病假。至今未嘗得一日與諸執政至簾前參陪國論。雖許投進文字。然中心委細。無由一一面陳。陛下徒憫其衰病。欲使便安於一身。不若使之竭盡愚忠。庶幾有補於天下。臣爲私計。豈不願宴安在家。若顧公議。豈得內無愧懼。竊恐上則失陛下所以擢用臣之意。下則失微臣忘身殉國之心。況以先奉聖旨。權免前後殿起居。朝會之勞。什減七八。臣自體當近日以來。病勢亦似更減。步履比曩時稍輕。但兩足少力。若無人扶掖。則全拜不得。今不免冒犯無厭之罪。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今臣每遇殿上問聖體及謝恩等。合拜之時。特令免拜。若在殿下常起居。許令臣男康扶掖。仍乞傳宣閣門。每遇臣入朝。許令臣男康隨入殿門。如此則於臣羸病之軀。優假已極。於公家之務。亦無所廢。臣今欲乞如臣前奏。於今月八日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取進止。

此劄

子若降付三省。再假進呈。則八日以前。皆值假。故不坐。八日入朝。不及如允臣所奏。乞直批降指揮。依奏。

乞官劉恕一子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觀祕書少監劉敞等奏。故祕書丞劉恕。同編修資治通鑑。功力最多。比及書成。編修屬官皆蒙甄錄。

惟恕身亡。其家獨未霑恩。門戶單露。子孫并無人食祿。乞依黃鑑梅堯臣例。官其一子。臣往歲初受敕。編修資治通鑑。首先奉舉。恕同修。恕博聞強記。尤精史學。舉世少及。臣修上件書。其討論編次。多出於恕。至於十國五代之際。羣雄競逐。九土分裂。傳記訛謬。簡編缺落。歲月交互。事迹差舛。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所以攷等衆共推先。以爲功力最多。不幸早夭。不見書成。未死之前。未嘗一日捨書不修。今書成奏御。臣等皆蒙天恩。褒賞甚厚。獨恕一人不得霑預。降爲編戶。良可矜憫。欲乞如攷等所奏。用黃鑑梅堯臣例。除一子官。使其平生苦心竭力。不爲虛設。取進止。

乞以十科舉士劄子

元祐元年上
尋依此行

臣竊惟爲政之要。莫如得人。百官稱職。則萬務咸治。然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於德而嗇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夔稷契。止能各守一官。況於中人。安可求備。是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謬蒙甄擢。備位宰相。慎選百官。乃其職業。而智識淺短。見聞褊狹。知人之難。聖賢所重。寰宇至廣。俊彥如林。或以恬退滯淹。或以孤寒遺逸。被褐懷玉。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挾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官人舉所知。然後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臣不勝狂愚。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知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此科亦人皆可舉。四曰公正聰

明可備監司科

舉知州以上資序

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

有官無官人皆可舉

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

有官無官人皆可舉

七曰

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

有官無官人皆可舉

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

舉有官人

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

舉有官人

十曰

鍊習法令能斷請讞科

舉有官人

應職事官自尙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職自

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得於十科中舉三人

非謂每科各舉三人謂各隨所知某人堪充某科共計三人

其狀云臣竊見某人有何

行能

並須指陳事實不得徒飾虛辭位在上者得舉在下之人位在下者不得舉在上之人

臣今保舉堪充某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

謂若舉行義純固而違犯名教節操

方正而佞邪險躁習勇過人而愚懦致敗公正聰明而私曲昏闇經術精通而不能講讀學問該博而空疏牆面文章典麗而鄙拙紕謬善聽獄訟而寃滯失實善治財賦而病民耗國練習法令而屢致出入

及犯正入己贓臣甘伏

朝典不辭候奏狀到日付中書省擇勤謹吏二人專切收掌仍十科各置簿書時鈔錄年月日某官姓

名舉某官姓名別置合舉官臣僚簿歲終不舉及人數不足按劾施行或遇在京及外方有事須合差官

體重相度點檢磨勘剗刷催促推勘定奪則委執政親檢逐簿各隨所舉之科選差令試管勾上件事務

若能辦集即別置簿記其勞績遇本科職任有闕

謂若經筵或學官有闕即用行義純固經術精通學問該博等科人臺諫有闕即用節操方正科人之類

則委執政親

檢逐簿選名實相稱或舉主多有勞績之人補充仍於本人除官敕告前盡開坐舉主姓名於後或不如

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犯正入己贓舉主減三等科罪若因受賄徇私而舉之罪名重者自從重法期在必行不可寬宥雖見爲執政官朝廷所不可輟者亦須降官示罰卽朝廷臨時因事特詔舉官謂若舉河渠馬牧等處之類不在十科之內者有不如所舉亦同此法所貴人人重慎所舉官皆得人取進止

起請科場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觀朝廷改科場制度第一場試本經義第二場試詩賦第三場試論第四場試策試新科明法除斷案外試論語孝經義奉聖旨令禮部與兩省學士待制御史臺國子監司業集議聞奏臣竊有所見不敢不以聞凡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文學爲後就文學之中又當以經術爲先辭采爲後是故周禮大司徒以六德六行賓興萬民漢以賢良方正孝廉質樸敦厚取士中興以後取士尤爲精慎至於公府掾屬州從事郡國計吏丞史縣功曹鄉嗇夫皆擇賢者爲之苟非其人則爲世所譏貶是以人人思自砥礪教化興行風俗純厚乃至後世陵夷雖政刑紊於上而節義立於下有以奸回巧僞致富貴者不爲清議所容此乃德化之本原王者所先務不可忽也熹平中詔引諸生能文賦者待制鴻都門下蔡邕力爭以爲辭賦小才無益於治不如經術自魏晉以降始貴文章而賤經術以詞人爲英俊以儒生爲鄙樸下至隋唐雖設明經進士兩科進士日隆而明經日替矣所以然者有司以帖經墨義試明經專取記誦不詢義理其弊至於離經析注務隱爭難多方以誤之是致舉人自幼至老以夜繼晷腐唇爛舌虛費勤勞以求

應格。詰之以聖人之道。憐若面牆。或不知句讀。或音字乖訛。乃有司之失。非舉人之罪也。至於以賦詩論策進士。及其末流。專用律賦格詩。取舍過落。猶優劣也。擿其落韻。失平側。偏枯不對。蜂腰鶴膝。以進退天下士。

不問其賢不肖。雖頑如跖躄。苟程試合格。不廢高第。行如淵鶩。程試不合格。不免黜落。老死衡茅。是致舉人專尚辭華。不根道德。涉獵鈔節。懷挾勦剽。以取科名。詰之以聖人之道。未必皆知。其中或游處放蕩。容止輕儇。言行醜惡。靡所不至者。不能無之。其爲弊亦極矣。神宗皇帝深鑒其失。於是悉罷賦詩及經學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此乃革歷代之積弊。復先王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也。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盡掩先儒。令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己者取。異己者黜。使聖人坦明之言。轉而陷於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而入於異端。若己論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學者不棄彼而從此。何必以利害誘脅如此其急也。又黜春秋而進孟子。廢六藝而尊百家。加之但考校文學。不勉勵德行。此其失也。凡謀度國事。當守公論。不可希時。又不可徇俗。宜校是非之小大。利害之多少。使質諸聖人而不謬。酌於人情而皆通。稽於上古而克合。施之當世而可行。然後爲善也。今國家大議科場之法。欲盡善盡美。以臣所見。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經進士爲一科。立周易、尚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爲九經。令天下學官依注疏講說。學士博觀諸家。自擇短長。各從所好。春秋止用左氏傳。其公羊、穀梁、陸淳等說。竝爲諸家。孟子止爲諸子。更不試大義。應舉者聽自占習。三經以上。多少隨意。皆須習孝經論語於家狀前。開坐習某經某經。

又每歲委升朝文官保舉一人。不拘見在任不在任。是本部非本部。各舉所知。若係親戚。亦於舉狀內聲說。其舉狀稱臣竊見某州某縣人某。舊本有某甲字有何行能。臣今保舉。堪應經明行修科。於後不如所舉。臣甘

當連坐不辭。候奏狀到朝廷。下禮部貢院。置簿。各分逐路鈔錄本人姓名。注舉主官位姓名於其下。仍下本州出給公據。付本人收執。及今本州亦如貢院。置簿鈔錄。準備開科場日。考驗公據。其舉狀既上之後。若所舉之人。犯贓私罪。至徒已上。情理重。及違犯名教。候斷訖。仍收坐舉主。奏乞朝廷取勘施行。其人未及第者。減五等。已及第者。減三等坐之。一如舉選人充京官法。臣竊料此法初行。其奔競屬請。固不能免。若朝廷必坐舉主。毋有所赦。行三五人後。自皆慎擇其人。不敢妄舉。如此則士之居鄉居家。獨處闔室。立身行己。不敢不慎。惟懼玷缺。有聞於外矣。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每遇開科場。其有舉主者。自稱應經明行修舉。仍於所投家狀前。開坐舉主官位姓名。有司檢會簿上合同。方許收接。其無舉主者。只稱應鄉貢進士舉。如常法。每舉人三人以上。自相結爲一保。上保委是正身。及是本貫。不曾犯真刑。無隱憂匿服。此外皆不保。其本州及貢院考試。竝依舊法。差封彌謄錄監門巡鋪官。程試之日。嚴加檢察。如舊試經學諸科法。各令求己。毋得移坐位相從。託商量相聚。傳義傳本。懷挾代筆。違者扶出。第一場先試孝經論語大義五道。內孝經一道。論語四道。先須備載正文。次述注疏大意。次引諸家異義。次以己見評其是非。以援據精詳。理長文優者爲通。其次爲麤。援據疏略。理短文

拙者爲否。三通以上爲合格。不合格者先次駁放。合格者榜引次場就試。如舊試經學諸科法。或合格人數太少。則委試官臨時短中求長。詳酌放過。次場試尙書。試周禮。試儀禮。試禮記。試春秋。試周易大義各五道。令舉人各隨所習經書就試。考校過落。如孝經論語法。次場論二道。一道於儒家諸子書內出題。一道於歷代正史內出題。次場試策三道。皆問時務。考策之日。方依解額及奏名人數定去留。編排高下。以經數多者在上。經數均以策論理長文優在上。其經明行修舉人。並於進士前別作一項。出榜解發。及奏名。至御前試時務策一道。千字以上。封彌官於號上題。所明經及舉主人數。候考校詳定畢。編排之時。亦以經數多者在上。經數均以策理長文優者在上。文理均以舉主多者在上。其經明行修舉人。亦於進士前別作一項。編排先放及第。其推恩注官。比進士特加優異。他時選擇清要官館閣臺諫等。並須先取經明行修人。其舉主姓名。常於官告前聲說。如此則舉人皆務尊尙經術。窮聖人指趣。不敢不精。芻覽子史。不敢不博。又不流放入於異端小說。講求時務。亦不敢不知。所得之士。既有行義。又能明道。又能博學。又知從政。其爲國家之用。豈不賢於今日之所取乎。所有今來乞復詩賦者。皆嚮日老舉人。止習詩賦。不習經義。應舉不得。故爲此說。欲以動搖科場制度。爲己私便。朝廷若不欲棄捐舊人。候將來科場進士有特奏名者。令試詩賦。隨其優劣等第推恩。亦無傷也。不可以此輕改成法。復從弊俗。誤惑後生。若以爲文章之士。國家所不可無。卽乞許人於試本經合格日。投狀乞試雜文。於試論次場引試。或古詩。或律詩。或歌行。或古賦。或頌。或銘。或贊。或四六表啓。臨時委試官出題目。試某文。定篇數字數。共須及五百字以上。取

辭采高者爲合格。候得解及奏名及第日。編排姓名高下。各在經數同等人之上。如此則文章之士。亦不
乏矣。至於律令敕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爲士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爲士者
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絞斬之書。習鍛鍊文致之事。爲士已成刻薄。從政豈
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朝廷若不欲廢棄已習之人。其明法曾得解者。依舊應舉。未曾得
解者。不得更應。則收拾無遺矣。臣愚所見如此。伏乞以臣所奏及禮部等官所議。榜國子監門。及編下諸
州。有州學處。榜州學門。令舉人限一月內投狀。指定何法爲善。仰本州附遞以聞。候到京齊足。更委其他
執政看詳參酌。從長施行。取進止。

乞罷保甲招置長名弓手劄子

元祐元
年上

臣竊見府界及三路保甲。雖罷團教。猶冬教一月。於民有損。於官無益。不若盡罷之便。何則。比於團教之
時。民閒勞費。雖什減六七。然猶在三四。此所謂於民有損也。朝廷每歲遣使按閱。所費金帛。以百萬計。而
終無所用之。此所謂於官無益也。臣以爲不若盡罷之便。自置保甲以來。盜賊倍多。所以然者。鄉村無賴
子弟。乍涉城市。聞見紛華。自恃身爲保丁。坐索本家供給。飲博游蕩。習以成性。今雖罷團教。不肯復歸南
畝。服田力穡。逸欲既深。資用不足。旣家藏利兵。又身挾武藝。繇是邀結黨友。羣行攻劫。父兄不能禁。州縣
不能制。此自然之勢也。是以數年以來。不甚饑而府界三路盜賊縱橫。入縣鎮殺官吏。若遇蟲蝗水旱大

饑之歲將若之何。此不可不爲之先慮也。以臣愚見。莫如盡罷府界及諸路保甲。據逐縣主戶數目。盜賊多少。委提點刑獄相度。每若干戶置長名弓手一人。與免戶下租稅。支移折變。及夫役諸般差徭科配。一無所預。務爲優假。使人欲募。每十人置節級一員。五十人置十將一員。百人置員寮一員。二百人以上置指揮使。副指揮使各一員。雖不及二百人。亦置指揮使。副指揮使名目。盡管一縣弓手。以爲賞功資級。其節級始初且令本縣令佐。依上下名次。或選有部轄者。權管。候有長行捉殺到強盜一人。卽補充正節級。替下權管之人。自後每捉殺到強盜一人。依此遷一級。若未有闕。且爲守闕。不得管人。候有闕。日補正。其彙功勞。遷至正指揮使。滿三年以上。又曾捉殺到強盜三人。從來不曾犯賊罪者。仰本縣官吏結罪保明。申州本州官吏結罪保明。申奏。乞朝廷與於三班借差內安排。若遇有強惡賊人。朝廷臨時別立賞格者。不在此限。如此則保甲中勇健之士。見前有出官之望。來應募者必多。除第一第二等戶。物力高強。合充重役。不得應募外。其餘但於本縣有戶籍田產。不以等第高下。竝許投充長名弓手。永無解役之期。

若第一等第

二等戶情願以一丁爲弓手。餘丁充重役者。亦聽。

若一人闕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卽委令佐揀試。武藝高強者充之。如此則本縣勇

健者皆充弓手。其餘懦弱。雖使之爲盜。亦無能爲患。若見充長名弓手人。有勇力武藝衰退者。許令外人指名比較。若勝於舊者。卽令充替。如此則不須教閱武藝。自然長得精熟。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切覺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取勘依法施行。若應募未滿。見今鄉差弓手之數。卽且令鄉差弓手相兼。祇應

候招到長名弓手一人。卽替鄉差弓手一人歸農。其鄉差弓手願投長名者亦聽。若長名弓手及百人以上。卽令分一半作兩番。二百人以上。每百餘人分作一番。竝年終交替。其上番者。隨縣尉逐捕盜賊。自節級以上。各令管所轄之人。若所轄之人有小可過犯。許一面區分。不得過小杖十下。若所轄之人敢凌犯本轄人員者。杖一百。毆者徒一年。雖權管亦同。本轄人員若於所轄人處取受財物。竝依律科罪。犯贓罪杖者。若係管轄權管。卽降充長行下名。若係正人員。卽降一資。自後每捉殺到強盜兩人。始當一人。罪至徒者。不以權正。竝降充長行下名。自後每捉殺到強盜三人。始當一人。雖許遷資。竝係額外。不得管人。不得出官。若遇下番。則不相管轄。亦無階級。其下番者。自十將以下。各隨所居之處。與耆長同覺察本管地分內。曾爲強盜之人。及窩藏之家。凡爲強盜者。不肯於本管地分作過。須在他處。蓋恐衆及本地分捕盜人。無所自容故也。其本地分捕盜人。往往知之。莫肯發舉。盜旣得財分贓。則絕迹遠遁。其賊發地分捕盜人。雖欲擒捕。莫知其處。官中雖立三限科校。終無所益。繇此賊發地分捕盜人。每有賊發。莫肯申舉。若變主懦弱。則多方抑塞。不令聲賊。變主強梁。則共陪所失之財。勸和使休。是致羣盜無所忌憚。日益昌熾。又告捕得賊。多被賊人讎報。焚燒莊舍。屠害老小。其賞錢豈宜留滯。而往往爲州縣沮難。有司靳惜。動有經年。請領不得。使之解體。欲乞今後應賊發地分。其捕盜人。更不立三限科校。捕盜官亦不批罰。只以擒賊多少論其功賞。若敢抑塞隱蔽。從嚴法施行。仍每州各隨大小賊盜多少。借官錢數千貫。專充告捕賞錢。每獲強盜。勘得從來住止窩藏去處。候斷遣已了。委本州長吏當日先以官錢支給告捕之人。卽移牒出

賊州縣。句追住止窩藏地分捕盜人。科不覺察罪。弓手杖一百。耆長杖八十。般丁笞四十。先籍沒賊人及窩藏家財產。償所支賞錢外。其不足之數。令捕盜人等均攤。限一月催足。津般赴給賞州軍補填官錢。若路遠難以津般。則各於本州官錢內關牒折兌。其強惡賊人。朝廷特於常法外多立賞錢者。自以省錢充不在捕盜人均攤之限。如此賊盜則無所容身。必思改過自新。若果行此法。府界三路既免教閱勞費之患。無賴子弟又有所歸投。得以羈縻。諸路正鄉村之名。復國家舊制。勇健之士。前有仕進之望。爭討賊立功。不待教閱。而弓手武藝自然不敢衰退。不須點差。而鄉兵自足。兼有所用人雖衆多。而上下有綱紀。不敢相侵暴。賊發地分捕盜人不知賊處。免虛受刑。責出賊地分爲棄及身。不敢蔽匿景迹之人。被盜之家無人抑塞。有所伸訴。賊盜窮窘。無所容身。稍冀衰息。取進止。

乞先行經明行修科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上言乞每歲委陞朝文官保舉一人。應經明行修科。與進士並置程試。一如進士。惟於及第後推恩優異。以勸勉天下舉人。使敦修士行。昨已有朝旨。來年科場且依舊法施行。竊聞近有聖旨。其進士經義並兼用注疏。及諸家之說。或已見。仍罷律義。先次施行。臣竊詳朝廷之意。蓋爲舉人經義文體。專習王氏新學。爲日已久。來年科場欲兼取舊學。故有此指揮。令舉人豫知而習之。臣所乞置經明行修科者。欲使舉人知向去科場。朝廷敦尚行義。不專取文學。所以美教化。厚風俗。比於經義文體。尤爲要切。宜使舉人

豫知欲乞亦降朝旨。先次施行。況與進士舊法。兩不相妨。取進止。

所舉孫準有罪自劾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準詔書舉文學政事行誼之臣。可以充館閣之選者三人。臣舉通直郎孫準。近聞孫準與妻趙氏。因爭女使。與妻兄趙元裕相論。訴狀內有虛妄事。罰銅六斤。臣昧於知人。所舉有罪。理當連坐。乞賜責降。取進止。

所舉孫準有罪自劾第二劄子

臣先舉孫準。行義無缺。堪充館閣之選。如後不如所舉。甘當同罪。近聞準與妻家爭訟。罰銅六斤。臣奏乞連坐責降。伏蒙聖慈批還云。孫準爲家私小事。罰銅。安有連罪。伏緣臣舉狀稱準行義無缺。今準閨門不睦。妻妾交爭。是行義有缺。於臣爲貢舉非其人。臣不敢逃刑。況臣近奏十科。或有不如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雖見爲執政。朝廷所不可輟者。亦須降官示罰。臣備位宰相。身自立法。首先犯之。此而不行。何以齊衆。乞如臣所奏。從貢舉非其人律。施行所責。率厲羣臣。審慎所舉。取進止。

後殿常起居乞拜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以人臣見君。禮無不拜。文彥博年齡位望。皆遠踰於臣。每後殿起居。猶須拜伏。獨臣一人。恩旨不拜。忝爲臣子。實不自安。欲乞今後遇文彥博入朝。與之同班。不入朝。卽別爲一班。依羣臣例常起居。況臣自

揣近日筋力微增。若得臣男扶掖。其常起居四拜。殊不爲難。伏望聖慈聽許。以存朝廷之禮。取進止。

辭大禮使劄子

尋改差

臣先奉敕。差充明堂大禮使。伏緣臣自去冬以來。脚膝無力。拜起艱難。至今正月下旬。全妨拜起。遂請朝假。至今首尾八箇月。若無人扶掖。委實獨自拜起不得。每次朝見。幸蒙聖恩。許男扶掖。將來饗明堂。在上帝前。不可使人扶掖。又隨皇帝陟降拜伏。必恐未能一一如禮。欲望聖慈矜憫。別賜差官充大禮使。取進止。

論監司守資格任舉主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見御史韓川上言。諸路監司不當拘限資格。專任舉主。當令宰相自加選擇。竊緣常調之人。不可不爲之立資格。以抑躁進。寒倖門。若果有賢才。朝廷自當不次遷擢。豈拘此制。凡年高資深之人。雖未必盡賢。然棄任親民。歷事頗多。知在下艱難。比於元不歷親民。使任監司者。必小勝矣。朝廷執政。止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采訪毀譽。則愛憎毀譽。情僞萬端。與其聽游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中一科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屬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者。嚴加譴責。無所寬宥。則今後自然慎擇。不敢妄舉矣。至如楚潛等。雖無聲名。安知其無實用。俟其到官無狀廢職。并舉主坐之。亦未爲晚。取進止。

薦王大臨劄子

元祐元年八月八日上。
大臨除太學錄已卒。

臣竊見鄆州處士王大臨通經術善講說安仁樂義譽高鄉曲貧不易志老不變節曷嘗有詔敦遣固辭不起伏望聖慈召致京師置之學官爲士類矜式取進止。

乞官陳洙一子劄子

元祐元
年上。

臣竊以嘉祐中仁宗皇帝未有繼嗣故殿中侍御史陳洙奏乞擇宗室之賢者立以爲後既發奏狀謂家人曰我今日入一文字言社稷大計若得罪大者死小者貶竄汝輩當爲之備下奏狀者未返洙得疾而卒臣時爲諫官親聞見此事竊憐其亡身徇國繼之以死而天下莫之知近見故職方員外郎張術亦以當時乞建儲貳子中伯特補太廟齋郎伏望聖慈依張術例除一子官以旌忠義取進止。

進呈上官均奏乞尙書省事類分輕重某事關尙書某事關二丞某事關僕射白劄子

尋得
旨依。

今欲應尙書省事舊有條例事體不至大者竝委六曹長官一面專決應奏上者奏上應行下者行下其有衝改條貫或應臨時特取旨及事體大非六曹所能專決者卽申都省委僕射左右丞同商量或送中書取旨或直批判指揮所有都省常程文字竝只委左右丞一面批判指揮施行事體稍大及有所疑者方與僕射商量同批判所是諸色人辭狀只委左右丞一面接收可留卽留可退卽退若六曹判斷不當

及住滯不決。卽別委不干礙官定奪是非。及根究住滯因依。若顯有不當。及無故住滯。其本曹官吏卽行按劾。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辦集。

乞令監司州縣各舉按所部官吏白劄子。元祐元年上。

檢會監司知州通判於本部官吏內。有罪惡顯著。而有失覺察者。竝連累責降。雖有舊條。然未嘗一行。遣又慮一路一州官吏衆多。上位覺察不盡。又未指定合覺察事件。致寬者。則一切不問。急者則濫及無辜。又凡爲監司州縣長吏。當進賢退不肖。不可但令覺察有罪。不令舉薦賢才。今欲立舉薦四條。一曰仁

惠。謂安民利物。衆所畏愛。非疲轉不立曲取人情者。二曰公直。謂心無適莫。事不吐茹。非內外公實。佞詐直者。三曰明敏。謂深察情理。應機辦事。非飾詐掠美。利口矜功者。四曰廉謹。謂安貧守分。動遵法度。非

詐清釣名。偷按察四條。一曰苛酷。謂用刑繁苛。殘虐踰法者。二曰狡佞。謂傾險巧詐。危人自安者。三曰昏懦。謂不曉物情。依阿無守者。四曰貪縱。謂鬻盜無厭。凡任情不法者。

監司州縣於所部之內。皆得以此八條舉按官吏。其舉薦者於本部官吏之內。有仁惠公直明敏廉謹者。可舉則舉。無有定數。縣舉之州。州置簿記姓名。州舉之監司。監司置簿記姓名。監司舉之朝廷。中書置簿記姓名。各隨所舉行。能任使以試之。果有實效。則漸加旌異。其按察者。監司專按察知州軍通判路分都監以上。知州軍通判專按察在州官吏及諸知縣。知縣專按察簿尉及縣界內官吏。若有苛酷狡佞昏懦貪縱者。縣體量申州。州體量申監司。監司體量申奏。續更體量的確事迹。糾發施行。若有失察覺別致因

事彰露。其監司降知州軍。知州降通判。通判各降一資。知縣降監當。其餘所部官吏。監司知州軍通判皆得按察。但不坐失覺察之罪。卽挾情按察。不以公者。候勘鞫見實。自依常法。知縣惟得具事迹申州。不得擅勘命官。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九

書啓

謝檢討啓

仰戴寵靈。俯循涯分。任非才稱。憂與愧並。竊以帝王垂憲於典墳。文武布政於方冊。參天球赤。刀之寶闕。石室金匱之嚴。豈繫記述之良。抑亦討論之美。自微貫穿前載。浹洽舊聞。稽古侔倚相之才。敘事識子長之體。則何以懋明得失。考合異同。訪逸事於名山。求緒言於故老。使聖哲不績。蔽天壤而亡窮。俊乂降名。炳丹青而不朽。原立官之甚重。宜擇士以恪居。豈容冒塵。坐致墮曠。如光者。行能褊淺。器質迂疏。徒以儒術承家。蚤用門資。署吏甫任典謁。已辱聞詩。愚者常專。雖慕攻堅之業。勤而無獲。正如毀瓦之爲。猥玷士科。始陪賓幕。漆雕之道未信。尹何之傷實多。旋屬家艱。零丁苦。比還官次。汨沒道塗。辭鋒頓而不修。學殖落而亡幾。分從塵役。絕覬榮階。俄承乏於瞽宗。遂參華於天祿。慶霄清晏。蓬渚邃嚴。縑素物盈。率多未見。英豪彙集。叨與並游。顧瑣陋之無容。每怔忡音征中。懼也。而自失。所虞揚汰。敢冀甄收。何期佑弼之司。誤辱褒稱之奏。俾登史觀。贊治信書。緝記言記動之殊。辨所見所聞之實。詳明其故。紬繹厥文。竊惟棄治之辰。方詠衆賢之富。弗圖嘉命。遽及窳才。靖究所來。孰云無自。此蓋伏遇某官。獎延後進。汲引下僚。采其毫髮。

之長。振以齒牙之論。使不售之馬。立享千金之酬。無用之材。或充萬乘之器。敢不劬勞從事。恪慎處躬。冀少答於生成。庶無慚於知遇。

謝校勘啓

伏以聖哲之道。悉載於書。書之散訛。道亦鬱滯。是以國家開圖籍之府。設校讎之官。必求秀偉絕特之人。使之執事。誠以道爲重也。光天與之分。甚魯且愚。徒以世家相承。習尚儒素。故自免去襁褓。初知語言。父兄持攜。授以經籍。是以不執餘技。而逢衣自名。曾未能游聖人之藩籬。疇六藝之糟粕。遽用門蔭。列於王官。始就鄉舉。徑叨上第。常竊自恨。道未至而受祿。學未優而治民。雖媮獲於一時。終不足爲成人也。已而天降之禍。服衰五年。指景數刻。幾無生望。泊免喪爲吏。從事藩方。則牒訴文移。所居委塞。是以舊學益廢。翦爲荆榛。私心恨然。每用歎邑。不自意得承乏東序。息肩簿領。乃始修礪錢鎛。誅治荒穢。庶幾免徇宿昔之志。雖失之春芸。猶得之秋穫。足爲愈焉。敢謂朝之輔臣。不察鷲朽。遽列其名。薦之法座。上方倚信大臣。議無不用。遂發中詔。引登書府。使之款朱闕。蹈紫臺。條去蓬蒿。頡頏霄漢。榮耀過分。不寒而栗。夙夜循念。罔知所來。此蓋伏遇某官。內竭忠力。以勤王家。外隆寬裕。以延士類。各適其器。不遺衆才。顧盼所加。人增大呂之重。議論所與。世劇袞章之榮。俾茲妄庸。濫獲甄采。敢不益自勤敕。無違率履。勉服故業。期於有成。庶幾不辱寵靈。無負知鑒。

又謝龐參政啓

伏以朋友道缺。爲日久矣。陵夷至於近世。益以衰薄。甚者且爲好言。暮而反之。況於存沒之異。貴賤之絕。苟能言其姓名。識其游處。斯可頌矣。矧又收撫其孤。誘掖成就。使之自卯而翼。去幽而光。天下幾何人哉。光質性愚陋。動無可稱。學古著文。皆不逮衆。徒以先人疇昔。嘗託僚窠。獲友高明。道同志合。出處如壹。分義之美。近古所希。光以童子。獲執几杖。侍見於前。執事撫髻誨導。俾之就學。以至冒竊科級。叨庶祿位。始終之賜。皆有自焉。及夫上天降災。禍罰崇大。屏伏田里。號咷待盡。執事賜書弔撫。俾能自存。又譔著遺烈。表之楸柏。使其後祀。焜燿無窮。凡茲大恩。固已無量矣。而又以光樸懦自守。謂其寡過。每賜祿飾。多踰其實。光或聞之。流汗被額。常懼不能堪副。以累知言。暨衰麻外除。復從吏役。執事以文武才實。入贊樞極。薦士之奏。首列光名。事雖報聞。勤惻愈甚。開二歲進參大政。則又復前奏出之。辰前上方推信大臣。議無不用。亟命近署。試其所能。藝術素疏。果暴嗟鄙。方自踧踖。以須譴絀。不意天恩曲成。引內祕府。遽使頡頏。禁闥依光紫霄。校讎羣書。參奉游豫。豈光空薄。所能堪稱。承命震駭。征營失據。靜自循度。罔知所來。此非先人之餘休。被及後昆。執事之敦篤。不遺故舊。穉穉小生。何階自致。銜思念親。涕洟橫集。夫以執事之忠亮純明。豈其私一不肖之人。使汗鱗音文館。羞士大夫。蓋將驅一世之人。使媮者日淳。薄者日敦。誠有以贊天子之大化。非獨苟然而已。乃知大君子之舉事。用志遠矣。光敢不夙夜刻勵。寤寐訓辭。進益所長。攻去所短。冀不忝前人之教誨。羞知己之稱論。以負明詔之收擢而已。過此以往。不知所爲。

上宋侍讀書

昔燕王有馬千里而天下無敢獻馬於燕者。爲其皆不能及廐中之良也。趙王有璧徑尺而天下無敢賣玉於趙者。爲其皆不能及櫝中之美也。彼以物求售者誠然。以道求售者則異矣。請以周公言之。夫周公之德美才智。天下固無庶幾。望其藩籬者。然周公沐則握髮。殯則吐哺。汲汲焉走迎天下之士。惟恐一人伏於蓬華之下者。是以鐘石筦絃之音。歌舞其德。於今未衰。勳者儻以己之才德。求諸他人。則外踰四海。舟車所極。終無一人可收采者。又安有曄曄光美。施於千載邪。降及後世。賢公卿大夫。未有不祖述此道。而能具美者也。伏惟執事體純明以立質。積學問以廣德。自結聖主。優游禁闈。四表仰聲。而響集羣士。希光而景附。眇睵音面賴。邪視也。所被。溫於春陽。咳唾所沾。重於珪璧。誠薦紳之表的。後進之衡鑑也。光才朽行僻。學疏文陋。羣居士林。無與比數。而不自屏絀。妄以技進於左右。是猶獻馬於燕。賈玉於趙也。執事儻以二國之意遇之。則光宜驅呵擯逐。不得少留於門下矣。以周公之道接之。則光必得從七十子之後。而俟見焉。竊以爲古者見於公卿大夫。必有贄。今其禮亡久矣。士非文無用爲贄者。是敢不自隱其嗤鄙。雜錄書所爲文凡五卷。執之立於屏外。以俟進退之命焉。

與薛子立秀才書

光頓首。前日承不賜乘外辱。以所爲文示之。使得竊觀。甫盡數篇。不覺喟然置之而歎。噫。士之讀書者。豈

專爲祿利而已哉。求得位而行其道以利斯民也。國家所以求士者。豈徒用印綬粟帛富寵其人哉。亦欲得其道以利民也。故上之所以求下。下之所以求上。皆非顧其私。主於民而已矣。近世爲士者。頗謬於古。往往以讀書爲資身之貨耳。彼又惡知所謂利民者邪。觀足下之文。上以薦之於宰輔。下以貽之令長。求資之吏。未嘗不以民爲先。皆閭里素所疾苦。而上不獲知者。深切著白。使其人果舉而行之。則足下雖未得位。而澤固施於民矣。且夫身爲布衣。已能孳孳念民若此。況得位耶。光竊有以知異日卓然爲名臣。使所至之方。蒙被其福者。非足下而誰。此真古人之志也。朝廷得之。亦異於剗刻經史。潤飾文采。以自售施之於政而不達者矣。光是用矍然喜於今之世。而復見古之士。且竦首傾耳以俟朝廷之得人而賀之也。文編不敢久留。謹奉而歸之。

上龐樞密論貝州事宜書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國有大事。廟堂之上。謀議素熟。方略已定。而復以疏賤之人。狂愚之議。干與其閒。罪之大者也。然光聞之。受恩而不知報者。犬豕也。光雖不才。獨忍爲犬豕之行。忘盛德而無所裨益哉。是以夙夜思之。苟有以報萬分者。雖蹈入大辜。不敢愛也。竊聞貝州軍士。恩過而驕。厭其久生。自求速死。雖狂戇妄爲。勢無所至。蚤晚之間。終就屠滅。若兵久不決。難久不解。萬一城中之寇。未卽伏誅。而他變旁起。不逞之人。同惡相濟。乘釁而動。則爲朝廷之憂。方此始耳。此不得不爲之過慮也。雖國家恩德在民。淪於骨髓。根深柢固。萬無所慮。然王者舉事。固當計萬全之勢。然後行之者也。不則狂賊自知。辜惡無狀。

降首亡由。獨守窮城。勢不能支。久則擁其徒衆。盜取庫兵。收載寶賄。豨突而出。建旗鳴鼓。攻剽城邑。以數千之盜。散之趙魏之郊。東連青徐。亦足以爲齊民之患。未可以旬月擒也。以光之愚。竊謂城中之衆。未必皆有怨叛之志。其造計首惡者。不過數人。其餘皆迫於兇威。不得已而從之者也。其望大軍之至。赦令之降。若墜塗炭者之待救。紡於樹者之求解也。朝廷誠以此時發近郡之兵。塹環其郭。勿攻勿戰。使不得出。而又陰以重賞募人入城。焚其積聚。壞其所恃。使逃無所出。守無所資。然後命重臣素仁厚爲士卒所信愛者。奉明詔以臨之。諭以脅從之人。有能捕斬首惡。若倡先出降者。待以不次之賞。其始雖與謀。而能翻然悔過。從善者。亦除其罪。待以不死。或爲惡不變。敢拒官軍者。戮及妻子。無有所赦。如是不過旬月。逆卒之首。必函致於闕下矣。此乃坐支解狂賊之術也。往年保州之役。威罰實行。今爲惡者。必誑誘其徒。曰。汝罪已大。出城必誅。保州近事。足以爲戒。自非賞至厚。信至明。則不足以破散其謀。宜得先降者。厚賞賜之。超資越序。拜以官爵。錦衣駿馬。徇於城下。使足歆慕。以焜耀其餘。彼雖甚愚。國家昭昭然。設貴爵重賞於前。峻刑嚴誅於後。示以大信。皦如日月。安有不動心者哉。書曰。除惡務本。周頌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明聖王之誅。不在快志多殺。要欲布陳條理。期於安定而已。今誠貫其脅從之辜。開以自新之塗。縱未卽日殄滅。使其內自相猜。肘腋之變。紛紛數起。支節散落。腹心潰敗。則渠魁之首。可指日而烹也。然後分別白黑。表章善惡。取倡爲亂者。種族誅之。餘皆勿問。亦足以立威而示懷矣。討不失臬。賞不失功。士卒無傷。甲兵不頓。財穀不費。盜賊不滋。竊以爲最策之得者也。或者必欲以兵力取之。賊憑堅城。執利兵。據倉庫。

比其授首。則河朔之力固已困矣。況加以不虞之變哉。夫炎炎不絕。焰焰奈何。當事之微。治之易耳。時至不爲。禍如發機。今狂賊日夜煦嫗其黨。出庫物。奪民財。以啗之。又恐喝以國家之威刑。沮抑其嚮善之意。不乘其衆心危疑未定之際。壞敗其謀。已而日寢久。辜寢深。朝廷無寬貸之令。凶黨有慘毒之威。朝薰暮蒸。衆志已固。然後圖之。則招之不來。攻之不克。用力百倍而功不可必也。故不愛官爵金帛之重賞。以壞其黨。今其時也。過是無益矣。朝廷之議。高深幽密。今日處置爲攻爲戰。爲赦爲誅。非草茅之所能知也。萬一議者有欲用兵破而不以計破者。此乃愚誠區區願陳所見者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以周公之才。於天下事宜無所不知。而日孜孜禮白屋之士。求善言詢政治者。誠欲盡衆人之思慮也。執事爲天子腹心之臣。典樞機之任。凡百籌畫。得失之數。必已決於胸中矣。而光不識分限。復妄有云者。誠貪於報恩。而忘其愚僭之辜也。伏計執事法周公之道。亦不厭芻蕘之言。以博觀焉。

回狀元第二第三先輩書

伏蒙某官不以光之愚庸散賤。親枉車騎。辱臨其門。前之以啓。以將盛意。恐悚愧懷。於茲未忘。竊以取士之詳。進賢之速。視古以來。宜無若今者。今夫天下之士。舉於其州。用不能而退者。十常七八。然後升之禮部。禮部又如之。然後升之天子之庭。天子臨軒覆之。又有退者。然後解其布衣而祿之。如此可不謂之取士之詳歟。然其以魁傑秀異在殊級者。其視朝廷美官。若寓物楮中。不十年必取之。大抵皆至公卿。如此可不謂之進賢之速歟。取如是詳。而能獨爲羣士之先。則其才可知已。進如是速。而能不自隆貴。以禮於

愚庸散賤之人。則其德可知已。才與德二者。議士之所先也。而皆有以過絕於人。光是用不敢私賀於左右。而賀於朝廷。賀於衆庶。知其將得賢公卿。而有所瞻賴也。

答謝公儀書

光之得游於書府也。爲日寡。竊嘗側聞先達長者之言曰。昔之初有職業於茲者。不以位之崇卑。名之顯晦。皆贊啓以造於僚友之門。閭閻焉。與見於公卿貴人之禮。均若是者。非他。蓋以凡居此官。本以禮義相先。非以名位相高也。茲道之替久矣。光不及見焉。常拊脾私歎。自恨生之後而進之晚。不得目前人盛事。又傷身之賤而名之晦。不能率先士夫以振起之也。不意今者某官以英偉之才。負天下赫赫之望。始以鴻漸之翼。翔集茲地。獨能力探故實。勤而行之。雖光之愚陋輕微。不足齒於僚列者。皆親枉車騎。懷啓袖謁。臨其蓬華。一無所遺。光始愧中疑。終而釋然。知茲禮之來。非光之爲。而爲臺閣之美。不可使遂委草莽而沈絕不繼也。伏以某官始者游太學。則冠諸生。登王庭。則先俊選。貴名之白。若列宿之羅清晏。疾風之走四海。凡一事一爲。皆天下之所仰而趨慕。而歸者也。若使出於媮。則後來之士。無自入於敦。出於敦。則後來之士。無自入於媮。況始仕於朝。天下方拭目而觀之。傾耳而聽之。乃獨不出於媮。而出於敦。是則及物之利。繇此其始矣。光是以爲天下士大夫賀。而不敢以見禮私自榮也。

與范景仁書

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人君不以鄙賤廢善言也。又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言人臣不以疏遠忘忠。

愛也。又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言賢者在位。下樂告以善道也。又云。何以恤我。我其收之。言賢者得忠信之言。無不受也。光實何人。明主以爲臣。景仁以爲友。明主方側身求諫。而景仁以言事爲官。光又可以默而已乎。光聞古者十傳言諫。蓋以士賤不能自通於君。故因賢卿士大夫以傳之。光勳者不自知其賤。且愚。輒以宗廟社稷深遠之計。冒聞朝廷。誠知位卑而言高。智小而謀大。觸犯皆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若忠於國家而死。死之榮也。是以剖肝瀝膽。手書緘封而進之。庶幾得達法座之前。明主或加聽采。自以聖意建萬世不拔之基。則光退就鼎鑊。如蒙黼黻。此光之本心也。無何自夏及秋。囊書三上。皆杳然若投沙礫於滄海之中。莫有知其所之者。夫以卽日明主求諫之切。詔書爛然頒於天下。而光所言又非瑣瑣不急之務。若幸而得關聖聽。則光所言是邪。當采而行之。非邪。當明治其罪。豈有直加棄置。曾不誰何。此必所言涉千里之遠。歷九閭之深。或棄或遺。而不得上通也。古之人有奏疏而焚稿者。蓋爲言已施行。不可掠君之美以爲己功也。若奏而不通。又自焚其藁。則與不言何異哉。光是用中夜起坐。涕泣霑襟。竊思當今朝廷諫爭之臣。忠於國家。敢言大事。而又周旋日久。知光素心者。惟景仁而已。光之言不因景仁以自通。尙誰望哉。且景仁以爲天子耳目之臣。得光之言。傳於明主。天下固莫得而窺也。光是敢輒取所上奏藁。獻於左右。伏冀景仁察其所陳。果能中於義理。合於當今之務。則願因進見之際。爲明主開陳。茲事之大。所當汲汲留意。不當因循簡忽。以忘祖宗光美之業。及乞取光所上三奏。略賜省覽。知其可取。可捨。可矜。可罪。裁定其一。而明賜之。無使孤遠之臣。徒懷憤默默而無所告語也。昔樊噲諫漢高祖。留止秦宮。

奉春君請徙都長安。始皆未聽。得留侯言。即日從之。蓋人主素所信重。入其言易故也。今光宦於千里之外。爲邊州下吏。景仁朝夕出入紫闥。登降丹陛。天子之責治亂安危者。不在於光。皆在景仁。光雖言之。終不能有益於國家。止於是而已矣。若夫懇惻復熟。以感寤明主。成聖世無疆之休。則在景仁留意而已。如此實天下之幸。非獨光之幸也。

與李子儀書

嘉祐元年。

昨日值客至。不克盡談。宿夕思之。終未能達子儀高遠之慮。故輒復布其愚悃。以聞左右。未審果肯省視否。凡足下今所欲爲。義邪利邪。將不勝其忿。苟爲詆訐。以快志邪。此三者皆未見其可也。足下雖自信其心不爲利動。然天下之人。烏可戶曉。萬一被涉此謗。於何湔洗。是棄千金之璧。而得腐鼠也。雖一日十官。豈足羨哉。光辱與足下游最久。竊觀士大夫閒才行具美如足下者。能有幾人。所以孳孳深更重惜。不欲使有毫末之議。加於全德。事苟上聞。不可復掩。朋友雖欲從而辭之。亦無及已。足下何不試察光心。所以區區不避譴怒。竭忠相告者。亦何所利哉。正爲賢者惜舉措而已。

答聞喜馬寺丞中庸書

月日光頓首。再拜明府寺丞閣下。光頃日雖得邂逅。奉望顏色。然殊未暇陪從容。抒悃款也。今者猥蒙記存。遠賜之書。仍以新興邑中賢士大夫治孔子祠。命爲之記。何采聽之過。而責望之重也。且愧且恐。若無

所容光資性頑蔽。辭藝鄙薄。平居爲朝夕近用之文。猶多乖僻。取人嗤傲。況於語先賢之道。載賢令之功。鑄之金石。傳之將來。是猶執炬人而負之以千鈞之重。雖欲自託於顯茂之業。而貪不朽之榮。獨不輕先聖而累明府。羞邑中之賢士大夫乎。此誠非光之所敢任也。伏惟寬明。當賜開察。改求酣鬯於道而富有於文者。使爲之。則宜與大名昭昭千古不窮矣。若光類者。正可相與誦詠而已。

與東阿張主簿書

嘉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正月二十四日。光頓首主簿足下。光不佞。幸蒙丞相辟署來此。官雖賤微。朝廷亦委之察舉。境內賢士大夫。苟捨置賢者。而惟目前營求者之與。臯孰大焉。是以到官以來。竊觀諸縣賢士大夫。無如足下。徇公愛民者。其所以奉知。固不俟足下之求也。今乃貶損書誨。有從風雨而老之歎。殊非所望。君子患不能。不思人不知。足下姑勉修所能。何患無知己不宣。

與范景仁書

九月二十六日。同年弟司馬光再拜景仁學士足下。薙者景仁初爲諫官。四方之士知與不知。聞者皆曰。諫官得景仁。天下其庶矣。況如光者。其喜固不在衆人之後。然而有所懼者。其故何哉。請試爲景仁道之。夫良玉易瑕。清水易汙。凡負天下之望者。必任天下之責。此理之固然也。薙使景仁才術操行。無以異於衆人。則其來也。人不爲之喜。其去也。人不爲之感。默然不言。人不以爲責。今景仁之名。噉然暴於天下。已

如清夜列星之文。雖欲厚自謙讓。藏於衆人。烏可得哉。此光所以爲景仁懼也。景仁官雖未甚達。然爲天子耳目之臣。朝夕在天子左右。萬民之利病。已得而言之。朝廷之得失。已得而言之。亦不得謂之不用矣。夫士之學行已美。而名不彰者。朋友之過也。旣彰矣。而時不用者。執事之過也。旣用矣。而功業不自於天下者。敢問誰之過也。行矣。景仁勉之。自今日以往。天下之民。萬一有失職而吟歎者。景仁之責也。朝廷之政。萬一有違理而傷道者。景仁之責也。非獨光浮目而望。洗一作沈耳而聽也。天下之人。莫不皆然。舉措小差。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嗚呼。可不懼哉。自非相愛重之深至。烏肯及此也。不宣。

答范景仁書

月日光再拜。景仁足下。日者不自其不肖猥賤。敢妄以書干冒左右。退自悔恐。謂必且得罪。見棄絕矣。比都遞中。忽辱示問。然後知大君子納善無厭。以畜其德。汪洋然若江海之大。夫如是。天下之士孰不願挾其忠信以趨左右者哉。幸甚。景仁書云。有朝廷之是非。有天下之是非。有後世之是非。夫何憂何懼。善矣。景仁之充此言也。實天下蒼生之福也。雖光亦願景仁如是而已矣。必曰議天下之是非。若譏樂之是非。則非光之所敢知也。又云。必欲伺大臣之細故。發其隱微以市己直。實不能也。此則不惟景仁恥之光亦恥之。不願景仁爲也。光所謂良玉易疵。清水易汙者。謂其全之之難。有疵汙而人見之易也。非謂其易磷緇也。春和責賢者備。孔子之意。豈有異哉。景仁或未之思耳。凡論者。審知其是守之不移。然後能明其

道。何強辯之有哉。必詭隨雷同。然後景仁悅之邪。屬部行者之金隄。行在朝夕。愬愬不能盡所懷。

答陳祕校充書

嘉祐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

九月二十四日。司馬光再拜復書祕校足下。比日前辱賜書。推褒責望。皆非光所敢當。惶恐累日。無以自處。豈非足下愛之之厚。而不覺言之之過也。然光未知足下之志。所欲學者古之文邪。古之道邪。若古之文。則光平生不能爲文。不敢強爲之對。以欺足下。若古之道。則光與足下並肩以學於聖人。光又智短力劣。罷倦不進者也。烏足問哉。雖然。足下之意勤。不竭盡以告。則必不止。敢私薦其所聞。足下擇焉。足下書所稱引古今傳道者。自孔子及孟荀揚王韓孫柳張賈才十人耳。若語其文。則荀揚以上。不專爲文。若語其道。則恐王韓以下。未得與孔子並稱也。若論學古之人。則又不盡於此十人者也。孔子自稱述而不作。然則孔子之道。非取諸己也。蓋述三皇五帝三王之道也。三皇五帝三王。亦非取諸己也。鉤探天地之道。以教人也。故學者苟志於道。則莫若本之於天地。考之於先王。質之於孔子。驗之於當今。四者皆冥合無間。然後勉而進之。則其智之所及。力之所勝。雖或近或遠。或小或大。要爲不失其正焉。舍是而求之。有害無益矣。彼數君子者。誠大賢也。然於道。殆不能無駁而不粹者焉。足下必欲求道之真。則莫若以孔子爲的而已。夫射者必志於的。志於的而不中者。有矣。未有不志於的而中者也。彼數君子者。與我皆射者也。彼雖近。我雖遠。我不志於的。而惟彼所射之從。則亦去的愈遠矣。此光之所聞。而是非不能自定者也。足

下試熟察而審處焉。

與夏祕丞倚書

字中立

光再拜。光初離并州一驛。曾於遞中領所賜書。以道塗無使。可以報謝。輒至都下。則朝論紛紛。以忽里之敗。爲皆因築堡引惹生事。光每見公卿大夫。下至等輩。輒爲開述虜侵漢地。事體本末。二堡不可不築之狀。前日之敗。蓋由邊將輕敵無備。穿頭入其網中。本非作堡之過。言之切至。口幾流血。而世俗常情。成是敗非。氣餒方張。不可嚮邇。以光區區。譬如鷓鴣漸羽。以灑鄧林之火。固無益矣。聞光言者。或逆加排折。不容出口。或嘸然陽應。腹非背笑。要之所語數十百人。訖無一人信者。光遂閉口不敢復言。但引咎責躬。乞分取諸君之罪。而並坐之所上之奏。非特爲龐公也。亦具述當日與諸君謀議本末。其言皆天地所監。不敢有分毫欺罔。仍言朝廷若不以修堡爲非。則龐某夏某等必不受責。若以爲非。則龐某等先已罷修此堡。因臣至彼。見敵騎退散。方議再修。武某夏某等因臣傳導其言。方得達於龐某。修堡之事皆臣所致。若治其罪。臣當爲首。乞伏重誅。以正國典。章再上不報。又巡白二府力陳此誠。乞朝廷大則賜之斧鉞。中則流竄嶺海。或聖朝至仁。減貸極輕。亦望以中立爲比。除一遠郡監當。所以然者。上以不虧國家至平之法。中以少謝負。棄知己之繫。下則他日復見武侯中立及邢賈諸人。有所施其面目。瀝瀉肝膽。懇惻備至。而二府諸公。確然以爲臺獄元無收豎。使朝廷何以施行。光退復具奏章草。更欲以死自請。則親友皆言。如

此是明知朝廷不行而飾僞以采名也。光聞其言實無以自明遂自塞默不敢復上。再三循念當日與中立於東齋計議之時固以成敗自決迨至忽里敗績之後光又與中立書言朝廷若知敗績不因修堡則吾輩何罪若爲因修堡所致則必不以事盡諉諸君今諸君俱被譴責而光獨得無咎是賣諸君以自脫也將不得列於人類其爲羞愧可勝道哉。每一念此書則投筯輟餐夜則擊席歎咤終身慊慊不可湔洗若貯瓦石在於胸中無時可吐所以經年不通一字以問動止者固非懈惰誠由內自慚怍又未知中立察之與否使光執筆無以置辭前日邸吏乃以手字相示云得之西來軍士光然後知中立聰明察光非賣友者不加罪絕而猶賜存問光始敢布陳其所懷庶幾中立參以所聞知其非妄也雖然此乃略道梗概其不可以書傳者須在佗日面談方盡觀縷也。

答劉太博忱書

光頓首再拜。趙令來蒙貺書教以所不及始於喜媿終於感懼。光常病世人稱交友者相遇則詡詡笑言以酒食相悅相去則長函短幅副以苞苴言皆諂諛又似欺侮習尙成俗莫知其非求諸古人切切偲偲諒直之益萬無一二常懼沒世不見其人今乃得之於足下此其所以爲喜也。足下所示皆國家安危之本治亂之原當今所宜汲汲者足下爲遠官無言責猶能孳孳不忘忠藎如此光仕於朝廷官以諫爲名政事有闕或不能知知之或不能言言之或不能入不能入又不能去此其所以爲愧也。昔者先人獲知於先龍圖推稱援挽以至於通達今茲光又獲知於足下教誨鑿括使逃於罪戾仍世受賜於門下此其

所以爲感也。觀足下之言，非直可以爲交友之良，乃實國家之忠臣。光知而不能薦，又儉安竊祿，以妨賢者之路。大則將受誅於朝廷，小則將取譏於天下士大夫。此其所以爲懼也。凡足下所諭，敢不熟思而謹志之。苟其智力之所及者，不敢不勉也。

上始平龐相公述不受知制誥書

光惶恐啓。雨後薄寒，比日晴霽，稍復暄暖。恭惟台候萬福。適蒙寵賜手教，問以久不受恩命之故。不惟愛念之厚，迺復知其堅守愚志，必有所爲，非苟然而已。古人所謂知己者，正應如是。區區之死，不足以報感極以泣。無言可諭。光自總角以來，則拜伏趨走於前，又辱知愛如此之重，豈敢以半言誣罔聰明，借使有之，亦不能欺也。光自幼讀經書，雖不能鉤探微蘊，比之他人，差爲勤苦，盡心而已。又好史學，多編輯舊事，此其所長也。至於屬文，則性分素薄，尤懶爲之。當應舉時，強作科場文字，雖僅能牽合，終不甚工。頗慕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闕前修之藩籬，徒使其言迂僻鄙俚，不益世用。此真所謂學步邯鄲，匍匐而歸者也。曩者年二十餘，相公在樞府時，始令學作四六文字，供給牋奏。雖承命不敢不勉，而終以愚陋不能進益。自相公出鎮以來，亦遂捨置，未嘗復爲也。時時答親舊書啓，則不免假手於人。今知制誥之職，掌爲天子作詔文，宣布中外，豈可使假手答書啓者爲之邪？光與石舍人同年登第，少相親狎，熟知其人志度清夷，操行純一，當在館閣時，聞望甚美，其文采亦不全出衆人之後。一旦擢處西掖，所作誥命，小有瑕謫，則輕薄之人，相與傳以爲笑。至今身沒，而傳笑者未已。光竊傷之，勉使石不登西掖，豈有此辱邪？光平生所

爲文辭比之於石。自謂猶未能及。而視此前轍。欲使光遵而蹈之。豈能不懼且愧。苟貪其榮利。強顏爲之。不惟取一身沒齒之羞。亦非所以增朝廷之光華也。以是觀之。光之不受知制誥。出於赤誠。非飾讓也。但不爲朝廷及世人所諒耳。夫館職止於校正文字。故雖如光者。亦可爲之。至於知制誥。天下止有四員。非文辭高妙。殊衆絕倫者。固不可爲也。非獨如是而已。抑又有勢不可受者。光越者除開封府推官。判三司度支。句院及修起居注。皆曾辭免。至於四五。而不能得請。卒復就職。今茲召試制誥。私心自念。以爲若復辭而不獲。則舉措可慙。不若勿辭。遂勉強就試。當是之時。謂呂侍講雖辭。亦必不免。無何。明且欲詣閣門受敕。而今夕聞呂別有除命。乃知光自不辭。而非朝廷不許也。是以復有今者之請。奏章已四上矣。若又因循復往就職。則是前後辭讓祿位。皆詭詐飾名。以巧邀朝廷。舉不可信矣。雖家人僕隸。猶將疑之。況天下之人乎。如是則光無復面目。以立於士大夫之間。是以竭力致辭。不復計奏章之數。若朝廷終不見聽。治其頑蔽不恭之罪。行罰而已矣。知制誥必可免也。前日至堂中。見執政。亦具以誠白之。不知其見信否。今并四次奏章封上。貴知其本末之詳。自免諫職以來。喜有參侍之期。而以辭官之故。未奉朝請。伏謁門下。杳未有涯。晨夕遑遑。心如游雲。常在左右。但形留不往耳。旣不獲面陳。因辭抒情。不覺煩多。

答劉賢良蒙書

五月十六日。陝郡司馬光再拜復書賢良劉君足下。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愛人之憂樂。

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爲孟公季良之行也。況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敕，長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齷齪然爲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爲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爲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游於京師，負其千鎰之重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見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窶人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媵姪之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光以爲歸。且曰：以嚮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仁可仰者，爲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過數萬，饔桂炊玉，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櫜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疏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疏，先舊而後新。光得侍足下，纔過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有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然後敢行，頓足然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以爲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之所爲，若光者何人，敢望韓

退之哉。退之能爲文。其文爲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行能無所長。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靳。亦其理宜也。若旣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他人。是尤不可之大者。微生高乞醯於鄰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爲不直。況已不能施。而斂之於人。以爲己惠。豈不害於恕乎。足下之命。旣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爲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賙左右之匱急。稠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不宣。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十

書啓

答周同年源書

十二月日。具銜司馬光。謹再拜復書都官同年。前比承賜書。并示古律詩三卷。理致精奧。辭氣清壯。誠陋目所未嘗睹。如登崑丘。閱衆寶。顧盼驚眩。心知其可貴。而口不可盡名也。幸甚幸甚。受賜至大。宜卽時修報。而缺然逾旬者。抑有由焉。光生而樸愚。行能無所長。自度於方今士大夫間。最出其下。不意朝廷過采。置之侍從。居常自愧。今同年賜書。迺欲方之汲黯。夫汲黯何可當也。漢武帝猜忍暴刻。其近臣如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之徒。雖平生所信愛。小有過輒抵死。九卿顏異。對賓客微反唇。以爲腹誹。而誅之。其視殺人族人。若鋤草茅然。黯當此時。能犯忌諱。觸盛怒。直詆其非。以安國家。利百姓。非天下賢傑。能如是邪。今陛下慈愛寬仁。與羣臣言。愉愉和顏色。如接賓友。惟恐傷其意。求規諫之言。孜孜如不及。雖有狂狷訐直。亦能容之。光於羣臣中。官非甚薄。曾不能引古聖賢之道。以少助盛德萬分之一。直碌碌隨衆。容身庇妻子而已。豈得爲汲黯之倫乎。夫任羸者以萬鈞之重。非徒不能負也。且有顛仆糜碎之患。光雖至愚。猶知避顛仆糜碎之患。是以戰栗汗流。而久不敢報也。惟同年少賜矜察。而寬假之。不宣。光惶恐再拜。

答孔司戶文仲書

三月二十日。司馬光頓首復書司戶祕校孔君足下。辱書教以孔子第門人。而文學處四科之末。所以然之理。幸甚幸甚。光愚陋無堪。居常不見齒於士大夫。足下徒以生之蚤而仕之久。亦從而訪焉。稱褒之過。而責望之重。且恐且愧。無以自處。光昔也聞諸師友曰。學者貴於行之。而不貴於知之。貴於有用而不貴於無用。故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德行之所以爲四科首者也。孔子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夫國有諸侯之事。而能端委束帶。與賓客言。以排難解紛。徇國家之急。或務農訓兵。以扞城其民。是亦學之有益於時者也。故言語政事次之。若夫習其容。而未能盡其義。誦其數。而未能行其道。雖敏而博。君子所不貴。此文學之所以爲末者也。然則古之所爲文者。乃詩書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絃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文也。今之所謂文者。古之辭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無事於華藻宏辯也。必也以華藻宏辯爲賢。則屈宋唐景莊列楊墨蘇張范蔡。皆不在七十子之後也。顏子不違如愚。仲弓仁而不佞。夫豈尙辭哉。足下所謂學。積於內。則文發於外。積於內也。深博。則發於外也。淳奧。則夫文者。雖不學焉。而亦可以兼得之。學不充於中。而徒外事其文。則文盛於外。而實困於內。亦將兼棄其所學。斯言得之矣。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足下允蹈其言。爲之無倦。將與淵騫並驅爭先。又況游夏尙奚足慕。光方歎服。企仰之不暇。自視一無所有。其何以爲獻。不宣。光頓首。

與王介甫書 熙寧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光居常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爲友。然自接待以來。十有餘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之無一日之雅也。雖愧多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若乃便辟。善柔。便佞。則固不敢爲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默。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和也。邈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變移也。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亦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不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竊竊怨歎。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竊意門下之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間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爲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惟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游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爲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其詆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

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以爲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爲思得古人所未嘗爲者而爲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爲不如禮義信。況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邪。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邪。則惟民是虐。以飮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圍視。銜嚮爭進。各鬪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爲功名耳。此其爲害已甚矣。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伊尹爲阿衡。有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己。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亂政也。介甫更以爲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爲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顧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爲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皆過人。

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者。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自以爲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喜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日疏。諂諛日親。而望萬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爲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遠子馮爲楚令尹。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遠子懼。辭八人皆去。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周舍死。簡子臨朝而歎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諤。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鄴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羣下曰。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蹄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董幼宰參書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顛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間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名成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

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議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辯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無如也。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惟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艷然如怒。或詬詈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昔者從介甫游。介甫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今介甫爲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爲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屹屹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盡棄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

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釋。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欲違衆。而能有濟者也。使詩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豈得盡棄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棄先聖之道。違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臥家。光被旨爲批答。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敘其事。以義責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竊聞介甫不相識察。頗督過之上。書自辯。至使天子自爲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青苗錢不便。詰責使之分析。呂司封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錢。劾奏乞行取勘。觀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竊爲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恩過聽。欲使之副貳樞府。光竊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故輒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甫爲心。未肯俯從。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羣臣無能及者。動靜取舍。惟介甫之爲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惟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

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目前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也。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向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舍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儻未賜棄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以示諂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爲然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爲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施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命。未得請。且病膝瘡。不可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詈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與王介甫第二書

熙寧三年三月三日作

光以荷春之久。誠不忍視天下之議論洶洶。是敢獻盡言於左右。意謂縱未棄絕。其取詬辱必矣。不謂介

甫乃賜之誨筆存慰溫厚。雖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絕之。足見君子寬大之德。過人遠甚也。光雖未甚曉孟子。至於義利之說。殊爲明白。介甫或更有他解。亦恐似用心太過也。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今四方豐稔。縣官復散錢與之。安有父子不相見。兄弟離散之事。光所言者。乃在數年之後。常平法既壞。內藏庫又空。百姓家家於常賦之外。更增息錢役錢。又言利者。見前人以聚斂得好官。後來者必競生新意。以朘民之膏脂。日甚一日。民產既竭。小值水旱。則光所言者。介甫且親見之。知其不爲過論也。當是之時。願無罪歲而已。感發而言。重有喋喋。負罪益深。

與王介甫第三書

光惶恐再拜。重辱示諭。益知不見棄外。收而教之。不勝感悚。不勝感悚。夫議法度以授有司。此誠執政事也。然當舉其大而略其細。存其善而革其弊。不當無大無小。盡變舊法。以爲新奇也。且人存則政舉。介甫誠能擇良有司而任之。弊法自去。苟有司非其人。雖日授以善法。終無益也。介甫所謂先王之政者。豈非泉府賒貸之事乎。竊觀其意。似與今日散青苗之意異也。且先王之善政多矣。顧以此獨爲先務乎。今之散青苗錢者。無問民之貧富。願與不願。強抑與之。歲收其什四之息。謂之不征利。光不信也。至於闢邪說。難壬人。果能如是。乃國家生民之福也。但恐介甫之座。日相與變法而講利者。邪說壬人爲不少矣。彼頗德贊功。希意迎合者。皆是也。介甫偶未之察耳。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又曰：子豈汝威。用奉畜汝衆。又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又曰：非廢厥謀。弔由靈。蓋盤庚遇水災而遷都。臣民有從者。有違者。盤庚不

忍脅以威刑。故勤勞曉解。其卒也。皆化而從之。非謂盡棄天下人之言。而獨行己志也。光豈勸介甫以不恤國事。而同俗自媚哉。蓋謂天下異同之議。亦當少垂意采察而已。幸恕其狂愚。不宜光皇恐再拜。

上許州吳給事書

月日。具官光謹再拜獻書某官執事。光昔者未冠。爲書生。從師友。閒得執事所對直言策。及後策。觀之。喟然歎曰。道之不明久矣。蔽於古者。迂大而不可從。溺於今者。淺薄而不足用。今執事論高而不悖於今。義實而不戾於古。所譏切皆當世之病。所區畫皆應事之宜。粲然虞夏商周之道。可以覆手而取。舉足而登也。非夫深明於道之本。其孰克以致此哉。由是私自誓曰。異日儻得出入門下。承事之間。以受一言之教。使皦然睹道之正。渙然識道之歸。事君行己。知所取捨。而無所疑。則私願足矣。及舉進士。幸免黜去。始敢進謁。朝之公卿大夫。當是時。蓄才德。負名聲。出入帝廷。榮耀輝赫。照人者衆矣。光皆未及往見。首求執事之門。而叩之。誠欲急於學術之明。而成宿昔之志也。并哀其所爲文。以爲始見之贄。執事不責其僭。而辱賜之詩。以振飾之。且曰。道爲根柢。言爲華。由來表裏相經緯。光由是益知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則光願受學之志。愈固而專矣。不幸光獻文之明日。西出之官。自是以來。非奔走吏道。則在苦內。衰絰之中矣。東西南北。崎嶇壇坎。過闕門。上逆旅。爨未及燃。已復出外矣。是以役役十年。而不得卒業也。去年罷滑臺從事。至京師。則執事旣爲天子輔弼臣矣。光賤士也。其敢不自分限。而屢以其不肖之迹。汙辱門下之塵。稱道舊恩。以求瞻望几杖哉。必若是而爲天下之人。謂之不營祿位。而爲道。則難矣。光是以屏身退處。不敢屢

進以煩將命非爲輒自疏外誠懼不知者不能察其區區而有塵累於至公也今聖主以許州股肱大郡屈煩執事暫鎮治之光然後敢復鼓昔日之知而求畢其慙愚之志夫肝鬲之所崇聚而欲抒展於左右者固不可立談而盡也是敢復繕綴近所爲文凡五卷而薦之非敢以爲文也貴露下情而已伏惟亮其狂簡之誅而矜其自幼及長企仰之意副其所以來求考正道義之誠則沒齒銜戴盛德永永爲執鞭秉轡門下之士矣不宣光惶懼再拜

答胙城郭大丞書

光頓首再拜竊以前世郡縣以來朝廷惟置太守都尉令長自他掾屬皆官長所自辟除供趨走治文書而已今幕府吏猶古之掾屬也職至輕位至微獨命於朝廷差異耳執事以老成之德任百里之重官爲三丞著籍於朝雖大君子卑遜不以自重然考之古視之今其事任位序不輕章矣而歲時月朔必以賀牘爲賜辭恭禮備若小邑長之事牧伯然此豈光之所能堪哉是以日夜鞠躬重足繼爲書啓布之左右乞停此議以安反側而執事好謙之志確然愈固雖於盛德益有光美將使無似之軀於何自置殆非所以相全愛之道也迺者韋城張祕丞亦然光具此意因書請焉韋城悟其不可幸賜惠許獨執事未炤愚款祈請喋喋不垂允納每得一紙流汗沾足光聞君子與人恭而有禮固不在此也今不敢避煩再薦言庶幾高明垂意察古今之體酌重輕之宜凡此過禮率從翦削時有惠訓手筆往來使得泰然自安無復踧踖幸之大者不宣光頓首再拜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書

光啓昨在洛中。及至京師。兩於河中遞次得所賜書。值光治裝赴陳州。又得旨詣闕。尋又忝左省之命。愬恩事多。久不修報。明恕必察其非。疏懈也。歸承就移慶帥。既踐世官。復修舊治。計堯夫必樂然就職。然士論所鬱鬱者。猶多也。光今日忝竊。皆由堯夫素加誨誘。重以推挽。其感戢固不在言。今歲大暑異常。邊地必稍愈。觸熱飲冷。更祈節慎。不宣。光再拜。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第二書

光愚拙有素。見事常若不敏。不擇人而盡言。此才性之蔽。光所自知也。加之閒居十五年。本欲更求一任。散官守候七十。卽如禮致事。久絕榮進之心。分當委順田里。凡朝廷之事。未嘗掛慮。況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誠不意一旦冒居此地。蒙人主知待之厚。特異於常。義難力辭。黽勉就職。故事多所遺忘。新法固皆面聽。朝中士大夫。百人中。所識不過三四。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其不危墜也。又爲世俗妄被以虛名。不知其中實無所有。上下責望不輕。如何應副得及。荷堯夫知待。固非一日。望深賜教。督以所不及。聞其短拙。隨時示諭。勿復形迹。此獨敢望於堯夫。不敢望於他人者也。光再拜。

答河陽李夷白祕校書

五月三十日。光再拜。司理祕校李君足下。頃國家羅天下豪雋。光以無似。叨備有司。以是得瞻見符采。承接餘論。其爲幸已大。遠別已來。汨沒俗事。未遑修問。信至。兩蒙惠言。且謂自省於中。至於無愧。則安爲之。

又謂光事之非禮固弗受。悅之非道固不悅。何足下自遇之厚。而見期之深也。愧感之外。敢不頌詠美志。而佩服雅言。庶幾黽勉以不負所教焉。至於師法。非所敢當。又承王事鞅掌。以學之不講爲深憂。光也聞諸宓子賤曰。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何費日之有。盛暑未獲展晤。惟加愛爲禱。不宣。光再拜。

答齊州司法張祕校正彥書

十一月七日。光白司法祕校張君足下。前日辱書。始則諭以古之爲士。易今之爲士難。終則見索惡詩。欲以示郡之賢守倅。光實何人。承雅意勤厚如此。固不當辭。然光素無文。於詩尤拙。不足以揄揚盛美。取信於人。況近世之詩。大抵華而不實。雖壯麗如曹劉鮑謝。亦無益於用。光忝與足下以經術相道。誠不敢以此爲獻。所可獻者。在於相與講明道義而已。足下所謂古之爲士者。乃君子之道也。所謂今之爲士者。乃小人之道也。自有天地以來。君子小人相與並生於世。各居其半。一消一息。一否一泰。紛然雜揉。固非一日。非君子之道。多於古而鮮於今。古則可爲而今不可爲也。小人之道。鮮於古而多於今。古不可爲而今則可爲也。顧人之取舍。何如爾。笑古今之異。而有易有難哉。足下學春秋。非徒誦其文。通其義而已。乃能於傳註之外。凡古今治春秋之書。有可見者。皆徧觀而略記之。評其短長。靡不精當。人或雜舉而猝問之。酬對無滯。滾滾焉如泉源之不窮。年未弱冠。舉明經爲天下第一。今位雖卑。年雖少。譬如隋珠和璧。委於道塗。愚者猶知拾而寶之。況賢守倅哉。詩云。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潛。或潛在淵。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求爲可知也。足下當固守於古。而勿流放於今。汲汲於己。而徐於人。爲之不止。光見異日爲賢。

公卿功業烜赫於當時。名聲彰徹於後世。竹帛所不能紀。金石所不能頌。詩何爲哉。詩何爲哉。不宣。光白。

答張砥先生書

八月二日。涑水司馬光白。張君先生辱書。示以所著春秋傳。士大夫不以經術爲事久矣。足下獨能治春秋三十年。成書三十萬言。是古之儒者復見於今日也。欽仰咨歎。無有窮已。足下自謂。天以聖師之道。厄日引久。而陰有所相。若非己意之所自出者。光經術素淺。於春秋尤所不通。虛辱足下之賜。讀之。彙日不能識其涯涘。又烏暇知其得失。敢錯論議於其閒哉。至於建白於上。乞廢三傳之學。而行足下之書。以伸千載聖人未明之意。此尤非光之所敢任也。不勝惶悸之劇。其書謹再拜封納。請更擇能通春秋學。有大名。居高位。可以副足下之求者。而從之。幸甚幸甚。不宣。光白。

答陳監簿師仲書

九月十八日。涑水司馬光再拜陳君監簿足下。金州人來辱兩書。以能出處見期。未相識爲恨。光實何人。敢受此賜。反仄愧汗。無地自處。光性愚陋。頗好讀古人書。聞君子之風。亦知慕之。而未能至。睹小人所爲。亦知恥之。但恐未能免耳。鄉蒙朝廷猥加收采。塵污侍從。預陪國論。訖無銖兩之補。俄又擢置樞庭。譬如有人。舉萬金之重。加穉子之背。彼必走而避之。萬金非不貴也。然走而避之者。知非其任故也。此乃物理之常。烏足謂之賢哉。今以衰病。自求便安。朝廷未棄之田里。尙縻以一官。賜之廩祿。使飽食安坐。自放於豐草長林閒。乃聖主之至仁。鄙夫之大幸。豈敢效古之人。以道不行而自藏哉。恐足下傳聞之誤。而獎借

之過。誠不敢自保。恐萬一他日陷足下於不知言之責。以重老朽之辜。是敢輒自陳。敍。浼。瀆。聰明。庶幾識察而已。光雖未獲侍前。三復足下書。及所示文編。語高而氣直。才美而志大。其嚮往欽服之心。固非筆札所能盡也。

答李大卿孝基書

熙寧五年正月十三日作

光再拜。昨晚暫得請見。經宿起居何如。適辱誨筆。承朝夕往河清。不得再詣辭。千萬以保攝爲禱。大卿平生以保攝爲事。計其專勤。舉世無倫。然光區區。猶有所獻者。誓如舉輕塵以裨泰山。雖不知量。志在忠益而已。光聞一陰一陽之謂道。然變而通之。未始不由乎中和也。陰陽之道。在天爲寒燠雨暘。在國爲禮樂賞刑。在心爲剛柔緩急。在身爲飢飽寒熱。此皆天人之所以存日用而不可免者也。然稍過其分。未嘗不爲災。是故過寒則爲春霜夏雹。過燠則爲秋華冬雷。過雨則爲霖潦。過暘則爲旱暵。禮勝則離。樂勝則流。賞僭則人驕溢。刑濫則人乖叛。太剛則暴。太柔則懦。太緩則泥。太急則輕。飢甚則氣虛竭。飽甚則氣留滯。寒甚則氣沈滯。熱甚則氣浮躁。此皆執一而不變者也。善爲之者。損其有餘。益其不足。抑其太過。舉其不及。大要歸諸中和而已矣。故陰陽者弓矢也。中和者質的也。弓矢不可偏廢。而質的不可遠離。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由是言之。中和豈可須臾離哉。昨日聞大卿言。臟腑素有冷疾。須至服熱藥。今則徧身生瘡疥。手足時癩癢。疑有風邪。尙欲以烏頭治之。光雖

略曾以所見貢聞。又恐侍坐之久。尊體疲倦。不敢畢其辭而退。竊以大卿勤養生之術。數十年而猶有冷疾者。殆食素膳太多故也。彼筍蕈乳腐。麵滓豆豉。性大寒而滯氣。光見人多食之。致脾胃虛弱。脹滿滑泄。面目浮腫。腰足沉重。前後非一矣。天生萬物。各有所食。苟不得其所食。則不能全其生。人爲萬物之靈。兼蔬穀酒肉而食之。乃其常性也。酒肉者所以扶衰養疾。不可廢也。大卿絕酒肉而專素膳。爲日已久。此其所以有冷疾也。旣得冷疾。復以熱藥攻之。聞大卿所服之藥。皆躁悍酷烈。他人莫能近口。此其所以失中和也。中冷則爲羸瘠而瘡。外熱客於肌膚。則爲瘡疥。流於筋脈。則爲癰瘰。光雖不曉醫。以陰陽之理推之。殆不遠矣。不勝款款之愚。欲望大卿自今罷素膳。屏熱藥。靜慮以適神。潛心以實下。起居飲食。造次須臾。不少離於中和。試行之旬月。竊謂所苦不須攻療。必自去矣。若旬月無效。棄黜其言可也。光以託契義之舊。仰德名之熟。雖得見尙新。所居連牆。而往來不數。然愛重之心。過於朝夕握手接膝者矣。是以敢輒獻盡言。幸希裁察。不宣。光再拜。

與吳丞相充書

熙寧十年
四月作

光啓。光愚戇迂僻。自知於世無所堪。可以退伏散地。苟竊微祿。以庇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之人。自京師來者。多云相公時語及姓名。或云亦嘗有所薦引。未知虛實。光自居洛以來。仕宦之心。久已杜絕。在少壯之時。猶不如人。況年垂六十。鬚髮皓然。視昏聽重。齒落七八。精神衰耗。豈復容有干進之心。但以從游

之久。今日特蒙齒記。感荷知己之恩。終身豈敢忘哉。顧惟相公富貴顯榮。豐備已極。光疏冗之人。無一物可以爲報。惟忠信之言。庶幾仰酬盛德之萬一耳。伏惟明主歷選周行。登用人傑。以毗元化。以光不敢忘知己之心。知相公必不輕孤於明主也。竊見國家自行新法已來。中外洵洵。人無愚智。咸知其非。州縣之吏。困於煩苛。以夜繼晷。棄置實務。崇飾空文。以刻急爲能。以欺誣爲才。閭閻之民。迫於誅斂。人無貧富。咸失作業。愁怨流移。轉死溝壑。聚爲盜賊。日夜引領。冀朝廷之覺寤。弊法之變更。凡幾年於茲矣。相公聰明。豈得不聞之邪。今府庫之實。耗費殆竭。倉廩之儲。僅支數月。民間費產。朝不謀夕。而用度日廣。陪斂日急。河北京東淮南。蠹起之盜。攻剽城邑。殺掠官吏。官軍已不能制矣。若不幸復有方二千里之水旱霜蝗所在。如其爲憂患。豈可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保其必無。而恬然不以爲意乎。賈誼當漢文之世。以爲譬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若當今日。必謂之火已燃。而安寢自若者也。昔周公勤勞王家。坐以待旦。跋胡窺尾。羽敝口瘡。終能爲周家成太平之業。立八百之祚。身爲太師。名播無窮。子孫奄有龜蒙。與周升降。王夷甫位居宰輔。不思經國。專欲自全。置二弟於方鎮。以爲三窟。及晉室陸危。身亦不免。然則聖賢之心。豈皆忘身徇物。不自爲謀哉。蓋以國家興隆。則身未有不預其福者也。顧衆人之識近。而聖賢之慮遠耳。如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今若法弊而不更。民疲而不恤。萬一鼠竊益多。螽蟊有毒。則竊恐廟堂之位。亦未易安居。雖復委遠機柄。均逸外藩。固非息肩之處。乃至投簪解紱。嘯傲東山。亦非高枕之地也。然則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救急保安之道。

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效。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欲適鄢郢而北轅疾驅也。所求必不果矣。欲去此五者而不先別利害。以寤人主之心。則五者不可得而去矣。欲寤人主之心而不先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矣。所謂開言路者。非如鄉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既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訐直者。隨而罪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爲今之要在於輔佐之臣。朝夕啓沃。惟以親忠直。納諫爭。廣聰明。去壅蔽爲先務。如是則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粲然無所隱矣。以聖主睿明之資。有賢相公忠之助。使讜言日進。下情上通。至治可指期而致。況弊法何難去哉。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尙有反掌之易。失今不治。遂爲痼疾。雖邴魏姚宋之佐。將末如之何。必有噬臍之悔矣。相公讀書從仕。位至首相。展志行道。正在此時。苟志無所屈。道無所失。其合則利澤施於四海。其不合則名高於千古。丈夫立身事君。始終如此。亦可以爲無負矣。光切於報德。貪盡區區。不覺辭多。光惶恐再拜。

答蔣中舍深之書

深之祖淪淳化中爲永康軍判官死蜀寇

光啓承垂示先都官畫像記。沈公論之已詳。殆無以加。古之人誰不死。惟得其所爲難。故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各死其所受禮也。爲臣事君。不計位之高卑。恩之厚薄。知之淺深。苟在其職。死之義也。方蜀寇之熾。守臣軍師。棄地與衆而逃者多矣。先都官獨以文吏在下位。力戰死之。其於禮義。非知之明。守

之篤能如是乎。可謂得其所矣。沈公既敘其忠孝。光又述其禮義。然忠孝禮義亦相與爲表裏者也。光再拜。

與王樂道書

元豐三年
八月作

昨日光退與郭秀才再三評議樂道所苦。蓋本非大病。但藥物過分劑。衣食不適宜。致困憊如此耳。光雖不曉醫。觀樂道羸瘠雖甚。然精神聲氣殊未覺衰。願樂道姑自保養。勿爲過慮。凡人所賴以生者。天地中和之氣也。若不節飲食衣服。卽以極熱極寒疏利之藥循環攻之。使中和之氣何以自存乎。況今樂道之疾。上熱下寒。服涼藥則熱未去。而寒益甚。服溫藥則寒未減。而熱益加。然則所服之藥。皆有損而無益也。光愚欲望樂道盡屏去諸藥。

必不得已。止服參苓之類。扶助胃氣可也。

只調飲食。以待病氣自退。飲食不惟禁止生冷。亦不可傷

飽。亦不可傷飢。粟米性溫。作薄糜如藥。強服之。且有穀氣以助養臟肺。衣服不可過薄。亦不可過厚。加之棄置萬事。勿以經懷。沈聽內視。藏心於澗。恬淡逍遙。歸於自然。使神安志適。骨肉都融。則中和之氣油然而生。如此養之。旬月何病不瘳矣。夫欲速則不達。平歲之病。豈一朝可愈。但當去其害之者。勿令過與不及。俟氣血徐徐自復。則善矣。光夙夜爲樂道思之。無以出此。輒敢獻其區區。雖其言似迂。然收效甚遠。在聰明詳擇之。

答新知磁州陳大夫游古書

正月二十二日。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知府大夫足下。光雖未獲展際。然與令姪公廩相知。爲日固久。近蒙賜書。并寵示先相國文集一通。三復書文。愧汗滿顏。伏惟先相國閎才茂勳。布在竹帛。以其餘力。發揮於文。光自爲兒未甦時。固已誦相國之詩。況於今日。瞻仰遺文。譬如蓬莪生泰山之隅。依附而不知其高。儵鮒歷渤海之尾。游泳而莫測其廣。足下乃比之揚雄。遇明哲君子過矣。此豈後進小生所宜當也。前歲公廩校正先集。欲刻板摹之。廣傳於世。光幸以鄰居公廩。每有一事未明。一字未正。必垂訪問。苟淺學所能及者。未嘗敢有隱也。所不能及者。亦不敢質而闕之。請公廩訪諸能者。此特磨研編削之比耳。豈足爲有功於先集哉。乃蒙足下勤勤相謝。又褒借太過。雖增君子謙謙之美。顧小人不敢受。而有殆無地以自處。所幸者得闕藏先集。以詒子孫。俾轉相授受。以永其傳。乃其志也。

答武功石令飛卿書

光啓。縣人來蒙示啓事千餘言。大指以爲明天子在上。宜以時起佐萬一。以澤斯民。不宜專務自逸。何足下期待之過。而責望之重也。捧讀戰悚。流汗及踵。光聞君子擬人。必於其倫。仲尼聖人也。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而足下語及不肖。動輒以仲尼況之。此雖甚愚不辨菽麥之人。亦不敢當。無乃重增不肖之罪。而爲足下失言之累乎。不可不。光自惟德行文學言語政事一無所長。在稠人間。僅及下中。但事君不敢欺。得官非智力所任者。不敢輕受。此固爲士者之常守。無足言者。而世俗閭閻之人。遽相與驚怪。從而譽之。光聞之。每踉蹌發慚。不自知其何以致之。蓋所謂名浮於實者也。性戇滯不曉時務。比又苦衰疾。不堪

治民遂自乞冗員。苟竊微祿。以庇身養族。天子憐其無他惡。直不才耳。而嘗歷事三朝。今雖昏耄無所用。不忍棄捐。俾之掌留臺道宮。月給錢粟。而不責以職事。如疲牛老馬。尙以莖豆飼之。不求其任重致遠。脫其紉鞅。縱之林野。使之徜徉自適。以盡其天年。此乃天子至仁。雖天地之覆載。滄海之涵容。未足以喻。而草木魚蟲無一毫之益。以報盛德。乃光有負於朝廷。而朝廷實無負於光也。光豈敢養高傲世。釣名邀利。邪。光胸中何所有。而足下欲迫之使立朝廷。佐下風邪。且明天子在上。進賢退不肖。褒勤黜惰。皆決於掌握。爲人臣者身非己有。如金在鎔。泥在鈞。惟甄冶之所爲。用舍進退。豈得自專邪。竊恐足下誤信世俗之談。而有是言也。願勿以騏驥之皮。蒙鴛駘之背。而策之使一日千里。幸甚幸甚。

與呂晦叔簡

光啓自晦叔入都。及得其事。每輿僚窳行坐不相離。未嘗得伸悃愾。雖日夕接武。猶隔闕千里也。今不幸又在病告。杳未有展覲之期。其邑邑可知。光平生有國武子之疾。好盡言以招人過。過庸人時或妄發。以取恨怒。況至交益友。豈敢反懷情不盡乎。晦叔自結髮至仕。學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政。平生所蘊。不施於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愷太過。若此際不廷爭國事。蹉跌則入彼朋矣。願慎旃慎旃。光誠不肖。豈敢以憂國爲己任。然昨日富家之諭。已上聞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

與呂晦叔第二簡

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於此。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苟有所得。輒以上聞。不識晦叔以爲如何。更不煩答以筆札。辰前力言。則全仗晦叔也。

答彭寂朝議書

光啓辱書。獎借太過。期待太厚。且愧且懼。殆無所容。光稟性甚愚。求道多蔽。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不迨人。齷齪廉謹。自守而已。不意時俗。妄加虛名。如火附螢。如膏汙衣。潛逃瀚澣。不知所避。固微生之不幸。未嘗敢取以爲己有也。屬者朝廷。誤賜甄擢。俾待罪政府。辭不獲命。僂俛就職。每內訟非據。如藉蒺藜。素與足下。未嘗得接聲采之熟。陪從容之久。乃能不遠數千里。教以所不及。非光無似。克堪大賜。乃足下愛君仁民之志。勤懇切至。不暇擇其人之可否而語之也。銜荷盛德。刻骨不忘。謹當寶藏。時取伏讀。以自警策。庶幾少副萬分之一。譬如驚馬。聞騏驥嘶鳴。不自量度。踴躍躑躅。亦欲疾步而從之。殊不知軼景遺風。雖破骨絕筋。而不可及也。雖然。朝廷近發詔書。溥覃四海。雖市廛賦畝之民。皆得直上封言事。足下位爲朝大夫。任爲部刺史。於朝政闕失。民間疾苦。願不惜以時上聞。俟禁中降出。得與諸公評議。協同者卽行之。幸甚。幸甚。光再拜。

答程伯淳書

光昨日承問及張子厚諡。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

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爵謂大夫以上者。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諡，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諡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諡，貴幼不諡，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諡之，諸侯相諡，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諡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諡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諡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諡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子、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承關中諸君決疑於伯淳，而伯淳謙遜博謀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之。

三省咨目

光比日牽強入朝，欲與諸公商議數事，貢其短拙，以求采擇，無何上下馬不得，須至在朝假，謹具咨目如左。當今法度所宜最先更張者，莫如免役錢，不惟刻剝貧民，使不聊生，又雇得四方無賴浮民，使供百役，官不得力，爲今之計，莫若盡罷免役錢，依舊差役，民間息肩者，什已七八。若慮逐處利害不同，卽委諸路轉運司及州縣，具未便事理申陳，朝廷更爲相度，別立一州一縣，敕施行，第一不可委提舉司相度，彼雖本職，藉賴役錢，如魚之有水，安肯放免，必來沮難無疑也。光見欲作一文字奏聞，若降至三省，望諸公同心協力與贊成，如此行之，可以除久弊，蘇疲民，凡法久則難變，此法行之已十五年，下戶雖愁苦，上戶頗優便，常情論議已是非不一，若不於此際決志改之，恐異日遂爲萬世膏肓之疾，公家不得用民力，貧民

常苦富民優矣。朝廷今欲整治天下，蘇息疲民，先須十八路各得好監司一兩人，忠厚曉事，憂民忘私，使之進賢退不肖，興利除害。朝廷於本路事有所不知，問之則以實對，委之措置，則不致乖方。然後可以倚仗爲耳目股肱也。苟非其人，則百事倒置矣。前日所草監司資格，及委官薦舉文字，不知諸公曾徧見未。若如此可行，則蚤告進呈施行，然立格爲易，守格爲難。既出指揮以後，願諸公堅執此格，勿自墮壞。始爲有益也。早勢可懼，若春更不雨，必成大饑，不可不豫爲之備。國家所賴爲根本者，莫若農民。農民者衣食之原，國家不可不先存卹也。欲加存卹，莫若察其乏食之初，早加賑贍，使各安土，不至流移。官費旣省，民不失業。此上策也。若已流移，官雖多作擘畫，散米煮粥，徒聚爲餓殍，無益也。爲今之計，莫若豫先將常平斛斗在州縣者，十分中支撥一分充賑貸米。委縣椿管，許一面支破。常切覺察鄉村人戶有闕食者，許經本縣投狀，據口數多少，老小出給歷子，每五七日一次赴縣請領口食。先從下戶爲始，縣亦置簿拘管。請卻之數，如此救接，直至成熟日，方卽一切住支。卻今還納所貸元數，更不取利息。如此始是實惠。弋俊已獲，未聞賞獲之者。其將官討捕者，不無搔擾，宜早罷之。前日蔡尹來言，開封有巨盜，朝廷有募人能擒之者，賞以班行。今旣擒之，止賞以錢。孔子稱去食去兵，無信不立。聖朝政令，豈當如此。諸公更算其多者。范景仁當仁宗不豫，未有繼嗣，天下寒心，莫敢啓口之時，獨能首建大議，以安宗廟社稷。章十九上，除官不拜，可謂以身徇國之臣。其功不在文富之下。今文富重賞，景仁獨不霑及。太皇太后亦應知其功大，願諸公進呈秉國文字，寧詳爲敷奏，乞優與推恩。前日簾前宣諭，上封事異等者，宜略加旌賞。此乃聖朝美

事。光有君詳封事。歷三卷。官職姓名。及所言事。一一有之。願諸公同於其閒。選擇才識出衆者。具姓名數。奏量加褒異。以成聖志。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十一

序

百官表總序

四海至廣。雖聖人不能獨治。萬幾至衆。雖聖人不能徧知。是故設官以分其事。量能而授之任。自生民以來。有國家者。莫之能易也。唐虞夏商尙矣。周官具存。粲然大備。降及秦漢。迄於隋唐。雖不能如三代之粹美。然上下相維。皆有條緒。孔子稱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名之宜正者。無若百官。唐初職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三監十六衛十率府之屬。其外又有勳官散官。勳官以賞戰功。散官以褒勳舊。故必折馘執俘。然後賜勳。積資累考。然後進階。以其不可妄得。故當時人以爲榮。及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欲求媚於衆。始有汎階。自是品秩寔詛。朱紫日繁矣。肅宗之後。四方糜沸。兵革不息。材力屈竭。勳官不足以勸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遂並職事官通用爲賞。不復選材。無所愛吝。將帥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事註名。後又聽以信牒授人。有至異姓王者。於是金帛重而官爵輕矣。或以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其濫如此。重以藩方跋扈。朝廷畏之。窮極褒寵。苟求姑息。遂有朝編卒伍。暮擁節旄。夕解緹衣。旦紆公袞者矣。流及五代。等第益紊。三公端揆之貴。施於軍校。衣紫執象之榮。被於胥史。名器之亂。無此爲甚。大宋受命。承其餘弊。方綱紀大基。未暇釐正。故臺省寺監衛率之官。止以辨班列之崇卑。制廩

祿之厚薄多無職業。其所謂官者。乃古之爵也。所謂差遣者。乃古之官也。所謂職者。乃古之加官也。自餘功臣。檢校官。散官。階勳爵邑。徒爲煩文。人不復貴。凡朝廷所以鼓舞羣倫。緝熙庶績者。曰官。曰差遣。曰職而已。於三者之中。復有名同實異。交錯難知。又遷徙去來。常無虛日。欲觀其大略。故自建隆以來。文官知雜御史以上。武官閣門使以上。內臣押班以上。遷除黜免。刪其煩冗。存其要實。以倫類相從。以先後相次。爲百官公卿表云。

顏太初雜文序 寶元二年作

天下之不尚儒久矣。今世之士大夫。發言必自稱曰儒。儒者果何如哉。高冠博帶。廣袂之衣。謂之儒耶。執簡伏冊。呻吟不息。謂之儒耶。又況黠墨濡翰。織制綺組之文。以稱儒。亦遠矣。捨此勿言。至於西漢之公孫丞相。蕭望之。張禹。孔光。東漢之歐陽歙。張酺。胡廣。世之所謂大儒。果足以充儒之名乎。魯人顏太初。字淳之。常憤其然。讀先王之書。不治章句。必求其理而已矣。旣得其理。不徒誦之以誇誑於人。必也蹈而行之。在其身。與鄉黨。無餘於其外。則不光。不光。先王之道猶翳如也。迺求天下國家政理風俗之得失。爲詩歌。洎文。以宣暢之。景祐初。青州牧有以荒淫放蕩爲事。慕嵇康阮籍之爲人。當時四方士大夫。樂其無名教之拘。翕然效之。寢以成風。太初惡其爲大亂風俗之本。作東州逸黨詩以刺之。詩遂上聞。天子亟治牧罪。又有鄆州牧怒屬令之清直。與己異者。誣以罪。榜掠死獄中。妻子弱不能自訴。太初素與令善。憐其冤死。

作哭友人詩。牧亦坐是廢。於時或薦太初博學有文。詔用爲國子監直講。會有御史素不善太初者。上言太初狂狷。不可任學官。詔卽行所至。改除河中府臨晉主簿。太初爲人實寬良。有治行。非狂人也。自臨晉改應天府戶曹。掌南京學。卒於睢陽。舊制判司簿尉四者。無殿負例。爲令錄。雖愚懦昏耄。無所取者。積以年數。必得之。而太初才識如此。舉進士。解褐。近十年。卒不得脫判司簿尉之列。以終身。死時蓋年四十餘。噫。天喪儒者。使必至於大壞乎。將犬吠所怪。蔡蔡一作粲者必見鋤也。何其仕與壽兩窮如此。世人見太初官職不能動人。又其文多指訐。有疵病者所惡聞。雖得其文。不甚重之。故所棄失居多。余止得其兩卷。在同州。又得其所爲題名記。今集而序之。前世之士。身不顯於時。而言立於後世者多矣。太初雖賤而天。其文豈必不傳。異日有見之者。觀其後車詩。則不忘鑒戒矣。觀其逸黨詩。則禮義不壞矣。觀其哭友人詩。則酷吏愧心矣。觀其同州題名記。則守長知弊政矣。觀其望仙驛記。則守長不事廚傳矣。由是言之。爲益豈不厚哉。

呂獻可章奏集序

熙寧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作

歐陽觀文有言。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與宰相等。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論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失職者。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於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策書。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誠哉是言也。然士之

居其任。果能不失職者。亦鮮矣。獻可爲臺諫官。前後凡若干年。遇黜者三。皆以彈奏執政確切不已。天子重傷大臣意。不得已而黜之。其直聲赫然。振動天下。自餘百官之愆違。政事之闕失。苟與之同時。無強弱大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如獻可者。於其職業。可謂無所愧負矣。古之人稱死而不朽者。如臧文仲。旣沒。其言立是也。然文仲之言。傳於今者無幾。蓋時人不能存錄。遂使遺逸。豈不惜哉。光於獻可。忝備僚友。獻可生平造膝之言。固不可得而聞。今旣沒。其子曰庾等。披求章奏遺藁。得二百餘篇。光謂而序之。俾後之人察其言。足以知獻可之心。然則獻可身雖沒。其心長存也。嗚呼。獻可以直道自立。始終無缺。而官止於諫議大夫。年止五十八。彼不以其道得者。或位極將相。壽及胡考。從愚者視之。則可爲憤邑。從賢者視之。以此況彼。所得所失。孰爲多少耶。後之人得是書者。宜寶蓄之。當官事君。苟能效其一二。斯爲偉人矣。

并州學規後序

嘉祐二年作

天下所以化在於學。百官所以治在於法。然則學爲化原。法爲治本。茲二者。又可忽歟。前牧韓公。旣徙學而廣之。又取法於太學。及河南大名。京兆府。蘇州。除苛補漏。以爲新規。今牧龐公。懼學者寢久而寢忘之也。迺命刻著於石。嗚乎。是規也。存雖屋不加多。食不加豐。生徒不加衆。猶爲學興也。是規也。亡雖列屋萬區。糗糧如陵。生徒如雲。猶爲學廢也。後之人。司是學者。可不慎與。

張共字大成序

嘉祐元年爲越州張推官作

天下之事未嘗不敗於專而成於共。專則隘。隘則睽。睽則窮。共則博。博則通。通則成。故君子修身治心。則與人共其道。興事立業。則與人共其功。道隆功著。則與人共其名。志得欲從。則與人共其利。是以道無不明。功無不成。名無不榮。利無不長。小人則不然。專己之道。而不能從善。服義以自廣也。專己之功。而不能任賢。與能以自大也。專己之名。而日恐人之勝之也。專己之利。而不欲人之有之也。是以道不免於蔽。功不免於枯。名不免於辱。利不免於亡。此二者。君子小人之大分也。陝郡張君名共。才甚美。行甚修。舉進士。登上科。今從事於澗東。光辱與張君爲同郡人。習其爲人固久。竊以爲古者名於親。而字於朋友。字必附名。而爲義焉。光是敢輒廣其名之義。而字曰大成。以勉之。異日張君克充其名。顯裕光大。庸可量哉。

諸兄子字序

皇祐二年作。

余兄子十四人。大抵未字。皇祐二年告歸。過家。徧爲之字。皆附其名以寓訓焉。京字亢宗。京大也。孟子曰。天爵修而人爵從之。爾如大其德乎。然後宗有所亢矣。亮字信之。孔子稱去食去兵。而信不可去。信者行之本也。稟字從之。從順也。君子在家則稟於親。出則稟於君。無所不用其順焉。夫順者。天之所助也。元字茂善。元者善之長也。勉善不已。能無長乎。育字稹之。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況其邇者乎。良字希祖。詩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君子修德以爲祖也。可不勉乎。富字希道。智者富於道。愚者富於賄。爾其勉於智乎。齊字居德。齊中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居德以中。奚適而不利哉。方字思之。方道也。孔子

曰。道不遠人。苟思之精。行之勤。則道何遠之有哉。爽字成德。爽。明也。明敏辯智。天之才也。中和正直。人之德也。天與之才。必資人德以成之。與其才勝德。不若德勝才。故願爾勉於德而已矣。衰字補之。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異日爾仕於朝。當以仲山甫爲法乎。章字晦之。君子之道。闡然而日章。然則欲道之章者。其惟晦乎。奕字襲美。詩云。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奕世之美。將待爾而襲之。可不勉與。裔字承之。爾於昆弟中爲最幼。承祖之美者。捨爾尙誰任哉。嗚乎。朝夕不離於口耳者。名字而已。爾曹苟能言其名。求其義。聞其字。念其道。庶幾吾宗其猶不爲人後乎。

序賻禮

元豐六年十一月一日作。

名以位顯。行由學成。此禮之常。若夫身處草野。未嘗從學。志在爲善。不求聲利。此則尤可尙也。近世史氏。專取高官爲之傳。故閭閻之善人。莫之聞。喪禮之廢壞久矣。而民間爲甚。至有初喪。親家各具酒肉。聚於其家。與主人同醉飽者。有以鼓樂導喪車者。有因喪納婦者。相習爲常。恬不知怪。醫助教劉太居親喪。獨不飲酒食肉。終三年。此乃今士大夫所難能也。其弟永一。尤孝友廉謹。過於人。熙寧初。爲咸水入夏縣城。民溺死者以百數。永一執竿立門首。有他人物流入門者。輒擿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其室。居無何。僧自經死。永一遽詣縣自陳。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其債。久不償者。永一輒毀券以愧其心。其行事類如此。有周文粲者。其兄嗜酒。仰文粲爲生。兄或時醜毆文粲。其鄰人不平而唁之。文粲怒曰。吾兄未嘗毆我。汝

何離閒吾兄弟也。有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嘗語其婦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室，終身。元豐中，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事畢，有詔選試其優者，留翰林，授官祿。有臺亨者，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於田里。此五人與余同縣，故余得而知之。悲夫！天下布衣之士，刻志厲行，而人莫知者，可勝數哉！始太之喪其父也，余兄弟賻以千錢，且爲書致之曰：禮凡有喪，他人助之，珠玉曰含，車馬曰賻，貨財曰賻，衣服曰襚。今物雖薄，欲人之可繼也。久之，太請刻其書於石，曰：勳也。鄉人不知有賻禮，自太父之喪，鄉人稍稍行之。太欲廣其傳，由吾鄉以及鄰縣，由鄰縣以達四方，使民間皆去弊俗而入於禮，豈小補哉！余益美其志，因諭之曰：是書不足刻，余竊慕君子樂道人之善，請書若兄弟及周文、蘇慶文、臺亨所爲，以傳於世。庶幾使爲善者不以隱微而自懈焉。元豐六年十一月壬寅朔，涑水迂叟序。

送同年郎景微歸會稽榮觀序

進士比科，見重於時久矣。自兩漢而下，選舉之盛，無與爲比。迺至販鬻給役之徒，皆知以爲美尚，是以得之者，矜夸滿志，焜耀於物，如謂天下莫己若也。亦何惑哉！賢者居世，會當蹈仁履義，以德自顯，區區外名，豈足恃邪？郎景微與余周旋甚悉，余備知之。其爲人剛不可校，柔不可犯，和易以爲樂，節正以爲禮。由七品官舉進士，一上中選，可謂美矣。然未嘗有偃蹇之容，自滿之意，或未識者，卒然遇之，尙不知其爲舉人。又焉知其有科級邪？所謂以德自顯者，殆無過此乎？家君與尊諫議景德中同年登第，在朝廷最名相善。

余又與景微以蔭籍同官。偕舉進士。送名於天府。覆試於南廟。以至登第。未嘗異處。古人有言。朋友世親。如我比者。固不疏矣。今將汎舟南下。拜親於越。謂余必以文序別。余誠荒陋。非不知辭。顧以非余無能紀其實美者。故直書以贈之。時景祐五年季夏。司馬光序。

送李揆之序

古者朋友將別。必有言以相贈與處也。近世多爲之序。序者。其亦贈處之道歟。然世俗失之。往往崇虛辭。相歎譽。曾無一言以爲規。是豈昔人贈處之道哉。愚以爲朋友之道。譽其善。規其過。專譽而不規。路人而聚處。飲酒於市道者耳。光於揆之。非直同官而已。實朋友也。於其行。又可無言以贈之。揆之名相子孫。聰達有美才。習於時務。觀其行能。殆無所復擇矣。然爲之友者。猶舉其毛髮之闕而告之。誠欲就其全也。夫人非至聖。必有短。非至愚。必有長。至愚之難值。亦猶至聖之不世出也。故短長雜者。舉世比肩是也。是以君子之取人也。不求備。稱其善。不計其惡。求其工。不責其拙。如此故人竭其用而悅從之。怨憎不至。而功

業榮焉。然則垢面而瞠

音董目。亦作毗。皆。目際也。汁凝也。

操耒而胥靡者。尙未可輕辱而易視也。禹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

之。堯禹以爲難。則凡人安得謂之易。人事常不可測識。又詎知操耒者不爲阿衡。而胥靡者不爲傅說。若之何。其可以心目斷也。竊嘗聞之。夫智者攘患。常於至微。著而攘之。則無及已。昔智伯一會。而辱二主。一臣。以成鑿臺之禍。以智伯之強。人莫之害。失一言於樽俎之際。其禍章章如此。況無其勢。取悔易矣。夏書

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足下行矣。慎之。智或召災。敏或賈禍。愚不可忽。鄙不可侮。是皆無損於人。不宜於身。勉之哉。時思鄙言。光之贈。盡此而已。未知足下復何以處我也。慶歷乙酉歲二月庚戌序。

送李子儀序

皇祐三年作

寶元中。光從事在蘇子儀僑居州下。始得從之游。竊嘗與僚友議曰。人之裕於才者。或褊於行。豐於行者。或歉於才。要之不能得兼。若子儀者。才如是。行如是。他日吾屬其敢望乎。聞二年。子儀升進士第。名聲暴灼於薦紳間。光聞之喜曰。所期果不負矣。又五年。光與子儀俱官太學。日夕相從。講道甚樂。不幸子儀遭先府君憂。去職。服除來還。則光去遷他官。雖不得亟見。然慕重其爲人。常若在旁也。皇祐三年。丞相文公出鎮許昌。士大夫願從後車以自效於幕下者。甚衆。公無所取。獨與子儀俱。夫以文公之明且公。而子儀獨應其選。其不輕而重可知矣。論者猶謂子儀不當舍中都。游外方。夫玉巨用之。則爲璧。爲圭。細用之。則爲環。爲玦。玉能明潔潤澤而已矣。璧與圭。環與玦。惟工者之所爲。玉豈能自制哉。行矣子儀。君子之道。猶玉也。亦烏適而不見貴乎。

送孟翱宰宜君序

天之所以賜人賢不肖之分。曰心知而已矣。故他可能也。心智之叡明強識。不肖者竭力無以及焉。仲習爲夏縣尉。封域之內。山澤之夷險。道途之遠邇。邑落之疏密。無不歷歷詳其名數。吏卒數百人。民踰萬室。

性行之善惡。家貲之豐約。居處之里。園倉之數。皆能條例而詮次之。凡人居官。其歲不能悉吏卒之名氏。而仲習大小畢舉。如指諸掌。抑可謂澈明而強識矣。國家謂親於民事者。無若令於三王之世。伯子男之職也。而以資秩久次爲之。甚無謂。乃詔一千石舉明達政事者。充其官。仲習以是得宜君令。夫爲政者。患於不知民之情僞。下之得失。上蔽下壅。故賞罰糾紛而不知。今仲習之精力乃如此。以從小邑之政。是猶激疾風以振鴻毛。委洪波以滅炬火。何足言者。異日居相府。立柱下。總天下之圖書。承明主之顧問。應答如響。畫地成圖。亦誰得居其右哉。戊寅歲。僕與仲習同登進士第。辛巳歲。僕以憂去官歸鄉里。日從仲習游。睹其強識。未嘗不咨嗟駭服。故於其行也。書以贈之。

送丁浦江序

始僕爲兒時。家於壽之安豐。浦江以年少氣雋。誦書屬文。聞於縣中。家之父兄。皆祝僕曰。他日得如丁君足矣。及壯。侍親之吳。浦江爲掾於潤州。州人稱曰。丁君爲治。精敏肅給。凡州之僚吏。無與比者。僕乃知丁君非徒以文自高。又能以政自力。信乎其才之周也。謂其去此而升美仕。若巨河之決。駿馬之逸。沛然莫之能禦也。開九年。復相遇於京師。則猶服故時藍衫。守銓門。求一官。礙音賢。然久之。乃得娶之。浦江同時

難貌

輩流。及後來者。仕宦率居其右。僕然後喟然歎曰。才乎才乎。信不足恃者邪。抑又聞之。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浦江近是乎。況浦江齒尚壯。志尚銳。以斯之才。而濟之以無倦。則德

業之涯。未易前知也。於其行。聊序以勸之。

送胡完夫序

舜之取士。數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考其言中於道。試之事克有功。然後用之。故能舉十六相。恭己無爲。而天下大治也。近世取士不然。一決之以文辭。噫。文辭豈能盡取士之道耶。天下病是久矣。明天子知之。乃詔有司。自今進士高第。皆先試之小官。使知爲下之勞。而熟於民之疾苦。然後察其功而舉之。雖置以爲卿相。無不可者。嗚呼。此誰發哉。乃大舜之業也。晉陵胡完夫。以進士貢於州。試於有司。覆於天子之廷。第其名未嘗在一二人之後。則完夫之文辭可知矣。其試於有司也。光不佞尸其事。得竊觀其論策。蓋非特文辭之美也。迺能發明聖人之淵源。叶於古而適於今。信乎其言能中於道者邪。既中於道矣。自今日以往。天子將又試之以事。異日完夫能擴其道以充其言。則天子將引而置之卿相之位。庶幾乎元凱之功。復見於今日矣。嗚呼。天子一更法度。復古之道。其功業之歸。迺巍巍如是。豈不偉歟。噫。是道也不難至。在完夫勉之而已矣。

送通山令郝戴序

通山郝明府。年四十餘。父嘗舉進士。老而無成。以其志之不獲也。雖子登進士第。仕至長吏。終歎歎不自足。明府亦以親之不怡也。不以仕爲榮。乃詣闕上書。請致仕而爲其親。勾一官。朝廷雖嘉其意。以無故事。不之許。明府將之官。戚戚若受謫者。且曰。通山道險遠。吾親必不肯行。將留妻子侍吾親。而單車之官。至

則復請期於成吾志焉。明府於光母黨也。光聞其言。瞿然慙曰。嘗聞古人之仕以爲親。非爲身也。若明府之仕。其真無意於身者邪。如光者。祿旣不及於親。而又無補於君。役役然耗廩食以飽妻子。久留而不能去。得不爲君子之罪人邪。嗚呼。明府誠可頌而礪世人矣。嘉祐八年八月十六日。涑水司馬光序。

送李公明序

東之李相迪之子

治平四年夏。龍圖閣直學士工部尚書兼侍讀李公公明。得謝於朝。以太子少保致仕。故事。告老者。不復謝辭。徑歸其家。天子謂公明歷事四朝。清慎公方。進退以禮。不可與他臣比。特召入對。賜之坐。慰勞久之。又特置餞宴於資善堂。惟講讀之官及記起居者。凡七人得與焉。比終宴。天子六遣使者。存問勸侑。加賜白金。御茶。給優俸。又詔以梓宮在殯。不欲自爲詩。凡與宴之官。皆命賦詩以寵其行。仍別錄一通以聞。自前世稱告老而榮者。莫若漢二疏。當是時。宣帝不過賜之二十金而已。未聞有恩禮若今之盛者也。嗚呼。天子之安養耆壽。優崇有德。勤厚周密。誠古今所未有也。公明少爲丞相子。長爲臺閣顯官。迄今老而去世。位耳目聰明。手足輕利。諸子爲九卿牧守。而性皆孝謹。洛陽佳園宅。此數者。又二疏所不能備也。然則公明福祿完美。顯榮光大。亦古今所未有也。先皇帝時。公明數求致仕。未之得。光嘗侍坐從容。問曰。近年雖七十。而康寧如是。獨不可強爲天子少留邪。公明曰。所貴於致仕者。欲及其身之無恙。自樂於鄉黨耳。必待不任朝謁。輿疾而歸。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邪。光忻然服其言。益知賢者所存。固非庸人所能及也。昔

先子登進士第。先相國爲舉首。故光於公明。兄弟行也。資善之會。光以新去經席。不得與焉。於其行也。僚友復設祖道。供張於西郊。光又以御史之職。不得與焉。其恨恨可言邪。故聊序其事以爲別。從表弟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涑水司馬光序。

祭文

諸廟祈雪文

竊以雪霜不時。神實職之。編室流亡。吏當坐之。今者自秋徂冬。天澤未浹。麩麥既寡。又將槁枯。意者吏不職歟。民無告歟。胡爲困苦使至此極也。惟神哀民之窮。寬吏之辜。使雪以時降。而麥猶有收。敢不牲酒鼓舞。以承神休。尙饗。

祭黃石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遣某官某。敢以香酒告於黃石公之神。惟公稟天至靈。與聖同契。幽贊人傑。光啓漢家。廟食於今。千有餘祀。惟是鄆土。居神宇下。曠冬無雪。宿麥將枯。舊廩旣罄。新場無望。老穉遑遑。濱於溝壑。上聖夙夜。苦心焦思。中外百吏。憂愧失圖。惟神導天之和。寬上之慮。救民之死。赦吏之罪。使膏澤下濟。土脈墳興。回枯爲榮。變凶成稔。敢不祇率所部。遠邇之民。以承事神。永永無斃。尙饗。

諸廟祈雨文

聞有旱暵。病於稼穡。得請於神。既之甘澤。來麩以登。民以粒食。荷神之休。永久無極。今茲禾黍。尙穉。菽麥未藝。土壤已稿。露潤無繼。川澤將涸。螟蟻方熾。婦子遑遑。憂猶未艾。神宜監民之窮。憫物之沴。沃灑嘉生。導迎和氣。庶幾豐穰。克終大惠。敢不鼓舞。以承神事。尙饗。

諸廟謝雨文

聞以旱暵。有謁於神。神享其衷。錫以嘉雨。雖高下未浹。遠邇未均。田畝小濡。民意差緩。蒙神之惠。不敢寧居。選牲潔酒。亟伸報賽。惟神嗣降豐澤。克終顯德。尙饗。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十二

賦

稷下賦

齊王樂五帝之遐風。嘉三王之茂烈。致千里之奇士。總百家之偉說。於是築鉅館。臨康衢。盛處士之游。壯

學者之居。美矣哉。高門橫闕。

音亢。高門貌。夏大也。

屋長檐。罇帶明潔。几杖清嚴。爾乃雜佩華纓。淨冠素履。端居危

坐。規行矩止。相與奮髯橫議。投袂高談。下論孔墨。上述羲炎。樹同拔異。辨是非。榮譽樵株。爲之翦蔚。譬

毀瑤美。化爲瑕玼。譬若蘭芷蒿莎。布濩於雲夢之沕。鴻鶴鶖鶴。鼓舞於渤澥

海之別名。

之涯。於是齊王沛然來

游。欣然自喜。謂稷下之富。盡四海之美。慨乎有自得之志矣。祭酒荀卿進而稱曰。吾王闢仁義之塗。殖詩

書之林。安人之慮廣。致治之意深。然而諸侯未服。四鄰交侵。士有行役之怨。民有愁痛之音。意者臣等道

術之淺薄。未足以稱王之用。心故也。王曰。先生之責寡人深矣。願卒聞之。對曰。臣聞之。瓠珞亂玉。魚目間

珠。泥沙漲者其泉。愿

音混。

稂莠茂者其穀。蕪網者棄綱而失敍。行者多歧而喪塗。今是非一槩。邪正同區。異

端角進。大道羈孤。何以齊蹤於夏商。繼軫於唐虞。誠能撥去浮末。敦明本初。修先王之典禮。踐大聖之規

模德被品物。威加海隅。忠正修烈。讒邪放疏。行其言不必飽其腹。用其道不必煖其膚。使臣飯梁鬻肥。而餐驕君之祿。不若荷鋤耒耨。而爲堯舜之徒。惜夫美食華衣。高堂閑室。鳳藻鷗儀。豹文麋質。誦無用之言。費難得之日。民未治不與其憂。國將危不知其失。臣竊以大王爲徒慕養賢之名。而未覩用賢之實也已。

五言古詩

贈邵興宗

窮達有常分。得喪難豫言。古今浩茫茫。倚伏安可原。軒裳彼白榮。舉俗同崩奔。錙銖校重輕。冰火殊涼溫。君子固無愧。立身明本根。度矩苟不愆。寵辱徒喧喧。有如清濟流。橫貫長河潭。景公馬千駟。南面雄東藩。陶青劉舍徒。位爲丞相尊。當代非不顯。磨滅何足論。顏回在陋巷。藜藿甘盤餐。原憲結敝衣。蓬蒿塞其門。當時豈不窮。至今榮名存。況君齒方壯。德業素所敦。安知揚翅歸。不作凌雲翻。要之白首期。壯烈施元元。爲若畫善策。灑埽清前軒。長舒四五榻。客來輒開罇。羣愁喜伺人。稍醒必煩冤。拒之亦無他。體中常昏昏。邵興宗南園草盛不剪僕過而愛之爲詩以贈

君家在何許。遠與南城鄰。車馬不甚繁。門前無俗塵。有園廢鉏治。繞舍皆荆榛。入夏益滋蔓。鬱鬱音參沒人。豈無舊桃李。蕪雜與之均。謂言彼草木。於我奚疏親。於閒置取舍。豈得完天真。不若任自然。同受雨露仁。物性且不違。人心何緇磷。閉戶不迎客。箕踞無冠巾。苟忘軒冕心。何異巢居民。

送崔尉堯封之官巢縣

弱歲家淮南，常愛風土美。悠然送君行，思逐高秋起。巢湖映微寒，照眼正清泚。低昂蹙荷芡，明滅縈葭葦。銀花鱸肥魚，玉粒炊香米。居人自豐樂，不與他鄉比。況得良吏來，倍復蒙嘉祉。君爲太學生，氣格已英偉。登科如拾遺，舉步歛音旭，暴起也。千里。每嫌位尙微，觀政此爲始。尊公久場屋，上國困泥滓。豈不重相離，念子勉爲理。當令佳譽新，籍籍滿人耳。高堂雖在遠，聞之足爲喜。何必羞三牲，然後稱甘旨。

奉同范景仁宋次道太常致齊韓廷評維見過閣人不時內韓去乃知爲詩謝之

端居太常署，寒日淡孤清。取酒呼諸友，談笑方縱橫。韓君士林秀，四海依高名。家襲鍾鼎貴，身無簪組縈。逍遙風塵外，萬物秋毫輕。未嘗妄過人，所過以爲榮。如何枉玉趾，及門失相迎。主人豈傲客，事有迷誤并。追延旣不及，相視徒嗟驚。威鳳顧修梧，不下還孤征。景星歛呈彩，旋有流雲生。靈物固難覩，俗眼真不明。投謝有何物，珉石從雙瓊。

送守哲歸廬山

哲公金陵來，神韻自孤秀。京華三十春，高節愈幽茂。烜赫公卿門，道路日奔走。自非趣尙合，一息不相就。慷慨賢豪士，波溢千金富。蔬飯苟有餘，秋毫未嘗受。躡音聳，鏡也。不可變，堅白如瓊琇。居然尙愁寂，終厭

塵土臭。忽思香鑪雲。蒼蔚冠孤岫。振衣尋昔游。煙霞宛如舊。絡木藤蔓長。攬音嬰。爪持也。石松根瘦。瀑泉響夜

壑。乳管添春竇。茅茨蔭方丈。宴坐度清晝。几席兩奇花。階除馴猛獸。方知物外樂。回視人寰陋。慎勿露聲光。愚迷將輻湊。

晉康陳生庸家世以孝悌聞有異木連理生其庭郡欲旌表其門不果王禹玉爲之求詩於朝之士大夫以紀之

靈珠蟠泥沙。積水不能掩。賢人畜美德。豈必自標檢。陳生世同財。百口共豐儉。遠居嶺海閒。天質非陶染。邦人慕其行。鬪辨日衰減。祥木并殊柯。童童轉軒檻。或欲揭其門。令人識儀範。愚公私不然。外獎由內歎。己能孝悌著。默致神靈感。何必賜牛酒。然後明褒貶。況茲詩詠末。瑣瑣事鉛槧。才薄不敢辭。適能爲汗點。初見白髮慨然感懷

萬物壯必老。性理之自然。我年垂四十。安得無華顛。所悲道業寡。汨沒無他賢。深懼歲月頽。宿心空棄捐。視此足自儆。拔之迺違天。留爲鑑中銘。晨夕思乾乾。

夜坐

春陽氣未勝。重爲陰所乘。涔涔積雨閔。滲滲餘寒增。流雲鬱不開。烈風尙憑陵。夜闌閉戶牖。青暈生昏鏡。僮僕悉已眠。書几久欹凭。涉獵閱舊聞。暫使神魂澄。有如行役歸。丘園恍重登。又如遠別離。邂逅逢友朋。

嗟嗟宦游子。何異魚入罾。奪其性所樂。強以所不能。人生本不勞。苦被外物繩。坐愁清旦出。文墨來相仍。吏徒分四集。僕僕如秋蠅。煩中劇沸鼎。入骨真可憎。安得插六翮。適意高飛騰。

八月十七日夜省直紀事呈同舍

窮秋直省舍。大雨吁可畏。九河翻府空。人夜愈恣睢。置牀東壁根。時有塗墜墜。颯颯勢將摧。恍惕不成寐。中宵抱衾立。呼燭久方至。徙之近西偏。裯帳不能備。飛蟲胡不仁。忍此加啄噬。避煩只深藏。悒悒而蒙被。須臾漏轉劇。枕褥亦霑漬。雖起欲何之。室中無燥地。展轉遂達旦。耿耿負憂悸。因思閭井民。餬口仰執技。束手已連旬。妻兒日憔悴。囊錢與盡米。薪木同時賈。敗衣不足準。搏手坐相視。予今幸已多。敢不自知愧。無謀忝肉食。念爾但增歎。

音戲。泣餘聲。亦作唏。廣韻啼也。

獨樂園詠

讀書堂

吾愛董仲舒。窮經守幽獨。所居雖有園。三年不游目。邪說遠去耳。聖言飽充腹。發策登漢庭。百家始消伏。釣魚庵

吾愛嚴子陵。羊裘釣石瀨。萬乘雖故人。訪求失所在。三旌豈非貴。不足易其介。奈何夸毗子。斗祿窮百態。

採藥圃

吾愛韓伯休。採藥賣都市。有心安可欺。所以價不二。如何彼女子。已復知姓字。驚逃入窮山。深畏民爲累。

和品之美二貧詩

君子尚仁義。實用爲身資。其人苟不賢。富饒亦胡爲。所以回憲徒。不厭糠與藜。當時萬金產。令名傳者誰。之美初解褐。爲吏長河湄。月得數斗祿。僅足供饘糜。謂言家無寶。不必修藩籬。囊衣不自暖。乃爲偷兒窺。穿墉入其室。採取無纖遺。從事借之帶。同列乞其衣。日高服未具。不敢踰門畿。蕭條四壁寒。獨立空自嗤。援毫引幅紙。書作二貧詩。上言運命遭。溫飮無時期。下嗟職事勞。舊學日以墮。乃知賢者心。不獨憂寒饑。瓊玖雖益多。志業終無衰。我實甚貧者。視君猶白圭。行年三十餘。碌碌無他奇。庇身太學官。旦夕惟鹽齏。讀君二貧作。我事借君詞。君誠士林秀。不免青衫卑。滿腹豈無才。抱蓄未有施。不用固爲小。用之活蒸黎。如君有此富。豈必藏珠璣。財貧非道貧。已矣何嗟咨。

和之美雞澤官舍詩

西齋

明府學旣優。所聞今得施。四境已澄清。還以書自怡。西齋幾黃卷。治原俱在茲。

題廳壁

百里有民社。古爲子男國。苟有愛物心。穉老皆蒙德。爲身不爲人。鄙哉陶彭澤。

縣樓

孤樓雖不高。足以瞰四遠。餉婦陌頭歸。田夫桑蔭飯。敕吏省追胥。勿令農事晚。

柳

驛道苦車馬。田廬悲斧斤。誰裁官舍前。老朽完天真。所願明府心。庇樹如庇人。

向城路

村路煙欲暝。行人殊未稀。借問往來者。營營皆有爲。乃知市朝客。趣務良可悲。

超然臺詩寄子瞻學士

使君仁知心。濟以忠義膽。嬰兒手自撫。猛虎鬣可攪。出牧爲龔黃。廷議乃陵黯。萬鍾何所加。甌石何所減。用此始優游。當官免阿諂。薊時守高密。民安吏手斂。乘閒爲小臺。節物得周覽。容膝常有餘。縱日皆不掩。山川遠布張。花卉近綴點。筵賓殺核旅。燕居兵衛儼。比之在陋巷。爲樂亦何歎。可笑夸者愚。中天猶慘慘。

今古路行

出門道路多。縱橫不我測。我今欲遠行。須問曾行客。徐徐逢路人。咨問青松側。客曰君何往。答曰游京國。客乃指要路。而言行有益。古路雖大道。不如今路直。但行今人路。猶如假羽翼。彼客別我去。獨自踟躕立。爲見今古路。無乃須差忒。今路足輪蹄。古路饒荆棘。欲行今人路。恐背古人迹。擬行古人路。令人笑迂僻。又擬不出門。奈有飢寒逼。哀哀於此情。悠悠蒼天色。不避今人嫌。路須行古陌。古陌雖然遠。且保無厥失。勉哉自勉哉。前古難知識。不復見楊朱。萬古凝愁魄。

七言古詩

示道人

天覆地載如洪鑪。萬物死生同一塗。其中松柏與龜鶴。得年稍久終摧枯。借令真有蓬萊山。未免亦居天地間。君不見太上老君頭似雪。世人浪說駐童顏。

五言律詩

酬張三十秀才見贈

景昌字子京

樸學居人後。清塗忝衆先。瓠因無用棄。木爲不才全。比得林泉趣。仍依邑里賢。自慙頭半白。方解賦歸田。逍遙呈欽之堯夫

戲呈堯夫

近來朝野客。無坐不談禪。顧我何爲者。蓬人獨悽然。羨君詩旣好。說佛衆誰先。只恐前身是。東都白樂天。復用三公燕集韻酬子酸堯夫

宮閒虛室白。粟飽太倉紅。朝夕埽三徑。往來從二公。兼葭徒倚玉。燕雀豈知鴻。相過輒同醉。惟愁尊酒空。和堯夫見寄

仁政如慈父。蒲人得所依。教條前後接。風迹古今稀。試郡纔書最。還朝必奮飛。西臺舊班列。猶望繡衣歸。
送人爲閩宰

萬里東甌外。溪山秀出羣。鄉人皆嗜學。太守復工文。政用慈良化。居無牒訴紛。誰云遠京國。佳政日相聞。

送蘇屯田

案字
知單州
蘇先君嘗
公佐
知單父縣

佳郡望都城。相聞擊柝聲。賓朋纔執別。耆舊已前迎。綵服當年戲。驪駒此日榮。絃歌應盡在。琴調不須更。
七言律詩

和趙子輿龍州吏隱堂

四望透迤萬壘山。微通雲棧落塵寰。誰知吏道自可隱。未必仙家有此閒。酒熟何人能共醉。詩成無事復相關。浮生適意卽爲樂。安用腰金鼎鼐閒。

和潞公眞率會詩

洛下衣冠愛惜春。相從小飲任天真。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更微誰笑貧。不待珍羞方下筯。只將佳景便娛賓。庾公此興知非淺。藜藿終難繼主人。

送致仕朱郎中令孫

世閒榮利無窮物。奔走勞勞何所之。仕宦爲郎非不達。功名有命待無時。橐中雖乏千金直。膝下常攜兩

綬兒細校人生能此少。好從閭里樂期頤。

五言排律

亭杞下第作詩示之

清白君家舊。文章時態新。何妨偶蹉跌。未必遂沈淪。莫歎科名晚。惟憂道誼貧。進修專在己。得失盡由人。孝友亦爲政。簞瓢足養親。那將少年淚。容易輒傷春。

七言絕句

夷齊

夷齊雙骨已成塵。獨有清名日日新。餓死溝中人不識。可憐今古幾何人。

效趙學士體成口號獻開府太師

八十聰明強健身。況從壯歲秉鴻鈞。功名富貴古亦有。無事歸來能幾人。

頌

顏樂亭頌

井序周翰孔子四十七世孫名宗翰邦直李清臣子瞻蘇軾也。

孔子舊宅東北可百步。有井魯人以爲昔顏氏之居也。周翰思其人。買其地。構亭其上。命曰顏樂。邦直爲之銘。其言顏子之志盡矣。無以加矣。子瞻論韓子以在隱約而平寬。爲哲人之細事。以爲君子之於

人必於其小焉觀之。光謂韓子以三書抵宰相求官。與于襄陽書。謂先達後進之士。互爲前後。以相推援。如市賈然。以求朝夕芻米。僕賃之資。又好悅人以銘誌。而受其金。觀其文。知其志。其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如此。彼又烏知顏子之所爲哉。夫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士貧賤然後見其志。此固哲人之所難。故孔子稱之。而韓子以爲細事。韓子能之乎。光實何人。敢評先賢之得失。聊因子瞻之言。申而盡之。頌曰。

貧而無怨。難。顏子在陋巷。飲一瓢。食一簞。能固其守。不戚而安。此德之所以完。

贊

河閒獻王贊

慶歷五年作。

周室衰。道德壞。五帝三王之文。飄淪散失。棄置不省。重以暴秦害聖典。疾格言。燔詩書。屠術士。稱禮樂者。謂之狂惑。述仁義者。謂之妖妄。必薙滅先聖之道。響絕迹盡。然後慊其志。雖有好古君子。心誦腹藏。壁扁巖鐫。濟秦之險。以通於漢者。萬無一二。漢初挾書之律。尙存。久雖除之。亦未尊錄。謂之餘事而已。則我先王之道。燄燄其不熄者。無幾矣。河閒獻王。生爲帝子。幼爲人君。是時列國諸侯。苟不以宮室相高。狗馬相尙。則哀奸聚猾。僭逆妄圖。惟獻王厲節治身。愛古博雅。專以聖人法度遺落爲憂。聚殘補缺。校實取正。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立之。周禮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言詩最密。左氏與春秋爲表裏。三者不出六藝。

不明。噫。微獻王。則六藝其遂暄乎。故其功烈至今賴之。且夫觀其所好。足以知其心。王侯貴人。不好奢靡。而喜書者。固鮮矣。不喜浮辯之書。而樂正道。知之明而信之篤。守之純而行之勤者。百無一二焉。武帝雖好儒。好其名而不知其實。慕其華而廢其質。是以好儒愈於文景。而德業後之。景帝之子。十有四人。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遵大義。屬重器。用其德。施其志。必無神仙祠祀之煩。宮室游觀之費。窮兵黷武之勞。賦役轉輸之敝。宜其仁豐義洽。風移俗變。煥然帝王之治復還。其賢於文景遠矣。嗟夫。天實不欲禮樂復興邪。抑四海自不幸而已矣。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十三

論

功名論

嘉祐二年作

自古人臣有功者誰哉。愚以爲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何以言之。夫地有草木。天不雨露之。則不能以生。月有光華。日不照望之。則不能以明。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不能以成。此自然之道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小國半之。然皆有賢卿大夫以輔佐其君。大者以王。小者以霸。下者猶能保其社稷。世數十傳而不絕。繇是觀之。天下烏有無士之國哉。患在人主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耳。如是。則人臣雖有才智而不得施。雖有忠信而不敢效。人主徒憂勞於上。欲治而愈亂。欲安而愈危。欲榮而愈辱矣。然則人主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知而不能用。與不知同。用而不能信。與不用同。不用賢而求功業之美。名譽之白。難矣。昔百里奚。虞人也。由余戎人也。商鞅。魏人也。而用於秦。苗賁。皇。申公巫臣。楚人也。而用於晉。伍員。楚人也。而用於吳。韓信。陳平。項羽之人也。而用於漢。是五國者。非無賢人也。主不能知。而驅之以資敵國。此所謂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也。齊桓公見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公曰。善善而惡惡。國所以興也。而亡何故。對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公歸以

告管仲。管仲曰：君與其人俱來乎？曰：否。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公乃召而官之。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祿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是二君者，非不知孔孟之爲聖賢也，不能行其道，而徒欲尊之以爲名，是以孔孟以爲不義而不留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此所謂知賢不能用，與不知同也。樂毅爲燕將，伐齊，下七十餘城。燕王疑之，使騎劫代將。田單詐騎劫而敗之，盡失齊地。廉頗爲趙將，拒秦，久而不戰。趙王疑之，使趙括代將，白起擊趙括而獲之，坑其卒四十萬。項羽用范增謀，彊霸諸侯，圍漢王滎陽，幾拔矣。聞漢之反，間而疑之。范增怒而去，項羽卒爲人擒。夫駕車者，旣服騏驥矣，又以駑馬參之，欲其並驅而前，不可得也。藝田者，旣樹嘉穀矣，又以稂莠雜之，欲其並生而茂，不可得也。爲國者，旣置賢才矣，又以小人閒之，欲其並立而治，不可得也。是故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君，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使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以告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王霸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一作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其政，而單父大治。大禹謨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荀子曰：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

肖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瘞也。修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噫。人主苟不知其賢則已矣。已審知其賢。授之以政。而復疑之。何哉。凡忠直之臣。行其道於國家。則必與天下之姦邪爲怨敵矣。非喜與之爲怨也。不與之爲怨。則君不尊。國不治。功不立也。以一人之身。日與天下之姦邪爲怨。更進迭毀於君前。而君不能決。兼聽而兩可之。如是。則忠直之臣。求欲無危。不可得也。君子非愛死而不爲也。知其身死。而功不立。姦邪愈熾。忠良愈恐。政治愈亂。國家愈危也。是以君子難進易退。辭貴就賤。被髮佯狂。逃匿山林者。以此故也。此所謂用賢不能專。與不用同也。明主爲之不然。審求天下之大賢。而亟用之。專信之。舉社稷百姓而委屬之。雖有至親。不能奪也。雖有至貴。不敢爭也。雖有讒巧。不能閒也。確然若膠漆之相合。視其際而不可得見也。然後賢者得竭其心。而施其才。不憂怨賊之口。不懼猜嫌之迹。人主端拱無爲。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矣。古之聖帝明王。用此道而光宅四海。長育萬物。功如天地。名若日月者多矣。固不待稱引而知也。請言其時近而道卑者。昔齊桓公得管仲。三薰而三浴之。解其繯。紿置以爲相。鮑叔桓公之傅也。避太宰之位。而安隨其後。國子高子。天子之守卿也。人率五卿而聽其政令。況其餘四境之內。上下之人。其孰敢不戰戰慄慄。從桓公而貴信之。是以能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爲五霸首也。陳平楚之亡將也。漢高祖得之。使典護諸將。絳灌之屬。盡害之。高祖以平爲護軍中尉。盡監

護諸將。諸將乃不敢言。韓信亡卒也。高祖用蕭何一言。拔諸行伍之中。以爲大將。諸將皆驚而不敢爭也。是以五年之中。滅項羽。定天下。勦業垂統。四百歲而不絕。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布衣之友。周旋艱險。恩若兄弟。一旦得諸葛孔明。待之過於關張。關張不悅。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是以能起於敗亡之中。保有一方。與魏吳爲敵國。符永固得王景略於處士。以爲丞相。貴戚大臣有害之者。永固輒殺之。謂太子宏及長樂公丕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是以能東取燕。西取涼。南取襄陽。北取拓跋。奄有中原。幾平海內。此五臣者。從今日視之。皆英傑之才也。曷使四君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則管仲醢於齊廷。陳平窮於戶牖。韓信餓於淮陰。爲孔明老於隆中。王景略死於華山。名氏埋滅。不可復知。烏有曄曄功烈。施於後世如此哉。是以大雅云。徐方旣同。天子之功。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叔向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曰。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魏文侯使樂羊將兵攻中山。三年而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繇是言之。人臣不能立功。凡有功者。皆其君之功也。

十哲論 慶歷三

年作

十哲於經無見。而學者多稱之。國家祀孔子。十哲則祀於堂上。其餘門人。祀於東西廡下。俎豆之數皆異。

焉。愚竊以爲過矣。是十人者。孔子雖以四科第之。非謂門人之中。惟十人爲賢也。至於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豈謂惟此四人爲不肖耶。以此觀之。尊十哲。非孔子意明矣。必若以一善取之。則門人之賢者。非止十人也。以盡善取之。則德行之外。未有無過者也。孔子謂宰我曰。朽木不可雕。於子與何誅。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謂冉有曰。求也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謂子路曰。由知德者鮮矣。謂子夏曰。商也不反。然則豈爲盡善邪。又十哲之外。孔子之所稱譽多矣。曾點與子路冉有俱侍坐。各言其志。而孔子獨曰。吾與點也。曾參以至孝顯。孔子爲之語孝經。又謂子賤。君子哉若人。然則十人之餘。豈可盡誣邪。且政事言語文學之高者。不足以當德行之卑者。是十人者。其中固有差等矣。豈可爲之一槩耶。

四豪論

慶歷二年作

戰國之時。天下禮義消亡。下陵上替。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陪臣之間。有能約身抑志。尊賢養士。不愛貨以樹聲名者。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晉有平原。楚有春申。雖不能以禮義佐其君。以政教和其民。合於至公。槩以大道。然自奮於濁世。天下談士。異口同舌。咸謂之賢。銓於四人。臧否優劣。亦可聞歟。論者曰。凡人臣者。上以事君。中以利國。下以養民。釋此三者。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聖王當世。必爲誅首。孟嘗君養無賴。匿亡命。廢公法。樹私恩。偷采名譽。以竊國相之任。迹其行事。皆爲身耳。非能爲國與民謀也。至其晚節。遂

挾仇敵以覆宗國。保薛中立。自比諸侯。臣而不臣。孰甚於此。春中君進書春宮。解楚國社稷之憂。縱楚太子。而自以身當不測之誅。智勇忠信。有足稱者。至其柱石楚國。權寵無貳。割江東之封。窮僭奢之樂。十餘年間。楚國益弱。又納邪人之言。造姦僞之謀。亂其國嗣。洩敗王家。方諸田文。罪又甚焉。終爲李園所襲。身首屠裂。則其智勇忠信。果安在也。平原君行事大做孟嘗。至於貪上黨之田。致邯鄲之禍。遂至國家大敗。社稷幾亡。於以知其智謀尤出數子之下也。然趙奢戮平原君之客。奢諭釋以公義。而平原君薦奢於朝。卒著功名。且平原君臣人之節。終始無虧。此其賢於孟嘗春中遠矣。信陵君以母弟之親。卿相之尊。抱關鼓刀之人。親執馭而事之。誦而不恥。勞而不怨。并有高世之材。孰能如此。且向使侯生朱亥。皆實庸人。公子雖事之如是。不足稱也。然公子所以降身誦志者。審知二子之賢耳。以區區之魏。惴懼之衆。當秦乘勝十倍之兵。一戰卻之。邯鄲全。六國安。信陵君之功也。秦乘公子之去魏。急攻大梁。公子一悟毛薛之言。翻然易慮。歸救宗國。復破秦軍。閉諸函谷。可謂能矣。魏王信讒。猜阻公子。公子遂滅迹酣飲。全身遠害。以其壽終。可謂智矣。智能如此。而又守之以仁。行之以恭。必若采善於亂世。論賢於俠游。則彼三人者。蔑以加其上矣。故校其臧否。當以信陵爲首。平原次之。孟嘗又次之。春申爲其下矣。或曰。無忌盜國兵符。矯殺晉鄙。以赴平原君之私交。雖有功於魏。非忠臣也。何以賢於三子。對曰。趙魏唇齒之國。以虎狼之秦。攻危亡之趙。趙亡則魏弊。理勢然矣。魏王不達事宜。徒畏強秦之空言。坐擁盛兵。以觀成敗。計之大失。無過於此。故無忌矯奪其軍。以救趙。非獨赴趙之難。亦爲魏謀也。奚其不忠哉。漢高祖過大梁。輒祠信陵君。爲置守。

冢者。彼三子則皆無旌異。高祖英主也。蓋有以知之矣。

管仲論

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爲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爲小也。愚以爲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仲所恥而不爲。孔子顧欲其爲之邪。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耶。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天下爲莫己若也。朱紘而鏤籩。反坫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揚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荀息論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識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爲褒也。

廉頗論

慶歷五年作

世稱藺相如以區區之趙抗虎狼之秦。秦雖彊暴不能陵趙者。相如之功也。謂其賢於廉頗。愚竊疑之。何則。秦之所以不能陵趙者。以其國治兵彊也。固非口舌之間所能抗也。然則國何以治。兵何以彊。豈非廉頗在其位邪。趙得和氏璧。秦王聞而欲之。請易之以土田。相如奉璧銜命而往。秦王欲彊取之。相如抗節不撓。視死如歸。卒欺秦王而歸璧於趙。以是爲相如之功。噫。又何足稱哉。夫和氏之璧。懷握之玩。得之不足以爲重。失之不足以爲輕。而相如以死爭之。以詐取之。有如秦王赫然增怒。肆其彊暴。逞其毒螫。螫醢相如。移兵攻趙。是爲趙王愛數寸之玉。喪國士之賢。貪無用之器。貽宗廟之憂。人臣愛君。果如是哉。澠水之會。秦王請趙王鼓瑟。而詔史書之。相如進。秦王不可。則挺劍劫之。必得當而後止。是何異賈豎小人。矜豪恃氣。不能相下者。惡足言功哉。昔桀爲無道。湯幽囚於夏臺。敵人侵鹵。太王避之於岐。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就拘於羑里。夫以鹵拘之辱。棄國而逃。與一鼓瑟之間。孰難哉。然而三王忍恥行之。卒蹶夏商。撫綏四海。相如倘能相趙王。示微弱以驕秦。忍小恥以怒趙。崇德修政。以須秦之可亡。從而伐之。濟黔首於塗炭。救赤子於虎狼。其功烈豈不赫然光遠哉。而於罇俎之間。壇坫之上。爭言暴氣。取當而止。英偉之士。不亦可羞哉。趙王不能遠觀。嘉其一命之不辱。賞其要劫之小策。一旦位諸功實之上。廉頗日夜憤憤。欲礪刃刺之。而相如能不與之校。此則賢矣。然亦不可用一善掩大功。世稱藺優於廉。非通論也。

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蓋寡。惡且非者實多。何哉？皆物誘之也。物迫之也。桀紂亦知禹湯之爲聖也。而所爲與之反者。不能勝其欲心故也。盜蹠亦知顏閔之爲賢也。而所爲與之反者。不能勝其利心故也。不軌之民。非不知穿窬探囊之可羞也。而冒行之。驅於饑寒故也。失節之臣。亦非不知反君事仇之可愧也。而忍處之。逼於刑禍故也。況於學者。豈不知仁義之美。廉恥之尙哉。斗升之秩。錙銖之利。誘於前。則趨之如流水。豈能安展禽之黜。樂顏子之貧乎。動色之怒。毫末之害。迫於後。則畏之如烈火。豈能守伯夷之餓。徇比干之死乎。如此。則何暇仁義之思。廉恥之顧哉。不惟不思與不顧也。抑亦莫之知也。譬如逐獸者。不見泰山。彈雀者。不覺露之霑衣也。所以然者。物蔽之也。故水誠清矣。泥沙汨之。則俛而不見其影。燭誠明矣。舉掌翳之。則睚而不辨人眉目。況富貴之汨其智。貧賤之翳其心哉。惟好學君子爲不然。己之道誠善也是也。雖茹之以莖藿。如梁肉。臨之以鼎鑊。如茵席。誠惡也非也。雖位之以公相。如塗泥。賂之以萬金。如糞壤。如此。則視天下之事。善惡是非。如數一二。如辨黑白。如日之出。無所不照。如風之入。無所不通。洞然四達。安有不知者哉。所以然者。物莫之蔽故也。於是依仁以爲宅。遵義以爲路。誠意以行之。正心以處之。修身以帥之。則天下國家。何爲而不治哉。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然後能知至道矣。鄭氏以格爲來。或者猶未盡古人之意乎。

葬論

元豐七年作

年作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齋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與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畎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游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邪？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

音觀，瘞。屍曰殮。

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旣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邪？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貳萬。張生野夫也，世爲葬師，爲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畀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師曰：惟命是聽。於

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無他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爲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議

李僕射諡文恭議 穆

僕射稟秀美之氣涵純一之德剛柔得中華實兼茂舊本作泌越自衡華奮飛天朝回翔禁垣遂贊大政咨命

不永奄忽遷化自時迄今垂七十載令問休暢渙然未息紳弁之士流爲美談謹案諡法忠信接禮曰文不懈於位曰恭夫事親盡誠與人欺行有標的言有規括忠信接禮之謂矣光輔神宗又安四海邁其懿德倡率士民不懈於位之謂矣請諡曰文恭

錢中令諡宣靖議 若水

令公仁惠足以布政明智足以建功清修足以服人寬裕足以容衆與物無競執議甚堅泊乎如淵橈不

可濁。介乎如石。重不可移。信尚德之君子。全節之正人矣。而又講學不倦。好謀而成。文以美身。忠以贊國。謹案諡法。善問周達曰宣。和德考衆曰靖。令公論譏帝典。發揮聖政。使祖宗之烈。燭耀無窮。是不亦宣乎。關領樞機。謀謨帷幄。六師輯睦。四海乂安。是不亦靖乎。請諡曰宣靖。

記

竚瞻堂記

元豐六年作。

元豐三年。天子大饗明堂。召河東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潞國文公自北都入覲於京師。以相祀事。禮成。天子以公勸相三后。克底隆休。澤敷乎蒸民。功安乎廟祧。復命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於是公尹洛者三矣。將行。天子仍賜之詩。云。西都舊士女。白首竚瞻公。洛人喜公之來。榮天子之言。明年相與構堂於資聖佛祠。肖公之像於其中。名之曰竚瞻。又二年。河南進士宋師中李徹。與其鄉里士民之衆。以書抵光曰。公再爲宰相。三守洛都。雖惠化徧天下。靡有不周。而在洛爲多。今吾人日灑埽茲堂。而奉事之。至於子孫。固不忘矣。異時遠方之人。有過茲堂。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亦吾人之恥也。子盍爲我書其事。著於石。以傳告無窮。光謝曰。諸君以此屬我。誠大幸。然凡爲士者。頌一守令。且猶秉筆不敢輕爲。況公之德業位望。崇顯如是。乃使如光者紀之。必得罪於識者。能無懼乎。西都搢紳之淵藪。賢而有文者。肩隨踵接。諸君不往求之。顧惟不肖之求。能無慚乎。願置我而更請於他。衆皆曰。子出公之門最久。其居洛又久。然則記茲堂也。子

於何避之。夫登岱華者，固不能盡其高廣；游滄海者，固不能窮其幽深。苟身之所至，目之所睹，皆可得而言矣。光旣不得辭，乃曰：光僑居於洛，已十有三年，日聞士民之譽公者，如出一口，敢問公之前後治洛，其規爲施置如何，而得民心如是，願條以告我，得藉之以書。衆皆曰：公之爲政，其大者汪洋溥暢，若化工之神膏雨之仁，固非吾人之所測也。其細者樵夫牧兒皆能道之，又不足以盡公之美也。姑以吾人之所及者言之，其簡而有節，安而不擾乎？抑又聞之，昔黃霸爲潁川太守，治爲天下第一，及作相，時人不謂之賢。謝安爲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及作宰相，名振異域，彼皆才有所不贍，故用有所不周。能兼之者，其在公乎？光曰：諸君知其一，未知其二。光嘗學於史氏，觀自古爲人臣者，或得於君而失於民，或得於民而失於君，君非不悅也，如民疾之何？民非不愛也，如君惡之何？如是者，始不可勝算也。至於事君以忠，養民以仁，惻然至誠，積於胸中，夙夜不倦，悠久不渝，晦之而益光，隱之而益彰，逃寵而寵不我捨，避名而名常我隨，若玉之在山，珠之在淵，擊鐘鼓於宮，種草木在上，達於上下而不可掩者，彌百千年無幾人而已矣。詩云：樂只君子，天子命之，言得乎上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言得乎下也。書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言其上下得也。上下得者，其惟禹稷與皋陶乎？佐舜禹以阜安斯民，君賴之如股肱，民依之如父母，功盛乎一時，名高乎百世，公之德其近是乎？不然，何天子之寵光，使蕃而不厭，下民之悅服，悠久而不忘，若此其備乎？衆皆曰：然。光曰：然則請書此爲之記。

獨樂園記

熙寧六年作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衆樂樂。此王公大人之樂。非貧賤者所及也。孔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聖賢之樂。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鷓鴣巢林。不過一枝。鼯鼠飲河。不過滿腹。各盡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樂也。熙寧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闢以爲園。其中爲堂。聚書出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央爲沼。方深各三尺。疏水爲五派。注沼中。狀若虎爪。自沼北伏流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爲二渠。繞庭四隅。會於西北。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爲沼。中央有島。島上植竹。圓周三丈。狀若玉玦。攬結其杪。如漁人之廬。命之曰釣魚庵。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墉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颺。前後多植美竹。爲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爲百有二十畦。雜蒔草藥。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徑丈。狀若碁局。屈其杪。交相掩。以爲屋。植竹於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爲藩。援命之曰采藥圃。圃南爲六欄。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而已。不求多也。欄北爲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苦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構屋其上。以望萬安轅轅。至於太室。命之曰見山臺。迂叟平日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於人。

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采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徜徉。惟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悉爲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園。或咎迂叟曰。吾聞君子所樂。必與人共之。今吾子獨取足於己。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謝曰。叟愚何得比君子。自樂恐不足。安能及人。況叟之所樂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棄也。雖推以與人人。且不取。豈得強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傳

范景仁傳

范景仁名鎮。益州華陽人。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奇之。爲人和易修敕。故參知政事薛簡肅公。端明殿學士宋景文公。皆器重之。補國子監生。及貢院。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爲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寘上列。以吳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人始以自陳爲恥。舊風遂絕。釋褐。新安主簿。到官數旬。時宋宣獻公留守西京。不欲使與下吏共勞辱。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於朝。爲東監。直講。未幾。宋景文公奏同修唐書。又用參知政事王公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蜺。讀霓爲入聲。謂景仁爲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爲景仁憤鬱。而景仁處之晏

然不自辨。爲校勘四年。應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不汲汲於進取。特除直祕閣。未幾以起居舍人知諫院。仁宗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以采名。或緣愛憎。汚人以帷薄。不可明之事。景仁獨引大體。自非關朝廷安危。繫生民利病。皆闕略不言。陳恭公爲相。嬖妾張氏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不能得。乃誣之云。私其女。景仁上言。朝廷設臺諫官。使之除讒慝。非使之爲讒慝也。審如御史所言。則執中可斬。如其不然。御史亦可斬。御史怒。共劾景仁。以爲阿附宰相。景仁不顧。力爲辨。其不然。深救當時之弊。識者韙之。仁宗卽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旬日不知人。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而畏避嫌疑。相倚仗。莫敢發言。景仁獨奮曰。天下事尙有太族此者乎。捨此不言。顧惟抉摘細微。以塞職。是真負國。吾不忍也。卽上言。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周王旣薨。眞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陛下宜爲宗廟社稷計。早擇宗室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繫天下人心。章累上。寢不報。景仁因闔門家居。自求誅譴。執政或諭以奈何。效干名希進之人。景仁上執政書。言繼嗣不定。將有急兵。鎮義當死朝廷之刑。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尙安暇顧干名希進之嫌。而不爲去就之決哉。又奏稱。臣竊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中變。故畏避而爲容身之計也。萬一兵起。大臣家族首領。顧不可保。其爲身計亦已疏矣。就使事有中變。而死陛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猶愈乎。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爲之股栗。尋除兼侍御史。知雜事。景仁固辭不受。乞解言職。就散地。執政復諭以上之。不豫。諸大臣亦嘗建此策。今姦臣甚難。景仁復上執政書云。但當論事之是非。不當問其難易。況事早則濟。緩則不

及此聖賢所以也。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謂今日姦言已入。不可弭。他日可弭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奏章者十有七。朝廷不能奪。乃罷諫職。改集賢殿修撰。頃之拜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英宗卽位。中書奏請追尊漢安懿王。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大忤執政意。更下尙書省。集百官議之。意朝士必有迎合者。旣而臺諫爭上言。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今陛下旣爲仁宗後。若復推尊漢王。是貳統也。殆非所以報仁宗之盛德。衆論鼎沸。執政欲緩其事。乃下詔罷百官集議。曰。當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景仁詩判太常寺。卽具列爲人後之禮。及漢魏以來論議得失。悉奏之。與兩制臺諫議合。執政怒。召景仁詰責之。曰。詔書云。當令檢詳。奈何遽列上邪。景仁曰。有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卽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爲罪乎。會宰司遷官。景仁當草制。坐失於考按。不合故事。改侍讀學士。出知陳州。今上卽位。復召還翰林。王介甫甫知政事。置三司條例司。變更祖宗法令。專以聚斂爲務。斥逐忠直。引進奸佞。景仁上疏極言其不可。朝廷不報。景仁時年六十三。因上言卽不用。臣無顏復居位食祿。願聽臣致仕。章累上。語益切直。介甫大怒。自草制書。極口醜詆。使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凡所應得恩例。悉不之與。於是當時在位者皆自愧。景仁名益重於天下。介甫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景仁旣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爲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時乘輿出游。則無遠近皆往。嘗乘藍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其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彊。嗚呼。鄉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

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邪。然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殊多矣。詩云。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子。遐不作。景仁有焉。客有問今世之勇於迂叟者。叟曰。有范景仁者。其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眦。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爲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背畔無異。而景仁獨倡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爲之者。則有矣。然景仁首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無勇者能之乎。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舍去。況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卽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人有所不能。而人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余所不及也。余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

閹人傳 慶歷五年作。

汧侯有馬。悍戾不可乘服。以爲無用。將棄之野。愛其疾足。募有能馴之者。祿以百金。有閹人叩門而告曰。臣能馴之。汧侯使養馬。數月。馬益調服。步驟緩速。折還左右。惟人所志。汧侯喜。賞以百金之祿。拜爲閹師。衆騶疾之。謁於侯曰。侯馬今馴矣。彼何功而徒費侯金。臣請代之。侯遂閹人。居數月。馬復悍戾如故。侯乃

召圉人而謝曰。子能使悍馬馴。子去而馬復悍。敢問何術也。對曰。臣賤夫也。不知異術。而惟養馬之知。夫馬太肥則陸梁。太瘠則不能任重。策之急則駭而難馴。緩則不肯盡力。善爲圉者。渴之饑之。飲之秣之。視其肥瘠而豐殺其菽粟。緩之以盡其材。急之以禁其逸。鞭策以警其怠。恩隱以馴其心。使之得其宜。適而不勞。亦不使有遺力焉。其術甚微。得於心。應於手。己不能傳之於人。人亦不能從己傳也。如此。故馬之材在馬。馬之性在我。雖悍戾何傷哉。汧侯曰。善。圉人曰。是術也。豈特養馬而已。抑治國亦猶是也。夫材智之士。治國者之悍馬也。舍之則不能以興功業。御之不以道。則不獲其利。而桀黠不可制。故明君者。能用材智之士。而以爵祿賞罰御之。是以爵太高則驕。祿太豐則墮。驕墮之臣。雖有智力。君不得而使也。制之急則不得盡其能。制之緩則不肯宣其用。不任恩渥。一驅之以威。則愁怨而離心。故明君者。節其爵祿。裁其緩急。恩澤足以結其心。威嚴足以服其志。則才死貴賤之命。在於君矣。雖僇悍何憂哉。汧侯悅。位爲上卿。任以國政。用其術推而行之。汧國大治。

題跋

書孫之翰墓誌後

元豐二年
十二月作

明道中公在華州。光始以太廟齋郎得謁見。皇祐中幸與公俱在館閣。公於光爲前輩。而光服公才。仰公德。不敢以同舍期也。然麤能熟公之爲人。元豐二年十一月。公弟子崇信令察。示光以歐陽公所撰公墓

誌光讀之。恍然如復見公。得侍坐於旁也。昔蔡伯喈嘗言。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觀歐陽公此文。其言公自初仕。以美才清德爲時所重。在諫院言宮禁事。切直無所避。在陝不飾廚傳。凡當官公論。不私其所愛。淡然寡所好。外和而內勁。喜言唐事。學者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此皆光親所親聞。當時士大夫所共知。可謂實錄而無愧矣。公名高於世。歐陽公以文雄天下。固不待光言而後人信之。然歲月益久。識公者益寡。竊懼後之人見歐陽公之文。以爲如世俗之銘誌。但飾虛美以取悅其子孫耳。故冒進越之罪。嗣書其末。譬猶捧土以培泰山。掬水以沃大河。彼豈賴此以爲高深哉。蓋志在有以益之。不自知非其任也。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十四

史劄

孔子

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游說乞貨，不可以爲國。

云云。

劄曰：晏嬰忠信而有禮，愛君而樂善，於晉悅叔向，於鄭悅子皮，於吳悅季札，豈於孔子獨不知而毀之乎？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文武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乃止。

劄曰：子西楚之賢令尹也，楚國賴之，亡而復存，危而復安，其志猶晏嬰也，其言豈容鄙淺之如是哉。

蕭何營未央宮

蕭何作未央宮，高祖見宮闕壯甚，怒，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

劄曰：是必非蕭何之言，審或有之，何惡得爲賢相哉？天下方未定，爲之上者，拊循煦嫗之不暇，又安可重

爲煩費以壯宮室哉。古之王者明其德刑而天下服。未聞宮室可以重威也。勦業垂統之君致其恭儉以訓子孫。子孫猶淫靡而不可禁。況示之以驕侈乎。孝武卒以宮室靡弊天下惡在其無以加也。是皆庸人之所及。而謂蕭相國肯爲此言乎。

書

迂書序

嘉祐二年作

余生六齡而父兄教之書。雖誦之不能知其義。又七年始得稍聞聖人之道。朝誦之夕思之。至於今二十有七年矣。雖其性之昏愚。億而不能進。然勤亦至矣。時有所獲。書以示人人。人之論高者則曰子之書庸而無奇。衆人所同知也。論卑者則曰子之書迂而難用。於世無益也。噫。我窮我之心以求古之道。力之所及者則取之。庸與迂惟人之所名也。我安得知之。故命其書曰庸書。亦曰迂書云。

釋迂

或謂迂夫曰子之言太迂。於世無益也。迂夫曰子知迂之無益而不知其爲益且大也。子知迂之有益而不知其爲損亦大也。子不見夫樹木者乎。樹之一年而伐之則足以給薪蘇而已。三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椽。五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楹。十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棟。夫豈非收功愈遠而爲利愈大乎。古之人惟其道闕大而不能狹也。其志邃奧而不能邇也。其言崇高而不能卑也。是以所適齟齬而或窮爲布衣。貧賤困

苦以終其身。然其遺風餘烈。數百千年而人猶以爲法。曷使其人狹道以求容。邇志以取合。卑言以趨功。雖當時貴爲卿相。利止於其躬。榮盡於其生。惡得餘澤。以及後世哉。如余者。患不能迂而已矣。迂何病哉。

辨庸

或謂迂夫曰。子之言甚庸。衆人之所及也。惡足貴哉。迂夫曰。然。余學先王之道。勤且久矣。惟其性之慤也。苦心勞神。而不自知。猶未免夫庸也。雖然。古之天地。有以異於今乎。天地不易也。日月無變也。萬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爲而獨變哉。子之於道也。將厭常而好新。譬夫之楚者。不之南而之北。之齊者。不之東而之西。信可謂殊於衆人矣。得無所適失其所求。愈勤而愈遠邪。嗚呼。孝慈仁義。忠信禮樂。自生民以來。談之至今矣。安得不庸哉。如余者。懼不能庸而已矣。庸何病哉。

士則

或曰。爲士何如。迂夫曰。士者事天以順。交人以謹。謹司其分。不敢失隕而已矣。或曰。爲士者亦事天乎。曰。是何言也。天者。萬物之父也。父之命。子不敢逆。君之言。臣不敢違。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不敢不止。臣之於君亦然。故違君之言。臣不順也。逆父之命。子不孝也。不順不孝者。人得而刑之。順且孝者。人得而賞之。違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順天之命者。天得而賞之。或曰。何謂違天之命。曰。天使汝窮。而汝強通之。天使汝愚。而汝強智之。若是者。必得天刑。或曰。何謂天刑。曰。人之刑賞。刑賞其身。天之刑賞。刑賞其神。故天之所賞者。其神閒靜而佚樂。以考終其命。天之所刑者。其神勞苦而愁困。以天折其生。彼雖僂然而

白首猶貳負之臣。桎梏而處諸石下。雖踰千歲。惡足稱壽哉。或曰。夫士者當美國家。利百姓。功施當時。澤及後世。豈獨齷齪然謹司其分。不敢失隕而已乎。曰。非謂其然也。智愚勇怯。貴賤貧富。天之分也。君明臣忠。父慈子孝。人之分也。僭天之分。必有天災。失人之分。必有人殃。堯舜禹湯文武勤勞。天下周公輔相。致太平。孔子以詩書禮樂教洙泗。顏淵箪食瓢飲。安於陋巷。雖德業異守。出處異趣。如此其遠也。何嘗舍其分而妄爲哉。

無怪

迂叟曰。有茲事必有茲理。無茲理必無茲事。世人之怪。怪所希見。由明者視之。天下無可怪之事。

事親

元豐四年作

迂叟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

事神

元豐四年正月十六日作

或問迂叟事神乎。曰。事神。或曰。何神之事。曰。事其心。或曰。其事之何如。曰。至簡矣。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爲用。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函心。雖欲欺之。其可得乎。

寬猛

元豐四年十月作

迂叟曰。寬而疾惡。嚴而原情。政之善者也。

學要 元豐六年五月二日作。

迂叟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爲。

文害 元豐六年七月十八日作。

或謂迂叟。子於道則得其一二矣。惜乎無文以發之。迂叟曰。然。君子有文以明道。小人有文以發身。夫變白以爲黑。轉南以爲北。非小人有文者孰能之。

求用 元豐六年作。

或曰。士不好富貴。則爲士者不得其用。刑賞不行矣。迂叟曰。小人有才。必求用於世以利其身。不賞不勸。不刑不懲。君子有才。亦求用於世以行其道。勸不待賞。懲不待刑。自古亂臣賊子。未有不出於好富貴者也。爲上者亦何利焉。

負恩 元豐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作。

迂叟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羨厭

元豐七年三月十五日作

迂叟曰。人情若厭其所有。羨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羨。已得則厭。厭而求新。則爲惡無不至矣。

無爲贊

元豐八年正月十九日作

學黃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爲無爲。迂叟以爲不然。作無爲贊。

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夫復何爲。莫非自然。

諱有

人之情諱有而不諱。無離婁之明。人謂之瞽。不慍矣。柳下惠之和。人謂之汙。不怍矣。

斥莊

或曰。莊子之文。人不能爲也。迂夫曰。君子之學。爲道乎。爲文乎。夫惟文勝而道不至者。君子惡諸。是猶朽屋而塗丹雘。不可處也。智井而幕綺績。不可履也。烏喙而漬飴糖。不可嘗也。而子獨嗜之乎。或曰。莊子之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迂夫曰。然則佞人也。堯之所畏。舜之所難。孔子之所惡。是青蠅之變白黑者也。而子獨悅之乎。

兼容

或曰。甚矣。子道之隘也。奚容之不兼。迂夫曰。沱潛之於江也。榛楛之於山也。兼容焉可也。莠之於苗也。冰

之於火也。欲兼得乎哉。

指過

或曰。有人於此。人指其過而告之。則喜。何如迂夫曰。君子也。或曰。曷若無過而指諸。迂夫曰。君子履中正而行者也。故有過則人得而指諸。若夫不中不正之人。終日所爲皆過也。又安得而指之。